

CHINESE-MANDAR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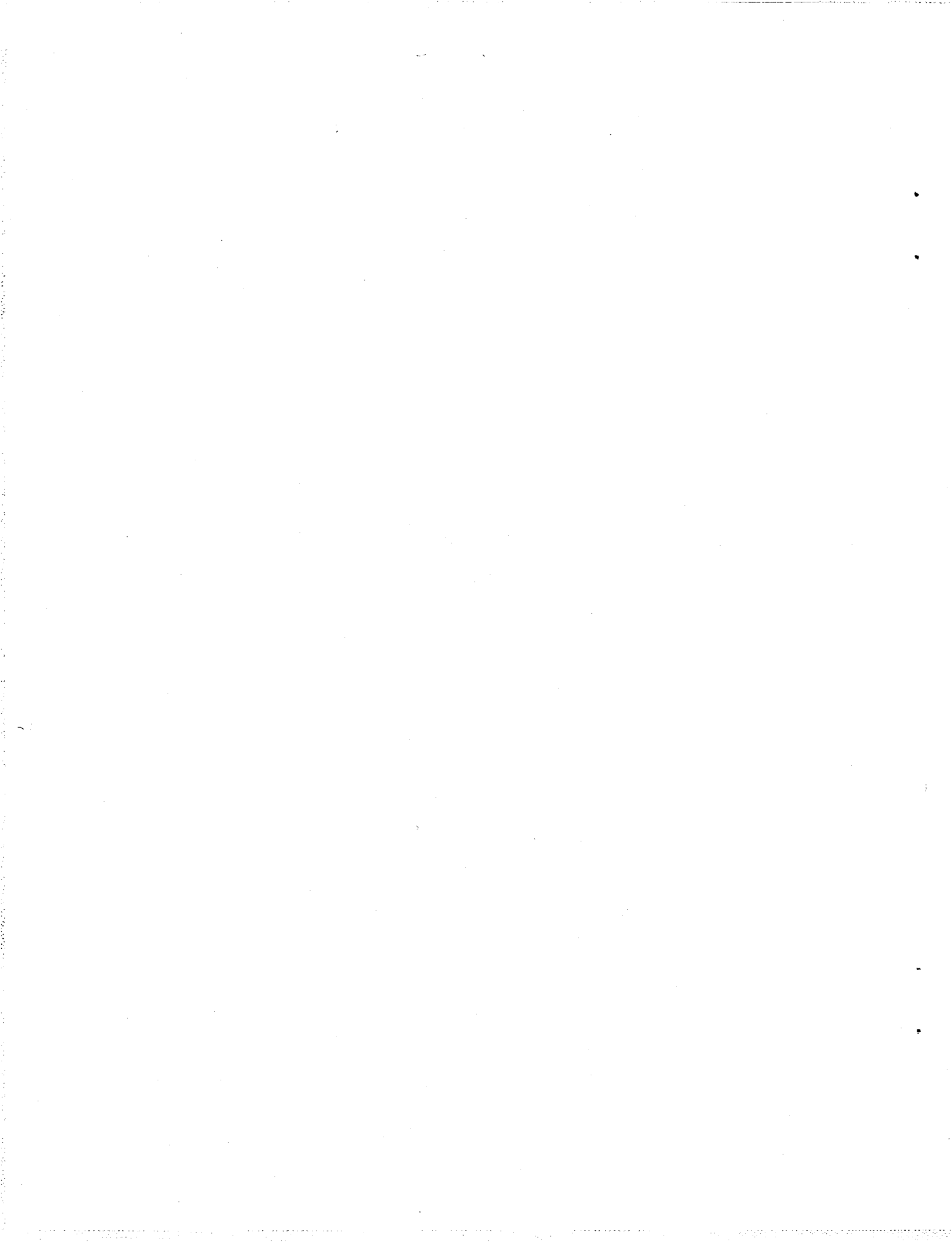
Advanced Course

MODERN MILITARY READINGS II

Lessons 1 - 15

March 1974

DEFENSE LANGUAGE INSTITUTE



PREFACE

出版說明

越南人民是具有反帝革命传统的伟大人民。半个世纪来，英雄的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打败了法国殖民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近十多年来，越南人民又同美国侵略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辉煌胜利。在这场神圣的斗争中，越南南方人民站在祖国的最前哨，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高举“决战决胜”的旗帜，开展人民战争，打败了帝国主义的“特种战争”和“局部战争”，并且正在进一步打败帝国主义的“越南化”计划。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越南人民的气壮山河的抗美救国战争，给帝国主义以十分沉重的打击，大大地鼓舞、推动和支援了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树立了小国战胜大国、弱国战胜强国的光辉榜样。

越南南方人民的伟大抗美救国斗争的现实，为越南南方的革命文艺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战斗题材。越南南方的战斗的革命文艺正在茁壮成长。十多年来，越南南方的革命文艺工作者，通过他们的作品，展示出越南南方人民在威力无穷的人民战争中，发扬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这些革命作品大大地鼓舞了越南人民的战斗意志。

现在我们出版的这个短篇小说集中的十五篇作品，只是越南南方大量革命文艺作品中的一小部分。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投身在战斗的激流中，亲身参加创造英雄事业的人，其中有些就是基层干部或解放军的指战员。他们在激烈的战斗环境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一面战斗，一面写作。他们的作品真实地、生动地刻划了时代的英雄人物，反映了越南南方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我国读者读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将会从中得到鼓舞和力量。

这十五篇小說中，《小戎》和《沙努林》采用了越南南方解放出版社的《哑巴的酒店》和越南南方共和駐华大使館新聞处印行的《沙努林》两书中文版的譯文，其他十三篇則选譯自越南《人民报》、《文艺》、《军队文艺》等报刊及越南南方解放出版社一九七〇年四月出版的《短篇小說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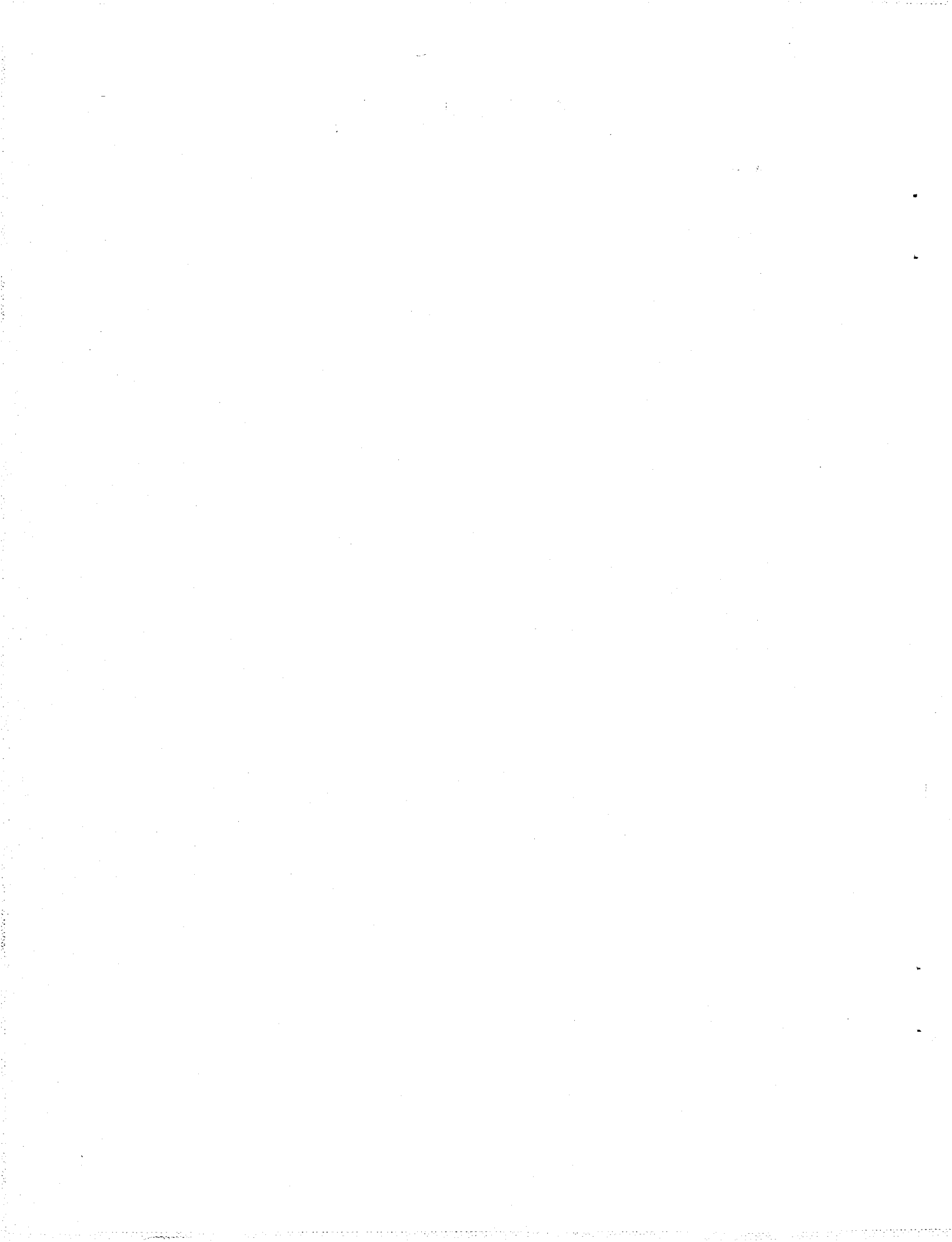
1972年6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北京

TABLE OF CONTENTS

Lesson		Page
	目 录	
1	笛声.....怀 武	1
2	小絨.....阮 創	8
3	烟霧.....英 德	14
4	沙努林.....阮忠誠	20
5	第一次查哨.....苏潤伟	30
6	在最初的日子里.....林 同	36
7	腊月二十七晚上.....阮韶南	42
8	大家庭.....阮 詩	51
9	两个战友.....黎文革	62
10	参軍.....竹 之	70
11	嘉順大娘的心.....国 武	73
12	墨村的信.....阮志忠	79
13	小德.....蔡 峰	93
14	北村联络員.....武坐雅	102
15	西貢城的妇女.....陈孝明	109



Lesson 1

笛声

怀武

我准备去珙平工作的那天，得到阿五的詳細嘱咐，因为我是刚从远方来的客人，他是县保卫办公室主任。在那黑暗的岁月里，他是珙平区的一位老领导干部。他把介绍信递给我之后，久久地紧握住我的手，热情地说：

“加把劲吧！朋友！从这里到那里路并不太远，但路上要加小心，我們派高大同志护送你到目的地，沿途有什么事情他会帮助你解决的。”

我怀着眷恋的心情告别了阿五，兴冲冲地到保卫科找高大，这时，如果有人問我情緒如何，那我将毫不掩飾地告訴他說：“很高兴。”这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經過几年的动蕩起伏之后，現在珙平的革命运动已經迅猛发展。虽然敌人的崗楼仍然存在，但十分明显的是那儿的每一寸土地都已成为打击美国强盗的碉堡。二是，这次外出工作，又幸运地有人陪同，不致象上次那样感到寂寞孤独。高大，这个名字，对于象我这样一个正准备到敌占区去执行任务的身体虚弱的人，乍听到它就产生了多么大的好感和信心啊！我在想象，我这个未来的旅伴一定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彪形大汉，很可能“高大”只是一个严肃的正式的名称，只有在填写履历表或向客人們介紹的时候才用，而实际上平时通俗的称呼，如果不是叫“大个子”，便是叫“二胖子”。

我不禁为自己的想法而笑了起来，接着就大搖大摆地跨进

了隐藏在竹丛下的一栋房子的大门。保卫組的負責同志接过阿五給我开的介紹信，草草看过一遍，便爽朗地笑了起来，順手拉过一把椅子請我坐下。但我并不太关心他对我的热情接待，因为我只顾望着那位身材魁梧的年青小伙子，他正坐在那儿一边綁着背包带，一边用清脆的声音和周围的伙伴們說話。看着人們脸上流露出来的敬佩的神情，他陶醉地追逐着自己如何赤手空拳和美国别动队搏斗的情景。他边讲边举起粗大的胳膊，那胳膊鼓起了一团团肌肉，黝黑发亮，就象青铜像似的。更加吸引我的是当他再次表演那动作时，他那双炯炯发光的眼睛总是直盯着我，好象故意对我說：“你放心吧，我这个彪形大汉是不会在半路上就把你甩掉不管的！”

我津津有味地欣賞着这个身材魁梧的年青小伙子，内心一直相信他将是我的坚强的旅伴。突然有一只瘦小的手在我的左肩上輕輕地拍了一下，接着是一陣清脆的小孩子的声音：

“快准备走吧，叔叔，晚上好行动呀！”

我吓了一跳，轉过头来，看到一位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他正傻呼呼地站在我的背后，长得又瘦又矮，消瘦得就象一棵长不大的稻子，脸上瘦骨嶙峋，而且有点枯黄发青。他只穿一条短裤，因此人們一眼就能看見他那干癟的胸脯和細得象芦葦杆似的双腿。也許，他全身的精神和活力都凝聚在他那竹根似的又粗又硬的头发上，在寬闊而突出的前額下的烏亮的圓眼睛里，以及那个好象时刻准备迎接平原的凉风似的稍为翘起的朝天鼻子上。

也許是由于很少和小孩接触的緣故，我一直坐在那儿兴致勃勃地观察着他。可是他对我却滿不在乎，泰然自若地一屁股坐在地上，抽出插在腰間的笛子，送到嘴边吹了起来。

看他那个模样，我猜想他准是保卫組的房东的孩子。一定是

組里的負責同志有事外出，怕我忘了作好准备，因此让他来提醒我。这时，我忽然想起了自己的旅伴，便托付他說：

“喂！小朋友，你帮叔叔去把高大同志叫来，我有点事想問他。”

說話的時候，我沒望他，只望着仍在竹丛下面陶醉地跟伙伴们讲故事的那位身材魁梧的青年。待轉过身来时，我見他依然一动不动，便又焦急地催促了他一次。

他把笛子往腰間一插，羞答答地望着我，吞吞吐吐地說：

“叔叔，我就是高大！你有什么事嗎？”

“天呀！”我不禁失声大叫，在他腿上狠狠拍了一下，然后仰身大笑起来。高大原来就是这个小伙子嗎？他在我面前的正式出現，打破了我对于高大这个名字的一切美好想象。說实在的，这时候我已感到十分失望和扫兴。但表面上却仍在大笑不止。可也真造孽！小孩子哪会懂得我笑里的含意呢！因此，他也天真地跟着笑了起来，而且还拍着我的肩膀称贊說：

“你太兴奋了吧！对，到敌占区要有这种情緒才棒哩！”

就这样，当天傍晚，我怀着与高大所判断的并不完全一样的心情，跟着他一起出发。我一边走，一边望着他那矮小的身材，总觉得不是滋味。走了一段之后，我努力加快步子，想跟上去和他攀談攀談。但他却越走越快，并突然离开了大路，朝着土坡上的一个孤零零的竹丛里走去。

他在那里停了下来，解下挂在肩上的枪，严肃地望着我，一本正经地說：

“請同志们安靜；让我传达一下路上应注意的事項。”

听他那奇怪的称呼，看他那煞有介事的模样，我真觉得好笑，可是因为对这里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坐

下听他讲。他讲的不多，問題也不十分重要。大概无非是：夜里不准抽烟，不准說話，要牢记暗号，紧跟前边的人，如有情况要及时报告等等。他最后假咳了几声并問道：“同志们还有什么要問的沒有？”

他看到我在摇头，便又悄悄地揩上了枪，急急忙忙繼續赶路。我还以为他要改变方向，沒想到他还是沿着原路，轉到刚来的那条大路上。我开始感到这小家伙的工作方法有点“煩瑣”。但也仅是有点“煩瑣”而已。因为也許是这里的情况太紧张，路上不能說話，所以他才不得不这样做。可是刚刚走了一段路，他却忽然又抽出插在腰間的笛子吹了起来。他那嗚嗚的笛声向天空飞去，尔后又空曠的田野上迴旋。他吹的既不是什么乐曲，也沒有什么旋律，反正是气足的时候就拉长，气短的时候就短促。我紧张极了，赶忙使劲追上去，拉住他的衣服质問道：“这里的情况你清楚嗎？为什么这样拼命地吹笛子呢？”

“平安无事，乱喊乱叫都行，更何况是吹吹笛子呢！”听他这一說，我的神經不再那样紧张了，但馬上联想起他刚才的作法，又禁不住生气地問：“那为什么你不能边走边向我传达路上应注意的事項，刚才定要把我拉到竹丛里，然后又回到原路上，这样把我折腾一番呢？”

“叔叔，这是上級給客人規定的原則嘛！”

“但也需要灵活掌握啊！只有叔叔一个人嘛！”

“哟，那可不行，一个人也是客人呀！”

他只这样漫不經心地回答，接着又把笛子湊在唇边嗚嗚地吹了起来。我再也无話可說，只好干瞪着他哑嘴叹气，巴不得尽快和珥平的人接上头，好早点把他打发回阿五那边去。

当天夜里，我和高大躺在珥平野外的一个小窝棚里，冬天已经降临，寒风刺骨，如果在正常情况下，那我早就把头钻进稻草堆里一觉睡到天亮。可是这晚上却无法安静下来。按照约好的行动，夜里十一点整应该有珥平的人出来接线，但已经是午夜两点了，仍没看到他们的踪影。在我们眼前，村寨沉浸在雾中，显得异常寂静，只是偶尔才听到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和从岗楼里茫茫无目的地发射出来的一阵阵冷枪声，我费力地坐起来问高大：

“喂，如珥平不来人，你打算怎么办？”

“那可能要回去，因为情况变了他们才不来。”

“在这一带你有熟人吗？”

“熟人倒很多，象柳四孀家，就在那一棵高聳的椰子树那边，离这儿不到一公里，可就是不知道别动队那班家伙今晚埋伏在什么地方。”

他讲到这儿，便又静静地坐着，不时伸出手去打蚊子，突然他霍地站了起来，跑出去往村子那边望了一会，然后回来嘱咐我说：

“叔叔，你坐在这里等着，我出去试探一下那帮家伙，可千万不要睡着了，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就往这个方向撤！”

他拉着我的手，指着小窝棚旁边的沼泽地，然后又把头凑近我的耳边小声说：

“我用笛子吹三声鸟声叫你。”

他说完，把笛子插回腰间，打开枪保险栓，便悄悄地走了出去。我望着他那瘦小的身影从我面前掠过，然后就在夜雾中消失了。我非常为他担心，急忙追了上去，拉着他的衣服说：“高大，让叔叔跟你一道去行吗？”

“哎哟！那怎么行，这是原则问题！”

“你是嫌我碰到敌人时打不了他们吧？”

“打当然能打，但现在不是你的事，而是我的事嘛，你懂了吧！”

他说话时脸上冷冰冰的毫无表情。可能是怕我难过，随又握住我的手摇了几下，调皮地笑了笑，然后飞快地跑了。

他的脚步渐渐走远了，不知从哪儿传来的沉闷的蛙声却越来越清晰地在我耳边回响。刚开始时，还只是一两只青蛙在孤零零地呼叫；不到一会儿，就有成百上千只同声大合唱起来。咯咯……咯咯……我蜷缩着身子坐在小窝棚中间的一堆稻草旁边。越是不愿再听那令人生厌的音调，就越渴望能快点听到高大回来的脚步声。我真想抽烟，把手伸进口袋准备把烟掏出来，但突然想起高大的嘱咐，只好又把手抽回来了。我伸了伸懒腰站起来，把头伸到外边张望，周围仍是一片漆黑，只有在遥远的旷野中才看到一两盏荧荧如豆的灯光，可能这是鸭棚里的灯火吧！但不管怎样，望着灯光总比听青蛙声要好受些，因此我的眼睛总是死盯着它。

“唧唧，唧唧！”

我忽然听到从远方传来了两声鸟叫，声音清脆悦耳。这是在田野里稻子金黄、树枝上果实累累的季节里经常听到的鸟叫声，记起高大傍晚时候传达的注意事项，我意识到这是他用来与珥平那边接关系的暗号。笛声过后，我心里七上八下地静听对方的回音，可是除了大青蛙小青蛙的一片鼓噪声以外，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可能是高大已经联系上了，也可能还没有联系上，但无论如何我总觉得心里踏实了些，因为在听到笛声之后，没有再听到敌人还击的枪声。这样，高大总算是脱离险境了！我轻轻地松

了一口气，身子靠在稻草堆后面，仰望着天空閃爍的星星。

剎那間，小窩棚左边的田里响起了“沙”的一声，不知哪里来的一只惊鳥掠空而过。青蛙的咯咯声更加震耳。我急速站了起来，把手榴弹拿在手里，匍匐出去观察情况。天黑沉沉的，看不见人影，只听见嘩喇嘩喇的涉水声越来越近。我正在犹豫这是不是高大，一道手电筒的亮光便向我直照过来。电光来回扫了几下，就在小窩棚前停留了很久。在我眼前，横七竖八地放在田埂上的一堆秕谷和几捆稻草被照得格外清楚。我象一具死尸，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让那电光在我背上扫来扫去。一个男的吆喝說：

“越共先生們，还有解过的鴨蛋嗎？快拿出来下酒吧！”

另外一个人家伙更加奸狠地說：

“赶快出来吧，先生們，咱們干它一顿还可以暖暖肚子呢，嘻嘻，你們知道，老子們夜里踰水可不好受呀！”

接着这班家伙就哈哈大笑起来。手电筒还在照着，但涉水声消失了，也許是他們不敢进来。我紧紧握着手榴弹，只要一扔出去一切事情就会馬上发生，但我仍旧拿在手里。我利用敌人的手电光扫向左側的机会，赶忙退到稻草把后边，好找个靠身和观察的地方。这样，我隱約地看到有几名伪軍在离我一百多米远的地方。这样，我隱約地看到有几名伪軍在离我一百多米远的地方。这样，我隱約地看到有几名伪軍在离我一百多米远的地方。这样，我隱約地看到有几名伪軍在离我一百多米远的地方。

突然有个家伙埋怨道：

“算了吧，大概他們不想干了，咱們回去吧，老爷子們！”

“噫，回去就回去！哈，哈！越共先生們，祝你們健康呀！”

手电光轉到村子那边去，嘩喇嘩喇的涉水声越来越远。我还是靜靜地躺在原来的位置上細听动静。耳边好象听到从刚才的田埂上又传来了一阵微弱的声音。“沙沙”，“扑扑”地响了一下，又靜了下来。于是几条隱約可見的影子出现了。这准是强盜

們又在耍什么花招。我輕輕爬过了一个小土堆，准备他們靠近时扔了手榴弹后，好往回撤。可是当我刚刚看到强盜們的影子在小窩棚旁边的高田埂上露出来的时候，一梭子弹却带着清脆的响声朝着那个方向飞去了。强盜們栽倒在水田里。

“糟了，少尉，越共！”

“他媽的，叫什么，打，狠狠地打！”

他們一边嚎叫，一边象抛沙子那样朝着刚才枪响的方向进行密集射击，一条条通紅的火舌划破田野的上空，嗖嗖而过。我知道高大正埋伏在那里，便找个机会把手榴弹朝强盜那边扔去，迷惑他們。然后，我轉过身子，沿着长满了芦苇的田埂，朝着高大約好的方向后撤。在跑了一段較长的距离之后，我突然听到从那边的田埂上传来了几下輕微的鳥叫声：

“唧啾，唧啾，唧啾！”

我回过头来，看見一个黑影正从田埂上露出来。我象一支脱弦之箭飞快地朝着那边跑去。可是，当我刚刚能看清高大的时候，高大已經猛地向我扑来。他一手把我的脑袋按了下去，低声說：

“趴下，注意敌人的炮火！”

我的脸刚貼着地面，几顆子弹便扑扑地打在田埂上，嗖嗖地从我头上掠过。真是危险极了！待敌人的一梭子弹过后，我抬起头时，高大已經不在了。我朝左边望去，只見他正在离我三十米远的地方，把一束稻草竖起在田埂上，并随手向敌人的方向打出一梭子弹，然后弯着腰跑过来催促我說：“咱們順着这方向撤！”

我吃力地爬起来跟着高大猛跑，这时敌人正向我们刚刚撤离的那个地方猛烈射击。他們在水田里一边跑，一边大声嚎叫：

“不要打死，給我捉活的！”

“从三面包围起来，小心他们跑掉！”

我的心蹦蹦地跳，焦急得象烈火在肚里燃烧，我拉着高大的衣服不安地望着他。可是他却若无其事地只把笛子递了给我，然后小声叮嘱着：

“叔叔，帮我拿着这个，省得碍手碍脚的，要沉着，没啥了不起的！”

跑了一段路之后，他突然停了下来，将耳朵贴在田埂上细听，然后转过头来问我：

“叔叔，你听到什么没有？”

我摇摇头，他把我拉到身边，让我和他紧贴着脑袋趴在田埂边上，然后用手指着小窝棚的方向。这时在密集的枪声中，我听到了敌人的吵嚷声：

“不要打了，白费子弹，他妈的又上越共的当了！”

“是怎么回事呀？少尉。”

“我们已经在—束稻草上浪费了上吨的子弹，真是废物，统统都是废物！”

我高兴极了，狠捏了一下高大的手，在黑暗中望着他笑。趁着敌人正在乱作一团的时候，我催他赶快走。但他却动也不动，依然把耳朵紧贴着田埂倾听。我看他的神情显得十分紧张，便拉着他的手想打听一下出了什么事情。可是他不但不肯答话，还把手把我的头按了下去。我只好象一架机器似的随他摆布了。因为耳朵紧贴着地面，我能清楚地听到敌人的涉水声正越来越接近我们。我在他腿上狠狠地捏了一下，想让他回过马来，可是他根本不理睬我，眼睛还是死盯着发出响声的地方。这时，好象有什么在他胸中翻滚，使他时而又深深地呼一口气。

轰隆，轰隆……

突然间接连爆发了两声巨响，震动着整个田野。那群匪徒们也同时惊呼怪叫起来，在水田里争相逃命。高高兴兴奋得跳了起来，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跑着，他边喘气边断断续续地说：

“真痛快！真痛快！”

“是他们自己打起来了把！”

听我这一问，他便突然站住，拉着我的手伸进系在他腰带上两个空瘪的弹囊里，吃吃地笑了起来。我恍然大悟并亲切地问他：

“噢，你把它们埋在小窝棚附近是嘛？”

“不，在那束稻草的地方，唉，太可惜了。叔叔，要是多带几颗，那刚才就把他们全收拾了。这样回来时，咱们白天走路才痛快呢！”

讲到这里，他把头贴在我的胸前，顺手把我手中的那管笛子拿了回去，送到嘴边“呼”地吹了一声，便又掖在腰上。

我在珥平的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忽然传来一个震动整个珥平区的重要消息。市场仍然是收集各种爆炸性新闻的中心场所。人们正在纷纷谈论着一位刚被美国强盗抓到并准备拿到S市去示众借以镇压群众的少年英雄。

……当天早上，S市正在熙来攘往的时候，突然传来哨子声和吆喝声，一队队身穿斑纹军服的伪军紧急忙忙把市场包围起来。他们边用警棍推开群众，边用场声器喊话：

“国家有令，让大家在市场门口集合观看处决一名‘天打雷劈’的越共分子。”

近十年来，在这集市上，不知有多少自己人被匪徒拉到这里来杀害。所以当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谁都感到心如刀割。人们

都想躲避开，仅仅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不忍心看着那群卑鄙无耻的狗强盗随意宰割自己的亲人。但强盗们的皮鞭在他们的头顶抽打，强盗们的枪口对准着他们的胸膛：

“喂，走不走？走不走？”

正当人群乱哄哄的时候，突然有一辆闷罐子车在市場門口停了下来，两个匪徒从車上拖下一位約十二、三岁的小孩走上那个四周围着鉄絲网的刑台。这小孩身上只穿一条已被撕得稀烂的短褲，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腿上和前胸都还淌着血，綳带全都染紅了。他的脑袋上，头发被火烧得花花搭搭，有的地方被打得肿起了疙瘩，血肉模糊。双颊还清楚地留着刀砍的伤痕。两片嘴唇被打得又紅又肿，伤痕斑斑，象喇叭筒似地朝外翻着。匪徒們已經把少年折磨成这个样子，可是还怕他跑掉，所以用繩子把他拴在一輛停在旁边的車子上，两旁还站着一群如临大敌的軍警。可是不管匪徒們怎样行凶作恶，那少年却还是那样泰然自若地挺立着。他的視線从不在匪徒們的小动作上停留。例如：他們有时检查綁绳，有时拉拉鉄絲，有时又往刑台底下张望等等。他的視線也从不在自己身上的任何一处伤痕上停留，而那伤痕却在滴着鮮血，染紅了褲子，也染紅了他那瘦小的双腿。他一直在凝視着前方，凝視着那辽阔的天空，不时有几朵白云飘浮而过。凝視着那棵青蒼挺拔的高聳入云的椰树，从原野吹来的陣陣凉风正溫柔地撫摸着它，对它絲絲細語。

“小混蛋！你看够了沒有？”

一个匪徒从刑台后边走了过来，翘起下巴問他，得意地哈哈大笑。猝然那家伙又站到一边去，边用尺子敲着手心，边歪着脑袋睨視着那少年。这匪徒的长长的鬼脸活象一柄犁头似的。

那少年仍然一声不吭，連看也不看他一眼。他气势汹汹地往

前走了几步，拉大嗓門一字一板地大声吼叫：

“小混蛋！”

这时，那少年才轉过头来，睜大眼睛怒气冲冲地望着他，大声說道：

“別放肆！老子不比你小！”

人群驟然沸騰起来，許多哭着的大娘大姊們連忙掏出手巾揩干脸上的眼淚。几个和那少年岁相仿的孩子們都感到很痛快。这一切情景那匪徒都清楚地看到了。他象輸紅了眼的賭棍，轉身向着人群破口大罵，然后弯腰从箱里拿出一把鋒利的尖刀，在那少年面前上下晃动着。

“小混蛋，給我跪下！”

“老子只会站着，不象你們这伙贱种跪慣了！”

“別充好汉了，老子馬上要剖开你的肚子，看看你的胆子究竟有多大，竟敢开枪打死两名共和士兵和一位美国顧問！”

面对着匪徒的威吓，那少年只微微地动了一下嘴角，露出了一絲輕蔑的笑容。然后他脸上忽而显得特別清新明朗。他的眼睛安詳地望着天空，然后又轉过来亲切地望着正在涌到自己面前来的越来越多的乡亲们，他溫和地說：

“这狗崽子正向叔叔、阿姨們汇报我的战功呢！可是他报得还不够数，还不够数！”

那匪徒气急败坏地扑了上去，冲着他的脸嚎叫起来。

“什么！不够数？”

“应该确切地說，在这一仗中，老子收拾了两个的軍和两个美国侵略者，願問个屁！”

少年仇恨涌上心头，声音特別响亮，連他脚底下的刑台和刑台周围的鉄絲网都被震得搖晃了起来。那群軍警慌忙围攏过去，

排成橫隊，卡嚓卡嚓裝上了子彈，一齊把槍口對准他。人們眼看這批惡狼就要下毒手了，一下子象潮水般地湧而上。“打倒賣國賊！”的口號震天動地。他們舉着挑菜用的扁担、裝魚露用的罈子，甚至擺雜貨用的箱子……一齊向敵人沖去。

“打倒殺人犯！”

“快救咱們的孩子！快救咱們的孩子！”

起先是正在趕集的鄉親們，接着是集市周圍的人們，然後是路上的所有行人，他們都象排山倒海似的湧而上，和敵人搶奪、沖撞、扭打。匪徒們惊慌萬狀，慌忙解開繩索，把少年推進閘罐子車里，開車逃跑……

聽了鄉親們在集市上熱烈談論的故事，我很想打聽清楚那個少年英雄究竟是誰，但是一直沒有結果。沒有一個人知道那少年的名字，甚至連他長相的特征也是各有各的說法。這可能是人們為了保護他因而不肯泄密，也可能是由於他受到敵人的多次毒打，身上除了斑斑的血迹和發紫的腫塊以外，什麼都認不出來了。

我懷疑，難道這少年就是我那位非常勇敢的親密旅伴高大嗎？我覺得他的行動和風度都很象高大，而且故事的发生和這幾天來高大一直沒有按期和我聯系一事密切有關。因為我當時正在緊靠敵人哨所的一個村子里工作，沒有條件與鄉里的領導同志取得聯系，因此得不到關於集市上鄉親們談論的那個故事的正式消息，也不知道高大是否已經來到珥平準備把我接回阿五那里去。

事情很蹊巧，在一次外出執行任務的旅途中，我順道探望了一個人的家。這就是那天夜里我和高大躺在小稻草棚時，高大告訴我的柳四孀的家。

柳四孀是剛四十出頭的人，但臉色憔悴枯黃，好象剛得過一場重病似的。當她認出我是高大的朋友時，她便皺着眉頭，坐在那里尋思起來，那兩只陷得很深的眼睛老是望着外邊的沼澤地。

我把集市上鄉親們談論的故事作為一件新鮮事講給她聽。可是剛講了几句之後，我一看她的臉色，便再也不能平靜地講下去了。而且我一切都明白過來了。柳四孀哇的一聲大哭起來，匆忙走進屋里拿出一個背包和一管笛子。那背包已經褪了顏色，上邊還沾着干泥塊，那笛子上，一頭系有深紅色的綳帶，另一頭刻有“高大”兩個字，字體工整而挺秀。

柳四孀對我說，這些東西是高大與敵人猛烈交火，直至被捕後，她在沼澤地里找到的。……

我拿起笛子，跟着她走到院子外邊去，靜靜地望着那沼澤地。在我眼前，那間小窩棚就象是浮現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的一個小島，正是在這里高大曾兩次和敵人進行過激烈戰鬥。風呼呼地吹着，我耳邊響起了平原地區晴朗早晨的歡騰交響樂曲。我怀着悵悵悼念而又自豪的心情，彷彿在其中又听到了從那兒傳來了高大那細微而悅耳的唧唧啾啾的笛聲。

岳 胜 譯

Lesson 2

小 絨

阮 劍

傍晚我們的小船才离岸。万古东河两岸的树梢也好像等太阳落山才簌簌摆动，使我们感觉到晚风不是从远处吹来而是发自这些沙沙作响的树梢。

天空上星星刚露脸，整天乱响的大炮声、炸弹声、喷气式飞机的吼叫声、各种直升飞机沉重的隆隆声骤然停止了，只听到远处传来敌人为了壮胆而发出的零落的炮声。

趁这安静和空闲的时刻，营教导员八山邀我去探望西堤特别部队的一个女战士小絨。在最近的一次战斗中，上级派她给八山的部队当向导。她原是八山的老相识。至于我，只听说她曾参加在除夕晚上攻击美伪总参谋部的战斗，还没见过她的面，所以想见见她。我已约略听过关于这次战斗的一些故事，其中有人常常传颂着的“B40”英雄的故事。据我所知和书本上的记载，一个体力一般的战士，每次最多只能打六发“B40”火箭弹。但是有许多战士已经超出这个规定的数字。例如在龙朱沙省某河上对敌舰队的战斗中，一个战士连打九发，消灭了八艘敌舰；在攻打巴地市镇的战斗中也有一个战士打到第九发，消灭了敌人的九个火力点。我未曾听说有谁打到第十发。但在攻击伪总参谋部的战斗中，有个战士一连打了十六发。他的耳朵给震出了血，一个女战士看见，跑过来劝阻他，从他手上夺过“B40”火箭筒继续打。听说这位女战士就叫小絨，我想见见她，把这件事问个究竟。同

时也想亲眼见到一位西贡姑娘，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夜虽然平静，我也得慎重，不敢把船放之河心，只是沿着岸边树荫下划着。在夜幕里和风声中，只见江水涨满，茫茫一片；水面上闪着星光。河水掀起波浪轻轻拍打着河岸。

八山坐在船头面对着我，他约莫四十岁，面孔瘦削，小个子，穿一套草绿色军服。在朦胧的夜色里，我看不清他的脸，从他的沉默中，我猜他也同我一样在倾听风声、浪声，思索自己的心事。我不想打扰他，不攀谈。坐了一会，他向我叙述了小絨的故事。

我是在一九六〇年认识小絨的。相识的那天，我们就分了手，一别就是八年。直到这次总攻击我们才重逢。在漫长的八年当中我并不是时时都在想念着她，但可以說，我没有一刻把她忘掉。每回出差，一碰到熟人我都打听她的情况。我常常希望有机会再见到她，而碰到她的时候我却认不出她了，——那是五月的一个下午，在陈国瓚大路的一次战斗中。那天拂晓，我们这一路直插西贡市的陈国瓚大路。敌人倚仗大炮、直升飞机和机械化部队的掩护，以“苍蝇集结战术”从多路向我军围攻。一直到傍晚，我们才击退敌人的各次攻击。这时，只有街角、高楼上响着稀疏的枪声。趁枪声停息的当儿，我们派出一个单位分头协助居民疏散到安全地点。因为我们断定，沉静之后的战斗一定会更激烈。市民们陆续涌上街道，有的乘汽车，有的骑机动自行车，有的步行。

我站在街角里，看人们扶老携幼地簇拥着走在被敌人炮击起火的房屋冒出的烟幕中。忽然，一个姑娘骑着一辆红色的机动自行车背着人流朝陣地的方向飞驰。走了一段，这辆车子被街道自卫队拦住。几分钟，自卫队长告诉我有个生人想见指挥官领导同志。那时我正在屋里看市区地图。指挥官那里只有我和另外

三个年轻的侦察员；正副指挥员都在观察台上。我请客人进来。要是指挥部的人正是刚才骑红色机动自行车的姑娘。她年纪不过二十，身着西贡时装：瘦腿裤，蛋黄色紧身“三婆衣”^①，颈上戴黑色项圈，身材纤细，举止活泼，头发烫得高高的，可是前发遮住整个额头，所以我看不全她的面孔，我猜她故意打扮得这样漂亮是为了使别人认不出她。她有礼貌地微微点头向我招呼，然后把藤篮放在桌子上军事地图旁，拿出一块面包，掰开两半，从中取出一张小纸条递给我。这是团指挥部的命令，要我们单位在某时转移到某地同兄弟单位配合战斗；而这位姑娘是向导。

“你排行第几？”我问。

“我是小老。”

她脱下项圈。眼睛睁得大大的注视着我，脸上露出惊讶和有所感触的神情。我心里想：奇怪，为什么她竟以异样的眼光望着我呢？也许她这是第一次见到解放军指挥员吧。不知怎的，我却避开那深不可测的眼神，顿时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衣着是否符合一个解放军指挥员的风纪。军衣上沾满尘土，我不以为羞惭，反之以引以自豪。然而我还是用手轻轻地掸去灰尘。我打算问她许多事，不巧，有一群直升飞机飞过。我只来得及叫侦察组保卫她。一个年轻的侦察员立即进来带她到避弹洞。她提着藤篮子跟着侦察员走，仍回头来瞅我。我没有时间去分析她那异乎寻常的举动，一阵风跑上设在一幢洋房的四楼上的观察台。这里，从窗口可以发现敌人的火力点。

我向正副指挥员复述了上级的命令、战斗方案和行军计划。这时，九架直升飞机分成三层在街区上空耀武扬威。我清静

^① 越南南方人民日常穿的一种没有领子的衣服。——译者注

清楚地看见坐在飞机上的美国鬼子，他们持着枪，从打开的机门往下望，脑瓜子象椰子壳。飞机向屋顶发射火箭。不一会儿，我们周围的房屋都烧着了，一个大火圈把我们团团围住。远处的各路敌军也越来越逼近，慢慢地凑向一点。我们的防空火力击落了两架敌机。剩下的逃跑了。过一会儿，又飞来了一批。火越烧越大，火圈逐渐缩小，我感到自己正置身于火苗之中。空气也象着了火，风一吹，火气扑人，热辣辣的。什么也看不清了，红瓦、白墙、绿窗、马路……整个街区都沉没在烟火中。有几个伤员被烟熏得几乎窒息。

必须突围！我们作了决定。不能从火烧得猛烈的方向冲出去，必须直闯大马路，从正面痛击敌人，突破缺口，运动到指定地点。一辆美国M-41型坦克卡住三岔口，顺着街道射击。火势越逼越紧，要消灭这辆坦克，别无他路，只得沿着大马路进攻。我们集中火力掩护各反坦克组——每组三人——，他们仍无法前进，因为距离这辆坦克太远，反坦克炮够不到。我们对战士们的勇敢精神是毫无怀疑的。假如付出生命可以占据一个战斗位置把坦克消灭，相信我的单位将有成百个战士愿意牺牲的。而不能克服的困难却是在离坦克很远的地方就倒下了。难道就此束手？不要想尽一切办法消灭这辆坦克！指挥部下下了决心。我们正在讨论打法，女交通员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们的旁边了。

“我带你们走，不用走大马路！”

我们都一下怔住了，回头看她。屋子里浓烟弥漫，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见她那双圆睁的眼睛。

“从哪一条路走呢？”

“我带你们从胡同穿过去！”

“可靠吗？同志。”

“可靠！我路熟！”她回答。

我們馬上派出一個三人小組。交通員向我們要一顆手雷。反坦克組的三個戰士手持槍，腰系彈，往門外跑。姑娘還在躊躇，手提裝着手雷的藤籃子默默站着，突然回頭看着我：

“八叔，不記得我了嗎？我是小絨嘛！”

“怎麼？”我驚訝地叫了一聲，不及問什麼，她就往外飛奔而去。我呆呆地站着，通過硝煙望着她的背影，不禁自言自語：“小絨？”

一隊蝦尾機動艇迎面而來，八山的故事被打斷了。這是民工們向各戰場運送糧食和彈藥的艇隊。一艘艘機動艇，袁隆隆地魚貫駛着，掀起一層層大浪，駕小舟的人邊呼喊邊按手電筒叫機動艇減速。瞬間，艇隊過去了，人們停止呼喊。發動機聲越來越遠，浪頭慢慢變弱，終於消失了，河面恢復了寂靜。八山正想繼續他的故事，忽聽一艘小船上傳來嘹亮的歌聲：

紅河邊上的妹妹啊，
我的家鄉也有河江，
我永遠衷心地呼喚：
萬古東呀，萬古東！

這首歌帶有民歌懇切的音調，只宜獨唱，船上的人却合唱。我不知道小船上幾個人，听着低沉的歌聲，猜度約有五、六個男孩子在唱。渾濁沙啞的歌聲使我不禁發笑。歌聲好象低掠在水面上，突然揚起一個女高音：

啊！江流呀，萬古東呀！

歌子突然轉調，我停棹傾聽。低沉的男音立刻變為纏繞在江流上空的女高音的基調：

碧藍的江水不變色，
趕走了法賊趕美帝，
強盜完蛋江流清澈，
啊！江流呀，萬古東呀！

女高音在空中抑揚頓挫，嫵媚不絕。在星空下萬古東河上駕着小船，听一個姑娘唱着《萬古東》之歌，我心中不禁悵然。

歌聲隨着小船去遠之後，八山又繼續他的故事。

真該責備！小絨走后，我真懊悔為什麼自己竟會這麼粗心，可是槍聲不允許我再多思索。我必須馬上投入戰鬥。

想起當年，為了轉移地點免得暴露身份，我從家鄉到西貢去，一面教書一面參加地下活動。我借住在一個和我有遠親關係的小職員家裏。房東全家住在樓下，我自個兒住在簡陋的空蕩蕩的小樓上。房間里只有一張床和一個小木櫃，衣服和書籍都裝在櫃子里。秘密文件藏在瓦縫中。一天，我接到上級組織的通知，要我到根據地接受新任務。從學校回來，吃過午飯，我就動手收拾行李。當我伸手向瓦縫取文件時吓了一跳：文件不見了，摸別的瓦縫也沒有。我剛跨進門的時候，房東告訴我，早上有一批警察包圍街區，搜查了一些人家，逮捕了一個人。“警察不到我的樓上，文件怎麼會失蹤呢？”我這樣想着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我仿佛感到警察正緊緊包圍着我的住房，將要擁進來抓我，連忙跑到窗口往下看，可沒什麼可疑現象。我繼續摸瓦縫，手指頭都擦破出血，還是找不到文件。我記得很清楚，我不會把文件藏在其他

地方，但还是抖席搜柜，所有衣服、书籍都翻遍了也找不到。我正在焦急，突然听到一个小孩顽皮的笑声。我抬眼扫视四周，笑声顿时消失了，一个人影也没有。我继续找文件，笑声又响起，象在跟我逗趣，我再环顾四周，发现一双晶莹的眼睛从墙上的通风洞看着我，一碰到我的视线便象捉迷藏似的不见了。不一会儿这双眼睛又出现，一眨一眨的……

我正想问，对方却先开口：

“您找什么呀？叔叔。”

我听出是邻居帮工的姑娘清脆的声音。我还来不及回答，那双眼睛又不见了。过一会，她沿着排水槽爬到我屋里来。小姑娘十四五岁，头发齐肩，身材瘦削，面色苍白，穿一套又肥又大的黑色“三婆衣”，拿着那包文件微笑着向我走来。看见她拿着那包文件，我猛然省悟，既惊讶又激动。我问：

“你怎么知道？”我边问边观察她每个细小的动作。

小姑娘依然顽皮地微笑着，抬起头看着我：

“你跟这里的人不同。”

“我跟人家有什么不同呢？”我反问，心中仍然惊愕不已。

“我的几个朋友说你当老师却不打学生。”小姑娘瞅着我，天真地咧开嘴笑。

“还给我吧！”我温和地说。

小姑娘把手缩回，后退一步，一本正经地说：

“我还你，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好，你要什么都行！”我敷衍了一句。

她那苍白的脸顿时泛起光辉：

“真的呀！你要交给我一件工作。”

我感到意外，不禁一怔。原来以为她向我要什么东西哩，我

呆呆地以探询的眼光看着她。她也静静地站着等待我答复。也许因为我的态度冷淡使她有些失望，脸上的光辉慢慢地消失了，晶莹的眼睛饱含泪水，胸部一起一伏，哽咽地说：

“我爸爸也跟你一样工作。他集结到北方去了，我妈妈却……”

说到这里她突然转过身子，两手捂住脸，瘦削的肩膀颤抖的，抽抽嗒嗒的哭起来。我心中无限激动，感到站在面前的是个亲生女儿。我走近她身旁，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别哭了孩子，回头我再跟你好好谈。你妈妈怎么样呢？”

“我不是这里的人，是龙朱沙省新富人，我妈妈叫二沈，乡里人都认识她。现在我得给人家做佣人……”小姑娘泣诉着。

隔壁突然有人叫唤，她一惊，急忙拉起衣襟揩干眼泪，把那包文件放在我床上匆匆跑回去了。

当天下午，我离开了西貢。临走前，我暗地里把小姑娘的关系移交給一个留下的同志。

回到根据地后，在一次全南方民兵代表大会上，我向龙朱沙的同志们打听小姑娘的妈妈二沈嫂的情况。他们告诉我，说二沈嫂的家原来是乡的地下基点，一天敌人发现她家里的秘密地洞，把她抓去拷问，但是得不到口供。夜里，这批嗜血成性的强盗把她带到河边，用板刀砍她的脖子，然后推到河里。亏披在肩上的厚发的保护，板刀砍不进去。她借着浮萍的遮掩涉水回去，继续活动。

离开西貢后，我一直没有机会再到西貢。八年过去了！在八年的时间內，小姑娘的成长，使她在我的记忆里留下的熟悉印象冲淡了，只有她那双晶莹的眼睛能使我想象得出她当年的形象。

我是认出当年的邻居小姑娘了，但正如我刚才对你说的，当

时我不能把她叫回来多问点什么。我尽量压抑住突如其来激动，投入工作。

我们指挥部决定把部队分成多路进攻。营连干部分头指挥。指挥部还派出一支小分队由我亲自指挥，保护女交通员。小绒领着我们从一条狭窄的小巷行进，小巷里硝烟弥漫，有的弟兄被呛得呼吸困难，只得停下，找一个通气的地方透了口气才又继续前进。走到死巷的时候，我们得搭人梯跨过墙头。有时还要从这个屋顶爬到另一个屋顶，然后抱住水管往下滑溜。靠这条布满浓烟迂回曲折的线路，我这支队伍没被直升飞机发现。

走到小绒选做战斗地点的地方，这里的房屋都倒塌了，显然敌人是故意夷平这些房屋给辆坦开辟一片开阔地，站在一座房子里，我们清楚地看见坦克依然骄横地卡住路口。它还在我们火力的射程之外，打不得，然而不把它消灭掉是不能转回去的。战士们散开研究战斗方法。我则集中思考一个尖锐的问题：该不该组织一次冲锋，掩护反坦克组攻击？我的脑子里浮起许多个答案，估计了许多可能发生的困难情况。

直升飞机一直在开阔地上空兜旋。我站在一间充满硝烟的屋子里把窗子打开一条缝儿观察那辆坦克。坦克照样在开炮射击，时密时稀。小绒站在我身旁，也从窗缝朝外望。

“怎么办呀？叔叔。”她用忧虑的口气重复这句话。我没有答。我的脑子正处在紧张状态。

“刚才我走过这里，房屋还好好的，人还多着，现在却变了。太狠毒了！”小绒哑哑舌愤恨地说，“要不是这样，我早把你带到坦克旁边了。太狠毒了！现在怎么办呢？叔叔。”她悄声问。突然，她高兴地叫起来：

“哎哟，要是咱们能站在那上面往下打……！”小绒指着马路对面紧挨那辆坦克的一座三层楼对我说。我仔细一看，楼上隐现几个匪兵。观察了一会儿，我肯定那不是一座军用岗楼，也不是警察哨所，而是被敌人占据的民房。可是上得那里可不容易啊！

小绒轻轻地把窗门推开些，往远处了望，象发现什么似的，兴奋地对我说：

“叔叔，你看哪！看见没有？”

我低头顺着小绒指的方向望去，发现在那辆坦克后面是一条横街，路上还有行人和车辆来往。

我看到了火线后面街道上的生活景象，然而猜不出小绒的意思。她抬起头瞅瞅我，迸出一句话来：

“叔叔，你答应过我一件事，你忘记了？”

我以惊讶的眼光探询地看着她，表示要她提醒。

“你答应过交给我工作。现在你把那辆坦克交给我吧！”

“怎么，你说什么？”我的问话象是一种自然的反射。

女交通员的脸色稍变，嘴唇微微颤抖。

“我打算采取合法的方式消灭它！”小绒说着，眼睛闪着坚强的意志，黑亮的眉毛竖起，神色威严。

“你打算怎样打法？”我问。

“你给我监视那边楼上的敌兵，我可以绕到坦克那儿！”

我想向小绒问清楚她的打法，跟她讨论后再决定。可是我还没开口，她已经提起装着手雷的藤篮从后门奔去，喊也喊不及了。小绒奔过砖瓦废墟，冲进烟雾中消失了。我估量她一定设法跑到坦克后面的三岔口，便马上命令战士们把枪口对准敌占据的高楼上。

我透过门缝，注视着有行人和车辆来往的三岔口。

在我的半生中，也許從來沒有度過象當時那麼緊張的時刻。我不斷地看著手表，它照常走着，可我还是上發條。天上直升飛機一直在煙幕中兜旋，往下打火箭。周圍火焰冲天。八年才重逢却不能談話，我心中總是感到忐忑不安。

我忽然從飄浮在開闊地磚瓦堆上的薄煙中發現一個小小的人影。是小絨，她已經走到那輛龐大的坦克后面的三岔口了！我又高興又緊張，全身幾乎震顫起來。小絨正混雜在穿著紅衣、白衣、黑衣的人群中，驀地，她飛快地冲向坦克，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团黑烟籠罩着坦克，炮声戛然而止。

我一脚蹬開大門，飛身跃出，举起手枪向匪兵占據的樓上打去，三十多个战士大声喊杀，跟着我冲过瓦砾場。……

八山象再現當時的戰鬥生活，一面講述一面霍地站起做拔槍的動作。我用力划着槳，船頭翘起，象梭子一樣滑行。

八山突然大叫起來：

“過頭了，調頭！”

我把槳一搖，讓船頭調轉，問道：

“小絨後來怎麼樣啦？”

“且慢，讓我找到埠頭再說。”

八山扶着船舷，斜着身子坐在船的一邊，看着樹蔭。

“拐進去，到了！”

我把船拐進一個小埠頭。船頭剛枕河岸，八山就跳上去：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去叫小絨來，她会給你讲得更詳細。”

我站在船尾，注視着八山漸漸远去最后沒入园子里的手電光。

看見綠色的手電光轉來，想到快要跟小絨見面了，我心中驟然緊張起來。快見到她了，可我还是極力想象她的相貌。望着燈光，我注意傾听她的脚步声。然而除了八山，沒有別人的脚步声。我焦急地問：

“怎麼樣？”

“真倒霉！”

“怎麼樣？”我重復了一句。

“她走啦！”

“走啦？到什麼地方，什麼時候走的？”

八山跨下船，无精打采地回答：

“她被調到另一個單位去了。坐的可能是剛才有人唱歌的那隻船。”

真可惜！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跟她見面。虽然我跟小絨素不相識，但心中總是悵然若失。想起船上姑娘親切、婉轉的歌聲，我不禁惘然望着星空。風儿仍然掠過樹丛發出沙沙的响聲。夜茫茫。閃爍的星星恰似姑娘們晶瑩的眼睛。

(选自越南南方解放出版社

中文版《哑巴的酒店》)

Lesson 3

烟 雾

英 德

在同塔梅的那晚上，我老是以为那里的天空比别处高闊些。一望无际的田野沉沒在霜雾中，似海浪般地在窃窃私語。那是风儿穿过草原万世不停的話語。已經是四月天了，同塔梅仍然沒有下雨。白天烈日当空，晚上来到田野，陣陣清風拂面，涼爽宜人。风儿不受任何树木的阻挡，自由无羈地吹了过去。还有两个小时我們就要出发了。我躺在窝棚里，身旁是一些十分年輕的战士。刚二十三岁的副排长友紧靠着我，給我传达了将在明天清晨执行的战斗任务，又补充說：

“毫无疑问，他們一定用直升飞机着陆，企图截断我們排去炮击据点的那条路。他們知道我們只会撤到那条路上，而我們將随时在他們想消灭我們的地方等待他們。你就会有机会看到‘打凤凰’^①是怎么回事儿了！”

“我很想亲眼看看这样打直升飞机的着陆战。”我高兴地說。

友对我說：

“我們已經安排了地方等待他們下来，特别是我們有了一个强大的后备队的支援，这一仗一定很有意思。”

“哪个后备队？”我問。

“就是去炮轰据点的那个排嘛！”

友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說：

“除此以外，还有第二个后备队。这个队才叫棒哩……”

这时，我觉得友在黑暗中微笑。这个感觉刚在我脑际闪过时，他已經輕輕地附耳对我說：

“乡亲们要去烧烟布雾哩！……可能阿桂要来……”

“阿桂是誰？”

“妻子……啊，不……称呼什么呢，爱人还是未婚妻？”他自問自答，接着又长叹一声說：

“不，我不想这样称呼她。”他有点尷尬，突然停了下来。

小窝棚沉靜地迎接吹来的风。在凉爽的和风吹拂下，一些战士已开始打呼嚕了。我等着友繼續說。我确信他一定还有話說，但是我仍然沉默着，不加催促。最近我已习惯于这种泰然的态度，而人家則称之为等待的本領。我向棚外望去：远处，在地平线那边有烧野的火光。火光沿着田野燃烧，象一条大蛇在不停地滑行。这紅色的火光反映在碧藍的天空中。一辆牛車越过沙地，仿佛嵌鑲在映有火光的天空中。可以看到牛的一对弯角伸了出来，車子有些搖搖晃晃。包鉄皮的木車輪在坼裂的地面上滚动，听起来又脆又干。

突然友站了起来，抱住我的腰。我突然問道：

“你說的那个桂姑娘今年多大了？”

“十九岁！”

“她的老家在哪儿？”

友跳起来拉住我的手向田野那边指着說：

“就在树丛那边。晚上看不清，白天看的可清楚哩！明天我們就要經過那儿……我認識阿桂的时候她还很小，只有十六岁，完全全是一个小姑娘。她真是勇敢。那时候，她的肩膀受了伤，鮮

^① 指打直升飞机。——譯者注

血淋漓，但是她一点也不哭，也不叫喊。”

“她的肩膀怎么会流血，中弹了吗？”

“不是，是被敌人刺伤的……用铁叉刺伤的。唉……现在爬起来……”

这个青年副排长搔搔头发说：

“开始我就象自己的妹妹那样疼爱她。在瞎无天日的五九年，我刚二十岁，负责乡的青年工作，整天躲在地洞里。那个时候，乡‘保卫团’和留小平头的伪公安人员厉害着哩。每天晚上偷偷地给我送水送饭的，就是阿桂。阿桂自幼是个孤儿，和外婆一块儿过活。那个地洞只有阿桂和她的外婆知道。敌人到处抓我，断定我只会躲在这里一带，因此他们轮流在各家窥伺，连晚上也不放松。有一次，阿桂天蒙蒙亮把饭煮好送给我……”

友讲到这儿，突然听见从小窝棚那边有人走近的脚步声。一个战士进来问道：

“副排长在哪儿？”

“我在这儿。”

“连长说咱们可能提前出发，要把同志们们都叫醒，十五分钟后上路。”

我和友站了起来。我看了看表：九点半。

战士们被叫醒了。有人在打呵欠，回味刚才的酣睡。一会儿，全体都准备就绪。友说：

“大家检查一下，看忘了什么没有？”

我按亮电筒看了看小窝棚：只剩铺在地上的一些禾草了。两个排成纵队前进，每人间隔五米。从这条路到准备工事的位置也不太远，要通过一段约五公里远的旷野。这里离协盛据点四公里，离根据地的距离也差不多，从协盛据点到根据地的必须越过这

片田野。战士们开始挖工事了。两个排把工事排成燕翅形，上面覆盖一层厚厚的草。同志们除草挖工事，挖完后又把草盖上，草仍保持原来的样子。我和友蹲在一个壕洞里。田野静悄悄，没有敌情，除了抽烟的人，此外谁也不下壕洞。我在洞面上坐了一会儿，又跳下洞里。我问友：

“抽烟吗？”

“抽。”

“下来吧！”

我们俩坐在壕洞里，背靠着背。白天友已仔细地在地洞底下铺了一层干草，坐着十分舒服。下霜了，天有些冷，我坐在洞里却感到很暖和。友燃起卷烟说：

“情况还不太紧张，争取抽它一支，到明天清早就抽不成了！”

说完，他又深深地吸了一口，从鼻子里徐徐吐出一圈圈的青烟。他说：

“我躲在地洞的那阵只能戒烟了。晚上到地面上来睡觉也不敢抽。这种烟，只要晚上敌人在巡逻时抽了它，我早上到外面来，把手伸进水洼，拿出来凑在鼻子上闻，立刻知道有敌情。”

友把背靠在洞壁上，抽完一支烟，又接着说：

“现在坐在洞里，真想那个时候啊！我是想……”

“你讲到阿桂晚上给你送饭，敌人跟踪，后来怎样了？”

“啊！让我给你讲……阿桂摸到了我的地洞盖，敲了敲暗号。我高兴地推开洞门。我说：‘阿桂，你下来！给我讲讲外面的情形。’阿桂钻了进来。我一手盖洞盖，另一只手扒平遮在洞口的树叶。阿桂坐在我身旁，看见我的衣服破了，就叫我脱了，掏出针线缝补。我打开饭包就吃。阿桂在昏暗的光线中补中衣服，突然抽抽

啾啾地哭起来。我知道她是看見我在洞里很苦才哭的。我說：

“阿桂，別哭了。”

“我剛說了這一句，突然聽見地面上有啾啾啾啾的腳步聲。我抓住阿桂的手輕輕地招了一下。誰也沒有說什麼，兩人都舉眼向上看。洞里很暗，只有三個通氣孔透進幾絲光亮。我們倆屏住呼吸靜聽。洞口有拖動枯竹刺籐的聲音。猛然擦的一聲，一根鐵叉穿透洞蓋斜插在我和阿桂的頭中間。我正要拉開手榴彈的保險栓。接着，又有一根鐵叉插了下來，刺中了阿桂的肩膀。在模糊的光線下，我看見阿桂緊咬雙唇。在這緊要關頭，只有抓開洞蓋沖出去，扔出手榴彈逃跑。我剛想站起來，阿桂輕輕地拉了我一下。她平靜地拉下脖子上的圍巾，輕輕地裹住正插在她肩膀上的鐵叉。等他們抽起鐵叉，阿桂靈巧地用圍巾擦淨了叉上的鮮血。她一動不動地注視着鐵叉……直到那根鐵叉抽出洞口，我才明白地洞沒有暴露。阿桂早就料到了，所以她拉了我一把，並小心地拭淨鐵叉上的血。後來，果然再沒有一根鐵叉插進來了。我扶着阿桂，只見她臉色蒼白。我摸了摸她的肩膀，手上立刻沾滿了鮮血。她的血還浸濕了我的胸膛。我連忙摸索着給她包紮傷口。好半天沒有聽見一點動靜了，阿桂才低聲說道：‘他們走了！’”

講到這里，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搖搖頭說：

“晚上我把阿桂送出地洞。由於流血太多，阿桂痛得抬不起手，但是她沒有哭。後來，當我們非常要好的時候，有一次她對我說：‘你看，那次是因為心疼你我才哭呢，那些家伙刺中了我，我哭了沒有？’她的這一番話真使我萬分感動。”

我不禁啞嘴贊嘆，友又接下去說：

“後來我有十來天沒有看見她。在她因不能行動的時候，她的外婆代她給我送飯。直到她傷好了，才繼續給我送飯。老實

對你說，那時我怎麼也抑制不住心中的疼愛，我緊緊地抱着她，一面吻一面哭。阿桂面色緋紅，輕輕對我說：‘看，看你哭了……記住啊！’我真的哭了，並永遠記住了，怎麼能忘記呢！過了一會兒，阿桂扯開衣服給我看她肩膀上剛癒合的傷口，簡短地說：‘好了！’哪里知道從此阿桂的右手就不能很快地舉起來……”

友講完了，停下來問我：

“喏，就是這些……你看怎麼樣？”

我抬起身子，喊了起來：

“還有什麼可說的，這樣的姑娘實在少有，快結婚了吧！”但是，我接着又改口說：“不過你還年輕，這樣的一個好姑娘是不會變心的。”

友啞着嘴說道：

“這几个月沒有見到面……”

“什麼時候遇到給我介紹阿！”

友點點頭，接着問我：

“幾點了？”

“兩點。”

“你睡去吧！”

我按照友的話，把背靠在洞壁上，但怎麼也睡不着。拂曉的伏击战，加上這位副排長的愛人的故事，使我久久不能平靜。我想象着桂姑娘的面孔，我相信她一定很漂亮，至少不會難看。通過覆在洞上青草的縫隙我凝望着天空，凝望那閃爍的星星。那位姑娘的故事，燒野的火光，草兒在風中搖曳的沙沙聲，繪成了同塔梅極其奇妙的夜景。在太陽快露出臉兒之前，田野已染上了紅色，這時一片寂靜。但是這寂靜沒有持續多久，一會兒我就聽見從協盛據點傳來了迫擊炮的聲音，友說：

“打响了！一排开始行动啦！”

迫击炮的声音越来越频繁。敌人的轻机枪砰砰直响。友军挥着手：

“可以找得到一些油水。但是还不需要，只要把那些家伙带来就够了。”

这次炮击延续了半个小时，枪声稀疏，偶尔又从敌据点传来一串给他们的士兵打气的重机枪声，接着又是死一般的寂静。天快亮了，戒严令尚未解除，谁也不能上壕洞外面。友军把“加朗”式自动步枪搂在怀里抱着。我看了看天空，几乎完全变样儿了。小鸟开始在满披晨霜的草丛上鸣叫。最后，我看见天空开始呈淡红色。友军拉起衣襟严严实实地盖住发亮的、带有刺刀的美国自动步枪筒。

平时我不愿直升飞机来，现在又多么渴望听见它的声音。不仅是我，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但这个等待又是十分可靠的。平时这些“凤凰”常常向我们发起突然的袭击。现在我却要出其不意地使它落入它所无法料到的罗网中。

我们等待得并不太久。太阳还没有把它的光芒照射到整个田野，就听见了飞机的声音。友军跳了起来：

“敌机来了！”

接着友军推开洞口的草，向太阳升起的方向看去，说是有两架战斗机出现。我也站了起来，只见两架飞机快如兀鹰般飞了过来。我和友军俯下身来，又小心地盖上伪装草。两架飞机盘旋了一大圈，飞过壕洞时，我看见机翼上吊着发光的银白色的火箭弹。几分钟后，一堆火箭弹在我们伏击的阵地的一角爆炸了。田野烧了起来，还沾满夜晚露水的草儿也燃烧起来了，我和友军贴着洞壁。火蔓延到了我们这儿，呼呼地烧过我们的壕洞，空气闷热空

息。干草很快就燃烧尽了。虽然洞口的伪装草都烧成了灰烬，但我们依然无恙。我们俩的身上脸上沾满了草灰。友军轻轻地說道：

“没什么，镇静一点。”

轰炸进行了约十分钟就停止了，接着就听见嗡嗡的声音。友军用力地拉了我一下：

“直升飞机！”

从各邻近的工事里也传来了兴奋的喊声：

“直升飞机，直升飞机！”

听到互相询问的声音传了出来：

“同志们怎么样？一组……二组……”

回答的声音掺杂着吃吃的笑声：

“没什么，只是脊背有些太暖了一点！”

接着传来了命令，提醒大家绝对不能向第一批着陆的敌人开枪，等第二批降落时再打。友军向我们排传达后，立即往洞口上架好自动枪，咔嚓一声把子弹上了膛。

我站了起来，只见朝阳初升的天空中，就在刚才飞来那两架战斗机的方向，出现了一队直升飞机。我点了点头，一共十三架，其中有六架是两个螺旋桨的“毛毛虫”，六架是一个发动机的“十字架”，最后一架飞得很高，好象是指挥机“香蕉飞”。这批飞机分成两队，每队六架，架架都是溜黑的，就象游来了一条条乌鱼，头都有一点往下沉。

第一队直升飞机开始低飞。发动机的声音在吼叫。田野上的草灰飞扬起来。

友军咬牙切齿地嚷道：

“他们下来了！”

直升飞机从我们左边下降。发动机在隆隆发响。敌人从机门

内出来了，一个个穿着草绿色的伪装服，手上都紧握着枪。一个美国佬探出了头。他脸上架了一副大黑眼镜，手臂上摇晃着一根文明棍。敌人和我们相隔只有一百米左右。每一个敌人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草被烧去了厚厚一层，但仍旧遮盖得住我们。我站在工事洞下面，友慢慢地把枪托在肩上。第一批，敌人有一个排着陆。这些猎物对着我们的枪口正高高矮矮地站在田野上，但没有一支枪开火。这真是可怕的一刻啊！友脸上出现了竭力抑制内心激动的神情，这使我忽然想起阿桂，想起刺在她肩膀上的铁叉和从她肩膀上涌出来的鲜血。我想：“不知道友这时候是否也想起阿桂？可能是没有。但是他会时时刻刻记住这些的。”

战斗恰好在第二批直升飞机着陆时发生。这些敌军的脚还没有来得及碰上地面，我们的枪声就响彻了田野。友打完一梭子弹，又装上一梭子弹跳上了工事。我听见“砰砰”两声清脆的枪响，两架直升飞机起火了。刚落地的敌人遭到密集的射击，一面慌乱地奔跑，一面大声叫喊，摔倒在地上。几架直升飞机隆隆地发动了机器，想急忙逃跑。一架飞机被击坏，螺旋桨转动几圈就落下了。那架指挥机“香蕉飞”连忙飞向高空逃命，其他几架也跟着溜了。着陆的一批敌人被打死了，残存的一些死命逃出我军的包围圈，但却碰上了我军炮击据点回来的那个排，他们只好慌忙举手投降。这时，战士们都自动地从壕洞里跳出来包围分散的敌人。战斗很快地结束了。俘虏立即被集中起来，押到前面。上级命令迅速收缴武器，向根据地那边撤退。我紧跟着友，在撤退的路上，看见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有的仰面朝天，有的倒扑在还热烘烘的草地上。两架直升飞机巨物般地躺在田野上，发出浓烈的汽油焦臭味。火已经熄灭了，黑色的烟从机身上漆有白色

“U.S. ARMY”^①的字样边飘过。两个美国佬从飞机上被拉了下来。这两个鬼子都踉踉跄跄，膝盖直哆嗦。一个家伙还戴着黑眼镜，可能就是我才刚才看见的那个。我们的战士上去搜查，夺下了他们的短枪。连指导员从容地走到美国强盗面前，摘下他的黑眼镜，用英语严肃地说道：

“‘閣下’，走吧，快点！”

这两个美国佬走在俘虏队的最后面。连长下令全连急速行军。

越过田野约莫十分钟后，我听见远方传来了驱逐舰的声音，同时前方田野里卷起了阵阵浓烟。友一边跑一边对我说：

“乡亲们熏起烟来啦！”

俘虏中，有的家伙慢慢地走或者停了下来。那两个美国鬼子一面吁吁地喘着气，一面向天空张望。连长大声说道：

“叫他们快点走！”

连长向俘虏们宣布，要是想得到宽大处理，就快点跑；谁要磨磨蹭蹭，那就逼得解放军只好就地枪决。指导员也照样讲给这两个美国鬼子听，他们回答说因为太累了，所以走不快。可能他们真是累了，遇到坎坷难行的路，两个家伙老是摔倒，都嗚嗚地哭了起来，我们的战士只得拖着他们走。整个田野烟雾弥漫，连树木都看不清了。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大场面的烧野。走在前面的一个排和俘虏们都沉没在烟雾中。我们也急忙赶到前面，身子消失在越来越浓的烟雾中。我的眼睛被烟熏得十分难受，眼耳鼻涕都流了出来。大家就这样在烟雾中前进，不觉快到根据地了。烟雾笼罩了整个田野，飞来的几架敌机在烟雾中打转，不知

^① 英文，美国陆军的标志。——译者注

向什么地方投降。接着我就听见一长串重机枪和炸弹爆炸的声音，大地震动，它们就在我们屁股后面轰炸。一阵烟雾过后，树木又清晰可见了。

我和友跳到一条路埂上。他在前面跑，我在后头跟。我们部队越过了几棵叶子茂密的树，把田野和正在投弹的飞机都抛在后头了。走了一段，忽然听见前面有闹哄哄的叫嚷声和噼噼啪啪的鼓掌声，后来又听见有人在叫：

“友，友啊！”

我和友挤了出来。在一棵棵结实累累的椰子树下，姑娘们、大姐们都匆忙地把削好的椰子送给战士们。在椰子树下，我看见几个刚刚熄灭的稻草把。友对我说：

“她们刚去烧野熏烟回来……啊，阿桂……”

我顺着友的眼光看去，看见一个十分年轻的姑娘正用眼前处探寻。友叫了阿桂一声，姑娘就向他跑来。快到他跟前了，她又放慢步子，望着他轻轻叫道：

“友哥！”

姑娘那沾满灰尘的面庞微微发红。头发上落了許多草灰，汗水沿着两边太阳穴直往下淌。她在我和友的面前停了下来，把发梢拉到胸前不停地揉搓。我知道现在我是站在阿桂姑娘本人面前。姑娘身材小巧，比我想象的要漂亮得多。她的一双眼睛似乎在微笑，在一对颤动的长眉下闪闪发光。友把我介绍给阿桂，她带些难为情的样子，向我问好，并且说：

“我去捧椰子给你们喝吧！”

说完，她就跑开了。一会儿她捧来了一个椰子。友愉快地笑着对我说：

“喝吧，喝吧！”

我注意到阿桂几乎只用一只手捧着椰子，另一只手不过帮助扶一下。“难道那条胳膊已经瘫痪了？”我自问道。我接过阿桂的椰子，身子不由震了一下。阿桂含笑问道：

“可能你们的眼睛都给烟熏辣了，是吗？”

我笑着回答：

“你们熏的烟好厉害啊，把人都憋死了。可是，要是没有烟……”

……全连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和友也要立刻赶上去。我走在友的前头，听见友在后面说：

“如果可能，明天我就弯到你那儿去。”

“友哥，拿着这条围巾擦汗……”

我转过身来，看见阿桂的蓝纹围巾已搭在友的肩上。两个美国佬也走到了，看见姑娘们正亲切地慰劳我们的部队，就把脸偏到一边去。我再一次看了看正站着目送友远去的阿桂。这个姑娘曾亲手擦净插在自己身上的铁叉上的鲜血，刚才又和同伴姐妹们一块儿点起了神奇的烟雾。

1963年6月

魏启明译

Lesson 4

沙 努 林

阮 忠 誠

被曼村处于敌据点的大炮射程之内。敌人每天两次炮击这个村已成惯例，或清晨与傍晚，或正午与黄昏，或半夜与拂晓。几乎所有的炮弹都落在小溪旁边山崗上的沙努^①林里。整个沙努林的上万棵沙努树，沒有一棵不受损伤。被拦腰打伤的沙努树，一阵风暴似的嘩啦啦倒下。树脂从伤口涌出，纵横满地，在炎热的阳光下閃烁着，发出喷鼻的香气。逐渐凝結起来的树脂，变成黑色，犹如一团团的大血块。

象沙努这样喜欢阳光的、繁殖力很强的树木是很少見的。一棵沙努树倒下不久，树桩四周就会长出四、五棵箭头状的小树，翠綠的树梢直指天空。一道道阳光透过叶縫从高处直射下来，从树脂蒸发出来的散着脂香的无数微粒在阳光中飞舞。小沙努树在这样的阳光的撫育下生长得很快。长到齐胸高的小沙努树，树脂稀、油质少，如被大炮弹炸伤，伤痕不能合口，形成潰烂，过十天八天就死了。可是那些已經高过人头的小沙努树枝叶葱翠，宛如羽毛丰满的鳥儿，大炮却炸不死它們，它們强壮的躯体受了伤，伤口能很快癒合，繼續迅速生长，以代替那些被击倒的老沙努。所以，这两三年来，沙努林一直挺胸屹立，保护着被曼村……

站在山崗眺望，目力所及，沙努林連綿不絕，伸展到遥远的

^① 一种树木，类似松树，在崑崙山区生长很多，木材和树脂都极貴重。——原注

天际。

阿滔参加解放军已三年了，直到今天才有机会回乡探亲。小杭在大溪边碰到他，就带他进村。

阿滔参军那年，小杭才长到阿滔的腹部，还不会背柴，那时他总是挎一个小背兜跟着大人上坡地，今天他却挎起毛瑟枪，能领着阿滔进村了。路还是那条旧路，走过种着木薯和“丰珠”^①树的山田，爬过两个开有台阶的陡坡，钻过一座在雨天有满地蚂蚁的茂密的灌木林，就是小小的梭曼村。然而如果有人作向导，阿滔一个人是不敢走的。因为这条路现在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陷阱和板桩坑，每走十来分钟就有一个机关弩，弓弦张得紧紧的，上面放着一双双锋利的箭头，只要触动一下机关，双腿一定会被打断。

已經长大了的小杭也象梭曼村的一般人那样沉默寡言。他戴着一顶向解放军要来的布帽，穿着一件长过屁股的“三婆衣”，依然系着丁字带，斜挎着枪，摆出一个战士的样子。每到有危险的地方，他便扭头望望阿滔，頑皮地笑一笑，好象是說：阿滔哥，你看我象个样儿嗎？

他的眼睛里閃着光，明显地露出炫耀自己的意思。阿滔点点头笑，两个人互相会意，繼續默默地走路。

走到有一节竹筒把泉水从石縫里引出来的地方，小杭停脚步說：

“洗洗脚吧，可別喝生水呀，喝了生水，要挨阿易姐批評的。”

阿滔笑着說：

^① 一种树木，有的地方叫做芭蕉树，它的块根含淀粉很多，可供食用。——原注

“阿易姐是卫生員嗎？”

小杭分辯說：

“不，她是支部書記。她一個人兼兩職，兼任着鄉游擊隊指導員。”

哦！原來如此。阿滔沒有喝生水，他脫下帽子，解開胸前的幾個鈕扣，彎下腰，用雙手掬水撲在頭上和臉上。水涼冰冰的，涼得他的手有點發麻，臉頰有點發緊，他思索着：

“哦，原來如此！小易已經在村支書了。”

真的，阿滔已不能想象小易現在是什麼樣子。小易是阿滔的妻子阿梅的亲妹妹，阿梅犧牲時她還是個沒有衣裳的小女孩。阿滔參軍走的頭天晚上，她冷得睡不着覺，便起來烤火，到鷄叫頭遍時去給阿滔舂米。阿滔拿着几根燒着的沙努树枝給她照明。她舂了三十牛奶罐的白米，倒進布腰帶里讓阿滔帶走。第二天，大家（連姜大爺在內）給阿滔送行又為阿梅的不幸而流淚的時候，她却愣愣地一言不發，眼眶里沒有一點淚水……

小杭催促阿滔說：

“洗得太久了會着涼的。走吧，快到了！”

阿滔沒有措干頭髮，便拿起帽子跟着小杭繼續上路。

快走近灌木林時，有棵大樹倒在路上，必須攀越過去。在這附近，游擊隊挖了一條長長的防禦工事。阿滔參軍時這棵樹并沒有倒。阿滔在這棵樹跟前站住了，他回想起出獄後和阿梅在這里第一次見面的情景。當然，那次他們並不是第一次見面，因為他們是同村，在他們還被揹在媽媽背上的時候，他們就相識了。不過，阿滔出獄之後，是第一次在這里看見阿梅的。當時，他想不到阿梅已長得那麼大了。阿梅緊緊地抓住他當時還是完好无损的双手，激動得哭了。她已由一個小孩變成一個少女，羞答答地

流露着愛情。這令人難忘的情景猶如一把尖刀在阿滔的心頭上刺了一下，使他象受酷刑時那樣翻着眼睛。小杭是不知道這段故事的，他爬上樹干，扭過頭來望着阿滔，拍一拍下巴說：

“走吧，阿滔哥！是不是离家久了雙腿爬不過這個陡坡呀？”

……道路沿着陡坡一直向下，路上到處是密密麻麻的板枋坑，阿滔沉着臉，靜靜地走着，直到他聽見從村里傳來的連續不斷的舂米聲時，他才忽然感到這正是三年來他最怀念的聲音！這是斯达拉^①婦女的舂米聲，是母亲、阿梅、小易的舂米聲，這聲音從他呱呱墜地的时候就開始听了！阿滔竭力保持鎮定，可他的心老是急劇地跳動着。他疾步搶到小杭前面，腳不時地碰着村口的那些大樹根。小杭急忙跑步趕上，喊道：

“陷阱，当心陷阱，現在不比從前了，要跟着我走呀！……”

到了村里，陽光还未消失，小杭卸下槍，把槍托拄在地上，大聲叫道：

“太爺大娘們，來了客人啦！”每一家的門口都探出四、五張驚愕的面孔，一雙雙圓溜溜的眼珠向阿滔望着，接着便是叫嚷聲和歡呼聲：

“天呀！是阿滔！……阿滔哥！阿滔這家伙！他回來了！……你真的回來了呵，阿滔！”

有的人來不及下樓梯，嘆的一聲從高腳屋的晒台上一跳而下。老大娘們——我的天老爺，蓮大娘還活着哩！——彎着腰一級一級地下樓梯，一邊哭着：

“小崽子！魔鬼抓了你嗎，鬼東西！……你干嘛不等我死了再回來呀！”

① 崑崙省少數民族之一。——原注

各家門窗里还有人在探头探脑，姑娘們沒有下屋，只在屋里吃吃地笑着。乡亲们把阿滔围得水泄不通。阿滔还能认得出所有的人：登大爷照样是那部络腮胡子，只是手里多了一杆用直升飞机残片制成的长长的旱烟袋；波勒哥苍老多了；波伦大姐的头发已花白了；波雷大嬷上下颚的牙齿都掉光了……。一群差不多一样大小的孩子都来看热闹，他们的脸被沙努木柴的烟熏得乌黑乌黑的。因为没有看到麦大爷，阿滔正想问“麦大爷在哪儿？”突然，一只沉甸甸的手象铁钳似的紧紧抓住了他的肩膀。阿滔扭过头来一看，哟，正是麦大爷！他老人家还象从前那样精神奕奕，乌亮亮的胡子已长及胸部，那对略向上斜的眼睛照样炯炯发亮，右颊上的那块疤痕还是那么光滑。他裸着上身，结实得象一棵大沙努树。他老人家把阿滔推了一下，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22

“哈哈！……速冲冲锋枪也指回来啦！……是个解放军啦！行！……”

阿滔是了解他老人家的話意的，麦大爷从来不开玩笑人家“好！”“有本領！”他感到最滿意的时候，也只說声“行！”

当麦大爷讲话的时候，大伙都静下来。他这个六十岁的人，讲起话来从胸腔里发出嘹亮的声音，象发命令似的。

“上級給你儿夜假？……一夜，行！給一夜就回来一夜，給两夜就回来两夜，你要好好地遵守。今晚你就在我家里住吧。”

沒有人反对。麦大爷又說：

“大家回家去吧，天黑下来了，可以煮飯啦。孩子們回去干干净净地洗个脸，把沙努木柴烟洗掉，别象文工团演戏那样，誰洗不干淨就要受批評，听見沒有？……阿滔也洗脚去吧。你还記得那水糟在哪儿嗎？……記得？行！你要是忘了就赶你赶到森林里，

不让你住在村里！”

話虽这么說，麦大爷还是叫阿滔把背包和冲锋枪交給他，然后亲自带阿滔到村头的水槽去。一群小家伙乱哄哄地尾随着。阿滔看到水槽旁有几个很面熟的姑娘，但一时記不起她們的名字。这几个姑娘正在把水接进竹筒里，見阿滔来了，她們就拿起竹筒，閃过一边，把水头让給他。阿滔解开衣衫，象从前一样站在那块麦大爷长年磨刀磨蝕了一边的石头上，象从前一样让家乡冰凉的水浇在头上、背上和胸膛上。

麦大爷靜靜地站在那儿瞧着阿滔那寬闊的后背。这后背上依旧横七竖八地交織着一条条伤痕，这些伤痕現在已变成深紫色了。麦大爷的眼眶里不由得滚出两颗大淚珠，他赶忙用手揩掉。这情景阿滔沒看到，可是那群小家伙看到了，他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这时，家家戶戶的屋頂上已升起深紫色的縷縷炊烟。

阿滔在麦大爷家吃飯。下飯的菜除有放在竹筒里煮的水芋湯之外，还有几条酸魚——麦大爷招待远方归来的亲人的特种菜。阿滔打开竹制的干粮筒，給麦大爷一湯匙盐。麦大爷說：

“我还保存着半罐子盐，是阿易参加县英模大会时得到的奖品。她把她的奖品分給每戶一份，我这一份要留給病人吃。现在就吃你的吧。”

麦大爷并不把盐放在湯里。他分給吃飯的人每人几粒。大家一粒一粒地含在嘴里，长久地欣賞着那浓厚的咸味儿，白米飯掺着許多“丰珠”，麦大爷拿起飯碗声明似地对阿滔說道：

“今年咱們村不会挨餓，光吃白米也够吃到收获时节。不过家家戶戶都必須儲备三年的粮食，所以飯要掺着‘丰珠’吃。打美

国佬是长期的，你参加了革命，这道理我想指挥員一定教给你了。”

說着麦大爷突然問：

“阿滔，你的十个手指还是那样短呵？长不起来了吗？……噢……”

麦大爷放下飯碗，气愤地自問自答似的接下去說：

“大家都知道吧？……行啊！手指剩下两节还可以开枪。你經過大溪边的那片沙努林嗎？树活着啊！没有什么树比咱們土地上的沙努树更壮实。母树倒下去，子树长起来，敌人是毁不掉沙努林的！……喂，吃吧！孩子，咱們斯达拉人的白米是这一带山林最好吃的呀……”

……吃完飯，公房那边响起三声一节的陣陣木梆。乡亲们陸續汇集到麦大爷家里来了。姑娘們在上高脚屋之前就把火弄灭，老大娘們則拿着火焰熊熊的火把径直爬上屋顶，她們照照阿滔的脸庞，把他十分仔細地上下打量一番，然后才把火把抛在炉灶里，让火把繼續熾烈地燃烧。老大爷們还沒爬上屋顶便甕声甕气地喊道：

“阿滔在哪儿？让他吃饱了吗？麦大哥。”

一个老大娘的声音在屋里响起来：

“你們这班男人，挪开点儿，让小易有个位子坐。小易，坐在这儿吧！孩子。”

阿滔抬头一瞧，只見小易已坐在他对面了。她两脚迭在一边，用手拉拉裙子把脚跟盖住。阿滔突然感到有一股寒流窜过自己的面部和胸口。呵，阿梅！在他面前的不就是阿梅嗎？他料不到长大了的小易竟然象阿梅一模一样。那个略为渾圓的鼻子长得又直又小，在两道漆黑的眉毛底下是一对晶莹而平靜的大眼睛。

几个小孩子在爭着要坐在小易旁边，小易用她那对大眼睛把阿滔看了好久，然后用带有几分冷淡的語气問道：

“同志，你回家有証件嗎？”

阿滔摸不着头脑，反問道：

“什么証件？”

“上級发給你的休假証呀。沒有証件，偷跑回来，乡委员会可是要抓的。”

阿滔大笑起来。他本想开个玩笑說，因为想念家乡想得厉害，所以逃回来看看。可一看到小易那严肃的眼神和周围严肃的气氛，他只好打开衣袋，拿出一个小紙条交給小易，說：

“报告乡队指导員同志……”

小易拿着紙条在火光下看着。十几个脑袋挤攏过来，几个小孩子輕声地拼音。小易看了很久，念来念去，念了三遍。麦大爷問道：

“对嗎？他請过假了嗎？”

小易把紙条还給阿滔，現在她开始笑了：

“对了，指揮員签了字。为什么你只回来一夜呀？”

接着她自己回答自己說：

“也行，回来一夜让乡亲们看看也行，我們常常念叨你哩。”

小屋子里挤满了人，刚才靜止了的談笑声現在又响起来了：“有指揮員的签字！”

“很好哇！”

“只有一夜，明天又要走了，時間太短啦，真可惜！”

麦大爷响亮的声音压倒了一切：

“哦，哦……行啦！”

麦大爷推开几个小孩子，走到炉灶前，挨阿滔身边坐下。他

在炉灶上磕磕烟灰，在屋板上扯下一根竹篾，細細地把旱烟斗中的烟灰挖干淨，然后抬起头，扫視一下四周。人們坐好了，都在靜靜地等待着。麦大爷开始講話了。

屋外下起疏疏落落的夜雨，象微风一样沙沙地响着。麦大爷以低沉的声調說：

“对阿滔，老人們都熟悉，青年們有些人熟悉有些人不太熟悉，孩子們还不認識。”說到这里，麦大爷睜大眼睛盯着那班孩子。孩子們感觉到了麦大爷話里的严肃性，个个都端端正正地坐着，視線都集中在麦大爷的嘴巴上。麦大爷把一只結实的手掌按在阿滔的肩膀上說：“你們的阿滔哥回来了，他的事情我不知讲过多少次了。那，他就在这儿。他参加解放军打敌人，今晚回村探望，上級只給他一个晚上的假，支书姐姐已看过証件，上面有指揮員的签字。这就是他，他是咱們斯达拉族人！他爹娘死得早，是被曼村把他养大的。他受過苦，他的心地洁白得象咱村里的溪水一样。为祝賀他回村探望，今晚我再把他的事情讲給乡亲们听听。斯达拉族人凡是愛祖国、愛家鄉的都要注意傾听，記在心头。将来我死了，你們要讲給下一代听……”

大家靜悄悄的，只听见村头水槽口流水的声音和夜雨均匀地敲打树叶的声音。阿滔默默地望着麦大爷，在若明若暗的火光映照下，麦大爷那魁梧的身材真象他小时候常听唱的那些长歌里所描述的英雄。阿滔又望望小易，不禁回想起他出獄时在灌木林口大树旁——这棵大树今天已橫躺在路上被游击队当作战斗的掩体用——和阿梅重逢。現在小易已长得象当时的她的姐姐那样高了。小易也正在靜悄悄地傾听着麦大爷講話，一对大眼睛流露出鎮定、深思的神色。

麦大爷接着說：“老年人忘不了。当时美吳集团的鉄蹄踏遍

这个山林，他們象野猪似的到处破坏。他們的士兵拿着象他們戴的紅帽子一样紅的血淋淋的刺刀。那时阿滔还小，他的个子只到我的腹部，可是他却机灵得象只松鼠……”

是的，老年人忘不了，年青人也忘不了，阿滔也忘不了。阿滔至今还記得清清楚楚，当时他个子只到麦大爷的腹部。有一次陪着母亲留下的一小背兜——背兜上面放着蔬菜，底下藏着两牛奶罐白米——象只松鼠一样在險峻的山石上蹦蹦跳跳，在森林里矫捷地奔跑，他是去給干部送粮食！在他后面，有一个比他小的女孩匆匆忙忙地跟着跑，她掀起母亲剛給她縫的新裙子，象只翠鳥一样从这块山石跳到那块山石，边跳边用嘹亮的嗓音喊道：

“阿滔哥，阿滔哥，等一等呀，等一等呀！”

阿滔轉过身来，瞪起眼睛說：

“要保密呀，小梅，你怎么到哪里都象老鸚一样叫哇。”

那小女孩想笑，但怕阿滔生气，又不敢笑……

噢，这一切阿滔記记忆犹新，种种印象还是那么清晰，絲毫沒有被冲淡。是的，小滔、小梅、麦大爷、干部同志……都历历在目啊！

事情象是昨天发生的一样新鮮。

当时隐蔽在森林里的干部是老决。美吳集团来到这个山林之后，天天都去围捕老决，沒有哪一个晚上不听见敌人的狗叫和枪响，这些声音响遍森林。但值得梭曼村人自豪的是：五年过去了，沒有一个干部在这个山林中被敌人逮捕，也沒有一个干部在这个山林中被敌人杀害。当时，給老决送粮食和放哨的，起初由青年人負責，美吳集团发觉后，便逮捕青年并把阿率哥吊死在村

头的粗叶榕树上。

敌人吓唬說：

“誰接济共产党就来看看吧！”

敌人禁止青年到森林里去，于是大爷大娘們就代替青年們去接济干部。敌人又知道了，他們杀死了顏大娘，砍下她的脑袋，用头发拴在枪头上。

最后是孩子們代替大爷大娘們。在这些孩子当中，劲头最大的是小滔和小梅。如果小滔上山田，小梅就去接济干部，如果小梅在家照顾小易，小滔就去接济干部。有时两个人也一同去，晚間就在林子里睡觉。让干部独个儿睡在林子里他們不放心，因为万一敌人围捕，誰带干部跑呢？有一次老决問小滔：

“你不怕敌人抓嗎？他們会象杀死阿牽哥和顏大娘那样杀死你們的。”

正躺在老决怀里的小滔，听了这話猛地掀开盖在身上的“沙龙”坐了起来，說：

“麦大爷說过，干部就是党。党在，我們的山和水才在。”

在森林里，老决教小滔和小梅认字。老决把薄竹劈开，搞成薄片，拼了几块三个巴掌大的竹板，然后和小滔、小梅用沙努木烧烟，把板子熏黑，再厚厚地涂上一层“伦得尧”树的树脂。这样做成的黑板即使用水冲洗也不会褪色。小滔还特地赶三天路到玉灵山背来一背兜白灰石做粉笔。小梅的学习成績好些，学到三个月就能讀字并能把自己心里想的写出来，学到六个月就能做两位数数的算术。阿滔的学习进步慢，而且他性情急躁，学字母的时候，学到“Y”就忘了“A”。有一次阿滔因得分比小梅少，气得当着小梅和老决的面把黑板砸坏，独个儿跑到溪边呆坐了一整天。老决去哄他，他一句話不說。小梅去哄他，他反而要打小梅，小梅

只好和他一起呆呆地坐着。最后小梅說：

“你不回去，我也不回去。回去吧，阿滔哥！我已經給你做了一块新的黑板了。”

沒想到小滔捡起一块石子，猛地往自己头上一砸，砸得鮮血直流。老决給他包扎了伤口，那天晚上老决抱着他躺在石洞里，輕声細語地說：

“以后如果美吳集团杀死了我，你就要代替我当干部，不識字怎能当好干部呢。”

小滔假装睡觉沒听见，偷偷地把眼淚揩掉。第二天早上，小滔把小梅叫到石洞后边說：

“小梅，你告訴我那个有鈎的O字怎么念？还有在它后边的那个是什么字？就是肚子大大的那个。”

小梅扭过头去，不敢笑，她把那个肚子大大的字写在她給小滔新做的黑板上，然后用她那已經盡量压低了但还是很尖的声音說：

“你的記性不錯呀，那个字念B。”

“噢，是B……，我真笨！”

小滔經常忘字，但他对山路可是記得很牢。他給老决当交通員来往于县乡之間，从不走現成的路。碰到敌人封鎖各个路口的時候，他便爬上高树向周围观察一下，然后拨开树丛，穿林而走。过河时他也不喜欢水流平静的地方，总爱选择急流险滩追波逐浪，象条魚似地横渡而过。他这样說：

“滔过水流平静的地方容易遭到美吳集团的伏击，滔过水流湍急的地方敌人是想不到。”

有一次，小滔走到勒能河的湍流处，他把老决寄給县委的信卷在一片黄精树叶里，含在口中，剛准备咽水，突然敌人冰冷的

枪口抵住了他的耳朵，他只来得及把那封信吞进肚子里。

过了三天，梭曼村的人看见敌人把小滔绑得紧紧地押到村里。

敌人威胁小滔说：

“誰是共产党，讲出来就饶你的命！”

乡亲们围在小滔周围，麦大爷站在个儿只到他腹部的小滔的身边，用低沉而响亮的斯达拉族话说：

“小滔，你可别给梭曼人丢脸啊！”

小滔用会意的眼光作回答。

麦大爷又说：

“行！”

于是小滔的背上立时交織起横七竖八的刀伤。

“共产党在哪儿？指出来！”

小滔小声说：

“解开绳子才能指呀？”

敌人只给小滔解开一只手。小滔把手按在自己的肚子上说：“就在这儿！”

小滔的背上又添了一道刀伤。血从小滔那还没有他母亲留下的背兜宽的后背涌出来，逐渐凝結，变成黑紫色，象沙努树脂一样。

在敌人要把小滔带走时，小梅抱着他号啕痛哭，小滔气恼似地说：

“哭什么，别哭！你要好好读书，我死了，你要当干部……”

三年后，阿滔逃出崑崙監獄，背上的伤都好了，他在灌木林的那棵大树下碰到了阿梅。阿梅淚水盈盈地握着他的双手，使他感到詫異的是阿梅出乎意料之外地长大了。阿梅把他領回村。那

天晚上，乡亲们也象今晚一样聚集在麦大爷家里。也象今晚一样……

麦大爷也象那天晚上一样用他那洪亮的嗓音说：

“也象今晚一样，也是在这个屋子里，也是在这个炉灶旁，也是下着这样的小雨，我坐在这儿，阿滔坐在那儿，小梅就坐在小易今晚坐的那个位子上……对嗎？阿滔。”

是的，一切都象那天晚上一样，均匀的細雨落在寬叶榕树叶上，沙努木柴毕毕剥剥地烧着，村头的水槽口传来均匀的流水声，乡亲们聚集在这个屋子里欢迎阿滔越獄归来。阿梅坐在阿滔对面，在她那对浓眉底下，有同现在的小易一样的——双镇定、刚毅、炯炯放光的大眼睛，不过那对眼睛所流露出来的爱似乎多于庄严。当时麦大爷并不象今晚这样讲故事，他老人家只说：

“阿梅，你把老决留下的那封信拿出来。阿滔，你念给乡亲们听。”

阿滔被捕后不久，老决調到七县工作，不幸就在那里牺牲了。他是中了敌人的埋伏身負重伤、被抬到森林以后死去的。在临终之前，他写了封信給梭曼村。

阿滔接过信，在沙努木柴的火光下念道：

“阿滔弟、阿梅妹和梭曼村的乡亲们：我死后，你们要准备粟、矛、梭标、板刀、弓箭，把这些武器在森林中藏好，别让敌人发现，将有一天你们会用得着。阿滔要好好读书，替我当干部……”

噢，那天晚上，也象今晚一样有很多人：登大爷、波勒哥、波伦大嬷、蓮大娘……，所不同的是还有阿梅。阿滔念完了老决的遗书之后，全村人便点起用沙努树枝做的火炬，在深夜冒雨跟着麦大爷到森林里，把在刚接到老决的遗书时就藏起的简陋武器取回来。阿滔还赶了三天路到玉灵山，他不是象三年前那样背回

一背兜白灰石作粉笔，而是背回一块沉甸甸的磨刀石，——玉灵山顶上有一个磨刀石矿，足够一百次起义磨刀之用。

从此，每天晚上，梭曼村人都熬夜磨刀枪。白天大家仍跟麦大爷去开荒种“丰珠”和木薯，使村附近的山头一片翠绿。

梭曼村人磨刀枪的消息传到得和据点的敌人耳朵里。在阿梅的头胎儿刚生下不久的收获时节，一天，曾经来过梭曼村的敌指挥官阿育率领一个班又到村里来了，他戴着一顶血红色的帽子，大声吼叫着：

“谁是阿滔那小子出的主意，不会是别人！这只老虎先前没杀掉，今天他把这个山林都搞乱了！”

麦大爷和阿滔带领青年到离村不远的树林里躲避，他们在树身后和石洞中严密地监视敌人。敌人在村里呆了四天。村里的人谁也逃不过他们的皮鞭，到处是叫声。阿育那家伙拿着手枪吓唬村民：

“哪个敢出村，抓住当场枪毙。”

被围困的村民是出不了村了。但手脚靈活的小易每天天一黑就顺着水槽摸出去，进入森林，把大米送给麦大爷、阿滔和青年们。第四天清早，小易从林里回村时被敌人抓住了。敌人强迫她站在一块空地上，一发一发地向她身边打冷枪。他们故意不当中她，子弹擦过她的耳边、头发，还打在她那双纤细的脚站着的土地的四周。她被打成一道道沟，她的裙子也被打成破片。她开始还大声哭叫，到第十发子弹响后，她便揩干眼泪，一声不吭，她面对敌人静默地站着。她那纤瘦的身子枪一响只稍为颤动一下，可那对眼睛却象今天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她的眼睛一样非常镇定地盯着敌人。

阿育那家伙对这样一个小女孩无可奈何，便使出最后的毒

计：抓阿梅。他说：

“抓到了母虎和子虎，一定可以把雄虎诱回来。”

隐蔽在村头水槽旁一棵树后面的阿滔听到了阿育的话，他从隐蔽处很清楚地看着村里的空地。当看见十个伪兵把阿梅押到空地中央的时候，他两手紧紧地抓住树干。阿梅用布兜揩着还未满月的孩子——大家都说这个孩子真象他爸爸，那布兜是阿滔拆了自己的“沙龙”给孩子做的。孩子正在母亲背上的布兜里甜睡着。

阿育向阿梅吼叫：

“你这个共产党野人！你丈夫在哪儿？”

阿梅把布兜理了理，抬起一双大眼直盯阿育。

“你是哑巴吗？母狗！”阿育又转向伪兵吆喝着：“你们怎么傻站着！”

一个手里拿着一根长铁棍的胖敦敦的伪兵向阿育望一望，走近阿梅。他伸出舌尖把嘴唇舐了一遍，然后慢慢吞地举起铁棍。阿梅惊喊一声，赶忙松下布兜，孩子刚转到胸前，铁棍就落在她背上。

“阿滔在哪儿？快说。”

第二下铁棍将要落在阿梅的胸前时，她赶忙又把孩子转到背上。伪军再打她的后背，她再把孩子转到胸前。就这样，铁棍接二连三地打下来。过了一会儿，阿梅的怒斥声听不见了，婴儿在哇地一声惨叫之后也没有动静了，剩下的只是铁棍重重地落在皮肉上的声音。

阿滔不知道什么时候拽掉了十几个榕果，他正想从树后冲出去，却被一只手掌抓住肩膀。麦大爷以低沉的声音说：

“不行呀，阿滔，让我来！”

将由谁来当呢？在党下令要我们打的时候，谁来领导梭曼村人民打敌人呢？麦大爷老了，幸好，还有小伙子们！小易也快长大成人了，这丫头会比她姐姐更有能耐。不要紧的……遗憾的是，我活不到和乡亲们一同拿起武器的那一天了……”

阿育那匪徒并不马上杀死阿滔。他在公房烧起一大堆火，把全村的人赶来了。他解开阿滔的双手，对大家说：

“听说你们已磨好了板刀、梭标了，对吗？行呀，谁想拿起板刀、梭标就看着阿滔的手吧！”

阿育说完向那个胖伪兵一抬下巴，那胖伪兵便打开子弹袋取出一捆浸过沙努树脂的碎布——这是匪徒们事先准备好的，把阿滔的十个手指头都包起来。接着，胖伪兵拿起一根烧着的柴火。阿育一把把柴火夺过来：

“让老子来！”

阿滔睁大眼睛怒视阿育，一声也不吭。阿育奸笑一声，把柴火凑近阿滔的脸说：

“让我好好看看你这个要拿武器的共产党！你们的命不是拿武器的，快放弃拿武器的梦吧！听见没有？”

阿滔的一个手指头烧着了，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没有什么比沙努树脂更易烧了，顷刻间，阿滔的十个指头变成了十个火柱。

阿滔闭了一下眼睛，随即又睁开，仍愤怒地瞪着敌人。

啊！阿滔感到火不是烧在他的十指上，而是烧在他的胸膛里、肚子里。他的牙齿咬破了嘴唇，舌头舔到又咸又涩的血。可他仍一声不吭。老决说过：“共产党人是不哀求的……”阿滔决不哀求，决不哀求！啊，火，烧得痛入肺腑了！不！让它烧吧！老决啊，阿滔决不哀求！

阿滔拨开麦大爷的手，麦大爷重复说：

“不行呀，阿滔！”

阿滔转过头来，双眼冒出两道火。麦大爷几乎认不出他啦，只好松开手。

阿滔大喝一声，猛力冲入伪军群中，他也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那个胖大的伪兵仰躺在空地上，阿育这狗东西跑进公房里去。阿滔周围是一片子弹上膛的响声，阿梅抱着孩子投入他的怀里。阿滔用他那结实得象铁木一样的粗大的手臂紧紧地抱住阿梅母子俩。

“吃人的野兽，老子在这儿！”

可是，阿滔没能救活阿梅。

“啊！阿滔没能救活阿梅母子俩……”麦大爷的语调仍然那么低沉。他老人家迟钝地用手揩去眼泪。突然，老人家高声说道：

“阿滔没能救活老婆孩子。那孩子，在阿梅被打倒来不及掩护他的时候，胖伪兵一棍打在他肚子上，他就死了。阿梅到晚上也去世了。阿滔，你记得吗？你没能救活自己的老婆。你是赤手空拳，敌人抓住你，把你绑起来。那时我躲在一棵宽叶榕树后，我看见敌人用山藤绑你，可我不能冲出去救你，因为我也是赤手空拳。我没冲出去，我翻身钻进森林去找小伙子们。小伙子们都在森林里取出刀枪。听清楚了嗎？孩子们！你们要记住：我死了以后，你们活着的要告诉子子孙孙说：敌人拿枪，我们也要拿刀！……”

敌人用山藤紧紧地绑住阿滔，把他抛在公房角落里，然后他们就到波内哥哥家吃猪肉去了。

夜色变得更浓，阿滔躺在屋角里思索着，心里非常镇定。

“孩子死啦，阿梅怕也活不成啦，自己的死期也不远啦，干部

恶棍阿育狞笑着。老年人扑上去，被伪军们挡住了。乡亲们大声喊叫。突然，杂沓的脚步声在公房周围响了起来。

阿滔大喊一声——仅仅一声！然而这一声骤然变成了一阵暴烈的呐喊：“杀！”随后人们冲进公房的脚步声和伪军们的惨叫声混成一片。麦大爷虎声虎气地喊道：“砍，给我统统砍死！”是麦大爷，没错儿！他老人家挺立在那里，手里拿着长长的梭标，恶棍阿育躺倒在他的梭标尖下。全村的青年个个手里拿着亮闪闪的板刀，这些板刀都在阿滔从玉灵山带回来的磨刀石上磨过……

波内哥叫着阿滔说：

“阿滔！阿滔！你醒过来了吗？我们把他们统统杀光了，一共十个。用的是梁子、梭标。你快醒过来看看吧！”

阿滔十指上的火已熄灭，公房中央的一大堆沙努柴火还在熊熊地烧着，十个伪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火堆的周围。

麦大爷把梭标挂在屋板上，声音响亮地说：

“现在算是开始了！把篝火烧起来！所有的人，不论男女老少每个人要有一根梭标、梁子或一把板刀。没有这些武器的人就剖尖桩，需要五百根尖桩。把篝火烧起来！”

锣声敲响了……

站在大溪边的山岗上，整夜都可以听到梭曼村附近森林里人声喧腾，可以看到篝火在四处烧起……

谁也没有察觉夜已深了。雨越下越大了。

麦大爷抬头望着大家，垂在胸前的胡鬚轻轻颤动。他说：

“我讲完啦。从那天晚上起，梭曼村拿起了武器。阿滔是在十个手指的伤好了之后离开家乡的。他的每个手指都短了一节，但剩下两节依然可以拿刀和开枪。阿滔是找革命队伍去的，当时听

说玉灵山的那边也有象阿育那样的恶棍，而那边的人已经站起来，所以村里派他去找队伍。他去了一直到现在……我的天，去得那么久呀！闺女都长大了，却没有谁能抓到他当丈夫！……好啦，我讲完了。现在轮到阿滔讲了。阿滔呀，三年来你可干过什么对不起梭曼村乡亲们的事吗？讲给乡亲们听听吧！你都干过些什么事呀？孩子。杀死了多少个吴庭艳、多少个美国佬？”

阿滔站起来，走近塘灶，沉默地站了好一会。讲什么好呢？他心里洋溢着对乡亲们的爱，他说：

“麦大爷！乡亲们！我……喔，我碰到又一个阿育……”

“又一个阿育？他在哪儿？”

“在据点里。”

“你杀了他吗？”

“杀了。”

“哦，让他吃子弹了？”

“不。”

“为什么？”

“事情是这样：打据点那天，我们把敌兵都杀了。”

“杀得干净吗？”

“干净！一个指挥官躲在地下室里，叫他出来他不出来。地下室有岔道，抛手榴弹没用。我们的指挥员问道：‘谁下？’我说：‘我下！’地下室很暗，我摸下去找到了那个狗官。他开枪，我把他的枪夺过来。他想摔倒我，我力气比他大，我用膝头死死顶住他的胸口。我打亮手电照着他的脸说：‘狗阿育，你知道我吗？’他摇摇头。‘你看我的两个手掌，知道吗？我照样能拿枪！’他吓得面色苍白。我又说：‘我手里有枪，还有匕首，可我不开枪打你，也不用匕首刺你，听到了吗？我就用这残废的十个手指指死你，我要指死

你！”

小易平坦地問道：

“掐死了吧？”

“掐死了。”

“怎么又是一个阿育呢？”

“是的……他們当官的个个都是阿育嘛！”

这时麦大爷也站起来，他老人家又把铁钳似的沉甸甸的大手攔在阿滔的肩膀上，說：

“行呵！哈哈……”

随着麦大爷的笑声，許多人的談笑声又在整个小屋喧騰起来。

敌人的大炮从据点里向大溪边山崗的沙努林轰击，但炮声被談笑声压倒了，誰也沒听到。

阿滔又离开家乡了。麦大爷和小易送他到大溪边的沙努林。昨夜敌人的一陣大炮击倒了四、五棵大沙努树，从树身的伤口溢出的树脂正在凝結，映着夏天的阳光閃閃发亮。在被击倒的大树的四周，很多小沙努树正在茁壮地生长。有些刚刚露出地面的小树，树梢象刺刀一样尖利。

三个人站在山崗上眺望，目力所及，沙努林連綿不絕，伸展到遙远的天际。

(选自越南南方共和駐華
大使館新聞处中文版《沙努林》)

Lesson 5

第一次查哨

苏潤伟

小仔放在小心地監視着大公鸡，它正想偷吃放在厨房門边的那几筐稻谷。这家伙从头顶上的花冠，到身上油光閃亮的羽毛，以至那低弯垂地的尾巴，都是火紅火紅的。它那两只后脚趾，足有小仔放的手指那么长，鋒利得就象刚刚削好了的两根竹釘，把它衬托得格外威武。它呼喚伙伴的声音也特別雄壮有力，咯咕咯咕地老叫个不停，可威风了！

要是往常，小仔放早把它喚到身旁，賞給它一大把稻谷以示奖励。小仔放确实很喜欢这大公鸡，因为它已經好几次在和小战、小胜他們家的公鸡搏斗中，为小仔放争来了光彩……可現在小仔放正在生气，他恨透了这家伙了。你看它用两个爪子老在地面上扒来抓去，象是寻找什么食物似的。可是它的目光却时而又象閃电似地从厨房門边的几筐稻谷上掠过。小仔放一眼就看清这狡猾家伙正在耍花招迷惑自己，好慢慢靠近。那几筐已使它垂涎欲滴的金黄色稻谷。小仔放看穿了大公鸡的“阴谋”，不但不再觉得它聰明机智，反而觉得它十分刁钻狡猾了。就是因为有了这群小鸡，小仔放今天才不得不呆在家里看守稻谷，不能跟小战、小胜他們一起去玩！这些稻谷是他媽媽用心地晒干揚净存下来給部队吃的。媽媽刚才出門时还囑咐他不要离家一步，以防小鸡偷吃稻谷。要是他出去玩，媽媽回来时准得賞他几籐鞭。这籐鞭就插在架子上哩！小仔放知道他媽媽非常疼他，可是当他媽媽生气

的时候，特别是当他听话的时候，妈妈可就厉害了，少说也得在他屁股上抽上几鞭，虽然在打过他以后，妈妈有时也心疼得放声大哭起来。小仔放想到这些，心里就更加恼火，他抄起木棍就朝大公鸡扔了过去。大公鸡扑腾起来，扇起一阵尘土，咯咯咯地呼呼叫着，跑到水沟那边去了。整个鸡群里的大鸡小鸡也都以为发生了什么可怕的灾难，狂呼乱叫，四散奔逃。

这时，小仔放听到从小巷外边传来了一阵清脆的女孩子的声音，接着一个小姑娘就在他家门前出现。那小姑娘披着一头蓬松的黑发，中间露出小脸蛋儿。她眼睛盯着小仔放，手上故意晃动着这一块红布条。突然她皱起鼻子，发出了嘲弄的笑声，嘴里叫着：

“……小仔！年纪小就老实呆着看家吧！……”

小仔放看到那块红布条心里已经够难受了，再听那小姑娘竟敢叫他的乳名，更是气得两眼冒火。他一陣风似地朝大门扑去，边跑边捋胳膊挽袖子，身体小巧，动作格外灵敏，可是小姑娘已经撒腿逃跑了。

那小姑娘就是小仔放的邻居小贤。说是“贤”，可是在小仔放眼里，她简直可恶得象魔鬼。不是吗？就她刚才说的那句话就已经引起小仔放的满怀伤感了。

以前，在这个村子里，甚至在这一带地区里，可以说从老人到刚生下来的婴儿，都很少有个人象样的名字。那些一辈子的受苦受累，受人欺凌的人们的名字啊，一叫出来就使人想起了苦难的一生，连呼喚的人都觉得不好意思出口。解放了，大家出了头，于是，很自然就出现了一个改名运动。孩子们和男女青年们更是搞得热火朝天。小战和小胜哥儿俩以前就叫小鲢和小鲛，哪有象今天这样响亮的名字啊！不过他们改名不久，大家就都叫他们的新

名字了。可是小仔放呢，虽然也改过名，但老改不彻底。说来他今年也十二岁了，可瘦小得就象八九岁的孩子一样，据说他刚出生时才有小孩的拳头那么丁点儿大，所以才取名小仔。现在他见许多人都改名字了，也就要求妈妈把自己的名字改作阿放。因为他格外喜欢解放军叔叔，心里怀着一个美好的愿望：长大后一定要当一名解放军战士，也就是说，要跟参加了主力部队的爸爸一样，穿上军装带着枪。这就是他喜欢叫阿放的理由。可是他的身体那样瘦小单薄，一下子长不起来，因此伙伴们在叫他“阿放”的时候，总还是把“小仔”这两个字加到前面去。久而久之，他的名字也就变成小仔放了。可小贤这个魔鬼呢，她连多叫一个“放”字都不干，偏要光叫他个“小仔”，真快把他气炸了！小贤和阿放本是同年生的孩子，但小贤要比阿放高出一头，所以常常爱摆出“姐姐”的架子来。其实小贤以前也有一个很难听的名字。阿放生气的是，自己又不好叫那个名字来报复她，因为他觉得虽然自己个头小，但毕竟还是长大了，再叫小贤那个乳名，未免太刺耳，太难为情了。所以尽管小仔放很生气，很想以牙还牙，却还是得叫她那个新名，虽然在小仔放看来，这个新名和她的性格是毫不相称的。可是小贤呢，她不但感激小仔放的这种“宽宏大量”，反而非要和他过不去！

然而，使小仔放更为伤心的是，小贤竟敢故意晃动那块红布条来气他。因为小贤参加了查哨队而他自己却沒被选上。“查哨队”这是个多响亮的名字啊！今天正是他们开始活动的日子！据说前方的几位解放军叔叔，好象还有县里的首长们都表扬了这个村子的少先队员们組織查哨队这个创举呢！连小仔放听到这个消息，都觉得自己脸上沾了光。依他看来，在他们全乡，就数自己的村子最险要了！要不为什么要設三个哨所呢？富庶区路口的

那个哨所，不用說是白天黑夜都不能疏忽。广川据点那边的哨所，好象显得比較“平靜”，因为据点里的坏家伙早被游击队叔叔們包围起来了，不过这也还是要严密監視才行，要是稍微放松一点，那帮坏家伙又非馬上出来行凶不可。至于三江口那边的哨所，它的重要性就更不用提了。不是嗎？海船队里的家伙都是伪軍恶棍，在我們力量小的时候，他們夜里还来袭击呢！因此，小仔放总觉得别的村子都不如自己村子那样险要。而且认为，和別村的孩子们們比較起来，自己感到很自豪！能够住在一个险要的地方，这可不容易啊！你看，他們成立了查哨队，还受到县里首长的表扬哩！查哨队可严格了，一看到哪个哨所放松警戒，就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評。当然，不用說，受了批評的单位，当天竞赛的分数也就取消了。在听到要成立查哨队的时候，父老們都紛紛議論說：

“得好好干，当爷爷奶奶的被小孙子他們批評一頓可不是滋味啊！”

那天少先队开会可熱鬧了，因为誰都爭着要参加查哨队，而查哨队却只需要十个人。于是，吵架啦，恫吓啦，哀求啦，……整个会场乱成一片。当然最后还是取得了一致意見：誰杀敌成績好，誰就优先入队。小战、小胜、小賢他們就是这样入了队的。

对于小战，那是无可爭辯的，因为他靠两个竹釘陷阱和一个布置得非常巧妙的 M26 手榴彈，一下子就干掉了两个美国鬼子和五个伪軍。小胜也用揀来的一些五十毫米机枪子弹作了三个踏雷，消灭了两个伪伞兵。就連小賢这个魔鬼，她也跟另外两个小姑娘，不知从哪儿弄到了一颗手榴彈，在上一次反扫荡战斗中布在陣地上，把三名坏家伙报销了。这样三人一平分，小賢也就占到了一个。

小仔放越想越愜气。为了用子弹作踏雷，他把手指都磨秃了，只怪自己运气不好，敌人才沒触着它。虽然也曾經有个美国鬼子掉进了他的竹釘陷阱，被戳瘸了腿。可是，腿是瘸了，人还是活着的！

在少先队的会上，为了要求参加查哨队，小仔放曾經大吵大鬧了一場，因为在他看来，干这工作太神气了，就象打仗一样，就象大人一样！更何况还有点解放军叔叔哩！虽然究竟哪儿象解放军叔叔連他自己也說不上来。有些孩子鬧得比小仔放还要凶。有些人曾經有过打伤两个美国鬼子的战功，也都没被选上！

还好，最后指揮部还是把小仔放的名字記上了，让他当了个“候补队员”。小仔放心里很不是滋味，不过比那些連候补队员都没当上的总还是强些，因为要求入队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这就是說，小仔放还是有希望去做一些好象只有大人才能做的抗战工作的。因为他毕竟还是个“候补队员”嘛！

小仔放正在这样想入非非的时候，突然从門外传来了嘈杂声，他抬头看时，只見小战、小胜、还有小賢正朝里面走来。小仔放好象着了迷似的凝視着三个伙伴的路膊，套在路膊上的紅袖章放射着耀眼的紅光。他覺得他們三个，連小賢在內，实在太神气了！紅袖章把他們的脸蛋映得那么鮮明，那么紅潤！簡直比舞台上的演員还要漂亮了。可能比那几位从城里来的演員都漂亮些哩！多英俊啊！象是解放军叔叔似的。

小仔放沒有注意到三位伙伴，特别是小賢脸上那調皮的神情，小賢簡直憋不住，都要笑出来了。她首先开口說：

“喂，小仔！小华生病了，指揮部說同意你入队，让你今天先去試試看！”

小仔放又驚訝又怀疑，他不敢相信小賢的話，轉过脸来要問

小战，因为小战是查哨队长。这时小战已抢先表示同意说：

“是的！现在就馬上到集合的地点去吧！”

小战放激动得有点发颤，他结结巴巴地说：

“馬上？”

小贤抓住了机会，又立刻进攻：

“啊！人家怕离开了家，回来要挨揍！”

小战放真想顶她一句，可是张不开嘴，因为小贤确实打中了他的“要害”！要是离开了家，媽媽回来看不到他……那可糟糕啦！少说也得挨上几鞭子！因为当媽媽叮嘱他留在家里，别让小鸡偷吃支援部队的稻谷时，他是满口答应了的。不，稻谷倒没什么，可以把門关上，那竹篾上的几个大窟窿，也可以找个什么东西堵起来，不让那該死的大公鸡钻进去。可是媽媽回来看见門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她会答应嗎？想起了那根藤鞭子，他真有点毛骨悚然！不过他心里模模糊糊地还抱着一线希望，那就是他媽媽可能要到下午才回来，比方说，可能到青嵐去看他姨媽去了。或者是到哪儿开什么会去了，一时还回不来。他十分明白，要是今天他不出去，不抓住这个“好运气”，那就再希望以后还有什么机会参加查哨队了。很可能人家还以为他不想参加了呢！反正这是回不去就一切都完了。小战放这么一想，他就下定了决心：即使挨揍也得去！不过一想起那根藤鞭子，他的屁股又不由地颤动了一下。小战不知道小战放已經拿定了主意，便又接上了一句，这是乡支书二叔經常跟大人们說的話：

“要急公忘私嘛！”

小战放把家里的大門小門全关上了，把小鸡可能靠“特工”本領钻进去，袭击軍粮的大小窟窿全堵死了。为了更加“保险”，他还跑到院子裡揮手踢脚，尖声怪叫了好一陣子，把鸡群通通赶

出了院子。让这群該死的家伙明白：还是远走高飞为妙，否則就非死在这位大将手下不可！这样把一切事情安排妥当以后，小战放才跟小战他們一道到少年查哨队的集合地点去。

一走上大道，小战放心里的顾虑就全都烟消云散了。他为自己能走在带着紅袖章的人們中間而感到高兴和自豪。他兴冲冲地走在队伍前头，那瘦小的身体一扭一扭的，就象在水里游动着的子。忽然，他停住了脚步，突如其来地問：

“我真能参加查哨队嗎？”

小战严肃地回答：

“今天你干得好，那就能当正式队员！”

这下子小战放更加得意了，他想：自己已經十拿九稳是个查哨队员了，还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干不好的呢？小贤又尖声尖气地加上一句：

“要是干不好可不能入队啊！”

小战放沒有回答，表示出不屑与小贤說話的样子。不过他也明白小贤說的可真是話。他轉过脸来朝着小战說：

“那我没有紅袖章啊？”

小战很机灵，因为他摸透了小战放的心事，便笑着說：

“你今天干好了，回去再找布条补縫一个也行。”

少年查哨队员們胳膊上带着紅袖章，排成一列纵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在村道上行进。孩子們带着貪婪的目光紧追在他們后边看熱鬧。大人們也都蜂拥在門口，为他們喝采。但是，更带劲的是有些解放军叔叔背着枪站在路旁向他們欢呼致敬。这是在查哨队出发之前刚刚行軍到村里来宿营的部队。解放军叔叔們的贊美声使得全体查哨队员都陶醉了。他們的步伐开始紊乱，他們

的眼睛直視前方，对跟在后面喝采的孩子們連看都不看一眼。他們的目光里放射着极其自豪的神采，他們覺得自己在一瞬間就長大了許多，而且正在肩負着一種不是人人可以完成的極其重大的任務。的確，現在查哨隊的任務是更加重大了。今天去執行任務的每一個隊員都這樣想：今天解放軍叔叔來了，一定要好好地警戒，讓叔叔們有時間休息一下，晚上好進城打仗。因為一看解放軍叔叔們帶着疊式 A. K 槍，大家就都知道他們是攻城部隊了。這還不光是只有查哨隊員們才這樣想的。他們的媽媽、姑姑、伯伯們也都在更好地執行自己的任務。因此，在查哨隊剛才經過那兩個由父老和農會警戒的哨所時，沒發現有任何可以指責的地方。隨後，查哨隊就繞到村後邊的沙灘去，那裏沒有警戒富庶區那邊敵人的哨所。

這第三個哨所安在土丘上一排楊樹叢的底下。說是“哨所”，實際上却根本沒有什麼營房。放哨的人就站在楊樹下警戒。時而又爬到最高的楊樹上去眺望遠方。為了上下方便，樹干上還搭了梯子。

一個“特殊”的情況就在這第三個哨所出現了：放哨的人正在跟另一個人聊天。沒有監視着應該警戒的方向。

查哨隊立刻停了下來。隊長小戰果斷地喊道：

“小仔放！”

小仔放吓了一跳，緊張地回答，聲音尖得刺耳，一點兒也不符合“命令”的要求。

“有！”他邊回答邊走出隊列。

“你代表查哨隊去批評那位放鬆警戒的人，馬上執行！”

幾乎在隊長小戰發出命令的同時，小仔放驚訝地朝楊樹叢那邊望去，那兒有兩個人正在談話。他感到有點慌張，而且恍然

大悟為什麼小賢和小戰他們反復對自己說今天一定要完成任務才能入隊。

小仔放可生氣了，他覺得伙伴們是故意選這樣一個棘手的問題來“刁難”他。

天呀！那在楊樹叢里放哨的正是小仔放的媽媽！

從早晨開始，小仔放就一直以為媽媽到青嵐去了，或者是開會去了，誰想到她會在這兒放哨呢！

他愣了一會兒。他媽媽還是聚精會神地跟一個背朝着小仔放的男人講話。

他可生媽媽的氣了。

要是這個哨所也認真警戒，那該有多好呀。前邊兩個哨所不都是都挺好嗎？他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兩個伙伴感到慚愧，因為在了解放軍叔叔來宿營這樣一個重要日子裏，自己媽媽沒有完成警戒任務。不好好警戒，萬一富庶區的敵人鑽出來怎麼辦？他這麼一想，就把小戰要“刁難”他的事情都忘得一干二淨了，只覺得自己媽媽又可氣又可恨。他想，如果自己能在這兒放哨，就一定會飛快地爬到楊樹梢上坐着，好好地監視敵人，絕不會在地上站着，當然更絕不會象媽媽那樣放鬆警惕！

但是，小仔放剛剛向前走了幾步，卻又胆怯起來了。心想：要是媽媽看到他離開家裏跑到這兒來，會怎樣對待他呢？可能會狠狠揍他的屁股，叫他在伙伴面前，特別是在小賢面前丟臉吧！更別說現在他還要在一群孩子面前，在那個陌生人面前批評他媽媽了。想到這兒小仔放不由地一陣心慌，猶豫起來。正在這時，從富庶區傳來几响冷槍聲，這使他媽媽的思想立刻回到實際工作中來，她大吃一驚，和那男人不約而同地一齊向前面沙灘那邊望去。

槍聲也使小仔放意識到自己目前的任務。他立刻想到村子

里的解放军叔叔们。他痛恨他妈妈为什么竟到现在才想到自己的工作。他拿定主意朝妈妈走去。

在靠近妈妈的时候，小仔放用一种尖锐得完全变了调子的声音说：

“妈妈，妈……干嘛不站岗，去聊大天啊？”

小仔放他妈和那男人都吓了一跳。他妈妈一看是小仔放，便大发雷霆：

“阿放，谁让你……”

“查哨队批评妇女哨所放松了警戒！”

小仔放从脚跟一直到全身都使尽了力气，好不容易才从嘴里迸出这句话来。他使劲地伸长脖子，把整个身子都绷得直挺挺的。他那稍微颤抖但又强劲有力的声音把他妈妈的斥责声打断了。妈妈似乎已经听不出这是自己孩子的声音，她已经看到了站在小仔放后边的带着红袖章的少先队员们，并且立刻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妈妈发愣地望着那站在自己面前的身材瘦小的孩子，那孩子眼里含着浪花，但脸上的表情却显得十分严肃和坚决。在孩子的这种从没有过的执拗的神情里，妈妈似乎发现了一种什么新奇的东西。

这时二哥——那男人正是区委书记二哥——也明白过来了，他朝着小仔放和查哨队爽朗地笑了起来：

“这是我的缺点！我路过这儿，有事跟你妈妈商量了一下……我已经派人替她在林子外边警戒了，”二哥伸手向附近那个杨树丛指去。查哨队员这时才看到那儿站着一个游击队员。“你们干得好啊！”

离开哨所回家，小仔放感到脑子里乱糟糟的。他连伙伴们对他的一片赞扬声都不听了。尽管这时连小贤都已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她以一种真诚而敬佩的目光看着他说：

“小放真棒！”

可是现在，小仔放的愉快心情已经被忧虑所代替，他在想象着一会儿妈妈回来拿鞭子打他的模样。说得更准确一些，那就是，正式参加查哨队给他带来的愉快正在不断地被那担心挨打的情绪冲击着。

他已经狠狠地批评了他妈妈，批评了整个妇女哨所，而且更糟糕的是，竟批评错了！

小仔放作好了挨揍的准备，这时他妈妈正好从外边回来。

他妈妈走进屋里，一声不吭，只是向蜷缩着身子坐在床角上的小仔放瞥了一眼。

小仔放知道暴风雨就要到来了。他妈妈把一个高凳移到架子下，并且站到凳子上去。小仔放知道妈妈就要把架子上的藤鞭子抽出来，他眼睛挂着泪珠，身子在发颤，屁股触及了电似的一阵阵地抽搐着。可是，这时他妈妈已经从凳子上跳了下来，手里拿着一块红布，站在他的面前。

“拿去做个红袖章带上吧！会吗？”

小仔放一下子全身都轻松了，简直快要飞了起来。他妈妈把他那瘦小的身子搂在怀里，对他说了一些他很少听到过的话：

“妈妈的孩子多能干啊！妈妈的小仔多能干啊！”

Lesson 6

在最初的日子里

／ 林 同

八宏老爹的家乡建立武装組織的那天，地方解放陣线軍事委员会的負責同志把八宏老爹請去，告訴他說：

“老爹，我們想建立一座槍械修理厂，您懂槍械，就請您來負責吧。”

八宏老爹一听，連忙着急地說：“老天爷！我是个彈壳制造工，哪里会修槍啊！”

負責同志習慣地摸了摸下巴，笑着說：

“可是，我們眼下最急迫的就是修理槍支。美国强盜和他們的走狗逼着我們从他們手里夺下武器來打他們。敌人的槍是各式各样的，我們总不能一坏就扔掉吧。您知道，我原是个制精工，什么时候学过帶兵打仗呢？然而……”

八宏老爹搖搖手，笑嘻嘻地說：

“好了，我懂啦。我說是那麼說，如果組織上信得过我八宏，把任务交給我，我就敢大胆接受。”

“这就好啦。等什么时候大妞从敌人手里解放出來，就让她到厂里当炊事員，你們父女俩就可以在一起啦。”

一提到被敌人監禁的女儿，八宏老爹的脸色立刻变得阴沉起來。他张了张嘴想說什么，可是話却哽住了說不出来。

負責同志知道自己因为一时兴奋，說漏了嘴，便急忙轉了話題。

最初，八宏老爹的工厂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他自己，既是厂长，又是工人。在深山密林里，想弄到工具真不容易。所以，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人們只看見他老是拿着一把折式小刀和一把圓鋸，整天埋头在那里裝裝拆拆，一面学，一面做。有时，他正干着干着，忽然瘧疾或慢性哮喘病發作了，便只好把工具推到一边，躺到床上，双手夹在膝弯里打一阵摆子或呼嚕嚕哮喘一阵，然后又埋头裝裝拆拆。

游击队給他送來的槍簡直是五花八門：湯姆森，呂因，馬特，雷曼东，加朗，巴尔……什么样的槍都有。八宏老爹那个用大象的皮子做的工具袋里，也鼓鼓囊囊裝滿了长长短短的螺絲釘，坏扳机，掉了彈簧的撞針，子彈壳，打不响的手榴彈等各种东西。八宏老爹有一手“拆东墙，补西墙”的特殊本领。他会把这支槍上的零件拆下来，装在那一支槍上，如果一挺輕机枪不能一下子打一梭子彈了，就設法让它打一响。八宏老爹好象一位手术高明的兽医，不管多癩的牛，到他手里就会治成好牛或比較好的牛。有的槍修好后发到部队，牌号沒有了——因为槍的性能、作用都有了改变。同志們便給这种槍起名叫“八宏槍”。有人尊称八宏老爹为工程師，也有人打趣地把他叫做“开杂货鋪的”八老爹。

当然，八宏老爹的工作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有一次，一支棘手的槍使他吃不下，睡不宁，伤透了脑筋。那是一支口径16毫米的步槍，英帝国主义曾用来镇压马来亚的游击队。槍上的扳机盒現在被越南自卫武装力量打坏了。从外表看，它和普通猎槍差不多，然而內部构造却非常复杂，不同于一般的槍。因此，八宏老爹那只用大象的皮子做成的杂货鋪的工具袋也失去了作用，沒有一样东西能帮他的忙。八宏老爹非常恼火。他想起鉗工和鋸

工設備，渴望能有一台小小的鐵床、一把老虎鉗和一把銳利的銼刀。不論見了誰，他总要笑嘻嘻地抱怨說：

“他媽的，美國佬只管送槍，不管送零件。害得我我只好絞腦汁，自己想辦法。”

八宏老爹的願望還沒有能夠實現，軍事委員會的負責同志來了。他敬重地把一撮烟絲和一小包鹽放在老爹的手里，問道：

“老爹，您知道目前咱們的武裝鬥爭是什麼性質嗎？”

八宏老爹沒有吱聲。他小心地捏起一撮烟絲，放在一片葉子上卷起來，湊在一根燒得正旺的木柴上點着，然後象是自言自語地說道：

“瞧你說的，好象我從沒有參加過抗法戰爭似的。”

“所以，我們不僅要供應部隊武器，還要為群眾製造簡單的武器。現在各地群眾都已經起來了，迫切需要我們供應武器。到將來形勢進一步發展，乡亲们可以自己武裝自己，那時候你的工廠便可以隨便生產別的東西了。至於機器、火藥，只有在敵人被打得抬不起頭的時候，才有可能充分供應。”

不久，八宏老爹的“工廠”增加了兩個鐵工——一個是正式工人，一個是助手。工人叫阿成，二十四五歲，醬色的臉膛，背稍稍彎，兩臂肌肉飽滿，活象個大力士。助手叫阿功，二十歲上下，圓圓的臉上茸毛未退，一臉的稚氣。

他們到“廠”的那天，八宏老爹戴起他的老花眼鏡，仔細地打量了他們兩個好一陣，懷疑地問：

“你們是哥倆吧？”

阿成點點頭，阿功咧開嘴只是笑。

他們的確是兩兄弟。抗戰時期，他們的父親也是一個軍械廠的鐵工，和平恢復後集結到北方去了。後來阿成和阿功只接到過

父親一封信，知道他在海防一家工廠里工作。

象他們這樣家裏有前抗戰人員的家庭，當然就別想過安靜日子。今天被叫去“反省”，明天又被叫去“反省”。鄉偽警察還在戶口牌上畫了個大黑十字，掛在他們的門上。誰家門上掛了這種黑十字，就要比一般人家多繳納兩三倍的捐稅：房稅、居住稅、所得稅、出生稅、死亡稅，連院子裏長的老栗子樹也要繳納所謂蔭涼稅。

母親眼看著兒子們一天天長大，肩寬背闊，心里又是高興又是憂慮。她整天忐忑不安，擔心着災禍降臨。果然，災禍終於來了。

一天，偽村代表來了，皮笑肉不笑地說：

“明天中午，叫阿成和阿功到村委員會去登記兵役。這是喜事啊。”

當天晚上，趁“聯甲長”到據點向“民衛隊”匯報時，母親問兒子：

“你們打算怎麼辦？”

阿成的性情向來就較沉默，他只簡單地說：

“還能有什麼打算呢？”

阿功却朗聲笑着說：

“不參加‘共和軍’，抵抗‘共產黨的侵略’，豈不辜負了吳總統的恩情！”

這句“反動”的話倒使母親放了心。她知道兒子們一定有了辦法，所以才這麼沉得住氣。雖然這樣，作為母親，她還要囑咐他們：

“你們想怎麼做就怎麼做吧，只要將來統一了，讓我有臉見你們的爹就是了。”

两个年轻工人就这样带着与美吴集团不共戴天的仇恨，赤手空拳来到了八宏老爹的厂里。他们到厂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按照规定开荒种木薯。开荒时，他们一面烧木炭，一面商量怎样去找砧子、铁锤和钢铁。商量了半天，还是想不出什么办法。阿功着急地说：

“我看，咱们还不如干脆跑回家去把家伙统统搬来。”

阿成皱着眉头说：

“说得倒容易！敌人早把这些东西都登记了，别痴心妄想吧。”

“那怎么办？难道用嘴巴来打铁吗？”阿功大声说。

八宏老爹调解地说：

“好啦，好啦。世上的事，只要有决心，老天爷的心肝也能弄到。没有扳子，咱们可以要些炸药，炸毁敌人的铁路，这样就有了砧子和钢铁，扳子就不成问题了。难办的是铁锤。”

阿功跳起来说：

“不用发愁啦，我想起来了。那天联络员同志带我们来时，路过一段铁路，正在施工，铁锤、钢钎，什么都有。咱们跑两天路，到那里偷偷搬来不就行了吗？”

需要的工具就这样解决了。他们又自己伐树，锯成木板，装了一个风箱。最麻烦的是风箱里的拐子，没有麻袋或破布缠绕，拉起来漏气，火煽不起来。

阿功烦躁地看着那大铁锤和用铁轨改做的砧子，懊丧地说：

“没有拐子，还是干不起来，困难可真多呀！”

八宏老爹笑着说：

“困难还多得很哩，小伙子！工厂也和人一样。拿你说吧，你每长大一岁，需要的东西就多一些。工厂的规模越大，需要的

设备也越多。不过，万事开头难，只要顺利地开了头，往后就好办了。”

往常，在干活的时候，八宏老爹总爱哼唱。不唱“卫国军踏上征途……”，就是唱“游击队弟兄们，扛起枪杆……”。这一天，八宏老爹干了半天活，却一句也没有唱，两只眼睛一直紧盯着风箱；好象要从那里发现什么新奇的东西似的。后来，阿成和阿功到森林里摘野果改善生活去了。八宏老爹便急忙把自己身上穿的唯一的一件布衫脱下来，缠在一根木棍上，塞进风箱，试了试。他摇摇头，叹了一口气，又往周围看了一阵，最后他的眼光落在网床上。他的心一下子豁亮了；用网床缠在拐子上，不就成了吗？但是，另一个念头马上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要是再上前线修理武器，没有网床怎么能行呢？看着网床两头搭拉着的降落伞绳子，他不禁想起了女儿。那天他准备到解放区来，女儿东西跑好不容易才弄到这几尺降落伞绳子。八宏老爹疼爱女儿，不仅因为她是她唯一的女儿，而且在女儿身上，他也看到自己敬爱的妻子的影子。

大姐非常象她母亲，尤其是在敌人面前表现的英勇不屈的精神，更是一模一样。抗法战争时，八宏老爹负责一个供应机关的工作，大姐的母亲当联络员，有一次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落入敌人手里。敌人严刑拷打，但从她嘴里始终掏不出半句话来。大姐虽不是联络员，在乡里也是个革命骨干。在一次反对敌人无故杀害和平居民的示威游行中，被敌人逮捕了。

八宏老爹默默地看着自己的网床，他哑了哑嘴，两手扶着膝头站起来，一步一步走近网床。他刚把网床解下来，缠在木棍上塞进风箱，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了脚踏在枯叶上的沙沙声，他停住了手。

进来的是阿成。他把几个金黄的野果放在八宏老爹跟前，便到屋子的一个角落里坐下来，紧绷着脸，象一头熊偷吃蜜糖被蜜蜂螫了一样。过了一会，阿成也回来了，他走进门也一声不响地躲到另一个墙角里坐下，垂头丧气，活象一只挨雨淋的公鸡。两个人谁也不说一句话。八宏老爹戴上眼镜秘密地看了看阿成，又看了看阿成。最后他转向阿成说：

“打架了吧！怎么阿成脸上会有你的大手指印？”

“他要到部队里去。”阿成气冲冲地说。

“那为什么打他呢？”八宏老爹用责怪的口气追问。

“我打他那种怕困难的思想，遇到一丁点困难就打退堂鼓了。”

“哦……哦……”八宏老爹笑眯眯地看着这哥俩。

阿成又咕哝说：

“马驹子好乱踢。要是大家都要求到部队里去，谁在工厂搞生产呢？”

阿成跳起来，大声顶撞说：

“人家已经承认错误了，你还唠叨个没完，勒得象根老牛筋。”

说着他转身走到风箱跟前。看见八宏老爹的网床卷成一团塞在风箱里，他惊叫了一声，心里的气一下子全消了。

“老天爷，原来这样简单。我怎么老想不出来呀！”

他一边说一边把八宏老爹的网床从风箱里取出来。然后拿起剪刀走到自己的网床前，咔嚓咔嚓地拆了起来，嘴里忙着解释说：

“我年纪轻，不管睡木床还是睡地板都不会腰疼。”

自从有了锻炉，八宏老爹的工厂便热闹起来了。他们做刀枪、鑄箭鏃、造尖桩……附近汉族和上族^①的民兵，一批又一批地来领武器。现在八宏老爹发起磨炭来，不再躺在床上了，他可以在锻炉旁取暖。阿成和阿成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唯一感到不足的只是那个用铁轨做的砧子声音浑浊，打起铁来不象家里那个声音清脆悦耳。

一天，军事委员会负责同志派人扛来一个大铁砧子和十几条从桥上拆下来的钢梁，还给八宏老爹一封信，信上说：

最近要集中力量生产一批生产工具，尤其是砍刀和锄头。要很快教会五个人修理各种枪支，并能制造简单的枪支。同时要准备制造手榴弹和地雷。人员和设备随后就到。

阿成惊奇地说：

“为什么咱们的工作变化得这么快呀？”

八宏老爹兴冲冲地解释道：

“咱们虽然钻在这深山密林里，外面的情况知道得不多，可是只要留心一下上级交下的任务，我们就可以摸到革命的脉搏。送来修理的枪越多，我心里就越喜欢。因为这证明咱们打了胜仗。现在上级要求我们多制造生产工具，我估计咱们的武装力量已发展得相当强大了。小伙子们，把你们的本领统统使出来吧。形势好得很哪。我还准备了一些美国的哑巴炮弹哩。”

这一天，八宏老爹嘴里不停地唱着歌。他又把那支16毫米的枪拆开，重新仔细地研究。此后，一连好几天，每天日中时分，就看见八宏老爹背着背兜，拄着拐杖出去，直到天黑才回来。每次回来，手上脚上到处都是斑斑点点的血痕。

^① 上族是居住在长山和西原一带各少数民族的统称。——译者注

阿功好奇地問道：

“老爹，您到哪儿去了，叫螞蟥咬成这个样子？”

“我騙騙洞。”八宏老爹用手捻着胡子回答。

“我騙騙洞干什么？小心叫毒蛇咬了，老爹。”

“唉！毒蛇咬了还可以用藥治，沒有炸藥可就麻煩啦！你們不知道騙騙洞的用途吧？咱們不能躺在床上搖晃着大腿等候軍事委員會送炸藥來啊，那樣太被動了！咱們要做好準備，一有機器就做雷管……然後……”八宏老爹攤開兩手，猛地往阿功的肚子上一推，做出地雷爆炸的樣子，接着便哈哈大笑起來。

八宏老爹的希望終於成為事實。第二天一清早，晨霧還沒有散盡，一隊上族民工便吭吭喳喳抬來一台鐵床和一個老虎鉗。八宏老爹樂得合不攏嘴來，他叫阿功趕快燒開水沏山茶招待客人。可是，客人們却都搖着头說：

“我們得馬上趕回去！离家太久了，怕猴子糟蹋了庄稼，就沒有糧食養家口和支援革命啦。”

八宏老爹看了看機器，惊奇地問負責運送的干部：

“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机器？”

“‘垦荒区’修理厂的。”

“怎么这样残缺不全？车床腿、搖把、传动皮带都哪儿去了？”

“能象这样已经很不错的了。我們派了七个同志去，为了保护这些宝贵的财产，已經有一位同志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从敌人‘保安队’、‘民卫队’的鼻子底下运送机器，可不象烤木薯那么容易啊！”

八宏老爹本想对那种做事馬馬虎虎丢三拉四的作风狠狠地批評一通，但听了这位干部的話，心里很难受，鼻子一酸，不觉落下淚來。他問道：

“工人們什么时候才能来？”

“他們正在短期政治訓練班学习，結束了就来。”

傍晚，吃过了飯，阿功象往常一样，把阿成的网床挂在鍛炉跟前，靠近八宏老爹坐下，准备听八宏老爹讲抗战故事。可是等了好久，还不見老爹开口。阿功心里很悶，便想到刚送来的車床。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象要同八宏老爹分忧似地大声說：

“怎么咱們尽碰到些难题呀？”

“什么难题？”八宏老爹一下子坐了起来問。

“前一陣子，有了风箱沒有拐子。現在有了車床又缺这缺那，連腿都沒有。等到机器安上腿，有了传动皮带，要到过年才能造出地雷。八月革命节眼看就要到了。”

八宏老爹靜靜地听着，沒有吱声。他拿起通条捶錘火，心里想，阿功真是个悲观分子，他哥哥阿成虽然沉默寡言，对待事情却踏实穩重。心里这么想，可是他还是非常疼爱阿功的。他的大姪年紀和阿功差不多。这帮年輕人啊，等到祖国統一了，他們的前途真是不可限量呢。阿功見八宏老爹一句話也不說，以为他也真的被困难难住了，便又問道：

“老爹，您有什么办法叫机器轉动呢？”

八宏老爹微微笑了笑，反問說：

“抗战时期，你們沒見過失去一条腿的伤兵仍然能一瘸一拐地走路嗎？”

“安了假腿或拄着拐杖，当然能走了。”

“是呀。那么咱們为什么不能用木头做个假腿給車床安上呢？”

“噢，对啦。”阿功高兴地叫起来。

“还有传动皮带又上哪儿去弄呢？”阿功繼續問。

八宏老老輕輕敲着自己寬大的前額，說：

“在這里頭呢。”

話雖說得這麼硬，其實八宏老老也還沒有想出用什麼東西來暫時代替傳動皮帶。阿功皺起眉頭想了一陣子，好象在開動腦筋。可是沒多大功夫，他已呼嚕呼嚕地進入夢鄉了。

阿功的鼾聲並沒有打斷八宏老老對傳動皮帶的思索。從中午到現在，他一直在用心地想，可是越想越感到困難，叫機器轉動起來可真不容易啊。他的眼光落到阿功身上。心想，難道自己真的就被難住了嗎？這時，他想起氏娥橋旁的彈藥廠來，他年輕時曾在那里工作過。那裏有多少皮帶啊！他還想起那些老朋友們的面容和舉止。每逢星期一，工人們就把皮帶卸下來剪短一些，防止機器轉動得快的時候皮帶滑落下來。現在如果能弄到几尺就好了！

當八宏老老正為皮帶問題而苦惱，沒法解決的時候，短期政治訓練班結束了。几个工人來到了八宏老老的工廠里。這些同志來得正是時候。他們中有鉗工，有鑄工，有鑄工，也有木工，這就是說一个槍械廠需要的各種工人都有了。

鑄工名叫阿查，年紀和阿成相仿。因為他愛搖晃他那細長的脖子，所以在“星荒區”修理廠時，工人弟兄們給他起了个外号叫“彈簧查”。正是這位“彈簧查”幫助八宏老老解決了皮帶問題。

“彈簧查”一到廠子，板凳還沒有坐熱，他就毫無拘束地搖晃着腦袋問八宏老老：

“同志們大概正在為車床壓和傳動皮帶发愁吧，老老？”

“車床壓我們裝了个木頭的，暫時解決了。只是傳動皮帶……”

“這個倒不用愁！”

“有皮帶嗎？”八宏老老睜大眼睛惊奇地問。

“沒有。但可以用大象的皮代替。我已經搞了些來，正在溪邊晒着呢。”

听了這話，八宏老老就象爬山的人終於爬到了頂峰似地，長長地出了一口氣。阿成和阿功當然也都很高興。阿功把阿成拉拉到一旁，悄悄地說：

“同志們剛從城裏來，對這兒的艱苦生活恐怕還不習慣。咱們去摸几条魚給大家改善改善生活，好嗎？”

說着兄弟倆便跑到溪邊，把衣服脫了挂在樹上，一道下水摸魚。不知上游什麼時候下過了雨，山洪突然沖下來，險些兒把他倆卷走。魚沒有捉到，各人仅有的一套衣服却被洪水沖走了。大伙兒看到他們哥倆赤条条地跑回來，禁不住哄堂大笑。“彈簧查”把自己的衣服拿出來分給他們穿上，笑着說：

“謝謝你們對我們新來同志的關懷，但是請你們也不要小看我們吃苦耐勞的精神。”

皮帶的問題解決了，這使八宏老老很高興；更使他高興的是“彈簧查”還帶來了一架小收音機。每天晚上，全廠的同志都圍着火堆收聽河內“越南之聲”電台廣播的新聞和故事。許多次听完廣播，八宏老老便向阿成和阿功談起心事來：

“听廣播真叫人着迷，我仿佛忘了邊海河把咱們祖國分成兩半了。”

沉默寡言但善于思考問題的阿成心里明白，當八宏老老說他忘記祖國被分割成兩半的時候，也正是他為這種分割最感痛心的時候。

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八宏老老的工廠也从無到有，發展到具有一定的規模，現在已經邁開相當大的步子向前走了。工廠每

前进一步都有它的困难,但是最困难的是第一步。他們已胜利地迈出了这第一步。

八宏老爹的工厂用美国哑巴炮弹制成的第一枚地雷由解放军領去,炸毁了一列敌人的軍用火車。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惊慌地叫嚷說这是“北越共产党的武器侵入南越”!

厂里的同志听了,都禁不住大笑起来。今后,八宏老爹的工厂还将生产更多的武器,那时候再听敌人如何叫嚷吧。

1963年

张 均 译

Lesson 7

腊月二十七晚上

阮 韶 南

五点钟,森林里就开始黑了,不过从树叶的縫隙望上去,仍然可以看見一块块蔚蓝的晴空。虽然没有风,可是天气却很冷。岩石和晚霜冒出的寒气直冷到人的心里。阿景不时地抬起头去望天空,他很想把火生起来,但終究有些顾虑,因为連长早就命令过:不允許任何人在天黑以前生火。其实,敌人的飞机这时已經不敢起飞了;即使飞来了,不是被弟兄們揍下来,也准会看不清方向,在山上撞得粉碎。阿景咂咂舌头,接着就把火生起来。今天,他負責熬糖小組的工作,他发明的那架“榨蔗机”已超额完成了原訂計劃,現在只要半天時間就可以不费力地榨出兩捆甘蔗。看来为新年准备的这个“节目”倒不用发愁了,起碼有二十公升。哎哟,二十公升,那么多的糖啊!在敌人实行經济封鎖的战区内生活,想找到一块糖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可是現在呢……随便你煮多少山芋糖粥,做多少木薯餅、蜜餞,烟多少紅烧肉都不愁缺糖了,而且还可以儲存一部分留給受伤的弟兄們。阿景越想越佩服老光排长是个有算計的人,他从正月間就把甘蔗訂下来了。

灶火已經烧旺,阿景安然地在灶旁烘烤着双手。忽然,从高脚屋那边传来一声吆喝:

“誰在烧火?赶快灭掉!”

阿景只輕輕地哼了一声,他滿以为是瘦子阿八在吆喝他。

“好啦!好啦!我的老爹,要烤火就赶快来吧。”

“啊，你这个小鬼！身体还好吧？”

連长使劲地拍着手要大家安静。直到松木柴的火焰照亮了整间屋子的时候，阿景才发觉自己的排长显得比过去苍老了。他原是一个魁伟强壮的人，可是现在他的两眼深眶，两颊也凹下去，一脸的络腮胡子都长了出来。老光环视了弟兄们一遍，接着说：

“这样么……”弟兄们都咯咯地笑了起来，因为老光每次讲话都要用“这样么”来开头。“我們已經胜利地完成了任务；炸毁了四节火車，消灭了一百多名敌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到大叻集训回来的敌军官，同时还缴获了这件宝贝东西，”老光說着举起手中的褐色皮夹，“他們的名单全在这里头了。我們弟兄六个人倒是平安无事，不过这三三天來我們干粮沒有了，只好胡乱找些东西充飢，現在肚子餓得发慌……”

阿景打断了排长的話問：

“听說你們冲杀到車上去了，是嗎？”

老光清一清嗓子，用眼睛瞟着連长說：

“这样么……当然冲上去才能缴获皮夹罗！”弟兄們都噴噴地称贊起来，因为从来还没有誰敢凭着六个人的力量就向一列火車冲杀呢！老光接着說：“普通乘客的車厢沒有受到损伤，只是車上的同胞們受了一場惊。他祖宗的，敌人也真狡猾！他們让同胞們乘軍用列車。开头當我們散发传单和解释解放陣线政策的时候，还有一部分同胞感到恐惧，逐渐地才主动來跟我們交談。当时的气氛可真热闹阿。他們都是去办年货回来的，大娘們、大姐們的籃籃里都裝滿了糕餅点心、香烛和紙錢等等，而且都爭着送东西給我們吃。我們可是絕對遵守紀律，尽管肚子餓，絲毫也沒有碰她們的东西。只是有这么一件事：阿宣遇見了一位邻居

他一轉头，驚地发现朝他这边走来的是一个矮身材、穿一套黑衣服的人。他知道是連长來了，赶忙灭了火，木柴上还冒出一团团黑烟。連长是一位性情爽朗的人，在原則性方面从来不肯馬虎。他見阿景正在灭火，便輕聲地說道：

“来的幸亏是連长而不是敌机；連长來了，还可以把火灭掉；倘若敌机來了，可就得让它们把咱們灭掉了。阿景同志，你說对不对？为什么不多等半个小时再生火呢？”

阿景立正听着，眼睛不由得望着那一排排盛滿了甘蔗汁的鋼精鍋，一面不大自然地回答道：

“报告！”

“好啦，我知道了！要一鍋一鍋地熬，需要很長的时间才熬得出过节用的糖，所以要爭取时间，是不是？同志，咱們的誓言你背熟了沒有？”

“背熟了！”

“那很好！”

阿景知道連长一定会要他重新背誦有关保密的誓言，并且还会要他当着連队其他同志的面背一遍，象阿宣曾經做过的那样。連长經常幽默地对弟兄們解釋說：“好不等于很好，更不是絕對好！”

“好啦，阿景，先把活儿攔在那儿吧，你跟我來，老光回来了。連长叫阿景跟他一起到高脚屋里去。

啊，原来是排长参加战斗回来了。难怪弟兄們在高脚屋里鬧哄哄呢。这时阿景已听出了老光排长那鏗钟似的声音，就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去高声喊道：“光哥！光哥！我來了！”阿景來了。”老光伸出他那铁罗汉般的大手把阿景拉了过来，在他头上敲了一下說：

姑娘，她一个劲儿把糕点盒往阿宣手里塞，怎么推也推不掉，阿宣不得已，只好收了一包紙烟，还是一包‘王牌’香烟呢！我要在这里向大家坦白：我们哥几个已经把紙烟分来抽了，只留下两支带回来，准备送给连指挥部的同志。”

弟兄们笑嘻嘻地瞅着阿宣从袋子里掏出那两支压扁了的紙烟交给连长，然后小心翼翼地那用玻璃紙包装的空烟盒塞进自己衣袋。阿景向他挤挤眼，表示想要那烟盒，可是他摇摇头拒绝了。阿景举起拳头吓唬他，不想竟被连长发现了，他说：

“我的景爷爷，用不着吓唬人。阿宣留着那紙烟盒做个紀念是理所当然的嘛！”

弟兄们都咯咯地笑起来，阿景伸舌头缩起脖子，闪到瘦子阿八的背后去了。连长又接下去说：

“我代表指导员接受了这两支紙烟，留着将来给积极为新年做准备工作的人。今年为了庆贺咱单位立下的战功，咱们要好好地过个年，同志们说对吗？”

“对！”大家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

老光又继续向大伙汇报这个战役的情况：

“同志们，还有许多絕妙的事情呢，如果我是个文学家，我一定要把乡亲们看我们时的那种眼神描繪出来。他们的眼睛里都充满着一种又象是詫異、惊愕，又象是兴奋、和藹，同时带有一点畏畏、忧虑的神情……哎，可真太难描述了。有一位老大娘呆呆地站在我身边，撫摸着人身上的卡嘍布制服，一面不停地囁着嘴赞叹：‘我的爷爷！他们硬说你们就象野人一般住在山洞里，茹毛飲血，三五个人折一根木瓜枝叉也折不断……’后来她听说解放陣线为了让乡亲们欢度新年已下令停火三天，这时她簡直感动得流下眼泪来了。”

“啊，现在想起来真可惜。在冲锋的时候，我来个疑兵法，装做在指揮一整营人就好了。第一連……第二連……布置好……所有的乡亲们们都臥倒，吴庭抽的士兵和军官都不許动……啊！真傻啊！结果让几个没有被炸死的伪軍和伪官儿乘空跑掉了。他们脱掉軍服，扔了肩章，穿着衫衫混到了老乡中間，我們几个人也就没法查了。只見几頂伪軍官的帽子还挂在車厢的衣鈎上，我們这些‘大將’們便把它们扔到地上用脚踹烂。”

老光忽然想起一件事，“啊”了一声便跑过去从背包里掏出一个球来。一看到球，大伙便不約而同地欢呼起来，一齐争着伸手要接那个孩子玩的紅蓝两色的球。

老光揮揮手說：

“同志们且慢，这是撤退的时候我无意中撿到的。我想准是前面車厢里那些伪軍官的东西，所以就拿来了。我建議把它交给阿景保管，大家同意嗎？”

大伙又哄笑起来，阿景兴高采烈地接过球，两只眼睛都眯成两条縫了。本单位的同志沒有人不知道阿景是个球迷，据说他在家的時候，就經常为了踢球而忘記吃飯，常受到父亲的責罵。来到战区参加解放軍以后，他确实什么痛苦都忍受得了，唯独对沒有足球可踢这件事多次苦恼过。有一度他甚至把干树叶塞进布袋，縫起来当足球踢。遇到空闲，他总要約几个同志到溪边广场上，插几根树枝当球門，兴致勃勃地踢起来。虽然是件代用品，可是大伙踢起来却好象踢眞球一样着迷。阿景这种对球的癖好，还会使老光不止一次担惊受怕。記得有一次白天去偵察A据点的地形时，一听到据点里伪軍們“嘭”的一声踢一下球，阿景就情不自禁地抬起头来望望，老光不得不用手按下他的脖子，可是不多一会儿，再听到“嘭”地一声响，他就又把头抬起来，最后老光

干脆把手放在他的脖子上，一听到球响便招他一下。还有一次在攻打五据点时，经过七分钟的战斗，我軍几乎把全部敌人歼灭了，只有战壕的一个角落还剩下几个残敌继续顽抗。忽然阿景发现了一个足球，于是他和連队的联络员便你争我抢，砰砰地对着墙踢了起来，还是連长跑过来呵斥了一番，他們才跑去收拾战利品，可是临走时阿景还使劲猛踢了最后一脚。說也真巧，那个球从墙上弹回来，一骨碌滚到那正在熊熊燃烧的火堆里烧毁了。一时阿景竟也呆住了。

现在排长送给他这样一件礼物，简直乐得他不知所以了。他把球拿在手里抚摸着，赏玩着，这个球的缺点就是小了些。

排长对弟兄們說：

“今年新年咱們各排要开展一次足球錦标赛，咱們还有几罐炼乳可以当奖品呢。阿景，你觉得怎么样？”

雷鳴般的掌声顿时响了起来：“欢迎，欢迎……”

阿景站起来說：

“报告，一定没有问题，只是球場太小，我建議把周围再扩大一些，不然球太小，万一踢不中球，就会踢在別人的脚上。”

連长微笑着說：

“我来問你：为什么咱們要限制养公鸡，每一排只许养一两只做种鸡呢？象第一排吧，还找出个鸡門用松緊带勒住鸡脖子不许它打鸣，是不是？这又是为什么呢？”

阿景懂得連长在暗示什么，但仍然强辯說：

“哎，公鸡这玩意儿又是另一回事了。它一啼起来，哪怕相隔三五座山头都会听到，至于要把球場扩大一些嘛……”

“那，那……扩大了球場以后，你准备怎样跟敌人那些老奸偵察机交代呢？哈哈……是不是就告訴他們：‘此地无銀三百兩’

呢？”

所有的人都失声笑了起来，只有阿景搔搔耳朵，又抓抓脑袋，坐了下去。

“好了，阿景同志的意見就算被否決了，咱們就这样办吧：球小，球場也小，就少几个人上場，何必按照什么国际規矩，非要十一个人不成？目前沒有任何規矩可以約束咱們，咱們每一队只需要六个球員就够了：一个守門，一个后卫，一个前卫，一个中锋，一个左翼，一个右翼，这样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都很严密了。这种短小精悍的球队还挺不錯呢。你們快組織起来吧。年三十早晨咱們就来一場開幕式好了，一排和連队部交鋒，我担任連队部的中锋。”

整个屋子又响起了震耳的掌声。

忽然連长想起了弟兄們刚刚参加战斗回来，又累又饿，立刻宣布散会，并囑咐副排长阿庆叫人給弟兄們煮飯吃。

“告訴他們給弟兄們每人煮一罐米，讓他們飽飽地吃一顿，以后我再跟管理員同志談好了。”喝，每人一罐，可真美啊，比定額多一倍呢。

其实連长不說，阿庆也会設法給弟兄們每人煮一罐米的。一排为了准备过年，已經儲存了将近一百罐米了，难道还拿不出几罐來給大伙吃？一排所以能有这样多的米，主要是靠弟兄們編斗笠跟老乡們交換來的。最初只有副排长阿庆会編，后来逐漸地全排人都学会了。現在周围一带地区的大娘們、姑娘們都戴上了漂亮亮的斗笠。要說交換可也不太确切，因为并没有固定的交換价格。部队的同志編好斗笠就拿去送給乡亲们，乡亲们有时就送来一只鸡、几罐米或一罐木薯什么的。就这样，今年一排准备过年的“資本”可比其他排雄厚得多啦！

天色漆黑，刺骨的冷风呼呼地吹起来，阿景熬糖的灶火已经燃旺了。阿盛、阿发和瘦子阿八这些编斗笠的能手都拿着工具和材料坐到灶旁来，一面干活，一面取暖。

老光和参加战斗回来的几位弟兄都跳到溪流里洗澡去了。他们这种行为引起了排卫生员阿明的不满，他责备这些弟兄没有严格遵守预防疾病的条例，说这样冷的天气还跑去洗冷水澡，总有一天要害肺炎的。老光一面抚摸着自已宽大的胸部，一面爽朗地笑着说：

“咱们这些沿海居民如果也怕冷，那只好把锅挂起来不用吃饭了。其实洗澡才是真正讲卫生呢。”

只有阿宣一个人不洗澡，跑到灶旁跟阿景聊天。阿宣在连队里是著名的不修边幅邈里邈邈的人，一向是比较随便的。他老眯缝着眼，看上去总象是在打盹儿，所以弟兄们就给他取了个绰号叫“打盹儿阿宣”。他走起路来往往是顾前不顾后，常常会绊倒跌跤，可是打起仗来他的胆子却大得惊人。在攻打区据点的时候，他一个人就攻下了六个目标，连队已建议上级表扬他了。

阿景对阿宣说：

“你真傻！怎么不多拿一包香烟。你把香烟塞在裤兜里，老光哪能发现啊。怎么，她是你的女朋友吗？很漂亮吧？你真幸运啊。”

阿宣眨眨眼说：

“幸运什么啊，连家庭的情况都还来不及问呢。她只告诉我，说我娘的身体不太好，我家仍然住在什么‘战略村’里。我的弟弟又刚被坏蛋们拉去当兵，今年新年娘一定很寂寞。”

一提到家事，阿景也有些动心了：

“不管怎么说，你在战区里总算过了一个新年啦，我可还是

第一次哩。我就是想我那几个弟弟妹妹，要是我的家乡解放了，老光一定会给我几天假回家去过年的，你说不是吗？”

阿景取过一把竹篾编的箬篱把浮在糖浆表面的沫子撇出来，倒在地上。忽然他象想起什么问题似的，一把揪住阿宣的肩头摇了几下说：

“不是已经下令新年停火三天吗？咱们回家去也不要紧啊，不知道那些家伙会不会找咱们的麻烦？”

阿宣打了一个大呵欠说：

“谁知道呢！咱们要严格遵守上级的命令，但也要提高警惕才行啊！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肯定地说，咱们是不能信任敌人的。你的家乡大概再过一个新年就能自由了。要是现在你回去，那些坏蛋一定会把你那个戴帽的家伙给请走。”

阿景长叹了一口气：

“是啊。”

饭已经熟了。

老光和弟兄们围着炉灶吃饭。卫生员阿明给大伙倒了一碗鱼尾菜酒，逼着每个人都喝一口。阿明怕弟兄们受凉，所以疆多副排长阿庆把准备过年用的酒舀出一碗来给大家喝。老光想多喝几口，阿明却摇摇头说：“规定只有这么多。”喝了酒，肚子暖了，大伙吃起来热饭热汤来也感到特别香。吃完饭，把碗筷一放，老光便背着手拄着地身子往后一仰，说：

“整个人都精神了，弟兄们！”

阿景问道：

“这一次战役就算咱们本年度战功簿上的最后一项了，光哥？”

“不一定是最后一项，谁能料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老

光这时已经感到困乏，而卫生员阿明也给他挂好吊床，催他去睡觉了。可是心中的喜悦又使他不想立刻去睡觉。每次他去参加战斗或者到别处去工作回来，总感到一种象是回到家中一样的温暖。他家里早就没有什么人了。父母在抗法战争时期就死了；后来当他从美吴集团的魔掌中逃脱出来的时候，妻子也被敌人杀害了，只留下两个孩子分别寄养在亲戚家中。他从那时起就发誓要跟解放部队同生共死，直到南方的革命获得全胜。他对自己这种出生入死的生活感到非常满意，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将怎样死。可能，海上的艰苦生活已经使他习惯于跟死亡，跟四季的风浪进行搏斗了。他的性格虽然有些暴躁，但却是一个质朴、爽朗、开朗而心胸宽大的人，能在战斗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也信心十足。整个抗法战争期间，这位勇敢的村游击队长一直就跟自己家乡的那片海滩共存亡。他曾打着火把抬了母亲的尸体去掩埋，转回来又在燃烧着的渔船旁边收拾敌人的死尸。他那仇恨敌人的心就象包着铁头的竹篙一样锐利。就这样他一直和乡亲们在一起，边抗敌边打鱼地生活下来。法帝国主义被打败了，恢复了和平。他盖了房子，买了渔网，他跟他的同伴们的爽朗的笑声也又在海面上、河道中重新响起来。他希望自己过去那种屈辱的生活不是虚度的，全国大团结的日子一定会很快来临。谁想不久敌人开始搞起“新共”的勾当，他的笑声便消失了。敌人以他曾组织游击队抗法的“罪名”逮捕了他，并且被划为暗藏的“越共”分子。恶魔们残酷地拷打他，还准备象弄死他的同伴那样把他弄死——装进麻袋里让他永远沉入海底。幸而一位勇敢的、不知姓名的老大娘把他救了出来，他就到山上寻找革命去了。这时，他除了象过去一样拿起枪杆子，用血去讨还血债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战斗的生活一晃就过了三、四年。啊！对一个战士来说，

三、四年的战斗生活过得真快啊，每当新年到来的时候，他就不禁深深感到时间过得太快，而自己对革命却还没有多少贡献。

老光仆倒在草地上，两手托着下颏，眼睛凝视着灶中的火焰。精锅中冒出一股香甜的味儿来。他使劲地吸了几下，问阿景道：

“一共有十五罐甘蔗汁吗？哟，这香味儿简直要把人的鼻子熏坏了。喂，听说你那榨蔗机很不错，是吗？”

阿景微笑着说：

“不过马马虎虎，勉强可用罢了。”

老光猛地爬了起来，叫阿景点着火把带他去把那架机器。他的脾气就是这样，想到什么事情就得马上去做。他们叫瘦子阿八留在原处照料糖锅，然后和阿景一步一步地往山里走去。阿景的这架榨蔗机很简单，却也很实用。机身主要是一块竖立着的平面木板，另在一棵树的树身上凿一道小槽，树上再钻一个用来安装杠杆的洞眼。这个杠杆是按照力学的原理安装的，使用时只需一个人踩在杠杆上，另一个人站在旁边加甘蔗就行了。老光仔细观察了半晌，点点头说：

“咱们要向乡亲们推广这个办法。他们都还不懂得榨蔗机这玩意儿呢。”

在回来的路上，他们俩边走边闲聊，老光问阿景弟兄们在家里的生活情况，又问各个战场上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是不是经常收到《解放报》？阿景是负责排里的报刊工作的。阿景也问排长有关这一次战斗的情况，问他在路上有没有打些鱼来改善改善生活。老光是连队里著名的打鱼能手。

老光说：

“这样么……我把攻打A据点时的那些废炸药随身带走了，

把所有的收音机都动用了，还派了十个弟兄记录，大家轮流着记，然后集中起来成为一个整出的剧本。这也是指导员的新创造哩！啊，武氏六这个角色还是由咱们阿景来扮呢，他嗓子好，长得又标致，身材也苗条。你等着瞧吧，村里的姑娘们一定要为他神魂颠倒啦。”

阿景白了阿八一眼：

“你这个家伙，不管什么时候都胡扯！”

他们的话题从文艺方面又转到象棋上来了。“打盹儿阿宣”正抱着膝盖坐烤火，听大家谈到象棋，不由精神抖擻起来。他是排里著名的象棋高手，弟兄们曾编了这样的歌词：“一宣，二庆，三景，四明。”

“你们是一个人比呢还是集体比？”

瘦子阿八解释道：

“这次还是由指导员来当裁判。我们准备挂棋牌。每一排要派出一个指挥部，包括总指挥、总参谋长和政治委员，指挥部由一名联络员帮助工作。任务是很清楚的。总指挥负责处理全部阵地的一切情况，决定每一步棋，当然也需要征求指挥部其他成员的意见。政委是总指挥的顾问，他必须注意总的战略方针，同时也要注意每一个阶段的战术问题。参谋长要把工作重点放在研究对方的进攻步骤方面。联络员遵照总指挥的命令移动棋牌。你看规模多庞大，很不简单吧！”

阿景见阿宣频频点头，便插了一句：

“老兄，可是你已经被淘汰了。过去的那句歌词已经‘老’了。现在是‘一景，二明，三平，四庆’啦。这些‘弱小国家’已经崛起”了。

阿宣微微地笑着说：

所以也还打到了两顿鲜鱼吃。哎，你知道……山溪里的鳊鱼才肥呢，每一条都有手膀子那么粗。目前咱们库里还存有五斤炸药，等明儿我去建议把这些炸药拿出来，炸一些鱼准备过年吃。你跟我一道去好了！”

“明天我还要做‘味精’呢。”

老光“啊”了一声。他忽然想起这种绝妙的作料来了。去年，他们在B村看到上族人吃一种有大拇指般粗的虫蛹，问他们才知道这是蝼蛄的蛹。每年十月雨季来临的时候，这里的同胞们就把枕椰树放倒在地，过几个月就可以从朽坏了的枕椰树梢上的嫩芽中得到又肥又大的虫蛹了。

同胞们常常把这些蛹炒了吃，部队的同志们也感到这样炒很好吃，但又觉得太浪费，所以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这些蛹炒干后，研粉做成“味精”留着煮汤吃。今年十月间，一排已砍下了百来棵枕椰树，到过年的时候一定可以足吃它几顿虫蛹，而且还能留下一些到明年吃。

老光说：

“那么这样吧，明天咱们去做‘味精’，后天再去打鱼，这样鱼也新鲜些，今天才二十七，是吧？……”

他们又回到灶旁坐下。“打盹儿阿宣”正在烧一节木薯，香味直扑人的鼻子。几位编斗笠的能手正在那里边干活边唱解放军的进行曲。老光詫异地问道：

“是新歌子吗？”

瘦子阿八快嘴快舌地说：

“是崭新的！是咱排的歌咏队准备的新年节目！还有二部合唱和轮唱呢，明天晚上试演，请你来看看吧。连的文工组还要演出从北方广播电台学来的歌剧《武氏六》呢。你可知道，我们

“别的倒不敢說，至于象棋嘛，阿景还須大大地加一把勁，才有希望贏得咱咧！”

弟兄們为給棋手們編排次序，以及指定跟其他各排进行比賽的人选問題而展开的爭吵，阿宣毫不理会，他只顧把木薯蕪成两半，分給老光一份，自己拿起一份吃得正香。

天色漆黑。夜露已經在树叶上凝成滴滴的水珠。山澗对面，一只山鸡象忽然受惊般啼叫起来，布谷鳥也一陣陣地长鳴。

老光回到高脚屋里去。副排长阿庆和卫生員阿明正在松木火把的火光下做紙花。他們把染紅的絹紙剪成一小瓣一小瓣的，另外几位战士就把这些花瓣粘在一些干树枝上。老光噴噴称赞道：“喝，真美啊，跟真花一模一样，不过要加上些叶子才好。”

阿明向排长解釋說，这是为連队准备的除夕树。連队要組織一次“乞巧”游戏，每人可从这些花上隨便摘一片花瓣，这花瓣就是一张紙条，紙条上注明要求采摘者做一件他不能推辞的事的。确，又有誰能拒絕新年的“巧”呢。运气好的人可以拿到一块糖，一支自卷的紙烟，或者一只炸鱷。可是有时采到的“巧”却会是一个棘手的問題。

說着，阿明随手把一张写好的紙条遞給老光，上面写的是：“你把你的三人小組中最好的朋友請出来扮解放军。至于你，扮演美国侵略者。解放军同志牵着这个美国佬的鼻子在联欢晚上走一圈。美国佬要装哭，而且要按照标准的美国方式来哭。直到参加联欢的人都笑了，你的美国佬命运才算結束。”

老光繼續看了几张条子，笑起来說：

“哪一个家伙想出这些玩意兒来，真够調皮的。”

“除了咱們的指導員还有誰呢！他年紀虽然大了，可是倒还真幽默呢。好啦，我看你已經很疲倦了，还是去睡吧。我已經把吊

床給你挂好了。”

老光不能馬上入睡，他还要和副排长討論許多事情，象了解战士的人数，武器的数量，作战、反突击和放哨計劃等等。无論近几年来，武装斗争經驗还是抗战战争时期的經驗都告訴他：一个指揮員絕不能把該做的事情拖下来，別說拖延一天，就是一个钟头都不行。尤其在一年即将結束的日子里，敌人更会钻空子。老光和阿庆去检查了各处崗哨，順便又去看了看鸡窝和猪圈。那些鸡一見手電筒的光便咯咯地惊叫起来，立时都朝着一个地方挤去。圈里的三头猪見有人来了，也把嘴搭在圈栏上唔唔地哼起来。阿庆指着一头肚子上和头上都有白点的猪說：

“这一头是省里刚发給咱們过年的。你看它的頸脖就有四排粗啦，今年的年可过得丰富罗！光咱排就有二十只鸡，一头猪，另外还可以分到这一头猪的一份。想起这件事也真好笑，前几天連队叫我带着阿景和阿盛到省里去領猪，我們走得满头大汗，到那里把介紹信遞給老管理員同志。他戴上眼鏡，看完信，叫我們等一会儿，自己出去了。过了半晌回来就遞給我們十米花布。这下把我給搞糊涂了，他說：‘你們拿回去換猪吧，省里哪兒来的猪呢？’回来的路上，阿景和阿盛就把这十米布綁在竹杠子上，两人抬了回来。連队指揮部的同志們見了，都禁不住捧腹大笑呢。”

老光說：

“这算不錯了，比前几个新年可強得太多啦，你說是嗎？唉，那时可真苦啊！”

說完，老光的脑海中便浮現出前几年过新年的情景来。当时武装力量还很薄弱，大伙不得不住在偏僻的森林深处，过年也沒有什么东西可吃。記得年三十晚上，大伙还燃着火把到山溪里找山蛙和帶翅的白蚁来吃。年初一，弟兄們也只能吃到魚尾菓子

煮的稀粥。

当他們俩回到高脚屋的时候，弟兄們都睡熟了，可是还有手电筒的光在閃亮。原来是連长来检查弟兄們睡觉的情况。他站在阿宣的吊床边，用手电筒照他那双肮脏的脚，看見老光和阿庆进来，便招呼他們过去看，意思是批評这两位排干部沒有很好地注意弟兄們的卫生。

連长拍拍阿庆的肩头說：

“明天先让老光同志休息休息。你去好好地筹备一下咱們今天下午討論过的那几項工作吧。”

連长走后，阿庆才解釋給老光听：“下午討論过的那几項工作，就是要給連队准备一个过年的时候招待客人的地方。”連长要阿庆在距离連部起碼三公里远的地方，找个环境优美、林区布置一个会场（为了軍事秘密，不好請乡亲们代表們到連队駐地来），用塑料布张起天棚，請客人在那里吃飯联欢。今年連队要請附近各村、各区的近二十位代表来参加联欢会。

老光嘟囔嘴說：

“其实也应该这样，咱們今年連續打了胜仗，要过一个象样的新年才是噢！”

老光回到自己的吊床上躺下，可是他一时还睡不着。山澗下边，阿景熬精的灶火仍在閃烁。老光的脑中这时又浮現出一連串的回憶，杂乱的往事和許多計劃都涌上心头。而这一切又在他的心底掀起了一阵陣愉快兴奋的波涛。朦朧中，他隱約听到副排长悄悄地问阿景說：

“二十多公升嗎？”

“是，二十多公升。”

“把那零头留下来，叫明早在厨房值班的弟兄給战斗回来的

六位同志煮精粥吃。”

“有火，我順便煮了也行。”

老光这时已經很疲倦了，可是他还是爬起来說：

“你們在商量什么？不要瞎张罗了！好了，阿景快上来睡吧，夜已經深了。”

然而，当老光的鼾声响起的时候，阿庆又輕輕地捏了阿景一下，两人又悄悄地向山澗下有火光的地方走去。午夜，这火光似乎显得更加遙远了。

岳 胜 译

Lesson 8

大家庭

阮 詩

弟兄們稱阿越為“四舅子”。阿越每次听了就張嘴笑。這個“舅子”，听起来似乎有亲戚关系，也很有趣。班长阿晋曾經問過他，阿越只說，父亲九年前被法国鬼子打死了，母亲去年刚被敌人的大炮打死，家里只有一个小弟弟跟叔叔一块过，大姐已經出嫁到远方，現在跟着丈夫参加工作。但是有一天，真麻煩，連長交給班里一封信，信上写着“×連隊阮文越弟弟收，振柳省决战寄”。阿越把信藏得严重的，然而弟兄們还是发现了。第二天，班长阿晋大肆宣传說，阿越还有一个二姐，名叫决战，才二十岁，比阿越大两岁，現在是振柳省地方部队女連队的一个班长。这一下，阿越的秘密給泄露了。

阿越瞞着大家有个二姐，就象瞞着私人财产一样。他就害怕姐姐給人搶走！阿晋这个喇叭筒堵不住。直到今天，阿越躺在医院里，两眼紧紧地裹着繃带，又听到弟兄們对自己說：

“‘四舅子’，你写信給战姐了沒有？”

“咱們是兄弟，对嗎？‘四舅子’。”

“‘四舅子’”腼腆地笑着，白繃带下肿得象牛奶果^①皮那样的脸颊泛起了紅暈。

阿越非常想給战姐写信。但是說什么呢，难道告訴她受伤的

消息嗎？不行，那該怎么說呢？况且要写信还得請人代笔，这样弟兄們又要起哄了。只好算了。吧。

阿越用毯子緊緊蒙着头。东北风在屋頂上呼呼地吹着。天冷了。不要以为阿越睡着了。他躺在那里，手里拿着从护土那儿借来的鉛笔和一直放在背包里的本子，試着写信。該談什么呢？第一句話該說什么呢？一言难尽，阿越在紙上摸索着，回忆起往事来。

在家的時候，阿越随游击队去打過敌艦。在只有几十米寬的定水河上，阿越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一个美国鬼子。这是个胖子，光着身子，头上戴一頂有两条飄帶的帽子。飄帶盖住了頸窩。他蹲在甲板上，瞪着眼睛守着机枪，偶尔向岸上放一两枪。游击队的五支“紅把枪”一齐响了起来，其中有两发是阿战姐和阿越打的。硝烟升起，敌人的直升飞机闖过来了。枪响后不知这个美国鬼子死了沒有。三天后的清晨，街上的妇女忽然惊叫起来，因为在船舷边有一个尸体的脑袋。人們把他拉起来，才看清楚是个美国鬼子。他仍光着身子，帽子已經不見，蒼白的胸脯上有个碗底大的子彈孔，两只象臭鸡蛋的眼睛依然瞪着，可是已經不在机枪跟前，而是在阿越姐弟的面前。

那一次，阿越和战姐誰都沒爭，但心里都在想，那发子彈是自己打的。战姐已經不再是爱生气的年紀了。她把枪往身上一背，嘴里咬着一小撮头发，略低着头，和气地看着阿越，似乎想說：“我让你去吧！”

現在，阿越离开战姐參軍到这里来，什么都感到生疏。那山坡，那象新砖鋪成的紅土路，那在中午的阳光下嘩剝开来的橡胶树子，那阿四叔可以劈成几十套床板的大树干，那一脚踩上去准会摔跤然而还能走車的光溜溜的鐵道。还有那无边无际茂密的

① 牛奶果是越南南方的一种水果，成熟后呈暗紫色。——譯者注

树林。每当休息的时候，阿越躺在吊床上，就阿晋哥长，阿晋哥短地問个沒完，弄得阿晋不得不翘起下巴類思索着如何回答他。

那一天的战斗发生在黑夜，阿晋喋喋不休地叫阿越。阿越怎能迷得了路呢。現在天已經亮了。在戰場上往往是这样，一道击敌人，不知不觉地天已經亮了。当意識到天亮的时候，一切景物突然变得明亮、清晰。战斗的变化和激烈程度似乎更明显了。

这场搏斗的地点是在几片橡胶林間，这个地方是紅土地，地面上有許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附近有一些看起来象是躺在筐篋里一动不动的躯体，还有枪枝，弹药箱，罐头盒，以及印着女人各种坐立姿态的五顏六色的包装紙，散乱地堆在各个角落。

这个污秽的場地长达几百米。弹药、汽油、“女共和”^①的水以及尿臭味，扑鼻而来，令人作呕。

搏斗一开始，这块土地就被我們的手榴弹的浓烟所籠罩，烟雾弥漫，就象塔梅的田野在燃烧。阿越透过光秃秃的橡胶树，看见深灰色的烟柱直向天空冲去。在那里还隱約听到飞机的轰隆声，但看不見飞机。弟兄們用刺刀捅了捅敌人的工事。帐篷被手榴弹掀起来又塌下去。被打得走了形的装甲車还在燃烧。那些因拼刺刀而吓得丧魂落魄的美国鬼子，三五成群地在逃命。他們有的逃到装甲車后面，有的就地趴下。

一个贼眉贼眼的美国鬼子象老鼠一样刚把头伸出掩体，阿晋給了他一枪。阿晋的手真快呀！阿越追击第二个鬼子，刺了几下沒刺中，气得他象挨了牛踢一样。第三个，阿越只看到他的两条腿，他的身体紧紧地縮在装甲車里。阿越直往他腿上刺，直到他跳起来准备逃跑的时候，阿越才突然想起該朝他胸脯刺一刀。

^① “女共和”是越南南方老百姓对女伪军的称呼，因为伪军自称“共和”，意即他們是“南方共和国军队”的軍人。——譯者注

阿越刚拔出刺刀，突然絆倒了，一个在路上跑的美国鬼子把枪口对着阿越。原来是一个赤条条的美国鬼子，象狗一样跑过来。阿晋紧追着他。阿越还来不及坐起来，另一个鬼子跑上来，他长得象橡胶树墩那么高，狠狠地掄着一支漆黑的枪往阿越头上打来。“他想打死我呢！”……阿越从来沒拼过刺刀，也沒有和敌人搏斗过。在这关键的时刻，该怎么办呢？奇妙的一瞬間，哪里来得及思考阿。但就在这沒有想什么的一刹那間，我們往往驟然高大起来，变得更加聪明，更加勇敢。对敌人的强烈仇恨，能迸发出超人的力量。正是这奇妙的一瞬間，使我們越过了幼年，而在青春年华里創造出奇迹来。这个奇妙的一瞬間已經来到阿越面前了，就在阿越十八岁这年龄，以最完美的方式来临了。

似乎再自然不过了，阿越往那个美国鬼子的腿上猛扑了过去。那个象橡胶树墩那样高大的鬼子絆了一脚，象被雷劈一样的摔倒了。接着他惊慌失措地往前爬，还拖走了一手拿枪一手揪住他的腿的阿越。当阿越松开手的时候，这个鬼子已經伸直了腿，断了气，脸色蒼白，血从嘴里流出来。阿越舐了舐干裂的双唇，一边想弄明白那鬼子是怎么死的。

阿晋正在那边同敌人搏斗着。在远远的地方，装甲車正被熊熊的烈火包围着，偶尔发出轰的一声响，有的被炸开了，爆炸的地方，忽而变成空空蕩蕩的場地，好象那里从来就沒有出现过装甲車似的。阿越的胯骨痛得厉害，但还能杀敌吧！他縮在一棵橡胶树后头坐着，把刺刀向一个鬼子的腿伸去，把鬼子絆倒了。阿越順手再給他一刀，刺进他的肋骨。鬼子掙扎着，两只手拍打着，直到翻过身来，才一动不动地躺着。阿越的胸部突然剧痛起来。他刚抓住一个鬼子的脚，又被他挣脱掉了。阿越看見他的头象香炉那么大，既生气又惋惜地想道：“这小子快死了还放肆！”一辆

装甲車冲过来，边开枪边往一棵树上撞。阿越刚好滚开，装甲車就在那个美国鬼子的尸体上压过，顺势撞到阿越刚藏过的那棵橡胶树上。“啊！他媽的！这群鬼子还想压倒我呀？”阿越捂住胸部的痛处，往前爬。装甲車象座小山似的把树干撞得噼哩啪啦的往前倾倒。它准备溜跑了；阿越一跃而起，感到受伤的胯骨疼痛，他一手抓住装甲車后面的铁板，本应该用剩下的手雷攻它……，但手雷还来不及取出来，装甲車已經把树推倒，继续往前开，把阿越也一块拖走了。他的竹篾帽子撞击着铁板达达地作响。“撒手嗎？过了年我才撒手呢！你只不过是一辆美国車，算得了什么！”疼痛，生命危险，阿越全不放在心上，只觉得身体輕飘飘的。这时自己需要一只手紧紧地抓住車板，另一只手解开手雷。“敌存則我亡……”好象从遙远的地方传来了这句熟悉的誓言。装甲車继续拼命地往前开。敌人扔出手榴弹，在車后轰隆隆地爆炸了。管他呢！阿越被灰尘蒙住，两眼受伤出血，忽而漆黑一团。这一切，阿越都不在意。

装甲車燃烧起来了，綠色的火焰直朝橡胶树梢升起。阿越的那顆手雷在装甲車里炸开了。

照阿战姐的說法：人要是真死了，可不知道是怎样。而要是只昏厥过去，也不外象睡觉一样。有一次，她的連队在消灭良和哨所的战斗中，她站着指挥并給一个女战士装炮弹，一顆炸弹在附近爆炸，把她冲倒。就这样，她感到輕飘飘的，来不及叫一声，就睡着了。当时阿越想，象她那样昏厥过去，不外就象跟媽媽撒娇一样。而且从她寄来的相片里也看不到什么伤痕，炸弹的气浪算得了什么呀？

可是当时她确实是昏厥过去了，就象她从地里插秧回来，往

床上一躺熟睡了一样。现在阿越才体会到这一点。阿越醒过来的时候，觉得天昏地暗。他想天黑了，自己睡了長時間的觉。这是哪里？自己迷路离开战场太远了。弟兄們怎能找到呢？当他摸到枪，略为擦了擦，才觉得手脚麻木，全身不知是水还是血，有的地方湿漉漉的，有的地方粘糊糊，有的地方却干成硬块。阿越往前爬。是哪个个方向呢？阿晋哥在哪里？除了飞机的声音，陣地上是靜悄悄的。一陣冷风灌进阿越的腰部，直窜到肩膀，然后在耳边慢慢地散开。天黑得出奇，阿越用刀子試探着前方，挪动着两肘，两条疼痛的腿跟着往前挪，动不了也要强迫它动。

阿越往前爬，首先碰到的是美国鬼子的尸体。第一个被阿越的手碰到的是他的鋼盔。接着第二个，阿越摸到了他的高筒靴。第三、第四……每一个美国鬼子的尸体都散发出怪味和腥臭，使人毛骨悚然。战场就在这里！弹坑和工事把阿越陷进去。烧毁了装甲車的鉄板还在发热。子弹箱陷在泥里，一堆堆子弹壳还带着血腥味。周围多么寂靜啊！阿晋哥在哪里？連队在哪里？弟兄們是在附近还是离得很远呢？阿越就在那边很远的地方打装甲車，手雷已經扔进車箱里，装甲車大概烧毁了。现在阿越正在寻找弟兄們呢！他加紧往前爬，又爬过什么东西，但也不需要去猜测了。他連自己正流着血的身躯，也不放在心里，更不用去管战场上那横七竖八的鋼板和鉄片了，而这个时候連一根小树枝碰上去也会使他的伤势加重。弟兄們一定是在附近寻找阿越，越过这个弹坑就到了。阿越想呼喊，但嘴巴已僵硬。阿越似乎看到弟兄們正在硝烟中刺杀美国鬼子，还吆呼着他……。阿越还活着！他就要去帮弟兄們杀敌！他拿起枪要上子弹，但十个指头都动弹不了。他咬着牙，使劲地拉开枪栓，一粒子弹上了膛……。

阿越第二次醒过来的时候，空中正飘着雨。飞机的声音已停

息，只有冷风扑面。青蛙在叫。阿越仔细地听，正是那些圆肚子凸眼睛爱舐着嘴哇哇叫的青蛙。有没有人到这附近来抓青蛙呢？在阿越的家乡，每当这样的夜晚，田间就布满了闪闪的灯火。雨点刚停，姐弟俩提着灯，兴冲冲地去了，阿越还光着膀子。从出发到回家，他们俩笑个不停。当把青蛙倒进桶里的时候，四叔总要通过挑几只大的拿回去下酒，有时还得出来当裁判，因为姐弟俩谁都争着说自己抓得多。战姐什么时候都让着阿越。长大以后，在定水河射击美国鬼子的事，她也让给阿越。关于这件事，四叔为了公平起见，不得不在家庭的记事本上，把两姐弟的功劳都写上。

阿越喜欢四叔，因为那时候，四叔经常偏袒他。四叔是家中年纪最大最亲的人。四叔的肩胛骨上还有九年前法国鬼子的一颗子弹头。他人还没老头发却已经苍白。他平时不爱说话，但喝上几口酒话就多了。他说阿越是个大胆的孩子，战姐是跟妈妈一模一样的女孩。四叔喜欢讲家史，而且结束之前总要唱上几句小调。这是他在当年给人撑船时学来的。小调里是叙述生活的苦难以及这块土地上的战功。他年纪大了，声音沙哑而撕裂，就象鸡叫一样。唱小调的时候，他脖子涨得通红，手放在阿越肩上，睁大眼睛，含着泪水，直盯着阿越的眼睛，晃着头，似乎把阿越当成他的热心的听众，寄托感情的对象。随着歌词的变化，四叔对着阿越想起他那满是补丁的衣裳，想起鱼儿畅游的河流，时而又把阿越当成张定^①的义勇军，鹅贡海上的灯塔，塔梅草原上的明星。战姐望着叔叔，捂着嘴笑。阿越也在笑。有一次，四叔说：

“笑吧，孩子们！你们快点长大吧！到那个时候，我就把这个

^① 张定是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六四年领导越南南方人民抵抗法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译者注

本子交给你们姐弟俩。”

那是家庭的记事本。战姐曾经拿出来学拼音。阿越也曾探过头去学。四叔打法国鬼子的时候才开始学认字，所以写起字来是歪歪扭扭的。

四叔真有意思，把什么都记上……。四婶划船去剥香蕉叶，船被煤巧的敌人开枪打坏。她死的时候还穿着一一条新裤子，口袋里还有两块钱，逝于……。祖父听到枪响，怕牛拉断缰绳，跑出去拉着牛。伪保安队长阿妨说：“你是游击队！”于是开枪打死了祖父。逝于……。阴历十二月十九日。伪代表阿琅派士兵去缴收大伯父的稻子，说是越盟分配的田地，骂了声“他妈的”，还把煮酒的锅给砸了。某日，伪郡长阿山带煤巧的伪军来包围咱们家，盘问祖母四叔藏在什么地方。祖母回答不知道。阿山就强迫祖母跪在场上，抽了三鞭……。阴历六月三十日，天黑的时候，阿越的爹抱着垫子到堤上睡觉，被京昂的法国警察局抓去杀头，阿越的娘抱着篮子去要回头颠，拣到阿越的爹藏在地头的党支部的两千元……。

四叔还记了一些本家所做的事……。祖父去平庆河钉船底，在沉船底下摸到两支枪……。四叔的大儿子休假回家，经过庸中路时，看到三岔路口的碉堡，爬进去安手雷，炸毁了碉堡，捆了五支枪扛回家乡……。底下一句话，四叔写道：“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我也记不完，留待孩子们补充。”接着就是记下了阿越姐弟在定水河上的战功。

阿越有时候没看完就跑回家吃饭。但战姐一直坐在床角上，皱着眉头，把头巾挡着嘴，不断地拼音学习。她念得结结巴巴，从中午到下午，又到了傍晚，连饭也不吃，天快黑了也不知道。

战姐说，四叔到过许多地方，所以喜欢把许多事记下来。从

前，他本来是划船的，喜欢到各条江河和各个码头去，所以熟悉许多地方。他常把本家的事比作一条长河，他准备给每人分一段记载下来。他提起祖国的每一条河流，都把它们讲得很美。银白色的河水，河中有不少的淤泥，青翠的田野和人们善良的心地是受这些江河所冲刷而形成的。千条江河汇大海，我们家庭的河流也汇入大海。阿越姐弟长大以后才懂得，海就象祖国那么广阔，甚至超出了祖国的范围。

阿越惊醒。头上一群群的直升飞机嗡嗡地响。远远的地方，传来了一阵陣短促的小口径炮声。阿越的身体感到很干燥，想洗个澡，想到厨房找碗冷饭吃。现在白天已经到来，可以闻到阳光的味道。阿越意识到两只眼睛真的受伤了，肿得鼓鼓的，所以就是在白天也什么都看不见。如果敌人来了，怎么打呢？怎么能看见路去找弟兄们呢？为什么不伤在脚上而伤了眼睛呢？不过脚现在也正疼，正流血。两只手，两个肩膀和头也一样。苍蝇象撒糠似地在阿越周围飞来飞去。阿越往前爬了几步，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苍蝇也嗡嗡地跟着飞。饭团在等着打响的时候已经吃了。水壶还在，但手怎么能伸到背后拿呢？必须等阿晋哥，阿晋哥在哪里找阿越呢？要是他到这边来就会找到了。这里好象长着山菠蘿，阿越摸到它的刺。旁边还长着野牡丹花，阿越嚼了一朵带甜味的花。阿晋哥只要看到哪里有山菠蘿和耀眼的红牡丹，跑过来就会见到阿越了。

装甲车开动的声音越来越近，此起彼伏的炮声也越来越近，听起来好象树木倾倒的哗啦声。阿越把枪对着那个方向。“如果你来我就反击，我的枪还有子弹！”袋子里还有三颗，一颗已经上了膛。阿越把手伸进肚子前的子弹袋，痛得发麻的手指头怎样也打不开。这次回去，阿越要向阿晋哥借针线，重新缝好子弹袋，

把拉锁去掉，换上两根绳子，要打开的时候，只要夹着绳子的一头一拉就行了。装甲车轰隆隆地从阿越面前驶过，听声音也晓得他们在逃窜。冲锋枪的响声听起来很近，还可以想象到枪口正在冒烟。敌人要消灭自己了！死是怎么样的？可能比受伤还要痛苦几倍吧！也许死就是人轻飘飘的消逝了。阿越从来没有想过死的事，但是如果死就意味着不再同阿晋哥在一块，也不能再呆在部队，那实在太没意思了。阿越并不怕死，只不过是怕这一点。敌人踩着树枝乱跑，装甲车的声音又喧闹起来。阿越睁着眼睛看了看，面前漆黑一团。“爬到哪里去呢？就躺在这里吧！我等着你们！天上有你们，地下有你们，这整个树林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你们要打我，我也能够打你们。弟兄们听到枪声，就会跑过来消灭你们！你们只有本事杀害我的一家，而在我面前你们是逃兵。昨天你们已经在我面前逃跑……”阿越的脸热得象在烤火一样。又是苍蝇，密密麻麻的苍蝇直向阿越的脸和脖子扑去。饥饿，说也奇怪，听到敌人逼近，也不饿了。阿越摸摸扳机，九个手指都受伤，只有一个大拇指稍微能动一动。“要是战姐在这里，她会替我打枪。这个地方架枪挺合适，她可以把口袋里的镜子交给我，然后趴下来，对准敌人开枪。”

阿越趴着，脸颊压着枪托，好象枕在姐姐的手上一样，两个鼻孔在翕动着，两眼偶尔一睁。附近的鸚鵡在咕咕地叫。这鸟的脖子上就象戴项鍊似的围了一圈红红绿绿的斑点，喜欢停在定水河岸边。阿越在家的時候，沒有一天不拿着弹弓去打鸚鵡。那是中午的时候，家乡的太阳不算太毒，阿越光着头，从水沟里爬起来，身上都是烂泥。他走遍了整个园子寻找鸟。烏鶻、斑鳩、鷺鷥……，一只不漏。他早上去给人扛活，下午回来，锄头柄上吊了一串鳥。锄头刚一放下，这一串鳥通通都摆在战姐面前。他稍

只躺在那里哭，什么话也不说。多少年后还是这样，妈妈谈起这件事时从来不哭。妈妈要是哭起来，什么话也不说。白天，妈妈去上工，一边说：“阿越，看家吧！”一边脚已蹬着船往河中间去了。妈妈划船，很有力气。她稍低着头，破帽子底下露出红红的脖子，和丰满的双肩。妈妈下午回来，船还在河中间，就喊起来了：“阿越，出来帮妈妈忙！”她的脸晒得通红，把船靠岸，脱下帽子当扇子，更衣的后背被汗水浸成黑色，看不到发白的颜色了。阿越和战姐把妈妈给人家割稻得来的一筐稻子抬上岸来。妈妈又把船划走。半夜里，妈妈才回到家里。听到船靠岸的声响，接着是妈妈脚步声。过了一会，她自己一个人背着一筐稻子直接放在床上。阿越躺在床上，闻到稻谷的香味和妈妈身上的汗味。

后来船也没有了。在一次妈妈载着乡亲们到那镇去斗争时，被警察砸了。妈妈回来后，天天睁大眼睛好象随时都在思考问题。妈妈圆圆的腿随时都沾着泥，她走遍了田野和沼泽地，探着路找活干。妈妈边打零工，边侦察着伪军的情况。她有时抱一捆柴禾，有时带回一些小虾。大姐跟着妈妈。战姐看着弟弟。阿越拿着弹弓去放哨，一发现警察就打弹弓，“啪嗒”一下，向屋里的干部叔叔和阿姨们报信，让他们下地洞去。好久好久，才看见妈妈哭一回，那是在阿越姐弟们都睡着了的时候。这时，只有老鼠在屋顶上跑动，狗在村头吠，更夫从居民区回来在敲着梆子。妈妈爱这样偷偷地想心事，常常从年轻时候想起。那时候耳背的祖母还活着。每天下午，妈妈去打零工回来，因为没有钱搭渡船，总是用破帽子当救生圈游过河。爸爸当时还是个小伙子，拿着木棍守在碼頭上。有一次，妈妈要搭渡船，爸爸不让，妈妈立即跳到河里游过去。当爸爸的船靠岸，妈妈也游到了岸。两个人碰上面，爸爸笑嘻嘻，妈妈连正面看也不看，只斜着眼瞪了一下就走了。当天

大一点，那串鸟又挂在自己做的枪头上，弹弓也不再挂在脖子上，而是插在裤腰上。现在参了军，已经拿着枪托散发着木头香味的自动步枪，用刺刀刺杀美国鬼子了，弹弓仍然放在衣兜里。弹弓已经换了几次皮筋，但架子仍然还是那个用番石榴树杈做的。它光滑，不沾水，是四叔用他园子里被敌机炸毁的番石榴树给阿越做的。

阿越参军只有一个吊床，一套军服和一把弹弓。当时妈妈刚去世不久。她参加煤窑的斗争回来，鬼子的枪炮仍在射击。一颗炮弹墜落在路上，刚好落在妈妈面前，没有爆炸，妈妈走过去看看，把它放在筐子里带回去。当妈妈回到村头时，另一颗炮弹击中了妈妈。妈妈倒下了；筐子里的炮弹还热呼呼的。阿越常常记起妈妈爱讲的故事：

“我的胆子大，全靠你的爸爸。他被法国鬼子砍了头；我一直跟着那个提着头顛的鬼子，向他討回。从村里跟到村外，他过河我也过河，他到那里，我也赶到。我一手抱着你的弟弟，一手挟着筐子。你大姐正在煮饭，带着夹火钳跟着去。她披头散发，只露出一双滴泪的眼睛。你和阿战跟在你大姐后面大声喊：还给我爸爸的头！还给我爸爸的头！我想叫你们姐弟留在家。我一个人去，跟他拼，他要是开枪打了我，还有你们为爸爸报仇。敌人每次乒乓兵地开枪，你们就抱着我的腿。我哪里还顾得上害怕和哭泣呢，只是心疼孩子。敌人提着一个瞪着眼睛的人头分明是你爸爸的头，可是却射不来。敌人到那里，绕市场走遍之后，才把你爸爸的头抛到我胸前来。这些残暴的家伙！血溅在你弟弟头上。当时我如果不把你拉住，敌人就把你打死了。你爸爸的头被鬼子扔在地下，你不去拣，你踢了那个鬼子几脚。”

当天下午，妈妈回到家才哭起来。四檐边哭边诉说着。妈妈

下午，媽媽給拿“木棍”的部隊送飯，看到爸爸站在隊伍里。就這樣，他們成了夫妻。結婚以後，媽媽經常長途跋涉地探望丈夫。爬山過海她都去，肩挑十幾個椰子，一頭加上一盤香蕉，一頭加上几包烟絲。後來爸爸受傷回到家鄉工作，他還年輕，不久，哪里料到死得這麼冤枉？

每听到阿越在園子里用彈弓打鳥，媽媽就說：

“看看，真象他爸爸！媽媽把你們養大，看你們能幹啥，好叫你們爸爸高興？”

阿越想，爸爸已經死了，還知道什麼高興。但媽媽相信，死人有死人的興趣，不然，人為什麼要有後代？

偽警察來包圍我們家，問道：“四能的老婆在哪里？”

“四能的老婆在这里！”媽媽走到門前回答。

媽媽兩只粗大的手掌庇護着她膝下的一群孩子。偽警察開槍，子彈從媽媽頭上飛過去，媽媽把孩子們推到背後，避開子彈。她操勞一生，她日夜夢寐以求的，以及她毫不畏懼地迎向一切危險和艱難困苦，似乎歸結到一個願望，即希望孩子們快快長大。從他們的一舉一動到他們的飲食起居，媽媽都无微不至地關心着。偽警察每次開槍威脅他們母子的时候，媽媽总是用憤怒的眼光看着他們，這是經歷過艱難險阻的人的眼光。

阿越第四次醒過來，腦子裏還浮現出媽媽的形象。又是一個黑夜到來。夜深沉，開始是蟋蟀啾啾的叫聲，聲音越來越大。阿越的身體象散了似的感到輕飄飄的。他幻想着現在能見到媽媽。最好是媽媽划船路過家門，停下來，撫摸着阿越的頭，把他叫醒，把一鍋帶去上工吃的飯拿來給阿越吃……。兩點滴在阿越的脖子上，上使他突然惊醒。寂靜象從天上降下來，落到阿越脖子上，蔓

延到腳趾。難道自己一個人在这里嗎？阿越腦海里浮現出這個疑問，接着全身都有所感觸。在這第二個夜里，當阿越覺得再也爬不動的時候，當親人的形象迅速地浮現而又因樹枝的折斷、兩點滴在臉上或是夜間任何微小的震動而又迅速地消失的時候，這種孤獨和空虛，尤其感到明顯和突出。阿越想快跑，擺脫這個沉寂的夜晚，回到明亮的白天，見到阿晉哥，緊緊拉住弟兄們，象小弟扭住戰姐似的。可是他手脚抬不起來。沉寂寒冷的黑夜籠罩着阿越。他想起了小时候听到的关于无头鬼和水鬼的故事。阿越喘着呼氣……。

表囂囂的一陣炮聲在樹梢上响起。接着又是第二陣……。阿越醒過來。顯然，這不是敵人亂轟的炮聲。這是熟悉的爆炸聲，這些聲音集中在一處，大小不均，夾雜着連續不斷的小口徑步槍的聲音。大口徑槍、小口徑槍的聲音混在一起就象起時那種震天動地的爆炸聲和鼓聲。對，這就是我們的槍聲！阿越想大聲叫起來。阿晉哥在那里，我們的連隊在那里。哎呀！打得多歡啊。要準備好手榴彈沖鋒！那里又有囂囂的聲音……。可能一輛裝甲車剛被我們击中着火了呢。槍聲听起来格外歡騰。弟兄們熟悉的臉龐又出現了……。阿晉哥那尖下巴，阿功哥每次動員阿越沖鋒時那張笑眯了眼的臉……。阿越還在原來的位上，子彈已上了膛，剩下的大拇指隨時準備着開槍。“弟兄們等我阿越一會兒。”飛機在空中瘋狂地吼叫。管他們呢。我們沖鋒的号角聲响起來了。我們的手榴彈在爆炸得歡呢……。

阿越爬了一段，用两只胳膊肘推着槍往前挪。戰鬥在召喚，阿越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往前爬。那邊在沸騰。槍聲為沉寂的夜晚帶來了生氣。在這開始沖鋒的夜晚，在那里有等候着阿越的弟兄們，有傾倒在美國強盜頭上的炮彈，有熊熊的烈火和銳利的刺刀。

媽媽死后，參軍的念頭催促着阿越。但當時比今晚往陣地爬還要困難得多。那時候阿越剛開口，戰姐已經搶先。他們兩個都要求參軍，剛滿十歲的弟弟怎麼辦？阿越走到哪里，戰姐總要盯着看阿越有沒有帶着包袱走。

“我已經長大了，所以我才去。你還小，在家幫着四叔，明年再去。”戰姐說。

阿越撲通的一聲把椰子踢到水渠里去說：“只有你自己才懂得報仇嗎？”

“那時候媽媽說讓我去，你在家跟媽媽種田，長大了再去。”

“媽媽什麼時候說的？”

媽媽已經死了，誰也不能做証。但戰姐總不願意，這件事怎麼能讓她呢。她跑去動員四叔。

晚上，在青年參軍登記大會上，燈火輝煌，縣隊干部們的話音剛落，阿越兩兄弟當着全鄉親們的面，爭着跑上去。

“我的名字叫阿越，請哥哥們讓我參軍。”

“建議你們考慮。他是我弟弟，他什麼都想爭……。”戰姐站在阿越背後，氣呼呼地說。

那位幹部那雙濃黑的眉毛動了又動，鬧不清是怎麼一回事。鄉親們在底下議論開了。那位幹部問阿越：

“你們是親姐弟嗎？”

“是，我家住在一邑。我十八歲，戰姐十九歲。”

阿越望着姐姐，儘管姐姐因為頭髮梳得比自己高一點，可站起來并不比姐姐矮。

戰姐說：“他過了年才滿十八歲。我說讓我先去，他在家，慢慢等四叔安排好以後再去，他不願意。”

縣隊干部看看長得一模一樣的两姐弟，都是圓圓的臉和略為翹起來的鼻子，笑着說：

“你們的父母親都來了沒有？”

“沒有。”

“我們的父母親都死了。”戰姐補充了一句。

那位干部拿起筆來又放下。四叔從台下走上來。他眯着眼睛看兩弟弟，接着對干部說：

“請允許我同縣隊的同志說一句話。我這兩個侄兒和侄女一心跟着黨，我很高興，因此請上級把他們倆的名字都登記上。大事我們按大事辦，家裏的瑣事我來安排就行了。”

那天晚上，青年報名參軍的很多。

也在當天晚上，戰姐回到家裏來，睡覺前從房間里對着外面向阿越說：

“四叔說你和我這次遠離家鄉到天涯海角去，要努力向人家學習，向戰友們學習，父母親的仇還沒報就跑回來的話，叔叔要砍我們頭的。”

阿越倒在床板上，哈哈地笑着說：

“姐姐被砍頭就砍吧，才輪不到我呢。”

“我已經向四叔說了。作為女孩子去參軍，我只有句話，敵存則我亡，就是這樣！”

啊，戰姐今天說的話跟媽媽一個樣！媽媽也是從房間里對着外面說的，也是同小弟弟躺在那張床上。阿越說：

“你曉得這樣，為什麼剛才還阻止我去呢？人家已經十八歲了，還說不夠十八……。”

“那是媽媽給你算的歲數，你以為是我算的嗎？”

他們家的門對着小河，在這歡騰的夜晚，一群群螢火蟲從外

面的瓜棚往屋里飞。它們一閃一閃地往屋頂上飞，然后掉在阿越面前。战姐也睡不着。眼前不知有多少事要操心。这个时候想起了許許多多的事，姐姐和弟弟都想起媽媽来。好象媽媽回来了，她跟着螢火虫飞上屋頂或是靠着稻筐坐着，手搵着草帽呢。这一夜，媽媽不会不回来，她得回来看望阿越姐弟，看他們怎样安排家里的事。

战姐又从房間里对着外面，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說：

“明天你写信告訴大姐好嗎？”

“都快要走了还要人家写信。”

“算了，我来写。”

大姐是媽媽的养女。她的父母也是死在法国鬼子手里。爸爸把她带回来交給媽媽的时候，她才九岁，瘦弱，头发被汽油弹烧了一大块，剩下的就象一条牛尾巴。她比战姐岁数大，媽媽就把她当老大。大家在一起呆了几年，她的一个亲戚来把她带回海边去。她长大出嫁以后，在本地参加工作。她每年都要两三次，越过几十公里的田野，經過几十个敌人的哨所回来探望媽媽和弟弟們。除了工作忙不开，天塌了她也要回来。她总是一个人戴着一頂斗笠回来。有时回到家里，雨淋得脸和鼻子都发白，同弟妹們玩一个下午，吃一頓飯，同媽媽睡一个晚上，第二天，天刚麻麻亮，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战姐又在說話，她的口齿比刚才还要清楚：

“現在大姐住得远，我們弟弟走了，小弟弟就到四叔家住，叔叔养着他。还有这栋爸爸媽媽盖起来的房子，借給乡干部办学校。四叔說，有小孩子在这里学习，順便还可以收拾收拾，小弟弟也在这里念书，你同意嗎？”

阿越扑了一只螢火虫，抓在手里說：

“怎么不同意呢？”

“床板也借給乡里当学生的板凳好嗎？”

“当时媽媽怎么囑咐你，現在你就照办，我完全同意。”

“媽媽啥时候囑咐我的？現在只有我和你了。如果同意就把鍋碗瓢盆、鋤头、铁銑、油灯和竹篾都寄放在四叔家，什么时候大姐回来祭媽媽忌辰时，需要什么，就让她带走。”

“我不是說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战姐翻了翻身，似乎在思考很多问题。她要是再叹一口气，接着把小弟弟叫起来小便，就跟媽媽一模一样了。她又說（这次她不是我我相称，而以姐弟相称）：

“还有以前叔叔們分給爸爸媽媽的五分田，現在我們走了，交給支部分給乡亲好嗎？两分甘蔗田，到了季节請四叔代为收割，留着祭奠爸爸媽媽的忌辰，弟弟你也答应嗎？”

“答应？……”

“还有媽媽的灵位，你打算寄在哪里？是寄到四叔家，让小弟弟看着，还是等大姐回来搬走？”

阿越微微抬起头来看看灵位。他从刚才到现在，一直在想媽媽会回来，听姐姐問，更加相信媽媽真的已經回来了。阿越說：

“我們到哪里去，媽媽也跟着到哪里去，担心什么呀？”

“爸爸媽媽不跟着儿女跟誰？但是也得安排停妥。把灵位寄在四叔家，你同意嗎？”

“同意！……媽媽那时候是不是这样囑咐的？”

“媽媽哪里知道她要死而囑咐呢。”

阿越把脚伸到床外說：

“那听起来象是媽媽說的。”

战姐哼了一声，翻了翻身。不过她没有掰手指发出咻咻的响

声，也没有抽腿叫疼痛。她說：

“媽媽如果在世的話，也會這樣打算，我是照媽媽的意願來安排的。”

“對了。難怪姐姐的話听起来挺干脆。可是剛才還同我爭着去參軍。”阿越這樣想着，什麼時候睡着了也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四叔坐在床上听着戰姐說話，一邊望着侄兒和侄女，過了一會兒說：

“真精明！你們的家事安排得好，辦國事也會辦得好，家事國事兩全其美。孩子們現在比叔叔那時候要聰明。”叔叔笑着，却用那兒根僵硬的手指擦了擦眼睛。“等着，我把家裡的記事本交給你們兄弟，說是交給你們，但不是讓你們帶去跋山涉水的把它搞壞了。就是說，我還是保存着。每天給你們記上。”

當戰姐到廚房去做飯的時候，阿越去釣幾條魚回來，作為搬動媽媽靈位到叔叔家之前的祭品。四叔一個人在上屋，唱起小調來。這已不象當年叔叔夜間給人家運豬，在船上歌唱，聲音在兩岸繚繞回蕩時，那樣清脆嘹亮。這支小調是在白天唱的，開始時，好象烈日下發出的號令，接着音調拉長，成為一字一句親切的贈言，最後變成堅強的誓言。

供祭和吃飯完畢，兄弟們和叔叔收拾搬動媽媽的靈位。戰姐走到廣場上，把脖子上的毛巾拉下來，卷起衣袖露出兩只被太陽晒得通紅的結實的手臂，用她粗大健康的身体，抬起桌子的一端。阿越抬着另一端。就這樣，把媽媽的靈位暫時送到叔叔家，兒女們去打仗，為爸爸媽媽報仇，等到祖國獨立的時候，我們再接媽媽回來。阿越在前面，戰姐在后面費勁地跟着。听姐姐的脚步聲，阿越感到格外的疼愛她。阿越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感情这么明顯。對美帝国主义的仇恨，時刻牢記在心間，這是显而易見的。

兩兄弟抬着桌子橫穿過門前的田地，沿着散发着柑子花香的果園，這是媽媽從前到处奔跑常經過的路。

阿晉領着一個班找了三天，幾次和敵人遭遇，走遍了整個漫長的戰場，才在茂密的樹叢中找到“四勇士”。如果大家不是口快先開了腔，就會吃上阿越的子彈了。他的一個手指還在動，子彈已經上了膛，周圍都是裝甲車駛過的橫七豎八的痕迹。在一群蒼蠅的覆蓋下，有一個活着的軀體。阿越象在家里似的，用帶着稚氣的口吻問：

“阿晉哥嗎？真的是你嗎？阿晉哥！”

“就是阿晉！我就是！唉呀！你这个……”阿晉一面回答，一面擦去沾在阿越臉頰上的泥土。他說話的聲音完全變了。

“我們把敵人消滅了嗎？”

“嗯，殺光了，戰鬥結束了，結束了……”

阿越的小嘴唇動了一下，嘴角稍為往上翹，眼皮動了動，想睜開兩只眼睛看看。阿越笑了，這笑容和心思，都是對着阿晉。顯然，阿晉的手掌正撫摸着他的臉，那粗糙而又溫暖的手，一碰到阿越，他馬上就感覺到了。然而阿越還以為是在做夢呢。當阿越聽到聲音的時候，滿以為是敵人，正準備開槍，而且等待着自已一生中最激烈的、視死如歸的時刻的到來，誰料到却原來是碰到了阿晉。阿越真的哭了，或者說得更确切一些是感覺到自己在哭。他哽咽着，眼睛受傷流不出眼淚來，只有鼻涕往外流，潤濕了正在笑着的小嘴唇。阿越就象家里的小弟弟，抱着姐姐的腿吵着要當解放軍時一樣，哭了又笑。

阿晉離開巴知沿海地區參軍到現在，可能從沒有情不自禁地流過淚。有一次，他送愛人走，當時他隨部隊行軍到塔梅草原，

他的爱人赶着来探望他。那一天，姑娘乘一辆满载着稻草的牛车回巴知去。阿晋站在那里凝视着她那白斗笠的影子，在烈日下，在燎原的弥漫的烟雾中慢慢的远去。阿晋永远也忘不了这个情景。在那顶斗笠下，不仅是只有爱情，还有战斗友谊。她回去以后，将代替阿晋工作，天天要潜入那个充满着危险的敌占区。那里的工作是协助秘密自卫队在敌人的心脏里进行战斗，听起来也简单，但对人的要求是严格的。姑娘这次跋涉，赶来探望阿晋，也是为了向他了解他在那里进行的工作情况。

部队的紧张战斗生活，使阿晋的眼光明亮、敏锐，看问题看得深而不固定在一点上。他那尖尖的下巴使他笑得更加明朗，说起话来更活泼，更有劲。姑娘回家一段时间，立下了许多战功，还写信告诉了阿晋。兴奋和爱情，多次使他不能平静。现在看着阿越，他也有同样的感觉。经过三天的寻找，这小子经受了一场大的考验。阿晋心中又出现了兴奋和疼爱的心情。他不知不觉地泪水盈眶。小伙子那随时准备射击的枪不仅标志着他还活着，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活得更坚强，就象那个活得有意义的姑娘一样，一个人当两个人活着。在家乡的激烈战斗中，她承担了阿晋的一份工作。

阿晋抬着担架，脸通红，脖子伸得长长的。

“这次回去写信给战姐吧，阿越。”

阿越摸索着吊床，咧着嘴笑。几天了，他才听到阿晋哥的声音。他眼睛漆黑，听阿晋说话，感到高兴，觉得好象在班上，弟兄们在灯油点完的夜晚在聊天一样。阿晋问：

“一个人躺在这里担心吗，阿越！”

阿越又抿着嘴笑。有什么好担心的。死，阿越都不怕，只担心不能再呆在部队里。如果真的死了，阿越在地下呆一会，再出世，

再参军。这点是肯定的了。

阿晋摸摸吊床的一端问：

“我走得这样快，你痛吗？阿越！”

阿越摇摇头，摸摸阿晋的手，笑。

“迷失了三天，你害怕吗？阿越！”

“不……。”阿越小声回答，“只怕‘鬼’而已。”

“碰到什么‘鬼’没有？”

阿越又咧着嘴笑。阿晋知道这个小家伙现在让他一个人上天他也不怕，经过这一回合，他成熟了不少。阿晋不知不觉地说：

“喂！你的弹弓掉下来，我给你放在吊床上，知道吗？阿越！”住院的第十天，阿越能够坐起来了。第一次换绷带，阿越的眼睛已能看到人。光线射进阿越的眼睛，周围的景物突然变得新鲜又亲切。他好象刚从远方归来，这种亲切的感觉给阿越增添了多少的喜悦。从吊床、弹弓到拖鞋、背包，还有阿晋的脸庞，这一切都使阿越想起部队，这是 he 最亲爱的离不开的大家庭。它大得似海洋，小得象那亲切的弹弓，阿越可以把它抱着贴在胸前。

阿越拼刺刀的事，阿晋哥告诉了他关于后来的情况。阿越以为已经逃脱的鬼子都被阿晋哥和班里的战士迎头消灭了。他们怎么能逃出这个天地呢。如果能在这里逃掉的话，到了那里还会碰到战姐部队的射手们。

阿越十分想念战姐，却又装若无其事。一个早晨，当阿晋第二次来探望阿越的时候，他正把被子蒙着头。阿晋在院子里就哇啦啦地说起话来：

“写信给战姐了吗？‘四舅子’！”

阿越在被窝里吃吃地笑。阿晋掀开被子，才晓得“四舅子”在写信呢。他眼睛还包着绷带，手掌刚长出透红的嫩皮，两脚和

胸部也包扎着雪白的绷带。阿越躺着没事干，听弟兄们开玩笑，写着玩罢了。虽然叫做信，但只有一句话：“战姐啊……。”笔划歪歪扭扭地重送在一个满是血迹的小本子上。这是阿越的一个练习本，在迷失的几天一直放在腰间的背包里。

阿晋圆圆的嘴，用严肃的语调说：

“哎哟！你这小家伙！让我替你写吧。”

不等阿越同意，阿晋坐下来就在那张纸上写起来。

阿越心里在盘算着，这封信寄给战姐，她会寄回家乡给叔叔。他接到信一定很高兴，这是从天涯海角寄回去的呀。阿晋哥哥要怎么写就写好了，反正自己不会写。要提醒战姐狠狠地杀敌，一提“敌存则我亡……”，她马上就理解。

阿晋说：

“我写你歼灭满满一车美国鬼子，另外还有六个走散了的鬼子，好吗？”

阿越想，弟兄们消灭了两千多人的整个作战兵团，而自己才消灭多少呀。他说：

“才几个，写它干嘛？”

“噢，要写，为什么不写？”

“这么一点，也要写吗？”

“嗯！你这个小家伙！……”

阿晋又低下头写，阿越寻思说：

“等明后天出院，多杀几个敌人再写吧。”

“不行。”

“战姐会写信告诉大姐，说我对妈妈不亲。”

“嗯，你这个小家伙！……”

Lesson 9

两个战友

黎文草

十一月，一连下了好几天雨，森林里到处都是水。不久，天空突然变得晴朗无云。那一天早晨忽然浓雾弥漫。转了向的寒风呼呼地刮着，吹走了枯黄的落叶。旷野上气候宜人，阳光透过晨雾照射在草地上，就象铺上了绸缎。泥濘小道开始出现干沙土。风沿着小路吹来，汇集在路口，打起转来，卷起了枯干的叶子，然后向各条路吹去。

我们在下最后一场雨的那天出发的。行军中走的是斜坡路，树林里的水从上往下滴。一天天的，水逐渐少了。最后我们穿过十六号公路，经过橡胶园，走过橡树林，还穿过夹杂在稻田中的小树林，走到了铺着红石子的马路。这时候，皓月当空，天气爽朗宜人。

这样的天气，行军是最舒服的。乳白色的月光洒满大地，它柔和地照着战士那疲倦的被太阳晒黑的脸。和风习习，似乎在喃喃细语，直渗入人们的肺腑。马路两旁战士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分享着最后的几支香烟。他们还一边把沿途拾到的传单撕开来卷烟，一边低声地说话。偶尔出现互相招呼的声音，接着有人带着枪跑过去。我看见两个战士在一棵树下坐下来。一个战士解开腰带取下饭包。他拿起一个碗口大的饭团掰成两半，饭团里包着一块两个手指大的烤鱼干。两个战友静静地吃起来，月光直照在他们身边的两支枪筒上的两顶布帽上。在那附近又是两

静 青 译

个战士靠在一起，一个闭着眼睛睡了，另一个静静地坐着不敢动弹。我沿着队伍走过去，人们在谈笑，在相互招呼，呼吸时吐出一缕缕白烟，一双双粗壮的手臂在互相拥抱，不时发出抑制不住的笑声，其中还夹杂着武器的撞击声，这一切使得这寂静的夜空顿时变得热气腾腾。

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班的战士，他们有的蹲着，有的跪着，聚集在一个刚从战地侦察回来的工兵战士的周围。这种情景我在连队是常见到的。一个部队行军到了集结点的时候，他们经常遇到从战地回来的侦察兵或工兵，这时候他们常常表现出对这个战士的特别感情。这也許是出于想要更清楚地了解一个据点、一座地堡或一道铁丝网的情况的急切心情；或者是出于一个步兵部队对其它直属部队的特殊感情。而这些兄弟部队：侦察兵、工兵或炮兵，都曾在激烈的战斗中勇敢地和他们并肩作战过，然而从他们眼睛里看到更多的是他们对战友的特殊的爱。这些战友在某段时间本来是应该得到休整，但为了需要，却要外出执行任务，经过长时间的跋涉和单独作战。也許他们整月的风餐露宿，饱经日晒雨淋。他们天天紧贴着田埂或铁丝网，有时一连五六天只是为了解一个配备有重机枪的地堡的情况，或是为了解某一个铁丝网的长度。步兵同志们常爱和他们开玩笑说：“喂，你们可得要仔细地调查研究呀。可要多流汗，让我们少流血。”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这位工兵战士，约莫二十五、六岁，矮小的身材，宽宽的肩膀，手脚裸露着青筋，方方的脸上满是伤痕。在一些已经模糊了的旧伤疤中间，又出现一些因淤血而发黑的新伤痕，这也許是这几天来被铁丝网划破的痕迹。一个战士给他倒来了一杯凉茶，掰了一块饭团。他不知所措地一手拿着茶杯，一手

拿着饭团，眨着眼睛看周围，腼腆地微笑着。他好象从荒山野地里回到战友们的身边，内心洋溢着喜悦，对吃饭喝水也就不那么热切了。另一个战士又为工兵战士卷了一支烟。战士们了解到一些情况，那沐浴着月光的脸更加神采奕奕了。他们知道这次要攻打的分区是属于敌人第一步兵师的部队所管辖，战士们曾在保磅、红屋、棚庄多次同他们较量过。敌人最近又增派了一个M-118型装甲车队和一辆安有打榴弹的D.K.炮的推土机。敌人的防线全是一些松散的铁蒺藜。

在兴致勃勃的人们中间，我注意到一个战士显得格外的兴奋。看起来他和那位工兵战士似乎曾经有过难于忘却的友情，而这种深厚的情谊只有在战场上才能产生。他就是班长兼尖刀组组长黄文璘。他眼皮上有许多黑黑道道的伤疤，右手焦黑。因此我从远处就把他认出来了。他在补分区战斗中受过伤。据他说，手上的伤使他伤透了脑筋。他为了那个伤口，住了很久医院。而当时他的头脑仍然清醒，他所属的部队又一连打了几个大仗，捷报频传。“天哪，这只手好得太慢了，它不想要我了吧？”在医院里，同志们常常听到他这么叫喊着。到了十二月，部队准备第二次攻打保磅。他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再也忍不住了，带着还缠着绷带的手找到了军医主任，激动地要求回部队去。他那真诚的眼神感动了军医主任。阿璘回部队来的那天，我正好也下到连队来。我们俩同路到根据地。我看着他用手间起手上的伤势。他只是摇摇头，憨厚地笑了。

今天，阿璘不象往常那样沉默寡言，一见到那位工兵同志就急忙挤过去，抓住战友的肩膀，直看着他的眼睛，满脸笑容。在朦胧的月色中，我看到他的手在颤抖，眼睛湿润地闪烁着。他张着嘴，却讲不出话来。那位工兵同志也和他一样。他放下手里的饭

团，用粗大的手不自然地抓住战友的手搖晃着，嘴里輕輕地叫喚，一边还微笑着看着周围，象是要向大家說明什么似的。他的眼睛似乎在乎在說：“同志們，我們是親密的戰友啊。我們好久沒見面啦。今天……太巧了，在一場大仗即將打響的時候見了面，真高興……”阿璘班長好一會兒，才在戰友身邊坐下來。興奮和愉快使他們显得更加不知所措了。他不斷重復着一句話：

“天哪，身體好嗎？一直都很好吧？”

工兵同志樂不可支地說：

“唔，好久不見了！托老天爺的福，总算盡有敵人好打，所以身體也一直很好。”

部隊里，象這樣要好的戰友是常見的。他們或者是同鄉，或者是曾經在一個部隊、一個親密的班組呆過，也很可能互相有過誓言，要生死與共。戰士們並不感到惊奇。在兩個戰友談話的時候，他們坦然地插嘴說：

“喂，鐵蒺藜網邊，沒有壕溝吧？”

工兵戰士仍把巨大的雙手放在戰友的手中：

“沒有，全是松散的鐵蒺藜網……，他們把鐵蒺藜卷成一個個的大圓圈，攤在地上。”

“地面上什麼土堆、土丘也沒有嗎？”

“沒有。”

“這才够嘛。打開突破口後，就得一口氣沖進去。美國鬼子在跟咱們較量呢。”

工兵同志轉向戰友：

“這麼長時間，收到家裡的信沒有？老人家日子過得好吧？”

“好什麼呀，敵人撒化學毒劑，把什麼莊稼都毀了。”

“真要命！不過現在哪兒都躲不過，美國強盜到處橫行霸道，

無惡不作。”

“那次戰鬥以後，我們回去打了保鏢、油丁、紅屋。這個雨季，我們打了芹燈、芹黎。”

“這几仗我都參加了，……原來咱們一直是在一起嘛。”

“哦，只要還打鬼子，咱們就會老見面唄。”

一個戰士插嘴說：

“喂，敵人分區的三個角上都安了重機槍吧？”

“都安了。”

“美國佬是只老狐狸。這回老子得給你当头一棒。”

五分鐘後，我們出發了。部隊集合，排成長長的一行，就象一條大魚擺着尾巴想跳出水面似的。一支支槍背在肩上，槍口朝着天，隱隱約約還可以聽到人們的呼吸聲。部隊開始大踏步前進。遠處隱隱約約出現懸掛在半空中的照明彈。天上的白云整齊地排列着，就象月光下閃爍着的魚鱗，照明彈象花蕊般點綴着天空。天快亮的時候，這些花蕊越來越少了。那些零星的碉堡在這黑夜的最後時刻，好象還惶恐不安地射出一串照明彈來。照明彈的光閃了閃，還來不及把四周照亮，就已經隕落了。

我插進阿璘的班，和他并排走。阿璘的臉上仍流露出激動的神情。啊，他們兩個戰友之間，也許有着值得我們這些正在戰鬥的人們共同紀念的回憶吧！

“阿璘，你和剛才那位同志是怎麼認識的？看起來你們挺親熱呀！”

“戰士之間，除了在一起戰鬥，還會有什麼其它機會認識呢，你說對嗎？我們是在補給分區的一次戰鬥中認識的。”

“那一仗咱們是怎麼打的？”我低聲問。

“我們是這麼打的。當大炮開始急速地轟擊的時候，我們越

过机场，各突击队靠紧第一道铁丝网展开。架梯班从最后一阵炮击的时候，就开始干了起来。我们的作战方案是，第一路攻占桥头堡，再向右侧发展，控制着敌人的重机枪。第二路迅速冲上去攻占中间的几间营房。当我冲上去的时候，月亮刚好拨开云层，射出明亮的光芒。我看见面前的铁丝网陆续被炸开，硝烟弥漫。第一声爆炸后，在烟雾中就有一个黑影冲上去。接着是第二、第三声爆炸……就这样火光不断地闪着，抱着炸药包的战士们川流不息地奔跑。每一次，只要一个黑影冲进铁丝网，那里就发出爆炸声，仿佛每一个战士就是一个炸药包似的。我正跑着，突然被一个土堆绊倒，爬起来一看，班里的同志已经全跑到前面去了。看起来两路突击队都已经进到铁丝网里头去了。我听到了清脆有力的冲锋枪声。手雷的爆炸声也正响得欢。你想想看，那时候，我眼前是展开了的道路，路两旁的竹篱笆和铁丝网的碎块横七竖八地堆着。架梯的战士们仰着身子，伸开一双手支撑着竹梯。工兵战士们趴着隐蔽在铁丝网边守着突破口。接着人们又跑了出来，脸上被划破，还被硝烟熏得焦黑，衣服上散发出一股股的火药味。”

“你给我讲一讲，你和那位工兵战士在什么情况下认识的。”

“我就是在这件事嘛。”阿璘粗声粗气地回答，似乎有些发火。“谈到补独战斗就得谈他们的战斗情况。……真是勇敢战斗的好榜样。那一天，在他们炸开铁丝网这场漂亮的战斗中，我忽然为自己的迟缓笨手笨脚而感到懊恼。我马上拼命地快跑。当我从第一道战壕爬起来的时候，杂草丛生的地面被接连几个定向地雷炸出一条蜿蜒小路。月光皎洁，我看见一个战士从最后一道铁丝网跑出来。他踉踉跄跄地走着，吃力地呼吸着，衣服被撕成碎片，脸上还有一道道凝着血的伤痕。我猜想他是负了伤的

士。我穿过铁丝网，拉开了冲锋枪的栓，撒开腿跑过去，和他撞了个满怀。

“我们俩互相撞得摇摇晃晃。我听到一声吆喝，

“往哪儿跑？”

“第一突击队！”我也大声说。

“我已经从他身旁跑过。忽然听到后面咚咚的脚步声，我回头一看，他正向我跑来。这时候，在通往空荡荡的突破口的道路上突然出现了一场奇异的赛跑。我正急忙地赶着队伍，他却拼命地追着我。简直是怪事！我顾不上这一切。眼前突破口已经打开，我应当立即投入战斗。我跑了十多米，越过了一个土堆。他追上了我，用手抓住我的衣服，把我往后拉，然后冲了上去。我们来到了最后一道铁丝网跟前。他飞快地跑过去，往地下一跪，趴着身子好象是抱着什么东西似的。他的膝盖和胳膊肘牢牢地撑在地上。他背上的衣服撕裂开来，还沾满了泥。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头脑里又产生了疑问。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弄清楚，他已经对我吆喝起来：

“踩在我背上，冲进去！”

“我一只脚踩着他的背，跳过了铁丝网。前面是个碉堡，我迅速地跑过去，靠着墙壁开枪打响了。……”阿璘讲到这儿，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着急地问：

“他抱着什么呀？”

“抱着地雷。”

“地雷？”

“哦，是地雷。你知道吗？在那以前，他已经爆破了一颗DH-10型炸弹。但这种地雷可恶透了，DH-10型炸弹扫不清它，但只要轻轻地踩上，它马上就爆炸。这是最后一道铁丝网那里留下了

来的地雷。你想想看，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突破口已经打开，整个连队的步兵要从那儿冲进去。地雷是来不及拆除了。他只有趴下身把地雷抱在怀里，让步兵战士从自己背上跑过去。万一地雷爆炸了，也只牺牲他一个人。他自己算是完成了任务，步兵战士们还能继续执行任务。”

阿璘接着说：

“把地雷抱在怀里啊！你想想，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步兵战士一拥而上，哪能站在那里叫喊着向每一个人说明情况呢。这时候需要机智，需要勇敢，……你想想要把危险抱在怀里。……”

“那位工兵同志叫什么名字？”我问。

“阮文青，现在在营部。”

“一会儿到了宿营地，我得去看看他。”

话是这么说，可是后来，一连三天我都离不开连队。头一天，我得组织一系列爆破试验。第二天连队领大米。第三天连长同志发烧，我得留下来协助他工作。然而在这段时间里，我脑子里总是浮现着阿璘所说的那位工兵战士的形象。简直就象刀子插入树干一样，那个趴下身抱着地雷，让突击队踏着自己的背通过突破口的战士的形象，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铭记在我的心坎上，犹如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样。我每一次想起来，总是激动万分，盼望快点见着他。幸好，行军最后一天的中午，电话铃响了，通讯员说营部找我。我到连队办公室接电话。接完电话，我对阿璘说：

“营部叫我去最后一次察看地形。咱们几点钟出发？”

“五点。你见到阿青就向我问个好，今天晚上如果我们阵地上见不着面，那可能要过好久才能见面了。”

到了营部，营长把我叫过去，翻开地图叮嘱道：

“你同阿青现在马上到阵地上去。我们刚得到消息说，敌人

已经改变了铁蒺藜圈的位置。他们把一卷卷的铁蒺藜集中设在北面咱们进攻的方向。重机枪的火力也集中到那个方向。今天下午五点钟部队就要出发。我们到了最后集结点的时候，就要听取你的报告。清楚了没？”

“清楚了。”

阿青已经准备好，在外面等着我。他让我帮着带上一个炸铁丝网炸药包。我们穿过森林，抄稻田走。我跟阿青拉起话来：

“我刚从阿璘那个班来的，他叫我向你问好。”

“哪个阿璘？”

我惊讶地叫起来：

“唷，你那天晚上见面的战友，忘了吗？”

“哦，是尖刀组的阿璘，……我们是在补分区战斗中認識的。”

“你们俩就见过这么一次面吗？原来你不是这个单位的呀？”

“是的，我是上面派来的。我们的任务是打开突破口，把突击队送过铁丝网。……我和阿璘只在补分区战斗中见过一次面。”

“可是看起来你们俩很好嘛！”

阿青笑了笑：

“我和他见面的那天晚上，也和你一样感到惊奇，我们竟象亲戚或同乡，或起碼也是在同一个个单位相处了五、六年的战友。不，我们只见过那么一次面。可是那次战斗的特殊情况，使我们互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产生了深厚的友谊，就象老熟人一样。”

黄昏不知不觉地降临了。阳光渐渐消逝，太阳离开了树梢向地平线降落，天边出现了金黄色的彩霞。风似乎早就躲进森林里，等到夕阳西斜的时候才跑到田野上来，在禾稻和草地上嬉戏

翻滾。它們象一群淘氣的孩子，向我們腿上撲過來，把干枯的樹葉吹到我們的臉上，又忽的一下不知刮到哪儿去了。只聽見遠遠的地方枯干的落葉在沙沙作響。……

我們從齊腰高的煙葉、茄子和辣椒地里穿過。

不多時，幾道鐵蒺藜在我們眼前出現。在漂浮着色彩的蔚藍的天幕上，襯托出灰色的鉛絲、鐵柱子和碉堡。晚風勁吹，稻浪翻滾，云彩散開，分區突然變得陰沉沉，我仿佛覺得它就要沉沒在大地里。

我們钻进最後的几叢煙葉，順着它匍匐前進。我打開地圖把所看到的記錄下來。我們又到了原“戰略村”的一個土堆旁，我仔細地測量了鐵蒺藜圈的寬度和鐵柱子的高度。阿青估計着各個鐵蒺藜圈之間的距離，用鉗子試着剪了一根鉛絲。

我們跑了出來，回頭向分區望去。晚風瑟瑟地吹動着樹林，卷起的尘土向土丘和敵人碉堡的鐵絲網那邊飛去。槍响之前的一傍晚晚是多麼寧靜啊！不久，戰鬥將怎麼進行呢？我們會遇到一些困難，而將怎麼樣去克服呢？這時候，我的思緒正在汹涌澎湃。我看了看阿青，覺得他的心情也和我一樣。他的呼吸急促，眼睛閃閃發亮，嘴半張着象在微笑，又象在叫喚什麼人似的：

“咱們從這里打開突破口，路雖然遠些，但是好跑。這里地面傾斜，咱們可以把地雷掃乾淨。”

“地雷一個也不要漏掉，不然可麻煩呀！”

我邊說邊笑着，有意引起他談那次補獨的戰鬥，他讓突击队從自己背上跑過的事。我轉過身來的時候，阿青正在目不轉睛地望着陣地直盯着鐵絲網，仿佛沒聽見我的話。光線好象凝聚起來，照亮了戰士的臉。沉默了一會兒，阿青驀地轉過身來握住我的手，興沖沖地問：

“今天晚上你跟着突击队嗎？”

“是的。”

“哦，你只要有一次看到他們沖鋒，就會一輩子也忘不了。我參軍五、六年了，每年平均參加幾次戰鬥，算來也參加一、二十次了。可是每次看到他們抱着槍越過鐵絲網，在槍林彈雨中沖鋒陷陣，都象是第一次看到似的深受感動。突破口在哪里，槍一打響，敵人就會把火力集中到那裏去。一個一米多寬的突破口，就有多少類型的炮彈傾瀉在那裏……。哦，阿璘給你講過補獨的戰鬥沒有？”

“講過，他講了你抱地雷……”

阿青挪動了身子，緊靠着我，接着張開雙手，讓我看那一道道的傷疤：

“難道他沒給你講他受傷的事嗎？”

“沒有。”

“你注意他的手被燒得焦黑沒有？”

“我看到了。那是給燃燒彈燒傷的。”

“喔，那一仗敵人使用了燃燒彈。……那天晚上，月光亮得象白天一樣。突击队要穿過機場，越過幾道戰壕，跑一段長路才能穿過幾道鐵絲網。槍响五分鐘，我們就架好了橋，爆炸了五個爆破鐵絲網的炸藥包，打開了幾個突破口，連成一條筆直的通道。但是剎那間就象在田埂上打開了一個排水的缺口似的，敵人數不清的子彈集中向通道射來。第一突击队上去了。第二突击队緊跟着。戰士們飞快地跑着，撥開火網沖上去。到了最後一道鐵絲網，我臥在地雷上当橋，默默地數着戰士們踩在我背上的腳步，戰士們的腳步是那样的堅定而有力，我有好幾次搖搖晃晃，幾乎要翻倒過去。但是那時候我的心情却正好相反，希望戰士們的腳

步更加有力，把我的背踩得更痛些。我心中暗暗想：‘突击队同志们呀，更勇猛地前进吧，把仇恨都集中到陣地上来吧。’两支突击队都过去了，我站起来往回跑。这时候我感到自己和先前不一样了，有多少战士从我身上走过。突击队员冲锋的脚步是多么可贵，我感到无比的光荣。我这样想，心里感到很兴奋，跑得更快了。就在那个时候，我撞上了阿璘。他一手握着冲锋枪，一手揪住草丛，从战壕里一跃而上。月光从我的背后直射过来，把阿璘的脸照得亮堂堂。他若有所思地望着我。可是我知道他并没有看见我。他正在望着最后一道铁丝网，望着敌人的营房和碉堡。突破口已经打开，馬上就得开火。我从他脸上猜到了他的心思。直到我跑回来把他推开，趴下来抱着地雷，让他踩在我背上冲进去的时候，他好象始終沒有看见我。他目不轉睛地望着前方，脸上毫无表情。看他那模样，真叫人产生了仰慕之心。……”

阿青停了停，又张开双手看看那纵横交错的伤疤。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說：

“阿璘冲进去以后，我留下来想办法把那个地雷排除掉，接着也跟着冲进去。我趴在刚占领的桥头堡上，准备好一个炸药包放在身边。陣地上，在中心的几个营房那里，咱们的冲锋枪在猛烈地开火。我当时想，要是我不担任守卫突破口和炸药包的任务，而有一把枪该多好呀。十五分钟后，陣地上送来一个伤员。他就是阿璘。他中了燃烧弹，一边脸和右手被严重地烧伤。我扶着他，在碉堡跟前坐下。他摸索着走，沒有看见我，头部和手纏滿了繃帶。我抬起他的手摘下冲锋枪，接着打开水壶，让他喝了一口水。他坐在我身边，身上滾燙滾燙的，还浸透了汗水。他安静地坐了一会，忽然双手摸索着想拉我的手。我連忙紧紧地抓住他的手，以为他的伤口发痛。我問：

“‘你很痛嗎？’

“他声音微微颤抖地說：

“‘不，請你把我眼睛上的繃帶解开，我好象好点了。’

“他的話說得非常真誠。我不得不給他解开了繃帶。他的半边脸全部被燃烧弹烧花了，就象被火烧过的木头一样；几乎所有的伤口都已经变黑。他极力睁开眼睛看周围。这时候，咱们的枪声更加激烈地响着。不知是因为伤口在发痛，还是因为激动的緣故，我听见他急促地喘着气，全身哆嗦起来。突然間，他的左手把我的手抓得紧紧的，象是央求似地說：

“‘你帮我把手上的繃帶也解开吧。’

“我馬上拒絕：

“‘不行，你的手烧得厉害。’

“他又重复着，語气坚定又象是向我下令一样：

“‘你給我把手上的繃帶解开。……解开！’

“‘不行。……’

“‘解开！’

“他把手伸到我面前。一团耀眼的白繃帶在我眼前晃动着，使我眼花缭乱。我也不知不觉的急促地喘着气，全身也哆嗦起来，好象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似的。我急急忙忙地打开了纏在血肉模糊的黑乎乎的手上的繃帶。他用左手拿起冲锋枪，把它放在受伤的右手上，勉強拿着。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扶着牆走了几步，接着向前冲去。我发愣地看着，呆住了。事后，我一直后悔为什么当时没有阻止他。但是确实我当时是不能够阻止的。他的行动吸引了我，支配着我。当时要是他还叫我干别的什么事情，我也会听他的。……”

阿青說完站了起来，我也跟着站了起来。

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經黑下来了。我們不約而同地轉过去向那边望去。分区沉沒在黑夜里已經看不見了。阿青指着前面对我说：

“看这样一个分区，你能想象得到再过一会儿，那里就在咱們突击队脚下被烧成灰烬嗎？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面对着陣地，总感到难以理解，认为咱們总該有什么神通的吧。”

阿青輕声笑，又說：

“其实咱們打鬼子不是比变魔术的还要神通嗎。古往今来哪儿有过这样的事例。”

我們沿着原路往回走。一路上阿青又談起阿璘来：

“我們就是这样認識的。那天晚上要不是他叫了我，也許我已經忘了。但是，事情我是忘不了的。这并不是自己硬要記着，只是亲眼看見了，就会銘記在心里。”

我們来到部队将要集結的地点。我打开小本把要报告的情况記下来。阿青检查了炸药包和引信。我們在忽暗忽明的黑夜里靜靜地工作着。那边山鸡在叫，报道着时间的流逝。……

阿青正坐着，忽然环視着周围，好象在傾听着什么音响。接着他趴下来，把耳朵貼在地面上。我还没来得及理會，他已經站了起来，拍着我的肩膀，压低声音兴奋地说：

“部队来了！你把耳朵貼在地面上听听他們们的脚步声。准是突击队的脚步声。听起来是多么有力，多么雄壮啊！”

阿青眼睛一亮，嘴唇紧闭着，风迎面吹来，把头发吹向后方。我急忙照他說的把耳朵貼在地面上，然而什么脚步声也沒有听见。当我再向阿青看去的时候，忽然好象感到自己听到了一切，也看到了一切。我还听到了枪声，着火引起的响声，突击队员冲锋的呼喊声，他們冲进突破口的脚步声以及敌人惊恐万状的喊

叫声，兵营和碉堡的坍塌声。

霎时间，我看見阿青完全变了样。我面前是一位超出我所能想象的威风凛凛的突击队战士。

陈 晓 明 译

Lesson 10

参 军

竹 之

烈日如焚，刹那间天色突然昏暗下来。听到了排长的一阵哨音，副班长就带着一班人迅速跑到橡胶树下避雨。

阿心打开塑料布挡雨，他让战士们站在中间，自己站在外边，露出了他那高大结实的身躯、长圆脸和乌黑发亮的眼睛。

战士们背靠背地挤在一起，就好像偎在老母鸡怀里的鸡雏一样。塑料布的一角被风吹开，雨点打在阿心的冲锋枪上，他心里发急，很不痛快。站在他身边的战士看出他的心情，连忙拉塑料布给他的枪挡好。

阿心的原来名字叫阿由，生长在一个贫农家庭，父母早就死了，一个人孤零零地跟祖父住在一起。到他长大并懂得世事时，却生活在国土被美吴集团分割的环境中。伪政权的代表、警察、郡长阿平和坏蛋六本这一群家伙，以及驻在丐碑集市的伪军，真是无恶不作。他们到处逮人，强奸妇女，还要付他们工钱。他们随便枪杀人，剖腹吃人肝；路上怀疑谁就抓起来打；年老的打五鞭，年轻的打七鞭，妇女打二鞭。

他们这种嗜血成性的行径就好象上了鴉片烟癮似的。阿由还记得，有一次他做工掙回来奉养祖父的钱也被他们抢走。他当车夫多次受到他们的刁难和罚款。阿由非常气愤：“他妈的！老子有支枪就打碎你们的头。”

有支枪的这种想法一直在他头脑中盘旋……

祖父去世后，只剩下阿由一人，可以毫无牵挂地高飞远走啦。他心想，要打这些家伙，就得去参军。他常听村里的乡亲们说：“谁要想参军打击美吴集团，首先得自备衣服和枪弹，因为部队现在还很穷！”阿由亲眼看到邻乡秋大伯想送他儿子阿中去参军，他给儿子买了衣服和蚊帐，还跟儿子一道设法弄来了“别动队”的一支卡宾枪。他还清楚地记得送阿中离家那天，大伯头顶米筐，带着阿中去见支部同志。

阿由想：空着双手去参军多没有意思，自己至少也得先有一套衣服和一支枪。

夺取敌人的枪支和参军这种想法，象一粒种子似的日夜在他心中发芽生长。在丐碑集市做工的那些日子里，或者拉车到古芝的途中，看到伪军带着枪摇摇摆摆地走着，他感到很刺眼，恨不得立刻招住他们的喉咙，夺过枪来去参军。他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他想：不能胡来，要谨慎……一有空闲，阿由就到跳伞场去看伪军演习，等候机会。

看到他们跳伞的时候带着机枪悬在空中，他气得要命！

近来，阿由更加为生活操心。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做工积蓄够了买布钱，到店里缝了一套军服。当他挟着军服走回家时，心里感到说不出的激动。阿由半夜回到家里，翻出一顶伪军的钢盔，穿上军服，然后来到舅舅家。他在舅舅跟前立正站着，手举到钢盔边，小声说道：

“报告舅舅，我来啦！”

舅舅开始还为阿由的服装和举止而感到惊奇，随后他禁不住笑出声来。

第二天早晨，阿由打算去夺敌人的枪，正好开来一队“别动队”驻扎在他家附近，他想：好机会送来了。那天，他没有去做工，

整天在敵軍駐扎的各條巷裏轉來轉去。

果然，吃過午飯，敵人有的去找女人，有的去找吃的，剩下的聚在一起下棋。阿由前後一看沒有人，槍却亂扔在木板上，他十分興奮，激動得厲害，好象風吹蕉葉，心里直翻騰。阿由用眼睛挑中了一支既精良又輕巧的槍，這支槍能連射，非常合他的心意。但是槍支都象柴禾那樣亂堆在一起，不小心弄出聲音來被他們發覺，那就糟了。只有一挺輕機槍沒法堆在一起，孤零零放在外面。他敏捷地輕手輕腳地提起機槍，朝門口走去。正在這時候，一名偽軍提着沖鋒槍從後門走來，大聲喝道：

“喂！站住！你干什么，要偷槍嗎？”

在外頭的偽軍們鬧嚷嚷地插嘴道：

“誰在搗蛋！”

接着所有的偽軍丟下棋盤涌進屋來。

阿由的心卜通卜通直跳，他盡量裝出鎮靜的樣子微笑着說：

“我提起來試試重不重。你們看我當兵嗎？”

同村一個認識他的偽軍罵道：

“他媽的……我當是誰，原來是阿由。我認識他，何必大喊大叫的！”

提沖鋒槍的那傢伙笑嘻嘻地說：

“你有沒有那股‘味兒’^①？要有那股‘味兒’，就可以當兵了！”

阿由裝着不懂他的話，偽軍們都哄堂大笑起來，阿由也跟着笑，把這件事掩飾過去。他趕快往家走，一路想起剛才發生的事，好象頭頂上有什么冰涼的東西在滾來滾去。

時間一天天地過去，阿由決定今天行動。一大早，他就穿上那套最好的衣服，頭髮梳得光光的，來到舅舅跟前。

除了舅舅，阿由從來沒有把自己的打算告訴過任何親戚；他什麼事也沒有隱瞞過舅舅。今天，阿由滿臉喜氣洋洋，就象一位即將奔赴前線的戰士。他干脆脆地對舅舅說：

“等一會兒，要是聽到槍聲，你就來收我的尸埋葬；要是聽不到槍聲，那這次我就有槍了！”

偽軍們操練的時候，阿由來到了跳傘場。看到自動步槍和輕機槍橫七豎八地放着，他不中意，又快步朝集市走去。他走過一輛運兵的汽車，見駕駛室的門上挂着一支卡賓槍，就輕輕地走過去試探。聽到駕駛室裏傳出均勻的軒聲，他敏捷地閃到車邊，前後巡視一番，接着輕輕地取下槍。他太激動了，一失手碰到車門上，里面那個偽軍受驚翻過身來，閉着眼睛嘟囔道：

“是老榮嗎？”

阿由順口答應：

“嗯！”

“你喝的水我放在後邊的桶里。”

他說完後又放心地昏昏沉沉睡着了，均勻的軒聲又象剛才那樣響起來。阿由瞥了他一眼，猜出這傢伙昨晚在酒店和“共和國女人”的妓院裏鬧得太過度了。

阿由看看手中的槍，他一點也不滿意。這支槍太差勁了，槍尖生了鏽，槍身幾乎要散開了。他心里黑道：

“什麼王八蛋把槍弄得象臭屎……”

他又輕輕地把槍掛回原處，離開這里到巧碑集市去了。

看看手表上的指針一分一分地過去，阿由感到萬分惋惜。快到中午時分，還沒有看見一支稱心如意的槍。他自言自語地嘟

① 指玩弄女性。——原注

嚷道：

“他媽的，平常多的是，今天偏偏沒有一支象樣的。”

他气极了，用拳头敲了一下额头，低声說：

“笨蛋，想睡还嫌席破！”

阿由感到有些厌烦，叫了辆三輪汽車上古枝鎮去。

太阳已經偏西，还是早晨吃的飯，早就餓了。他走进飯館，剛吃完饭，还来不及喝水，看見兩名伪軍帶着一支冲锋枪走进来，坐在他旁边桌上，叫猪肉湯粉吃。

阿由瞥了一眼他們帶的枪：

“对了，从早晨到現在我才找到了你！”

他心里突然翻騰起来，連忙喝了口水就走出門外，朝两头打量一番，找一条脱身之路。真不巧，三个伪軍帶着枪朝他走过来，他覺得情况不妙，越想越可惜早上沒有拿那支卡宾枪。三个伪軍走近他，拐了个弯朝据点走去。阿由长长出了一口气，好象卸下了刚才压在胸上的什么东西。他回到桌边坐下繼續喝水。

各种想法在他脑中縈繞：夺枪嗎？如果莽莽撞撞地夺了过来，能逃脫嗎？他狠狠地咬了一下嘴唇，渾身发热。正在这个时候，外面传来了送喪的鼓号声，来往行人都停住脚步，挤在路边看。

肩上挂着冲锋枪的那个伪軍挤过人群朝門口走去，阿由乘机一脚把他踢倒，夺过冲锋枪，反手給站在旁边的那个伪軍一击，随即飞奔出門外。

两个伪軍一边追赶阿由一边叫嚷求援，滿街的乡亲们誰也不去理睬他們，反而閃开一条路让阿由逃跑。两个伪軍在后面紧紧追赶。阿由轉过枪口跪下作出射击的姿势，把那两个伪軍吓得趴在地上。可惜的是他哪里会打冲锋枪！他又站起来使出渾身力

量朝前飞奔，伪軍一边追赶一边叫喊：

“他不会打枪，同胞們，抓住这个越共！”

阿由边跑边脱下白衣，便于隐蔽。两个伪軍死命地追赶。阿由不巧踢着一块石头，脛骨脫臼。他不能再跑了，只好使劲地快步走着。敌人的距离越来越近，只有七十米了！阿由又奋力跑起来，脚疼得厉害，他一边跑，一边扳枪上那个凸起的东西。远处一个徒弟的伪軍也跟着追上来。五十米，三十米，眼看追到跟前了，阿由轉过枪口，扳动枪栓。伪軍听到子弹上膛的声音，連忙臥倒地上，滚到路边。

阿由抄小路来到田野里，跑到大鼻子沼地。这时候，他感到眼前好象横着一堵黄墙，并有无数的萤火虫在飞舞。他累极了，一头栽倒草地上，昏了过去……

他身后有人大喊一声：

“阿由！阿由！”

阿由定一定神，看看是誰叫自己。

“啊，老二！”原来是前面那个乡里的游击队员。

不用再讲了，肯定大家都能猜到阿由参加了解放軍。但在解放軍里，人們不再叫他阿由，而叫他决心同志。这个名字是他入伍那天支部書記給他取的。

雨点从伞形的树上滴滴答答落下来，地面上一片水光闪闪。阿由看了看枪，最近打过的每一仗还記得清清楚楚。这支枪一直跟着他，靠着它，阿由在白天强袭巧碑据点的胜利中作出了貢獻。在富和东一役中，阿由用这支枪給排长解了围，并跟排长一道繳获了一支湯姆枪；它还跟着阿心和其他同志一起消灭了新貴据点。阿心三次受伤都沒有离开过它。在最艰难的时候，它是

阿心的最亲密的朋友；今天，它跟阿心一道在解放军的行列中赢得了荣誉。阿心是多么热爱它啊！

雨停了，阿心提了提枪，挟在胳膊窝下。远处传来排长的哨音，他回到了操场。

Lesson 11

嘉順大娘的心

1963年1月25日

岳 胜 译

国 武

秋收后的太阳热得象火烧似的。天空沒有一絲云彩，太阳只是一个小小的晃眼的白点。烈日当空，火一般的阳光直射在人们的皮肤上、草木上、土地上，好象要将万物烧化似的。天气热得使你象蹲在火炉里一样。土地在蒸发，远远望去，好象一幅摇曳的紗幕，朦朧地遮盖着整个森林的边缘和遙远的村庄……金黄色的田野里，只剩下稻茬，还有三两片晚熟的稻田沒有收割，黄得刺眼。干稻草被太阳晒得爆裂而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传遍每一个角落。几头水牛零零落落地在泥潭里，仰着头，喘着气，嘴在懶洋洋地咀嚼着。在还没有收割完的地里的人们，早就回到村里去吃午飯，歇晌，避避太阳。

中午的田野是一片寂靜，只剩下吴大娘母女俩还在烈日下弯着腰拾稻穗。小芝細声細气的声音打破了靜謐的、热得窒悶的气氛：

“媽，太阳太晒啦，咱們回去吧！”

“把阿四哥这块地的稻穗拾完就回去。这块田施肥多，稻子长得多飽满！要听话。你要是口渴，再到田埂角的坛子那儿去喝口水，一会儿回去让你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凉快凉快。”

“媽，算啦！太阳把头都晒昏了，我怕媽病了怎么办呢？”

吴大娘一面回答女儿的問話，一面仍不停手地拾稻穗。現在，孩子的話打动了她的心，她停下手来，回过头看看孩子。小芝

今年刚十岁，汗水和太阳使她的皮肤黑得发亮。每天小芝总是辛辛苦苦地在沟渠、湖泊里捕鱼捉虾，补贴家里的伙食。孩子浑身是泥，没有衣襟的上衣塞在裤管一长一短的短裤里，满脸通红，嘴唇干裂，眼睛无神，气喘吁吁，这使得大娘更加怜惜小芝了。她把馓在泥土里的断稻穗拣出来，接着放下筐子，扯下头巾弄湿，赶忙给孩子擦脸。大娘把小芝攘在怀里，亲亲孩子发热的额头，不住抚摸她那被阳光晒得发黄带有焦臭味的头发，然后给孩子重新梳理那个象蒜头一样大的发髻，小声地说：

“你要是累了，上哪儿去坐一会吧，等着妈。妈拾够两斛半谷子，到过年的时候，给你大哥买一身衣服。他参军一年多了，还没有机会回来。你想哥哥不？”

“想。可是我怕妈病！”

大娘再一次听到小女儿的朴实而情意深长的对自己关心的话，两滴眼泪缓缓地流出来，滚到干裂的双唇上，带有咸味。她连忙用衣袖偷偷地揩掉泪水，不让孩子看见。她带着鼻音，语调低沉，温柔而激动地说：

“妈习惯啦！没什么，孩子！”

其实，在她收割完自己的四十分地的那天，她就得了病啦。但是她还是干，指望还能象过去一样挺过去。这农忙季节，干一天活够吃一个月，要是歇一天，就得好几天没吃的，那怎么能养活母女俩呢，又拿什么来给正在杀敌的儿子添些衣服呢！

她看看小芝，又看看自己，觉得自己并不比孩子强多少。穿到田里来劳动的衣服，补丁压补丁，红一块黑一块的。上衣短了襟，裤子磨损了褶，泥土粘满了耳朵、头发和嘴。她的头沉重得象吊着块大石头，眼里冒火，嘴里干苦。鼻子一鼓一鼓地呼吸，热气憋得象抽火烟似的。大娘的腰背砭骨地酸痛，脚累得抬不起来。

大娘都快五十岁了，自从老大参军到现在，虽然终日劳累，可是从来没有怨言。从她象小芝那样的髻龄起到她养儿育女，她早就操劳惯了。在打法国鬼子的几年抗战中，她的家庭朝不保夕；由于革命胜利，才有了出头的日子。嘉顺乡地少人多，而且都是盐碱地和不毛之地，她家里分到了四十分地，比起其他老乡来是够好的了。她家里祖祖辈辈都是雇农，靠着丈夫的辛勤劳动和她的料理，有了这些土地，加上她夫妇俩的汗水、组织的照顾和乡亲们的帮助，她家里的生活虽然不怎么富裕，但也很能过得去了。

和平恢复，太平温饱的日子过了没几天，她家的土地又被夺走了。穷光蛋还是穷光蛋，洒在土地上的汗水以及她家里的生活来源，全被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有权有势的家伙夺去了。她又生了两个孩子。他们夫妇不得不忍气吞声，只希望靠自己的劳动来养家活口，抚育儿女。但是就连这样也做不到。她的丈夫被拉去拷问，罪名是“接济和窝藏‘越共’”。她回想起丈夫被释放回来时候的样子。从前那样强壮而肤色红润的身体，现在由于失去了土地而感到苦闷，加上毒刑拷打，变得瘦弱而无血色。他愁眉不展，眼睛发红，老是摇头，好象有什么仇恨在心，经常满腹心事，但是一句话也不说。

过了三个月，她丈夫大量吐血，离开妻子儿女与世长辞了。真是祸不单行呀！过着没有革命的生活，不到两年就失去了土地，失去了亲人。现在老大已经长大了，他夜以继日地到沟渠湖泊去摸鱼捉虾，到森林里去砍树打柴，扎扫帚去卖，帮助母亲搞点收入，勉强度日。

不久革命又回来啦……大娘重新获得了土地。她的丈夫虽然永远不会回来，但是还有许多并不是亲戚朋友的人在保护着她。接着，敌人的据点撤走了。老大也坐立不安，要去参军杀敌。

尽管她年老体弱，小芝还不懂事，家里缺人照料；她知道孩子走后，家庭的重担将落在她那瘦括括的双肩上，但是她毫不阻拦，勇敢地鼓励他前去。她疼爱孩子；也热爱同胞，仇恨敌人。家里少了一双得力的手，许许多多活儿得由头发斑白的她和幼小的小芝来做。她从不发一声怨言，相反，她还常常招待回到本乡来的干部、游击队员和部队，请他们住在那狭窄而矮小的房子里。她看得很清楚，现在她们母女俩无论吃的穿的，都比没有土地、没有阵线^①的时候好得多了。她们俩吃的，家常或外出的穿着跟乡亲们相差不了多少。

“妈，咱们再去拾稻穗吧！我帮你一手，这样，到过年，就能给大哥捎去新衣服啦。”

小芝的话使大娘清醒过来，她勉强站起身，拖着沉重的脚步，弯下腰继续拣拾那些折断了沉甸甸的稻穗，并把漏割的稻穗招下来，扔进筐子。在她旁边，一个小小的身影跟着动，她们配合得很协调。在一片寂静和烈日曝晒之下，始终形影不离。

大概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天空万里无云，象一大片浅蓝的墨水。北斗已经偏斜。月牙儿犹如淡黄的桔瓣，闪烁着最后的朦胧光辉，准备躲进那隐藏在远远的丛林里的新福市的教堂尖顶后面。已经快到腊月十五了。在靠近三岔路口，拐向那公张定神庙，也就是拐向旧校址附近的那方面，散会群众的嘈杂声，东海浪拍击海岸的奔腾澎湃的咆哮声，以及帅腊河畔树丛喇叭喇叭的摇曳声汇成一片，使当年的抗法英雄张公的这个不屈的战斗根据地的夜景显得特别喧嚣、沸腾，并且充满了英雄气

① 指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译者注

概。东北风吹来有些凉意，预示春节即将来临；风呼呼地吹进衣服，衣襟飘飘扬起，使人感到更加爽快，振奋。

吴大娘加快脚步，在通往家中的笔直的大路上走着。小芝那小小的身影一直跟在后面。大娘好象不知道小芝在身旁的似的，会让大家争论的声音还在她耳边清晰地回响着。会景的情景又展现在她的眼前。她听到了乡里年纪最大的老农五大爷的粗哑的声音：

“我建议乡亲们同意阵线意见，免去吴大娘的承祖。”

大家纷纷发表意见：“吴大娘孤寡一人，年老体弱。老大又参了军。她还要养活一个小的。免掉算啦。”

“四十分山地，怎么养活无依无靠的母女俩呢！况且家里还有孩子参加解放军。我同意免去。”

“今年的一年里，大娘接待了不少游击队员和部队战士，照顾得比自己的孩子还周到。是应该免掉啊。”

关于大娘的处境和工作积极性，人们议论得很多，她没有一一记住。这时，她的心在跳动，嘴唇在发颤，耳朵在嗡嗡地响，尽管她竭力抑制住，泪水仍旧涌了出来。她这么高兴，是因为她被免去了承担，还是因为乡亲们无意中提到她无依无靠的处境而使她感动呢？她满足了，还是不高兴呢？不，她既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大家都了解她，都谈到了几年来她对革命的贡献。因为乡亲们没有一个人不疼爱她。高兴的是她执行了丈夫的遗志，没有违背老人大参军时的意愿。她也完成了她本人应尽的义务。她不高兴的是为什么乡亲们不让她承担公粮，供养包括她自己的孩子在内的部队，让革命有更多的钱去买枪支弹药打鬼子，争取早日胜利，使她母子早日团圆，祖国早日恢复和平。尽管她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但是集小风成暴风。这也是她为抗战应献的血

汗，又怎能和部队的流血牺牲相比！她想起开会的时候，她的手在颤抖，缓慢地举起来要求发言。她搁在床板上的脚摇晃着。为了使自己镇静，她把下巴靠在膝盖上；她干咳一声，眨眨眼，庄重地说：

“请求兄弟姐妹们和陣线让我继续繳納公粮。我的囤里还有谷子。我的孩子去参军是他的本分。我在家有我的任务。四十分地，今年我打了三十五斛；养一口猪，已经八个月了，还有十来只鸭子……”

大家都惊讶地看着她，紛紛議論：

“免了吧，四十分盐碱地，一般只能打二十斛，大孀一份，老大一份，小芝一份，每人分不到十斛，拿什么去繳呀？”

“大孀报三十五斛，那是大孀和小芝找圈肥，挑火灰，日夜筑堤保水和精心經營的結果，不算。”

“猪、鴨沒多少。”

陣线的三哥早就在傾听大家的意見，这时他站起来用敬佩的眼光看着大娘，感動地說：

“吳大娘太好啦。乡亲们建議免繳是應該的！”

她坐直了身子，把两脚放下地，捏一捏衣領上的沒有扣上的衣扣，努力保持鎮靜，感激地邊說邊抱怨：

“乡亲们和陣线說的都对。我很感謝。但是仔細一想，要是沒有陣线，我怎么会重新获得土地来耕种呢？要是沒有陣线，敌人的据点和士兵还在，不是拉去服役就是征税，搶切鸡鴨，又怎么能安居乐业呢？要是沒有陣线，就不会有冲洗咸水的渠道，使我的田有淡水可以施肥，养活了我的一家。我請求繳也是对的。因为有了革命，我的家今天才能够得到温飽，才有乡亲們的愛护和照顧，不然，誰知道要过什么样的苦日子呢！”

“您說得非常对！可是仔細想想，地是您的地，他們搶走了就该还给您。至于对付敌人，您的孩子已經参军，貢獻了一分力量。还有渠道，你們母女俩不是也参加了将近一个月的劳动嗎？”村里性子最急的农民四叔，伸长脖子，用粗獷的声音简单而明了地回答她。

陣线的一位爱国人士八哥慢慢地把凳子挪到靠近油灯处坐下，望着她，不慌不忙地說：

“我虽然也不怎么富裕，但是看見大孀和小芝的境况，我还打算帮您一点呢。乡亲们和陣线决定免收是公平合理的。吳大孀，您安心好啦。”

她正放开了脚步走，刚走近旧崗哨前的烈士碑，脑海里还浮现出弥漫在会場上的相亲相愛的气氛，突然有人拍她的肩膀，把她拉住，不让她走得过快。这个人和她糾纏着，滔滔不絕地說：

“乡亲们給你免了，你还繳它干嘛？你打的粮食又不多，哪儿来的三十五斛？我的一亩二分地，我只报了六十斛。手头不寬裕，少报点还可以派别的用場。什么时候好轉了再多繳点。”

“四孀，可不能这样！我母女俩能够有吃有穿，都是乡亲们和革命的幫助。我感謝他們，所以應該繳納呀！”吳大娘撫摸着四孀的肩膀，溫和地回答。

“您要这样做也行。可是我呢，那我手头太紧啦！这个春节，他爹打算把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錢，花六七百块給孩子买一只手表，让他跟得上別人。多繳就拿不出来。”

“四孀，你疼愛孩子，也有道理，但是想想看，一亩二分好好地最少也能打一百二十斛谷子，自己报得太低就不象話了。你忘了陣线三哥的話了嗎？自觉自願，努力完成任务，做到問心无愧，那就可貴了。”

“您說得不錯。但是，孩子老早想要一只表了，就是沒有錢。这个春节手里有点谷子，想給他买一只。”

“你疼孩子，我完全同意。然而，应当分清緩急先后。你想，要是沒有革命，我們哪里来的土地耕种？要是沒有陣綫指引挖的渠道，哪能长出这样好的谷子？不把敌人赶走，不解放自己的家乡，我們孩子哪能这样平安无事地在我們身边，哪能和朋友比这比那呢？”

四孀放慢了脚步，落在吳大娘的后头，又象分辯又象叹息地說道：

“这样做，不知孩子他爹同意不同意？”

“四叔是通情达理的人。我老大的时候，經常受到他的开导。他去参军也是听了四叔的劝告。我想，要是四叔在家，一定会比我們姐妹想得周到。至于孩子，只要你給他解释一下，等以后有机会再买就行了。据他三叔說，六七百块钱能买成百发子弹呢。我老大来信說，他們現在一发子弹要命中一个敌人，那么，一只手表就能换敌人一百条老命，他該不会不同意吧？”

四孀微微地点头，連連答应，从容不迫地走着，緩緩地摆动着手拐进屋里去了。

吳大娘正坐在一張歪斜的竹床上，給小芝补那件褪了色的紅一块白一块的上衣，突然停住手看看正匍匐在地上、头挨着炉边鼓起腮吹火烧飯的孩子。大娘問孩子：

“小芝，今天的晚飯就什么菜？”

“不知道！”小芝停止吹火，回过头像望着媽媽，滿臉灰黑，笑着回答。

“好啦，飯开了你叫我一声，再去摘点苦菜回来煮煮，蘸虾酱

吃。今晚媽打上灯火去捉魚来明天吃。”

吳大娘把目光轉向那晾在院子里的金黄色的谷堆，这是她母女俩花了整个收获季节的工夫拾来的果实。大娘突然想起了什么，叫道：

“小芝！”

“哎！”

“过年媽不打算給你大哥捎衣服去啦。”

坐在灶旁的小芝，搖晃着肩膀，歪着头，拉长着脸，撇嘴說道：

道：

“算了，媽，把拾来的谷子卖掉，給哥哥买一套衣服穿着去打鬼子！”

大娘对孩子投去怜爱的眼光，心如刀割。昨天大娘問了农民干部盖八叔，他說：

“要是你报三十五斛，就得承担上繳將近二斛半的谷子。你問干什么？陣綫不会同意你繳！”

但是大娘已經下定决心，不繳不行！她又算了算，二斛半谷子大約值一百三十元，能买二十发子弹。太少啦，她不满意。仔細地算了一算，她要多繳。噢！还有拾来的两斛半谷子，本来打算給老大縫一套衣服的，合起来一共有五斛。要繳五斛。这样的决定，她覺得心里象有什么牵挂而不无歉意。老大参军的时候，正是青黄不接，家里沒有谷子，也沒有錢。他走的那天，只帶了一套发霉的半旧的布衣服，这是他唯一沒有破的衣服。入伍以后，也許陣綫会发給他衣服吧？但是革命还穷，还得为多少战士操心，怎么能供得上？自己应该贴补一点才是。老大又是个不爱讲话的人，缺什么，有什么痛苦，他是从来不开口的。看見家里穷，他从来也不要什么。孩子的破烂衣着和风吹雨打的形象，不禁使她万

分怜惜起来，叹息不止。不给孩子捎衣服去，她是不忍心的。现在已经到了腊月二十五了，丈夫的供桌上还空空荡荡，也感到难过。她那发红的无神的眼睛里慢慢地流下两滴眼泪，滚在皱巴巴的黝黑的脸颊上……

“妈，饭开了。”

大娘连忙把针别在发髻上，用搭在肩上的破旧的红色毛巾揩了揩眼淚，走过去，坐在小芝旁边，拿起饭筷把锅里的饭搅匀，疼爱地说：

“妈想过了，咱们家按阵线的规定上缴养军费二斛半谷子，尽管说免，妈也一定要缴。但是妈觉得太少了，妈打算把咱们母女俩拾来的谷子合起来，一共五斛，多拿一些去上缴。所以不给你哥哥捎衣服啦。”

“这样吧！您还是给哥哥捎去，别给我缝过年的衣服啦，拿这笔钱缴吧。”

“那么，过年没有新衣服给你穿，你难过吗？”

“不难过。还有一套肩上破了的粉红衣服，妈补一补给我穿，过年好去跳舞，再去看看什么地方来的歌舞团表演，就够乐的啦！不要缝什么新衣服了。”

听小芝这样说，大娘把孩子搂在怀里，一个劲地往她头发上和脖子上亲吻。大娘冷静了一会儿，重新想了想；她看着快要烧完的柴枝正在慢慢地燃着，突然又冒出通红的火苗，脱口说道：

“好了，我考虑好啦。你大哥有衣服，你也有过年的衣服，你说好嗎？过年，咱们有十只鸭子，妈原来打算卖掉五只，给你爸爸的供桌买些东西，留下五只做供菜，咱们母女俩好过年。现在我只想只留两只，卖掉八只。你爸爸的供桌就买一梳香蕉，再供上几个红茄子、两个西瓜，买点香和灯油，打扫打扫，就不买四季

画和红对联啦。留下足够的钱多上缴些，好狠狠地揍鬼子，让你大哥早日回来跟你这小丫头玩。”

大娘说完话，宠爱地用手指点点孩子的脑门。小芝静静地听着，恹恹地把头钻到母亲的腋下。母女俩那股高兴劲儿就好像刚刚解决了一道数学难题似的，互相拥抱着，逗乐。母亲吃吃地笑着，女儿也乐不可支。

突然从大路上传来阵线的三哥的话声，他是来写承担报表的。吴大娘放开孩子，拨开垂到屋檐下的树叶，弯腰走出来，眯着眼叫住了他：

“阿三叔！请进来喝杯水，我有话跟你说。”

三哥跟着走进屋里，还来不及坐下，大娘急忙摆着手，半开着嘴笑，不加思索地讲个不停：

“我一定要要求尽义务。我承担上缴五斛谷子，阿叔！你快登记吧。二十七我去卖谷子，二十八缴款。”

三哥瞪着眼睛直发愣。

“不，大嫂，您得免哟！就是要缴也没那么多呀！”

小芝从厨房里瞪瞪地跑了出来，两手抱住三哥的腿，抬起头望着他，张大了嘴，露出两排不太整齐的牙齿，笑得眯起了眼睛说：“我妈妈缴四桶！我也要求缴一桶给阵线养军，尽一点义务。”

岳 胜 译

Lesson 12

墨村的信

阮志忠

在山林里，早晨总是姗姗来迟。吱吱喳喳的鸚鵡鳥早已成双成对地聚在一起，而初升的太阳还没有越过山頂，阳光还照射不进树木丛生的老林。晨雾拖延了很久才象睡过懶觉似地慢慢消散。迟起的雄鸡仍然伸长脖頸爭相啼鳴，它們不是为了叫醒人們，而只是告訴大家，它們已經起身了。

但是乡亲们一天的生活早已从半夜就开始了。他們就象夜間等車的人，总怕誤点似的，合一合眼就馬上爬起来。各家各戶都在厨房里烧飯，煮木薯，熬猪食，煎浓茶，这一切安排妥当后，天才刚刚亮。然后，誰也不用提醒誰，全村都熄了灶火，女人措上孩子，提着飯，男人挎上背包或措上背篋，拿着柴刀，提着水，匆匆忙忙离开村子，疏散到山里躲避飞机去了。

飞机的响声沒有停息过一天，几乎天天都听得到炸弹爆炸、机枪扫射和火箭发射的轰响声。敌人仇恨他們嗅到的一切有人烟的地方。一条穿过梯田的羊腸小道，一間破旧的看庄稼的小窝棚，林間升起的一縷白烟，空曠的山坡上一个晃动的人影……，只要是他們认为可疑，都可能遭到飞机三番五次的袭击。其实，在茫茫的山林里，人們躲进树丛，就如同鳥儿一样，除非过于暴露，是不会被发现的。敌机射中是极其偶然的，只不过是毁坏树木而已。它所以能威吓人，是因为它能在空中飞，因为它可以突然間气势汹汹地扑过来，嘶叫着投弹，扫射，炸弹轰轰地响，子弹

嗖嗖地飞，庄稼地被翻騰起来，粗大的树身被撕裂开来。……

人們連空地都惧怕。乡亲们整天坐在深坑里，山坳中，躲在深山老林的石壁下。大家說話少了，誰也不願意多听別人的談話，都在全神貫注地分分各种馬达声。溪边和河岸上的灘地逐漸荒蕪了。耕作的季节已經开始，而下地的人却寥寥无几。……

屋里只有阿日一个人煨着炭火，蜷縮着身子躺着，一只手搭在头上，一只手搗着肚子。在地板上走动的脚步声惊醒了。有人問道：“阿日，走不动了？”

阿日睜了睜眼，沒有作声，又把眼閉上。昨晚肚里的虫子折磨了他一整夜，一陣陣的疼痛象刀絞腸断似的。阿日緊閉双眼，也无法入睡。一直到天快亮时，他才昏沉沉地睡了。对于阿日說来，肚子疼就象家常便飯一样。他从不呻吟，呻吟只能增添些疼痛而已。忍受已經成了他的习惯。他緊閉双唇，輕輕地呼着气。他想再睡一会，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支撐着坐起来，把手伸进里屋的門，拿出一支枪。他把枪平放在地板上，又向身边拉了拉，然后整个身子也跟着倒下去。

太阳爬过东边的山頂，晨雾也消散得一千二淨。敌机活动的时刻到了。隆隆的响声从远方传来，最初还分辨不清是什么声音。阿日仍緊閉着双眼。馬达声越来越清晰了。阿日自言自語說：“飞机！”

但是阿日仍然一动不动，他希望敌机飞向別处，好让他再安稳地躺一会。刀絞似的疼痛已經折磨了他一整夜，現在飞机又来打扰他了。

馬达声越来越近。通过刺耳的吼叫声，人們已經可以判断出，敌机正直冲过来。

“啊，敌机扫射。”

隆隆的吼声慢慢移向墨村。阿日再也躺不住了。他一边支撑着坐起来，一边伸手拿枪；他正挎上背包，整理褂子的时候，敌机已经飞到了头顶。阿日也不清楚要干什么，但仍然下意识地从窗门窜出屋门。

一架驱逐机象强盗似地直冲过来，急速地盘旋了两圈，然后侧着翅膀俯冲下来。阿日紧缩身体，仰面死死盯住向下俯冲的飞机。

“糟糕，它要毁灭我们的庄稼地。”

一颗炸弹抛了出来，向下飘过来。呼啸声好象要把耳朵撕碎似的，接着猛地一下，扎进树林里。炸弹没有爆炸。敌机又抬起头飞向高空，按照原来的轨道又盘旋了一圈，再一次向下俯冲。在阿日眼前的这一块空间里，只有这架敌机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它既凶悍又嚣张，好象它不知道什么是怕，而且什么也不怕。在它的视野里，在炸弹、炮弹的威胁下，什么都显得渺小了，好象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它碾得粉碎。森林太驯顺了，它只能刮起大风，却不能折断敌机的翅膀。庄稼地里纤细的玉米杆和嫩小的玉米如同小孩瘦弱的四肢，生长了六个月的小麦如同小女孩背水似地摇来晃去，抵挡不住敌机的子弹。飞机上下翻腾，搜索寻觅，吼叫恐吓，蛮横肆虐，简直就象他们的海陆军战队的强盗兵正在搜抄村里老乡们的家园一样。大概是又捕捉到什么目标，敌机盘旋着冲入高空，准备再一次向下俯冲。

果然如此，敌机开始了第三次俯冲。一团团黑色的炸弹尾随着飞机直泻下来，越接近地面，越是癫狂地嘶叫。

“轰”，剧烈的爆炸声冲向山崖，震撼整个山林，阿日躺着的地面也被晃动了。嗖嗖飞蹶的弹片混杂着刚被翻起的土块、尘埃，接连不断地飞向四面八方，又嘩嘩地落下地来，就象是突如

其来的一场暴风骤雨。

阿日扑在地上，身体紧贴着地面，恍惚了一阵，又坐了起来。啊，前面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庄稼地！”

阿日大吼一声，吼声被梗塞在喉咙里，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不知道热气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迅速传遍阿日全身，象火燎似的。阿日睁大眼睛，又仔细地看了看。再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就是自己的地。阿日往日圈好的庄稼地现在被炸得污迹斑斑，象是溃烂的病体。小麦、玉米和各种熟悉的庄稼象是被撕裂了眼睛的孩子，倒在地上，直挺挺地躺在母亲的背上。阿日转眼看了看自己，目光扫过双臂、胸膛、背包、褂子，内心探询着，寻觅着，最后突然凝聚在枪口上。就是它，在脑海中形成的这个念头，象电光一样闪过。刚才闪现出的这个念头是由无数耳闻的事实、目睹的情景和理解了的現象汇集成的。

……去年收获玉米的时候，美国强盗飞机第一次来骚扰。莹姐抱着孩子躲进山林里。躲到哪里都能够听到飞机的呼啸声。莹姐跑呀，跑呀，一直爬到高山上，仍然能够听到飞机的响声。当晚，全村的人都四出呼唤，但是听不到莹姐的回答。点起火把从深夜一直找到天亮，找到时，发现莹姐抱着孩子倒在石壁缝里，手脚已经僵硬了。

……干部经常对游击队队员们说：“同志们，美国强盗不敢从陆路到咱们村来，因为咱村有好多尖桩、暗弩和石头陷阱。他们想方设法从天上飞过来。天上，咱们无处插尖桩，设暗弩，布陷阱，咱们要用枪……”

人们在歌声中，在日常的谈论中抒发对未来的憧憬；国家独立以后，平原的布要运到山区来，山区再也不会缺盐了。

蘊藏在心底的对敌人的仇恨就象是被覆盖着的火堆，在缓缓地燃烧，抚摸外表，只觉得微微发热，或者是几乎与常温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当与敌人处于面对面的时刻，敌人的残暴、驕横、放肆、威逼，就如同一股风把覆盖着火堆的外表吹得一千二净。这时，正是敌人充当了点燃导火索的角色。于是人们下定决心，付诸行动。看外表，好象是出之本能，实际上是理智的反映。

阿日挺立起来。好象有一声呼叫从庄稼地那边传来。这叫声如同呐喊：

“阿日，打死它！”

阿日连忙把子弹推上膛，把褂子甩在地上，飞快地向呼叫的方向跑去。他靠着树坐下，摆好架式。呼叫声又响起来，声音更近了，更严厉了：

“阿日，打死它！”

敌机就在阿日眼前盘旋。就是它，它开始俯冲了，展开的机翼越来越大。它好象要把比它小几百倍的阿日吞掉似的。方形的、圆形的大窟窿大概是它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阿日。它象一支毒箭射下来。

阿日举起手中的枪转来转去，好象握不紧似的。在他眼前，准星也变小了，瞄准缺口也模糊不清了，整个飞机几乎占去了他的全部视野。敌机吼叫着，它使尽全力让吼叫声达到最令人恐怖的程度。转眼间，它已冲到阿日身旁，马上就要把阿日捉住。一股无力的力量推着阿日向后倒下去，他的身子慢慢地向后仰倒，直到被身后的树干挡住为止。手里的枪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但是眼睛已经离开了瞄准缺口和准星，扣扳机的手指僵直着，一动不动。这个怪物刚刚把阿日推倒，它又窜入空中。它从阿日面前掠过，阿日坐起来时，才发觉自己没有开枪。

阿日放下枪，头脑里空荡荡的。突然又响起了呼喊声，象是莹姐的声音，对，是莹姐的声音，她喘着气，说得很急促。呼喊声不是在前面，而是在阿日站立的地方。

“阿日，开枪呀！你胆怯啦？”

阿日又拿起枪向后退了退。一定要开枪。但我这里已被敌机的眼睛发现了。敌机可能也已发现了自己的对手，象斗狮子一样，敌机仰头飞入高空，准备再次俯冲。阿日急速扫视了敌机一眼，趁着飞机调头转弯的时机，他弯着腰窜到另一棵树下。

太阳和光亮，森林和野兽都凝滞不动了，屏住气注视着这场奇异的角斗。飞鸟、昆虫也都静悄悄的。除了飞机的嘶叫声和连续不断的爆炸回响声之外，任何一点微小的动静都没有。阿日连敌机的嘶叫声，炸弹、炮弹的爆炸声和敌人的一切恐吓声也都听不见，他只听得见在他心中响起的一声接一声的呼喊：

“开枪吧！”

“马上开枪吧！”

“立即把它打下来！”

额头、背部和胸前渗出了汗水。角斗刚开始，还没有抽袋烟的功夫，就感到异乎寻常的疲惫。阿日打了个喷嚏，鼻孔里的火药味不那么浓烈了，他用手擦了擦蒙住眼睛的汗水，然后把枪架在一个树杈上。敌机正侧着翅膀直冲下来。展开的机翼越来越大。它向前方直插过来，仍然是那样恶毒、阴险。它恶狠狠地盯住阿日。

阿日手里的枪平平稳稳地放着，他的眼睛看得清清楚楚。

又响起一声简洁的话音。这次不是呼喊，而是轻盈、柔和的叮嘱：

“开枪吧……阿日！”

阿日用手指沉着細心地扣了一下扳机，响起一声爆破。在炸弹、炮弹的剧烈轰响声中，在敌机暴跳如雷的嘶叫声中，从阿日的枪筒中迸发出的步枪子弹的爆炸声显得太渺小了。山林和小鳥那能听得見呢！只有正在傾听瑩姐的話語，把滿腔的怒火集中在一名獵手最細膩的工作上的阿日听得清楚。如果再有別的人，也許就是瑩姐了。枪声是多么的圓潤响亮，听起来就象是午夜之后命令进攻据点的激烈战斗开始的枪声一样。但是山林啊，这只是相似而已，实际上是很不相同的，这不是一场战斗开始的枪声，而是战斗結束的信号。从战斗一开始，阿日的眼睛就沒有离开过敌人的眼睛，現在阿日的眼睛更亮了。

“啊，它喝醉酒了！”

敌机搖来晃去，一团火紅，一会冲到这边，一会冲到那边，最后栽了下来。隆隆的响声象森林的大树傾倒一样，在山林四周回荡，响声延續不断，許久才沉寂下来。

阿日拐回原来的地方，拿起褂子，急速向飞机降落的方向跑去……

阿日的对手現在滾倒在地，翻臉着。它的身体断成碎片，散落在四周，象是才被宰割的大象扔在地上。它的骨架袒露着，翅膀被切成两段，深深地插入土中。它的全身焦黑，和刚被烧过的庄稼沒有有什么两样。它的眼睛在哪里呢？全瞎了。“以为你能看見我，原来你看不見！”阿日抽出柴刀敲打着金属板，发出噹噹的响声，听起来又新奇又有趣。阿日大声笑起来。現在敌机显得多么可悲，多么懦弱和无能啊。它的头部插进地里象一名跪伏着的俘虏。阿日踮脚爬上机身，試着顫动，机身上下晃动，就象平日站在橫放在庄稼地里的树干上顫动一样。“你怎么不再吼叫呢？怎么不再扫射呢？原以为你会吃掉我，沒想到我却用火把

你烧焦了。……”

天空一片瓦蓝色。阿日目光炯炯，看了看枪，又看了看自己的手和脚，他对自己熟悉的步枪中，从自己的手腳上，从与过去沒有任何不同的胸膛中自然而然地看到一股他从未发现过的新奇的力量。树木花草依然是那样溫和宁静，小鳥又喊喳喳地叫起来。“山林啊，你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嗎？”枕树盛开的五顏六色的花朵摆来摆去向阿日致意：“阿日，你比它强多了，……”

也許已經很久，很久，人們沒有听到过白天从阿日的屋里传出琴声来了。

山林里的早晨来得晚，而夜幕却很快就降临了。

一直到太阳落了山，乡亲们才拖着沉重、緩慢的步伐陸續回来。仍然听不到多少言語声。这种疲憊不堪的状态并不是由于繁重的劳动造成的。炸弹、炮声，飞机的嘶叫声使得人們头脑发胀，人們又都經歷了恼怒、气愤、忧虑和恐惧。

阿日放下琴，抄手坐着，看大家将会有什么反应，会采取什么态度。

但是人們仍然保持着和往常一样的气氛。說話的声音仍然是那么低沉，听起来就象是从远处传来似的。也沒有人間及阿日。妇女和孩子把柴筐和菜放在家里，便到水槽去打水。男人們收拾好东西，一屁股坐在地板上，手支撑着，向后仰着身子……一直等到热气全消散了，人們才去生火。

家家的灶火閃着紅光，火光只能照亮灶火四周的一小块地方。人們唧唧咕咕地低語着，听起来就象是远处传来的瀑布声。夜越深，鼾声越多，乡亲们都已进入夢乡。阿日肚子不疼了，但是无法入睡。他不时地弯下腰吹灶火，把火拨得旺一些。

深夜又匆匆地过去，但四周仍是黑魆魆的。小鳥和猪鸡还沉睡。乡亲们仍然是半夜就起来，准备一切。最后一个人离开村子时，晨光还未照进来。走在前面的人，稀稀疏疏，提着猪和鸡，时而传来催促和呵斥声。

墨村击落一架飞机的消息流传得象阿旺河一样远，比飞鳥飞得还快。最初只是在南江县内流传，后来传到了东江县，接着又传到西江县。

卡都族人听到这个消息，卡当族人听到了这个消息，沃族人 also 听到了这个消息。人们称赞道：

“墨村人真了不起。他们在南江县数第一了。”

又有人补充道：

“他们在南江县数第一，在三个县，他们也数第一。”

但是也有人說：

“墨村人打下一架美国飞机，可是他们不高兴。”

人们問道：

“他们为什么不高兴？”

人们又自我回答：

“墨村人不高兴是因为怕美国鬼子报复，再派飞机来毁坏庄稼地。”

“怕什么呢？”

“有人怕，有人不怕。年轻人点着火把去看被打下的飞机，但是老年人却說：它的枪多，子弹多，咱们的枪少，子弹少；它在天上，咱们在地下，它打咱们容易打中，咱们打它很难打着……”

关于墨村的传说传了出去，又传回墨村。村里的游击队员先听到了，回来告诉乡亲们：

“别的村說咱村打下飞机，村里的人不高兴。”

“人家說：咱村不高兴是因为村里的人怕……”

什么地方都是如此，生活中发生了問題，就使得同一处境的人更加亲密起来。人们共种一块田，同住一处地，共饮一江水，平分一块肉，同听一个鑼声、鼓声……这一切把村里的人紧紧地連在一起。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而更深刻的，使人们不能忘怀的，促使人们必須共同思考，共同解答的是乡亲的声誉，是民族的仇恨。

别村的传说传回墨村，就象一股风猛吹着各家的灶火，閃亮的火光彻夜不熄，村里很少有人睡觉。阿日到各家各户对大家說：

“我开的枪，我知道。咱越怕它，它就显得越可怕。就象咱们发瘧疾一样，天再热，咱从心里感到冷，身子也就直打哆嗦……其实它并不象咱们想象那么可怕……”

低語連續不断，从这个灶火传到那个灶火，从村这头传到村那头，象走馬灯似地又从村那头传回村这头。小溪終究要汇入大河，人们从議論变成爭論，从爭論发展成集会。集会又使人们更紧密地連在一起。就象在山間縈繞回蕩的鼓声、鑼声一样传来传去，最后各村通过文字，从一封信里听到了墨村的回答：

“县属各村的乡亲们：

一九六二年五月廿五日，墨村击落一架美国驅逐机，是墨村游击队员阿日击落的。用的是步枪，只打了一发子弹。

各村說：墨村击落了飞机，但不高兴。

前一时期，墨村人是害怕。墨村人开了大会，现在向各村報告如下：

今天，墨村人再也不怕了。

美国鬼子不会因为怕它的飞机，就不来袭击。怕它，它也要来袭击。不揍它，它以为咱们服输了，它会破坏得更厉害。

它的枪多，子弹多，咱们的枪少，子弹少。但是不管枪多枪少，只看决心大小。咱们有了决心，就能把它揍下来。

县属各村的乡亲们：

自从参加革命以后，咱们山区各民族已经废止了‘清债’的旧俗。今天，墨村人开大会，向各村建议，咱们没见过美国鬼子的庄稼地和他们的房屋，咱们也从来没有到过他们的家。他们为什么到咱们的村庄杀乡亲们，毁咱们的地呢？咱们各村的乡亲们要强迫美国鬼子‘清债’。

各村同意墨村的建议吗？”

信中还写道：

“游击队员阿日取得击落第一架飞机的成绩，所以由他代表全村在这封信上签名。各村看到阿日的签名就和看到墨村全村的签名一样。”

现在，人们已不清楚“清债”的旧俗始于何年何月以及它的来历。只知道当孩子能够挎上背包，跟着父母下地干活的时候，父母便把孩子带到森林中事先指定的一块空曠处。这里，要能看见青天，好让青天作证，这里要有大树，好让大树记住孩子的誓言。父亲手拿柴刀把孩子叫到面前，母亲站在一边，手持长矛。

“孩子，你听我说。”

父亲握着这把昨夜已经磨好的锋利的柴刀，一下子就把面前一棵树砍断了。树梢落下来，倒在地上。父亲用柴刀指着倒在地上的树梢说：

“咱们乡亲的头被邻村的人砍掉了，就象这个树梢一样再也

接不上了。你看见了嗎？咱村死去的人成了无头鬼，就象这棵无梢的枯树一样。”

父亲把柴刀交给母亲，拿过长矛：

“这就是你的仇，就如同是你身上的耳朵、眼睛一样。你要牢記这仇恨，就象記得飯鍋、烟袋一样。这个仇你一定要报，就象你要锄地，捕鱼一样。只有那个村，人头落地，咱村的鬼才能长上头。只有这枝长矛染上那个村的血，你的夙债才算还清。你是男子汉，就要拿起长矛；你是姑娘，就要嘱咐男人們；你年纪小，要記在心里；你长大成人，就要見机行事；你老了，要叮嘱孩子們；你死了，不能把它带走，而要留下来。……”

父亲就象念咒一样讲述着，最后，盯着孩子的眼睛说：

“你记住了嗎？咱们村还有五个无头鬼。”

十月，稻子打完了，正是“清债”的季节，“清债”之后，才过年节。

到了这个月份，村里的青年扛着长矛出去了，也不对父母说一声，父母也不对孩子说什么。他们吃饱了饭，吸足了烟。他们懂得，他们記得，他们要行动。他们摸进树林里，順着一条秘密小道，来到欠债的村子。找好埋伏的地方，手持长矛等候着，他们不吃飯，不吸烟，等到这村的人无意中从这里走过，他便举矛照头砍过去。亲眼看见人头落地后，才把长矛收回来。手持沾着鲜血的长矛，从林中飞奔回村。

快到村头时，他面对着村子大声唸哨，唸哨声延續不断，直到接不上气时才停止。

在村中等候的人敲锣打鼓，唸哨回答，涌出村外迎接。他跑到当年父亲用柴刀砍树的地方，停下来。他摆动双肩，带在手腕，脚脖上的铜子、环子，随着摆动的节拍发出噹噹的响声。他不

声不响地把长矛高举猛插进地里，鲜血顺着刀刃向下流。他仍然不吭一声，让长矛代替他说话：“这就是战功。”

村中最年迈的人刚才敲打光荣鼓回答他的长啸，这时走出亲来手递给他一竹筒酒。

然后，这位长者跪下，用手指从刀刃上刮下一点血，抹在矛柄上。他把长矛猛地拔起来，抛向空中。长矛扔上去，又稳稳当当地落在长者的手中，就这样，在锣鼓声和狂叫声中，长矛飞上飞下。

当然，在那边的村子里，几天几夜哭泣声不断。到了第二年的十月，又轮到这边的村子，一夜连着一夜，泪水淋漓，就象是打完稍后的阴雨一样流个不停。哀怨的抽泣和叹息声听起来又凄惨又恐怖。在这令人肠断的哀诉声中偶尔又夹杂几声短促的打呃，使得这折磨人的悲泣突然间断，好象是就在此时，一支狼毒的长矛飞来，结束了一个人的生命似的。

自从革命以后，革命教育人们：

“过去的法国鬼子，今天的美国鬼子统治我们人民，使得我们没有衣服穿，不得不得穿树皮；没有米吃，不得不挖山薯。有手不会写字，有嘴不会念书，比鸟和鱼强不了多少。它们才真正是我们的仇敌。乡亲们的血是自己的血，乡亲们的肉是自己的肉，我们都是同宗同族的亲骨肉。我们要相亲相爱，消除怨仇。……”

讲起来就只有这些；但做出来的却是一大伟绩，就如同历史上的其他丰功伟绩一样。如今，乡亲们常常说：“回忆起往事，泪水流不尽，比山间大雨还要多。卡都族人，卡当族人，沃族人啊，即使挠破胸膛，割断手，痛苦也比不上过去……”

这个地区的各个民族都有了文字，这件事带来的喜悦就如同人们找到火种一样。革命使他们废止了互相“清债”的旧俗，这

件事又如同他们有了文字时的喜悦一样。

从那以后，每当到了十月，打完稻谷，各民族召开团结联欢大会，开完联欢大会后，人们才过春节。

又快到十月份了。

墨村发出一封信通知各村，收稻季节过后，墨村人民要举行盛大的集会。这个盛大集会的参加者不是一般的人，全是抓美国鬼子“清债”有功的人。

卡都族人把墨村的信译成卡都文，然后派人趟水过阿旺河送到卡都族居住的各个村庄。沃族人把墨村的信译成沃文，派人逆流而上，送到沃族居住的各个村庄。卡当族的干部怕耽误了日期，连夜就着灶火的火光，把墨村的信从沃文翻译过来，跋山涉水，急急忙忙地送到卡当族居住的各个村庄。人们在石头上写下“向墨村击落美国飞机的阿日学习！……”的字样。山路也有许多三岔路口。在通向各村的三岔路口，人们连忙插上用枫桐树心做成的牌子，用自制的蓝靛色浓墨，写下这样的口号：“沃族、卡都族、卡当族人民团结一心，向美帝国主义清债！”

家家户户，老年人把青年们叫到跟前，对他们说：“墨村的阿日打下了一架美国飞机，咱村的青年可不能落后啊！”

墨村的信发出去已经两个月了，可是还没有收到一封回信。不是美国飞机怕了不敢来。仍然是天天看到美国飞机，而且几乎天天都听到敌机轰炸扫射的声音。

有人说开了：“不是说过了嘛！敌人的枪炮声象晴天霹靂一样，他们的炮弹有树叶那么多，咱的枪象柴禾棍那样小，咱的子弹只能一发一发地打，象鸟啄蚂蚁一样。他们的飞机飞得比鸟快，钻得比鱼滑，咱的眼睛跟不上它，压根儿打不中！……”

但是有的人說：“不是那回事！那是因為咱們還沒學會打飛機的方法。還是把大伙叫到一塊，到幹部那裏去學習吧。”

青年、自衛隊員和游擊隊員听了覺得很對，就相約而去，因此幹部阿賓的家天天都有人去。

“大娘，阿賓在家嗎？”

“大娘，阿賓上哪兒去啦？”

阿賓娘指着山坡地，人們就相約到山坡地，到了山坡地，找不着。阿賓娘又指着河邊，人們又朝河邊走去。

傍晚，阿賓回到家，阿賓娘問：

“阿賓！各村的人來找你，娘說你在山坡地，他們沒找着。娘說在河邊，他們見到了你沒有？”

“見到了。”

“他們有什麼事兒，那麼急？”

阿賓長大了，參加革命已經好幾年了。阿賓娘覺得，阿賓干革命就象在家裏干活一樣，所以她沒有把孩子留在家里，只擔心孩子有沒有把黨交給的工作做好。阿賓知道母親常常替自己擔心，他對母親說：

“娘！他們是來問怎麼打飛機的。卓容村的人問我：‘阿賓，墨村的阿日打下了一架美國飛機，我們村的游擊隊打不着，這是怎麼回事？’若村的人說：‘阿賓！你把我们村輸給墨村了。’箭村的人激我：‘阿賓，你打下了飛機沒有？’”

阿賓娘走到阿賓的身邊問：

“那你能帮他們的忙嗎？”

“唉！怎麼能啊！怎麼帮啊！”

阿賓娘听了，噙着眼睛說：

“什麼都不會，怎麼當的幹部？一點也不帮人家的忙，怎麼能

領導各村呢？你得教乡亲们。不給乡亲们出点子打鬼子，就不是干部。”

阿賓娘盯着阿賓說：

“你不会，就去向阿日請教！”

母親的話往往会产生十分惊人的力量。从前，当人们把私仇寄托在孩子身上的时候，总是把它說得很神奇，就象把孩子帶到深邃的山洞里去一样。如今，劝导孩子干革命工作的时候，人们采取非常和善和慈祥的态度，就象給孩子喂奶一样。

炉火熊熊地燃烧，火光晃来晃去，輕輕地掠过母子俩的脸上。母子俩又談了一会儿，阿賓才站起来去鋪床睡覺。

第二天早上，阿賓大清早就提着槍出去了，阿賓娘把孩子叫住：

“阿賓，有人來找你，怎麼對他們說呀？”

“有人找的話，就讓他們回去吧。我要出遠門，明天回不來，后天也回不來。您讓他們過兩天再來，我在家。”

阿賓娘在家里等孩子，等了四頓飯的時間，做飯時少下了四次米。第一次少下米的時候，她就叨叨；再有三頓飯的功夫他才回來。第二次少下米的時候，她又念叨；他明天下午回來。第四次少下米的時候，她自言自語；今晚他該吃家里的飯啦！到了做第五頓飯的時候，她多盛了一點米，做好了飯，就把飯擺好，坐着等候。她一邊等一邊思忖孩子的眼睛，這雙眼睛象他父親的眼睛一樣；孩子的肤色象山坡地的土色。阿賓娘生下阿賓，這是她的功勞，但是教養阿賓的不是她，而是黨。阿賓不怕困難，他只怕愚昧……。阿賓娘等了好半天還是不見阿賓回來。

各村的游擊隊又來問阿賓娘：

“大娘，阿賓回來了沒有？”

“我已經等了三宵啦，連个影子也沒見着。”

阿宾娘跑到阿宾出門那天路过的阿裕家，在路上看到去阿裕家的人很多，她边走边問：

“阿裕家怎么那么多人哪？”

“有新消息。”

阿宾娘急忙跟上，一个劲儿地跑到前面去。到了阿裕家，屋里已經坐滿了人。后来的人沒地方坐，就站着听，把門給堵住了。阿宾娘挤不进去，轉过身来問身边的一个姑娘：

“什么消息？”

“关于阿宾的消息。”

阿宾娘跺着脚，透过站在前面的几个人的脖頸向屋里巡視，阿宾不在。只有阿裕，他盘腿坐在地板中央，額上还在冒汗。他左手做手势，右手拿着烟袋，手指堵着烟袋嘴。过了好一陣，他又把烟袋叼在嘴里，想抽一口，但正在說話，沒法抽。放在阿裕前的一碗水還沒喝完。他的脚被刺儿戳破了，到处都是伤痕，現在还在渗血。阿宾娘一下子就猜着阿裕是上哪儿去了。

人們看看阿裕的嘴，又看看他的手，大家半晌才說一句：

“是嗎？后来呢？”

阿裕只顧說話，袖子斜搭在肩膀的一边他都沒有留意。

“我們走到垠洼的时候，太阳已經升到土丘的土空，热得象一团火一样。阿宾先爬，我后爬。我們不是爬进敌人的哨所，而是爬上附近的一个土丘，离敌人的哨所不远。鬼子抽的烟卷我們都看得見，机舱里美国鬼子的脑袋我們都看得清。

“敌机起飞又降落，降落了又起飞。我对阿宾說：

“‘对啦，垠洼哨所什么时候都有飞机。是什么飞机？那么多？’

“阿宾說：

“‘可能他們在換防。

“‘他們会发现咱們嗎？’

“‘咱們埋伏在草丛里，他們什么也看不出。

“阿宾一直盯着飞机，他自言自語，不知在說什么。半晌，他轉过身来对我說：

“‘阿裕，怕不怕？’

“‘不怕。

“‘‘不怕就准备打，你拿冲锋枪，把步枪給我。

“我沒給，我說：

“‘‘这儿离哨所近，用冲锋枪容易打中。

“‘‘从这儿打到哨所，用冲锋枪也成，可我不用冲锋枪。

“‘‘你的冲锋枪挺好使嘛！’

“‘‘游击队只有步枪。咱打飞机是为了取得經驗，不是为自己做出成績来。

“‘‘啊……’

“我逗他：

“‘‘你准备好了沒有，我的步枪可准备好啦。

“我等着等了老半天，阿宾還沒开枪。他举起步枪，跟着飞机瞄来瞄去。飞机起飞时，枪口就朝上，飞机降落时，枪口就朝下。然后，他把枪放下来休息。

“我催他：

“‘阿宾，打呀！手发抖啦？太阳都快落山啦。

“我爬起来，向阿宾跟前靠。還沒到他跟前，就听到砰地一声。打了一发子弹。我問他：

“‘喂，打中了沒有？’

“‘誰知道打中了沒有。’

“从哨所里打出来的子弹比飞机上打下来的子弹还要多。我們伏击的地方暴露了，只好撤了。我們的褂子都給刮破了，腿上、脸上都是血……”

問話答話的聲音和咋舌声、吐穢椰水的声音夹杂在一起。阿裕提高嗓門說：

“地方部队的偵察兵报告說，飞机中弹就地墜落；哨所里的鬼子跑出来抬走了十九具尸体，可不少啊。”

“啊……呀……呀……”的声音拉得特别长。这时，阿宾娘才挤进屋里来。

“那阿宾上哪儿去啦？”

大伙調过头来，鴉雀无声。阿裕大声喊起来：

“啊！宾大娘。”

“阿裕！阿宾怎么样？”

阿裕慢騰騰地說：

“哨所里的鬼子猛开枪，阿宾跑一条路，我跑另一条路，还没有联系上。”

阿宾娘睜大眼睛，可是眼前却模糊起来。她眼睛盯着阿裕，但不是对阿裕說：

“这小子……这小子……他不到阿日那里去，到垠洼哨所去啦。”

又过了九个夜晚，阿宾娘才接到一张条子。阿裕带来念給她听。信写得很短：

“娘：

我取得了打飞机的經驗。我能回管各村的游击队了。今天我得赶到崔村去，有事……”

阿宾娘叹了一口气。

“哦，是阿宾的信……什么事，那么急？”

“不知道。”

崔村开大会。开始时，游击队不肯去，因为沒能給墨村回信，去开会也沒劲。上了年紀的人說：

“到十月份了，这是咱們欢庆团結的月份，不去开会就是忘記了党，还是去开会吧。”

上級領導也說：

“沒能給墨村回信，得去开会学习，才能取得成績給他們回信呀！”

这話說到了心坎里，許多人都点头說：

“对啦！”

崔村召开的大会非常隆重。从一天晚上就响起了鑼鼓声。村里的老百姓都把身体擦洗得干干净净，还給孩子們洗了澡。男人穿上了最新的褂子，妇女穿上最漂亮的裙子。他們要穿上好的衣服，好让党知道村里的老百姓已經过着幸福的生活而感到高兴。他們要宰牛、吃新米飯，告訴党，他們村里的老百姓都能吃飽飯了。他們要唱歌弹琴，向年青一代歌頌党的恩情，使他們年年岁岁牢記在心。今年的大会还要进行书写和讀書比赛，从中选出村里最优秀的人物来，由党給他們奖励。今年，村里的妇女把紅黃白綠的枕树花結起来，放在祖國的祭台上，准备別在和墨村竞赛，捉到很多美国鬼子来清債，为崔村万古流芳而取得优异成绩的人的胸前。

牛肉已經吃了。酒已經喝了。歌儿已經唱了。党組織奖給学习成績优秀者的书本、笔墨已經发了，只剩下一束束的枕树花还

不知獻給誰好。

結成五角星的鮮花順着旗幟并排挂了两行，好象是在盤問大伙；崔村人知道墨村的名字，知道坝洼村的名字；巴幼村和卓容村人不知道崔村的名字。阿敦哪，是不是咱村的游击队比人家差劲？

阿敦是崔村游击队的干部。他知道村里的乡亲们們的焦虑。几天前，阿宾在县城里参加大会遇到阿敦时，他說：

“打飞机，說难也难，說不难也不难。关键在于掌握提前量。飞机飞得不快时，提前量要小，飞机飞得快时，提前量要大。当它高高飞入咱们的射程时，就开枪。这也就象迎面打野猪和鹿一样。”

阿宾領着阿敦上坡地边干边說。他拿阿敦的枪做射击的動作，拿飞鳥当目标。从那天起，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枪和飞机老是在阿敦的脑海里跳跃着。他想：山坡地的工事挖好了，枪架也事先埋好了，伪装网每天都换叶子。枪膛大清早就通好了，严陣以待。自己的眼睛已經练好瞄准提前量。自己的双手拿起枪跟踪飞机比拿弓箭还要熟练……村里的姑娘啊，你们不用担心沒有猷枕树花的对象；老爷爷、老大娘啊，不要怕崔村的名字被人遗忘。咱村的游击队才不会輸给人家呢……

阿敦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姑娘們：

“真的，現在的游击队和以前不一样了。”

姑娘們靠肩，笑成一团：

“是啊，現在的游击队当然比以前漂亮多啦。”

“不，不是比以前更漂亮。枪支沒有增多，人員沒有增多。是增添了精神，增添了技术，所以不一样……”

一位老爷爷看到阿敦夸奖游击队，也插了話。他歪着脑袋，

摆起架势，挺起胸来，問：

“那乡亲们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

阿敦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姑娘們把話搶了过去：

“当然不一样囉，有的娶了亲，有的生了孩子……”

老爷爷不由得跟着笑起来，边笑边摇头說：

“不是因为娶了亲不一样，不是因为生了孩子不一样。”

为了让大伙儿真正理解自己要說的意思，老爷爷挺起胸，伸出手来解釋道：

“眼睛沒有变样。耳朵沒有变样。美国飞机也沒有变样。但是以前，咱們一听到敌机的呼嘯声就一个劲儿地往森林里跑，不敢留在家里。如今咱們知道了它的能耐，咱們照样在地里干活……”

在逗笑声中，听到有飞机的馬达声。姑娘們叫阿敦：

“阿敦！飞机！”

姑娘們好象不是在报告敌情，她們是在下命令。阿敦連忙拉下伪装网，急急忙忙地催促游击队，拿起枪往山坡地跑去。阿敦跑了几步，回过头来一看，沒有人跟着。他大声喊：

“阿波，你跟我来呀！”

阿波也是因为有一手好枪法而出名。他会打飞鳥。去年他到森林里，碰到一只鹿，这只鹿受了惊就乱跑一气，直向阿波冲过来，阿波一枪打中了鹿头的正中。今年七月，阿波去采蜜回来，一条正在覓食的蟒蛇听到动静，从阿波面前跑过去，他一枪打中了蟒蛇的耳朵。乡亲们說：“阿波上了年纪，可眼睛亮如火炬。夜間，他走路比老虎还輕快。白天，他能清楚地看見在河对岸的山坡地里干活的人。他那扣弓箭扳机的手比姑娘們穿針的手还要巧。”

阿敦匆匆忙忙地跑到地头，就沿着一排用来伪装木薯杆

跑到工事里。他跳下坑道时，阿波也正好赶到。

阿敦抬起头来，朝敌机的方向望去。今天，天空万里无云，难怪敌人这么猖狂地来破坏。一架驱逐机原先象一个粘在天际的黑点，一刹那就变大了，可以清楚地看到机头和机翼。它象往日那样横冲直撞，俯冲下来，贴着山坡地飞掠而过。它还满以为只有它自己统治这个天空。它侧着机翼飞进树林，然后又侧着机翼掠过山坡地。大概它在通向这片山坡地的羊肠小道上发现了什么。不是，它掠过山坡地，然后朝河那边拐过去。它在搜索吊桥和祠堂，它俯冲下来，从河两岸的山头中间掠过，然后升向高空。

阿敦一直叉开腿站在战壕里等着。他跟着飞机转，枪口对准飞机。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只等着扣扳机。可是敌机一升高，就不再飞回来，它绕着大弯，朝崔村后面飞去。马达声渐渐地远了。

阿波从战壕那一头喊：

“飞走了。太可惜了，是架驱逐机。”

阿敦准备放下枪跳上来，突然马达声又逐渐清楚了。它飞回来啦！它正在侧身直闯过来。阿敦想：时机到了！

阿敦从来没有象这次感到紧急，要跟他抢时间。要记住崔村的名字。要给墨村写回信。可不能辜负村里结梳树花的姑娘们的期望。

砰！阿敦的肩膀轻轻地震了一下。他睁开双眼等着。在他眼前，敌机仍然从容地掠过山坡地的上空，在他面前划下了一条线。阿波拉开嗓门说：

“阿敦！你打到它尾巴后面去啦。”

阿敦放下枪。心里忐忑不安，真不是滋味。飞机没有掉下来。真的吗？不是因为扣扳机的手不灵。不是因为眼睛看不清。不是因为枪架晃了。阿波说过：关键在于提前量。阿日打的是迎面飞

来的飞机。阿宾打的是正在上升的飞机，自己打的是横飞的飞机。驱逐机飞得比直升飞机快，距离应该取近一点，一度就够了。

阿敦又把枪架起来。敌机又一溜烟地飞过来，它飞得越近，吼叫得就越厉害。它象一条疯狗突然看到过路人一样，气势汹汹地猛扑过来。这就是阿敦的对手。而敌机的对手呢？阿敦还是叉开腿站着，双脚踩在他村里的土地上。村里的土地，在脚下支撑着他的身子，使他站得稳稳当当的；周围的一切都保护着他。玉米遮住他的枪，不让瞄准缺口模糊不清，不让他晃眼。麦子严严实实地覆盖着他的头，不让敌人发现。村里的乡亲们正等着他射击。村里的一切都为他操心。阿敦心里感到非常踏实。他把食指放在扳机上，左手托着枪。他提醒自己的双手和眼睛：一度啊……就一度啊……给敌机一度啊……他的身子随着兜圈子的敌机转。

砰！又是一枪。

枪声还没有落地，就听到村里的锣鼓声象席卷而来的一阵风，鸣响起来。在咚咚锵锵的锣鼓声中，夹杂着乡亲们们的传话声：

“美国飞机被阿敦打中冒火了！”

阿波跳出战壕跑过来。阿敦抱住正在盯着自己眼睛的阿波。阿敦的眼睛象能照进人们心坎的火把一样明亮。

“阿敦，你高兴吗？”

阿敦放开阿波，没有回答。过了一会，他弯下腰拿起枪交给阿波。

“我得回去看看乡亲们；你拿着枪留下。”

“留下来干吗？”

“得留下来警戒。要盯住太阳升起的方向，美国鬼子会来报仇的。”

“那他們來了，怎麼辦？”

“怎麼辦！討還血債！”

村里的鑼鼓聲還沒有停下來。崔村敲鑼打鼓，從來不象這次，搞得這樣隆重。鑼鼓聲交織在一起，連續不斷，象是在給村民們跳舞伴奏。

阿敦邊跑邊打唢哨。嘹亮的唢哨聲拉得很長，好象不願停下來似的。乡亲们早就等候着。成百人的聲音同時喊起來：

“阿敦！……阿敦！……阿敦！……”

村里年紀最大的老大爺走過來，把一筒酒送到阿敦手里，然後轉身舉手向一群姑娘喊道：

“姑娘們！把梳樹花拿過來！”

此時的梳樹花顯得格外美麗。前天，村里的少年兒童爬樹摘下梳樹花，姑娘們提來阿旺河水，洒在梳樹花上，使它保持鮮艷的顏色。村里手最巧的人用染紅了的葦麻線把梳樹花結成花束，梳樹花象早出的星星一樣明亮。老大爺把花別在阿敦的胸前。微風吹拂着阿敦背上還沒有來得及解下來的伪装叶子。

“阿敦啊，這花是山林里的花。但是乡亲们把它摘回來結成束，這花就代表了咱村的心意。鮮紅的顏色象是提醒你，如果為了把鬼子趕出國土而需要流血的話，也在所不惜。綠顏色就象你居住的山林一樣青翠，它告訴你要記住崔村，為崔村增光。白顏色就象供你洗浴的阿旺河水一樣的慈善和純潔，這是乡亲们對你健康的祝願。而黃顏色象象征着革命旗幟上的金星，它象火炬一樣照亮着你前進的道路……”

“阿敦啊！你可要記住啊！”

老大爺停了一下，打量着阿敦。阿敦的眼睛就是卡都人的眼睛，他的嘴就是卡都人的嘴。他战胜美国鬼子回來，頭髮還沾着

山坡地的尘土。

老大爺忽然想起了什麼，他轉向小伙子們，舉起手來，大聲地說：

“小伙子們！……把紅綫圈拿過來……”

有人說：

“阿敦的槍沒帶來，他的槍哪兒去啦？”

從剛才到現在，阿敦一直靜靜地站着，他正沉浸在一場美夢中，聽到有人問，他轉過身去回答：

“在阿波那兒，他還在山坡地。”

聽了阿敦的答話，老大爺朝小伙子們舉手說：

“等一等，先別拿紅綫圈來。”

老大爺伸出雙手，轉身向四周的人做手勢。他那剛勁有力的手上下揮动着。乡亲们會意地跟着敲鑼打鼓。這時的鑼鼓一邊歡樂地給大家跳舞伴奏，一邊象督促部隊上戰場一樣不停地催促。

忽然又傳來飛機的馬達聲……鑼鼓也突然停下來，好让大家能听清楚。

年邁的老大爺瞪着眼睛，朝山坡地望去。阿波正站在村里的土地上，拿着阿敦剛才用過的槍，你死我活地和敵人搏鬥。阿波啊，你聽到村里的鑼鼓聲沒有？老大爺全身向前傾斜，張開雙手揮動。鑼鼓不准停，又敲打起來。這時，所有的人都停止了跳舞。鼓聲不停地催促，鑼聲和着鼓點，每次敲打三、四下，好象正在投入肉搏戰一樣，鏘鏘地响。

一聲槍响。是阿波的槍聲嗎？對啦，就是阿波的步槍聲。

大家又想把鑼鼓停下來。站在場院中央的年邁的老大爺又攤開雙手，挺直身子，搖晃着腦袋下令說：

“再打鼓，再敲鑼。”

又是碎的一声枪响！这时的锣鼓声听起来象倾泻的瀑布，象泛滥的洪水，象山林中最大的风暴在呼啸，比霹靂声还要响。在崔村的上空，两条火舌触到汽油，燃起了熊熊的烈火，敌机一下子墜落下来。

嘹亮而又轟轟不絕的唢哨声压住了锣鼓声，唢哨声繁繞，蕩漾，时高时低，象一条奔流的小溪在回蕩。当唢哨声拉得过长时，它就中断一会儿，然后又响起来。锣鼓声依然不断地响着，同时有上百个唢哨声响应。阿波呀，乡亲们知道你的信号了。别再唢哨了，免得接不上气，可是阿波仍在唢哨，哨声嘹亮，經久不息，象是要不停地穿过山林里的各条岔道，向正在白天睡眠的一对对鴉鴉鳥报喜，向正沐浴在阳光下的枕树花报喜，向专心致志采蜜的蜂群报喜，向說不定今天下午正爬上岸来下子的年魚报喜。唢哨声不停地响着，象是要委托树枝和风，委托排鳥和凤凰，穿过弹弓山，越过阿旺河，給墨村回信，并把这一喜讯带到所有的地方去。

唢哨声逐渐地近了，好象正在把人們吸引过去似的。阿波飞快地跑回来，他向前高举着枪。

年迈的老大爷推开人群迎上去：

“阿波！”

老大爷又叫姑娘們拿来一束花。他把新結的花束庄严地別在阿波的胸前。他又把对阿敦讲过的話重复了一遍。他打量着阿波的眼睛、鼻子、手脚和身子。他又輕声地对阿波說：“孩子，你真不愧是卡都人。”接着，他对小伙子們大声地喊了一下，小伙子們拿出了三个紅线圈。

“阿波，你把枪举起来……你永远不能让这紅线圈褪色，你永远不要让崔村的名声叫茅草和野草給淹沒了。”

接着，老大爷握住枪。刚刚和敌人交战过的枪，枪膛还发热。老大爷上下舞动着枪，紅线也随着上下揮舞。锣鼓声和欢呼声經久不息。

在喧天的锣鼓声和鼎沸的欢呼声中，老大爷忽地放下手来，晒成焦黄色的、渗着汗水的头发披在老大爷的額上。头发下面，一双眼睛炯炯发光。这是卡都人的眼睛。老大爷双唇紧闭严肃地說：

“我命令，把锣鼓停下来。”

山林里鴉雀无声。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威武雄壮的了。这是在战旗前面宣誓的义勇軍的威武雄壮，是聆听冲锋陷陣，最后决战的号召的庄严时刻的威武雄壮。象野花一样美丽的紅藍旗迎着微风輕輕地飄揚，象是在出击前焦急待命似的。

这天夜里，空蕩的房子彻夜等候，不見主人回来。乡亲们全都在沿河山丘上的庄稼地里；年迈的老大爷、阿敦、阿波和刚刚赶到的干部阿宾都在場。嶄新的褂子来不及收，美丽的裙子来不及及换。人們用陈旧的劈柴刀——由于多年在石上磨、砍伐树木和舍盐的汗水的腐蝕，只剩二指寬了——加修工事，严陣以待。

岳 胜 译

Lesson 13

小 德

蔡 岑

枪声震耳，子弹朝屋子猛扫过来，打在树枝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三嫂母子俩赶忙把饭碗放在歪歪斜斜的木板床上，迅速爬到厨房的角落里，这儿有几块厚木板可以作为藏身的地方。三个月来，这种动作对于这母子俩已经很习惯了。每当从良善哨所的黑黢黢的枪眼里疯狂地喷射出子弹时，三嫂就连忙叫起来。

“小德！孩子！”

接着她就慌里慌张地把孩子抱在胸前，用身体遮住他。对于三嫂来说，子弹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但她为孩子小德担心。每次她这样做，孩子就笑娘胆小。这一回也不例外，刚一摸住孩子，孩子就从她手中挣脱出来。他站起来毫不畏惧地说：

“子弹飞高了！”

他眯着眼睛，微歪着头，好像想再仔细听一听。三嫂举起手来狠狠地向他敲他的头，但还是轻轻地把他按下了。孩子象弹簧一样跳起来说：

“娘！你怎么这样胆小，你没有听到‘嗖嗖’的声音吗？”

停了片刻，他装出一副军事专家的样子对他娘讲解道：

“只要听到‘嗖嗖’的声音，那就是子弹飞高了。”他撇着嘴

说，“我根本不把这放在眼里。要是听到‘乒乓’的声音，那准是打断了腿，不然也是肠子流出来。”他瞪大两眼怪吓人地继续说，“娘，你腻了吧！还有‘嘭嘭’的声音，这是打在地上。这种子弹只能打到阴间去，打不着人。”

子弹还在头上“嗖嗖”飞过，母子俩却同声笑了起来。三嫂一把抱住孩子，亲他那被阳光晒黄了的头发。小德突然从娘怀里挣脱出来，眼睛向着哨所那方，说：

“现在是在老灌或老真用马枪一颗一颗的打，没有什么可怕的。刚才才是老造打汤姆枪，一排一排的放，听起来才可怕。”

三嫂一声不响地看着孩子。孩子最近的变化，她也注意到了，她多次想问孩子，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开口，现在她又想问他。她的孩子小德今年才十二岁，整天去割马草，她自己忙着赶车賺錢撫养他，他怎么对这些事知道得一清二楚；近来他好象懂事了。三嫂半信半疑，心里既高兴又担心……最近，同胞们奋起粉碎了敌人的钳夹攻势，抓越奸、除瘟神，附近一带就剩下了良善哨所，距她家只有三百米，但是敌人从不敢出来搜索。乡亲们都已迁回老家，这里只剩下三嫂一家。三嫂不想迁回去，因为从这里赶车到三岔路口接客方便。但是小德却喜欢回老家去跟外婆住。有几次他跟着娘回去看外婆，三嫂一转脸，他就跑得无影无踪。三嫂的五姨娘家跟她娘的家住得很近，常有游击队和干部来，小德喜欢摸到五姨娘家去，也许……三嫂低下头来看看孩子的脸。小德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睡着了，头枕在三嫂的路臂上。他还多么年幼无知啊！

她不知不觉转过身来注视着丈夫的画像。这幅画像她已经挪动了好几次，从前面挪到后面，现在又从高处挪到贴近地面，供在母子俩睡觉的床头上。她家的茅草屋顶已经破烂，每天晚上

从哨所里扫射出来的子弹把几根竹柱打得稀烂。这幅画像她到处挪来挪去，还是免不了被子弹擦破一个左角。

在抗战时期，阿三就死了，那年小德才两岁。小德慢慢长起来，四五岁时懂了点事，每晚睡觉前，三嫂常把他拉到画像跟前，告诉他这是他爹。小德不信，说娘骗他。

后来，他慢慢懂事了。逢年过节，三嫂都带他去距家十公里的地方给他爹扫墓。阿三的墓跟其他十二个墓都在一个开满鲜花的山岗上。小德用刀砍去墓碑前的几丛杂草，摸索着拼读上面的字。

“陈文勇，一九二六年生于良善乡，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阵亡。”

他转过身来喃喃地说：

“陈文勇，还有我是陈文德。”

三嫂给他讲爸爸的战斗故事和英勇牺牲的情形。她一边讲一边哭，小德也跟着哭起来说：

“我长大了一定要替爸爸报仇！”

但是他还很小啊！他还不很懂事，能干什么呢？可是好象游击队又……

三嫂暗暗地埋怨着。

对，近些天来赶车回来总不见他在家，有时直到夜晚才回来。今天他出去了一整天，下午才带回一捆草来。三嫂问他，他说被哨所里的一名伪警叫去买酒，还把他留在哨所里很久，所以他割的草不多。

小德咧着嘴笑着对娘说：

“那家伙真奇怪！他叫我儿子，还说：‘老子伺候你娘！’”

真是这样吗？那个伪警她并不陌生。当初他作威作福，带着

兵去搜捕的时候，碰上赶集的妇女，他都要调戏一番，一个也不放过。看到她赶车，也常常说：

“干这一行太苦啦！你还年轻，找个有地位的丈夫少受些苦吧。你的孩子，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样疼他，要是他能跟我在一起，我可以让他吃好的穿好的。”

是不是这家伙把小德留住了，让他老呆在哨所里，所以一天才割一捆草？还是有其他原因？……小德继续以炫耀的口吻对娘说：

“娘！他们一共只剩七个人啦。他们的枪好极了，我喜欢那支全新的汤姆枪！……”

三嫂瞪起两眼看着孩子，并训了他一顿：

“我叫你别去哨所附近割草，你为什么不听！不听话就别去割草，马挨饿两三天死不了，你要被抓去一天我就活不了。”

小德轻轻地答应一声，偷看了娘一眼，然后走到屋后给马加料。

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他不懂事贪玩才到哨所边割草呢，还是游击队员出的主意？三嫂仍然半信半疑，想问问他，又下不了决心开口：她怕他回答“是”，也怕他回答“不是”……

现在他已睡在三嫂的胳膊上。三嫂的胳膊已经麻木，她轻轻地从他头下抽出手来，把他放在席子上，放下蚊帐。母子俩睡在能避弹的地面上，没有什么可怕；唯一担心的是屋后的马，万一被流弹打中，他们就失去了吃饭的依靠。

屋外是一片死寂、凄清的黑夜。那边的哨所蜷缩成一团，只剩下一个黑点，时不时横扫出一道搜索的吓人的光芒。几棵檳榔树迎风摆动，象一个高个子的人的影子在搖搖晃晃。

三嫂站起来，拧大油灯，擎着钻进蚊帐里。油灯随着蚊子的

黑影搖來晃去。她盡量不驚動小德，輕輕地捏死蚊子。不一會兒，血染紅了她的兩個指頭，油燈也漸漸拿低了，在她微微顫動的手里搖晃着，終於停留在小德身上。她用手輕輕地按了按孩子身上几根鼓起的肋骨，拉下他的衣襟，遮住他那晒焦的皮膚。她把燈拿得更低，照着正在孩子腿上吸血的蚊子，把它捏死；隨後又在孩子那雙傷痕斑斑的腳上，輕輕地刮下几塊干枯的皮膚。他腳上的傷痕差不多都是被草划破的……三嫂放下燈，來回看了看，解下頭上的花頭巾蓋在孩子的兩腿上，然後抱住他，在他身邊躺下。孩子受驚動了一下，伸手攔住娘又睡着了。接觸到他呼出的熱氣，三嫂感到高興了些，面前又出現了他那歡蹦亂跳的身影。她整天為孩子擔心，也為自己擔心，可是他什麼時候都是乐呵呵的。有時三嫂氣極了，罵他笨蛋，他不僅不難受，反而咧着嘴笑，對娘說：

“現在我還小，所以笨。以後我長大就聰明了，娘還說嗎？到了那時，娘夸我來不及呢。”

往日看他，三嫂也暗暗希望他快快長大，快長得像他爹那樣；但今晚上，她却希望他永遠这么小；孩子老是这么小，象今晚這樣跟娘躺在一起！

三嫂希望象這樣的夜晚沒有個盡頭……

但是那個夜晚還是過去了。象往常一樣，第二天早晨約莫四點鐘，母子倆就起床了。小德來到馬廄忙着給馬駕車，並扔給馬一把青草。三嫂在屋裡忙着做飯。

啟明星已升到半空。哨所裡只剩下微弱的燈光。母子倆互相看了看，連忙吃了几口飯。小德盤腿坐在木板床上，每扒拉一口飯，就伸開腳來，“砰砰”地拍打蚊子。他吃完最後一口飯，看着娘問道：

“娘，蚊子為什麼不可你，老叮我？”

“我穿着長褲，它怎麼叮得了？喏！拿毛巾去趕吧。”

小德在腿上打死了一只蚊子，伸開手掌看看，咬着嘴唇說：“過一兩天我有了長褲，看你們能可誰！”

三嫂看看孩子，心里無限怜愛。她多次答應給孩子買條長褲，可是到今天還沒有買成！

剛吃完飯，三嫂就把孩子摟在怀里不知親了多少次，把孩子的面頰都親紅了。小德掙脫出來，嘻笑着說：

“今天我保證多割草，娘多掙些錢，到外婆家多玩几天。我可喜歡到那邊去啦。”

听小德这么一說，正高興的三嫂又焦慮起來，她想起了昨晚和近來自己考慮的那些問題。她又打算問問孩子，但一開口就把話題轉移了：

“今天你在家附近割草，別走近哨所。你不疼娘嗎？不疼你爹嗎？”

她話是这么說，但連自己也覺得說得莫名其妙。小德要是疼娘疼爹，那他該怎麼樣呢？

三嫂不願再想下去，她又摟起孩子，把面頰貼在他的臉上，好象要皮肉相連永不分离似的。但這怎麼能很久呢！院子裡，馬在咚咚地踢着，馬尾啪啪地打在廄上，頸上的鈴鐺鏗鏘作響。在三岔路口，催客的汽車喇叭叭叭响个不停，人們的談話聲也隱隱約約地傳過來。三嫂放开孩子。小德走到牆跟前，一手拿起一個大麻袋，一手拿了把鐮刀舞弄一陣。他頭戴一頂掉了几圈邊象一个快要枯萎的蘑菇的草笠。

小德跑到外面看了看天，回來揪着娘的手說：

“娘，天亮了，怎麼還不走？”

“娘正在收拾呢。”

三嫂走出門，朝馬車走去，抓起了纏繩。她轉过头来时，小德已經走得无影无踪。她抬头朝大路的方向看去，只見一个黑点正消失在覆盖着乳白色晨霜的靜靜地躺着的青草丛中。

二

三岔路口离三嫂家二百米，跟哨所的方向相反，位于从龙钟到檳柳市的路上。每天早上，三嫂都赶着車到那里去接待乘客。

象昨天一样，三嫂的車从一大早到现在都停在那里，没人过問。三嫂經常強顏作笑来邀客：“大孀，上龙钟去嗎？”“大伯，上檳柳去嗎？”……她喉嚨都喊干了，但每次这样問，得到的回答只是摇摇头。

几輛汽車从龙钟疾馳而来，到三岔路口，司机放慢了速度，准备让客人上车，三嫂的馬被惊了一跳。馬听到隆隆的馬达声，把头歪到一边，两耳紋絲不动，低下头看着地面上的干涸的卵石。每輛汽車都挤滿了穿着白衣、蓝衣、黑衣以及其他各种顏色衣服的乘客，車棚上堆滿了从乡下运来的蔬菜、鸡鴨和果子。几輛三輪汽車和牽引車也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每次駛过都在后头留下一股黑烟，浓烈的汽油味熏得馬流着鼻涕叫喚。

三嫂也知道这个时代很少有人还想乘馬車。她这輛車在檳柳市有人出过价錢，人家特別看中她那匹馬，但是他們把价錢压得太低了，还不够买进的一半价錢。因此，她一直犹豫不决，有时也想干脆把它卖掉，回老家去跟娘住在一起。这时候他們老家刚摆脫敌人的統治，娘搬回乡謀生不久，生活也不富裕，而且还常

常生病，老拖着不好。只怕回到乡里，万一沒有事干，反給娘增添麻煩。想来想去，还是只好依靠这輛馬車，虽然她明知道跟汽車、三輪汽車和牽引車比較起来，馬車是太粗陋、太緩慢了。

已經等了半个多小时，沒有一个人走过，也沒有有一輛車子冒烟。三嫂正撫摩着在甩动长尾巴的馬背……突然，她停住手，眼睛茫然地望着，她想起了孩子的事。現在他在干什么？他听不到話，还照旧摸到哨所边去割草嗎？……“只要听到‘嗖嗖’的声音，那就是子弹飞高了……要是听到‘乒乓’的声音，那准是打断了腿，不然也是腸子流出来……还有‘嘭嘭’的声音，这是打在地上……娘，你怎么这样胆小，……老濯或老真打馬枪……老造打湯姆枪……他們一共只剩七个人……我喜欢那支全新的湯姆枪！……”三嫂好象正听小德說話，好象看到了他的一举一动。他怎么啦，正在干什么？她又挂念起孩子来，心中半忧半喜……

这时，远处传来了咳嗽声。三嫂吃了一惊，轉过身来。一位穿着褪色棕长袍的老大娘提着一个盛檳榔的籃子朝三嫂走来，看上去好象是五姨。对，就是五姨！老妇人走到近处时，三嫂高兴地叫起来：

“五姨！你上哪儿去？”

大娘反問道：

“你走嗎？”

“五姨，你上美龙还是龙钟？”

“上美龙去买包药吃，今天咳得很厉害。生意好嗎？”

三嫂愁容滿面地小声答道：

“五姨呀，沒有人乘車！”

大娘长叹道：

“鬼丫头，沒有我你們娘儿俩要干餓死啦！”

从她额头上和耳边流下，沾湿了她的衣服。她听懂了五姨的話，但还是轉身問道：

“五姨，你是說小德嗎？”

“我的老天爷！要是別人，我对你說这干嘛？”

“五姨，那你为什么把我赶回来！”

“最近他天天都到里头去。他在我眼前一晃就跟着弟兄們走了……”

馬又跑了起来。三嫂的脸上泛起一陣光亮，她已确信无疑，不必再半信半疑了。显然，小德是給弟兄們工作。不知怎的，三嫂不再担心，而只感到高兴了！……

“陈文勇，一九二六年生于良善乡，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陣亡……陈文勇，还有我是陈文德……我长大了一定要替爸爸报仇……”三嫂又好象听到孩子在說話，好象看到了他的一举一动。她突然想通了：他要是热爱爹娘，就得这样，跟弟兄們去，帮弟兄們工作。三嫂心里很高兴。五姨的話里愈有責备她的意思，她就愈加感到高兴。五姨繼續在她耳边說道：

“他要是个大人，那我还說这些干嘛？可他才十二岁，你却管都不管他！”

三嫂轉身笑着說：

“那他怎么天天还能割草回来給馬吃呀？”

五姨呵斥三嫂道：

“我那么大的岁数难道还騙你！”

三嫂只是微笑，她拉动了繩绳，让馬跑得更快些。几条白晃晃的街道出现在眼前，可以听到車子声和人們的鬧嚷声。馬跑慢了，最后停下来。已經到了美龙鎮。

五姨走下車，忙着拉平衣服。三嫂离开車，快步朝市場走去；

五姨今年五十五岁，比三嫂她娘要健壮得多。七八年来，她一个人靠抗战时期分給的三工^①土地过活。她的小儿子阿青十四岁时就集結到了北方。不論住在这里时或搬回老家后，她家都是干部和游击队員經常来往的地方。她非常关心他們，常对三嫂說：

“他們白天黑夜地翻山涉水，真太辛苦了。我平常一点一滴积著一些东西，他們每次来了，总給他們好好地吃一顿。”

今天大娘上美龙去买止咳药，順便給他們买点京烟。她坐到車上，三嫂一揚鞭，馬就跑了起来。路上沒有行人，馬跑得比往日更快，轉瞬間，車子就离开了房屋稀稀落落的村庄。路两旁是刚秀穗的稻子。在棋盘似的纵横交錯的田埂上，散布着一个个到地里去干活的若隱若現的人影，不时抬起头来朝馬路望望。

五姨一声不响，目不轉睛地看着三嫂，从三嫂那晒黑的面孔一直看到后脑勺上搖晃着的蓬乱的发髻。她伸手摩弄着三嫂身后飘动的已变成灰色的黑短衫，見四周沒有人，她小聲喊道：

“阿三！”

正蹶着馬头上下跳动的三嫂立刻轉过身来。

大娘接着說：

“你呀，让孩子到里头^②去胡搞些什么？想招灾还是怎么的？”

三嫂一下愣住了，默默地看着五姨，不知道她指的什么。五姨用責备的口气繼續說道：

“我說他还是个小孩，不懂得什么事，怎么比得上他們！”

三嫂放松繩绳，馬放慢脚步，不緩不急地走着。汗水不停地

① 一工等于十分之一公顷。——譯者注

② 指外餐住的地方。——譯者注

她一边走一边暗暗高兴。几个穿黑短裤、白衬衣的学生正在学校的运动场上嬉戏，有的跟小德一般大，有的还小些。三嫂一边看着他们，觉得个个都那么可爱，一边迅速走进市场，想快点买了东西好回去。她径直朝布摊走去。卖布的大娘见三嫂蹲下，便指着各种布匹请她选购。三嫂早已拿定了主意，她没有看大娘递给她的闪闪发光的美亚布，而从最底下抽出一匹多少有点褪色的黑布，递给卖布的大娘说：

“大娘，给我扯一米六。”

够给小德做一条长裤！

“唻”的一声扯下了布。三嫂付了钱，把小布卷紧抱在怀里，好象怕丢了似的，快步朝等着她的马车走去。

三

小德早就割了满满一袋草，但是他不算忙着回家去……。他娘担心地再三叮嘱，他却一点也不担心。他对跟前这个哨所了如指掌，甚至从伪警到每一个伪军的脾性都熟悉。他掌握了他们的时间和活动情况。夜晚和清晨，他们都人手一枪，站在枪眼旁，一听见什么动静就向四周乱扫。在这两段时间里，他们怕我们发出其不意的进攻。到下半年，他们就放松了警戒，开怀地大吃大喝，或者大声地开起玩笑来。

在这里割草的半个月来，小德没有一天不去给他们买东西。哨所所长是一个伪警，他每顿饭总要喝一瓶酒，其他几个伪军有的让小德买烟，有的买点心，有的甚至让他给老婆买针线。他们平日不敢外出，有了小德，什么事都派他去做。小德从来不敢推辞，高高兴兴地去给他们买东西，高高兴兴地出入哨所，每一次都拿

一两颗子弹，准备送给游击队，而他们却一点也不知道。

今天，小德割完了草，仰身躺在草袋上，屈指暗暗计算已经弄到的子弹：“二十……三十……”不多，这点数目他忘不了，但他每天都喜欢这样加一加、算一算……算完后，他微笑着站起来。太阳已升高，大约有十点钟了。他感到一阵肚饥，便把草袋顶在头上，经过哨所，慢慢往回走。今天他们为什么大喊大叫的？他愈走近愈听得清楚。小德泰然自若地从哨所门口走过，突然有人叫住他：

“喂！小家伙，进来！”

接着从哨所里传出一阵嘈杂的谈笑声。小德把草袋放在篱笆边，推门走进去。伪所长招手叫小德走近，说：

“你怎么懂得我的心思，来得那么准时！”

扑面一阵浓烈的酒味，小德明白了，抬头一看，只见七个家伙有的脸色通红，有的脸色发青。小德平日打酒的那个酒瓶躺在一个盛着肉干的碟子旁边，有几块肉干沾满灰尘。

伪所长一手拧住小德的脖子，一手连忙抓起酒瓶说：

“喂！到店里给我再打一公升，告诉我板月初我一共付他钱。”

小德拿着酒瓶飞快朝酒店跑去，随后回到家里。娘还没有回来。他来到屋后，抽出几个留了几天的圆鼓鼓发亮的青辣椒，跟酒一起拿到哨所里。

一看到酒和辣椒，伪所长摸摸小德的头，翕动着两片淡灰色的厚嘴唇说：

“这小家伙真懂得他爹的心思呀！”

另外几个家伙放声大笑起来，倒杯酒递给小德说：

“小家伙，喝吧，喝得象你爹那样！”

小德笑着說：

“我喝醉了誰去給你們买东西？”

伪所长把小德拉到怀里，說：

“說得对，你喝醉了，你娘要罵死我。好了，你到帆布床上睡覺去吧。”

小德呆地站了一会，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連忙說道：

“糟糕，我得把放在外面的草袋拿进来，要不会給人拿走的。”

小德一溜烟跑出去，頂着草袋走进来，靠牆脚放下。随后，他默默地走到帆布床跟前，爬上去象虾似的蜷縮着躺下，眼睛斜看着架在这边的四支枪，其中就有那支全新的湯姆枪，那边的两支馬枪他却不在意。

过了一会，他好象睡熟了似地均匀地呼吸着，不时翻一个身，这样屋里的每一件事都逃不过他的耳目。这些家伙現在說話都哼哼唧唧的，好象再也說不出話来了。他們說的全是些很下流的話。突然一个家伙拍拍旁边另一个的肩膀，咕嚕說：

“等会儿你替我站崗……給我看好越……共！”

“中午了……他老子……也……不敢走……近……我打……死他們！”

这家伙一边說一边抬起血紅的眼睛看手表，手却扶住了椅子，怕站不稳摔倒。听他們提到“越共”，小德把脸扑在帆布床上咧着嘴笑。那边床上，刚才还在哄孩子睡的两个伪軍的老婆都睡着了。突然有人把帆布床撞了一下，小德“醒”了过来。伪所长跌倒在 小德身边，几乎要把帆布床压塌了。他伸手攔住小德說：

“来……爸爸抱着……睡……”

小德撒娇地說：

“抱住我，我就睡不着！”

小德挪动了一下，还是躺在他的身边。酒气和汗臭令人窒息。小德尽量一声不响地躺着，不敢动弹。

过了一会，那家伙象中暑的水牛似地直喘粗气，連帆布床都颤动起来。小德既高兴又紧张，他輕輕地抬起头，見几只蒼蝇在那家伙朝天咧开的大嘴边飞来飞去。他的嘴唇烏黑，面頰抽搐，两脚直挺挺的，好象个死人。

小德把头抬高些，朝四周看了看。桌子上杯盘狼藉。这边两个家伙睡得象死了那样：一个的脸贴着老婆的背，另一个抱着老婆，把头钻在她的腋下。那边四个家伙象沙丁魚似地挤在一张小木板床上。

小德又躺下合上了眼。

太阳大概已經升得很高了，投下灼人的热气。小德受不了这种憋悶，又一次抬起头来，朝四周瞟了一眼，接着目不轉睛地看着伪所长。几只吃得饱饱的大蒼蝇麤集在他的面頰上，他那深陷的肚臍从两幅透湿了汗水的衣襟当中露出来，他呼呼地喘着气，那声音好象被梗塞住似的……他吃力地呼吸着。

小德用力吭了吭声，周围仍然靜悄悄的。他扶着帆布床坐了起来，帆布床随着他怦怦的心跳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他蹑手蹑足地輕輕下了床，慢慢地走到院子里，考虑起来……

太阳已升到头顶。外面过往的車輛很少。他朝远方低矮的树林望去，弹了一下舌，脸上流露出坚决的神色。

他快步走进屋里。屋里又悶又热，只听到鼾声和聞到酒味……他大声咳嗽了一下，四周仍是一片死寂，躺着的人象木头似的。小德走到帆布床跟前，他不看伪所长，直瞪瞪地看着歪躺在伪所长胳膊边的手枪。不行吧！

小德滿屋子打量一番，最后好象下了决心，走过去把草袋搬到架着四支枪的地方。他的眼睛再横扫了一番，心里咚咚地直打鼓。他抓起湯姆枪，迅速地插进草袋里。枪系带纏住他的手……响起了一阵哼哼唧唧的声响。小德吓得凉了半截，轉身一看，原来睡在木板上的一个家伙正在說夢話。小德松了口气，把草袋放回原处，轉身走到桌子边，收拾起碗碟来。他故意把碗碟弄得乒乒乓乓直响。他們依然鼾声如雷。小德再仔細地打量一番这几个笨蛋，接着冲过去抱起草袋，走了出去。

走出哨所門，小德一口气朝家跑去，草袋老朝前倾，他的脚好象时时要絆着什么似的！回到馬廐，他才停下来，累得气喘吁吁，肩膀一歪把草袋滑到地上，渾身还在顫抖，汗珠象雨水似地落下。

不能在此久等，小德就跑到路上了望，沒有看到什么，娘也沒有回来。他又跑回来，弯腰抬起草袋，两手抓紧一端才把草袋举到肩上。这次为什么那样重啊！小德又徐徐地把草袋放下，斜眼看了看肩膀，噘着嘴輕輕地吹了吹，才微笑着跑进屋里。

在屋里，小德走到睡覺的地方。他用手把几本封面上灰尘扑扑的练习本翻了过来。练习本四角都卷了起来，上面写着歪歪扭扭的字，墨水涂得花溜溜的。这是他三年前在村里的私立学校上学用的练习本，从那时到现在，他再沒有学校可上了。

摩弄完了几本练习本，他又坐下来輕輕地把他爹画像上的灰尘拭去，小心地撫平画像上的折痕和皺紋。随后他才站起身，迅速拿出短褲来送好，塞进短衫的口袋里，接着跑到馬廐，弯腰把草袋扛上肩，慢慢地朝路上走去。

小德迈着沉重的脚步朝那边的村庄走去。沿途的紅綠标語好象向小德躬身致敬，跟他亲近多了。看見人影的时候，小德就

放下草袋，留心地观察着是否朝自己方向走来。看見人家沒有注意到他自己。小德有时解开袋口，把手伸进去輕輕地捏捏，眼睛朝后面望着，哨所的屋頂已經消失了，小德家的亲爱的屋頂也看不見了！

四

三嫂赶着空車，打算路过家門时捎带把刚买的黑布交给小德，让他高兴高兴。

中午，烈日照射在靜寂的田野上。在整条寂靜无人的路上，沒有一絲儿风，真是令人受不了。馬还是低头跑着，馬蹄击出了有节奏的声响。

行近三岔路口，三嫂猛拉了拉繩绳让馬慢跑，仔細傾听了会儿。从良善哨所传来了猛烈的射击声。三嫂心里一时紧张起来；小德在哪里？已經回了家还是在哨所附近？……她的心怦怦直跳，赶着馬飞奔起来，不再留意路的两旁。

越走近三岔路口，三嫂越感到心里七上八下的：显然，他們的枪是集中朝她家打的。出了什么事？这样打虽然打不死人，但到底是怎么回事？小德在哪里？

她已經看到三岔路口了，同时也看到一个人影从三岔路口朝她跑来。她快馬加鞭迎上去，那个人影也跑近了。三嫂叫了起来：

“娘！”

三嫂勒住馬，跳下車，朝娘跑去。她娘也喊道：

“阿三！”

三嫂抓住娘問道：

“娘！出了什么事？”

“小德……”

三嫂一下愣住了，她娘气喘吁吁地接着說道：

“……他从伪軍那里弄来一支很好的枪，交給了游击队……”

三嫂吓了一跳。天哪！他怎么敢干这种事！

良善哨所里的伪軍仍疯狂地朝她家猛烈扫射，他們仿佛气势很凶，但也正表现出他們无能为力。

她一向以为孩子还小，就是給游击队工作，頂多只能做做联络工作或探听伪軍的消息，她怎么会料到……这小家伙胆子真大！就象他爹从前那样。

她娘繼續說道：

“他要我來迎你，怕你回家不見他担心中。”

三嫂仍旧一声不响。

娘又繼續說下去：

“伪軍丢了枪一定怀疑小德，但是他們不敢出来……現在你也不应当再回家去了。”

子弹仍在呼啸，馬嘶鳴起来，好象在催促。她娘轉身看看車和馬，慢条斯里地說：

“要不……你把車赶到檳榔市卖掉。就卖给那天出价的那个人，然后搬回来跟娘住。去吧！……”

三嫂也正想这样办，她走上去抓住纏绳，把車子轉向檳榔市，然后从車上拿下布卷，递给娘說：

“娘，你先回去！你把这卷布給小德，我买給他做褲子的。”

三嫂用力一拉纏绳，馬飞奔起来，四个蹄子拍打着热气腾腾的路面。

馬車迅速朝前冲去。三嫂目不轉睛地看着前方，心里一直想着小德。孩子不再象她想象的那样小了。想到孩子干的事，她又回忆起了孩子他爹……她不知不觉用力拉了一下纏绳。过去一整段的生活和丈夫那结实而刚强的身影突然浮現在她眼前，她不由得感到既辛酸又高兴。

馬車在寂靜无人的路上越跑越快。

1963年8月

岳 胜 译

北村联络員

武 尘 雅

要是有人問起他自己的事情，那么，他就这样說：“想不起来啦，太难回忆啦，不知道說什么好啦……”而且老是坐着不动，十分局促不安，就好像一个学生被女老师叫起来背书而一个字也背不出来似的。他望了望天花板，又望了望地上，睜着一双圆圆的眼睛，老在发呆，仿佛想抓住一个什么东西来喚起自己的回忆，而結果还是哑哑嘴，摇摇头說：“太难啦，我沒做多少事呀！我跟十班的弟兄們一样……”如果你来采訪他的事迹，准会感到失望。事实却不是这样，全营的战士都充分了解他这个人。人們会給你这样讲：

在新泰一和同地区，有一个在三岁的时候就没有娘的小孩，自幼体弱多病，个儿細小，骨瘦如柴。老大爷只有这一个儿子，非常宠爱。他让孩子跟村里的孩子一道上村校。大約上了一年学，刚学会写几个歪七扭八的字，由于家境貧寒，为了抵債，老大爷只好叫孩子退学，去給地主家放牛。这时，他才十四岁。地主家的牛異常凶猛，孩子年紀小，老大爷不得不經常去帮孩子赶牛、拴牛。

从此以后，被牛摔倒的事，乃至被地主叱罵、鞭打……对他來說，就好像家常便飯一样。放牛抵債的日子沒完沒了……

后来，人民起来斗争了，他的家乡也解放了。村里的青年爭先恐后地参軍，他的心情也很激动。

一天，他打听到原来自己的七叔是“支部”，他高兴极了，找到七叔，三番五次地要求七叔允許他当解放军。七叔說：

“你太小了，人家不会要的！”

“十九岁啦，还算小嗎，阿叔？”

七叔睜大了眼睛看着他：“要参軍，就虛报年齡……人家部队都是身强力壮的，不象你身体瘦弱，干巴巴的。”

“我也行嘛。”

“現在要想去，就什么都行。到了那里吃不了苦，逃回来投敌，岂不是害人？”

“哪能呀，叔叔……”

他思索了一阵，扭动着身体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您老让我……放……一輩子牛……”

七叔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看他慢騰騰地走出支部办公室，瘦骨棱棱，头发搭拉在耳朵上乱成一团，拖着两条烏黑、干癟的小腿。他跌跌撞撞地走远了，直到仙人掌树的篱笆那里，还听得見他的抽泣声，哭得多伤心呵！

过了几个月，和同这个小村庄，在一次欢送青年参軍的集会上，几位大娘围住一个瘦小的小伙子，撫摸着他；他背着一个不住摇晃的用全新的青条浴巾包着衣服的小背包。

“可怜，这儿只有小茂比較瘦弱。我怕人家不要。”

“要的是精神，对不对，孩子？我一窍不通，才这样說。大娘祝你們一路平安，把鬼子消灭掉，全都象今天这样回来，那时，大娘和乡亲们就会高兴得了不得。”

太阳偏西了，家乡的未来战士们漸漸走远了，消失在一望无际的稻海里；这时几位母亲和乡亲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去。

就在这天，一连的十班接受了这各名个儿瘦小的新兵。

第一次过部队生活，小茂感到十分生疏。从吃穿，行动，一直互相称呼“同志”，他都不习惯。但是跟着部队到处跑这一点，却使小茂很高兴。

在十班里有一位细高个儿的班长阿祜，他皮肤白皙，声音清朗。小茂把他当作自己的亲哥哥看待，夜里睡觉还挨在一块。阿祜也从家乡、家庭、生活……各个方面无微不至地关怀小茂。白天，阿祜教小茂追踪敌人和传达命令的方法。阿祜解释道：“侦察联络员是部队的耳目和血管。部队就象一个人体似的，要是耳朵聋了，眼睛瞎了，血管断了，那就等于全身瘫痪，无法战胜敌人。”小茂专心听阿祜讲，一字一句地全都记在心上。

头一个月过去了，小茂得到了一支卡宾枪，他高兴得连夜里睡觉也抱住它，不住抚摸着，一点睡意也没有，就象有一年春节爸爸给他做了一套新衣服似的。他想，在乡里要是有这样家伙，给那几个“民卫”、“保安”几下，也省得他们再去抢劫。然而从巧耐一、荣金到巧耐二、美幸东和北村等各个战役，小茂从没放过一枪。平时，小茂爱护枪就象爱护他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一样，但是在作战时他却把枪交给别人。打完了，又把枪拿回来擦。开始时小茂心里有点不痛快，可是没有说出来，后来经过阿祜的解释，小茂才点点头，想通了。

一月二日的早晨，小茂的部队驻扎在北村的新泰A（属北村地区）。在布置战斗队形之前，小茂还拿出卡宾枪来用油擦得亮堂堂的。他相信这次他至少得放三枪，因此他装好一梭十五发子弹，并把一发子弹推上膛，关好保险栓。

从深夜起，飞机就轰隆隆地响了。乡亲们家家户户都起来做飯吃，准备收藏东西抵御“大扫荡”。有的妻子嚼嚼咕咕地和丈

夫商量：“哎呀，鸭群怎么办呢？”老大娘们却说：“他扳不了我的一个木瓜！”几株椰树肃然耸立，叶刺向天空，好象在对美吴集团挑战似的：“今天部队来了，有胆量的就进来吧！”情况非常紧张。田里，秧苗已经直立，清晨的雾气象粉末一般地落满了秧苗梢。

男女青年见了面互相窃窃私语：“往哪儿跑？”

“北村，阿七哥的部队也回来了……就在这顶到底……”

“是嗎？对，跟着部队准没错！”

那些天真无知的孩子，有时又打鬧起来，被长辈们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他们只好安静下来，相对无言，学着他们父母的样，等待着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突然在黄同会那里响起了枪声。几颗零星的子弹嗖嗖地飞掠过这儿。

各个步兵班都已经埋伏好，只有十班一班要分散开；这个组盯住敌人，那位同志去乔装改扮，而另一组要同连部和统一指挥所联络……阿祜分配小茂在连指挥部，跟在十哥身边。小茂，在八班和九班之间，也就是那天进来的那个园子边缘的地方。小茂也有一个挖好了的工事，靠近指挥部，在二伯家的后面。要到九班去必须踰过一个长满绿萍的小渠。小茂早已准备好，要是九班响起冲锋的枪声，他也马上踰过沟渠，端起卡宾枪揍死几个敌人来立功。但是小茂左看看，右看看，对面战斗乡的警树丛在阻挡着他。他要是破篱而入，别的班早就冲到前面去了。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听见十哥叫他：“小茂，你到30^①去见二哥。”

“是。”

他跳出工事，绕过池塘直奔统一指挥部。小茂在无线电里听

① 这些号码都是作战单位的代号。——译者注

到美吳集团在互相咒罵：“喂喂……是誰……喂喂……要17……要17……17……明白了嗎？”

“喂喂……是‘英勇’嗎……打什麼地方……不知道……”

“喂喂……你他媽的。喂喂……你的耳朵被雞屎塞住了吧……喂喂……向黃同會開炮……他……媽的……喂喂……向黃同會開炮……黃同會，聽見了沒有？”

小茂啞啞嘴：

“什麼家伙這樣野？”

二哥走過來拍拍他的肩膀：

“茂同志，你快跑到40去，30命令全體堅守陣地一天。有情況馬上報告30。”

小茂提起卡賓槍大步向槍响的地方跑去。他抄了條小道。敵人的偵察機正在頭上隆隆隆隆地盤旋。小茂一個勁地往前跑，一面安慰自己：“全身都用樹葉偽裝了，它看不見，不怕它！”小茂用盡平生之力奔跑，突然聽到印度支那公路上：轰轰！呼呼……隆隆！然後不斷响起隆隆的聲音。小茂面前升起了一股股濃烟，他想：啊！正是自己要去的那個地方！听起来有點儿吓人，可是小茂的一双脚仍旧敏捷地跑着。他怕誤了事，40要是撤走，那就一切都完了！

喏，樺大伯在這兒吶。有40的人在哪儿時隱時現，小茂不怕在路上碰到鬼子。他見人就問：“同志，七哥在你那兒嗎？”

“上八納姐家去了……”

小茂沿着田埂跑進去，才跑了几步，就聽見後面有人叫：

“怎麼往那兒跑……敵機要是發現了，陣地還能保嗎？……那是誰啊？”

聽說“陣地還能保嗎”，小茂吓了一跳，匆忙钻进叢林，嘩

啦啦地一連蹣過几条溝渠。他不顧繩索、荆棘，一個勁地往前沖去。遇到太深的溝渠，小茂的衣服和背上的背包都浸透了水，濕淋淋的。他把槍高高舉过头頂。等他爬上了岸，水順着他的腿直流，他冷得发抖。路上，他聽到40的一排同志們坐在工事里談論：

“干掉六十名是嗎？”

“他們完啦，三排真棒……”

“地方武裝力量真棒。繳到槍了吧？”

小茂心花怒放，急忙跑到七哥跟前。

“報告40。30命令：全體堅守陣地一天，有情況馬上報告30！”

“好。你休息一下。喂，這邊來，到工事這邊來挨着牆站，給我說。”

小茂覺得七哥既嚴肅又可親。他比十哥黑得多。七哥穿一套正規軍的卡攬布衣服，泰然自若地对小茂說：

“你說，多巧啊，天剛剛亮‘保安隊’就摸進黃同會村來，掉進地方部隊和咱們三排的口袋，前五分鐘就消滅了大約六十名。連隊正在爭取多繳獲槍支。目前敵人增援大約一個營的兵力，分三路威肋40的外圍。你把這封信送給30，就說：‘40堅守陣地到底。’”

七哥把紙條交給小茂。小茂接過來，挺起胸膛回答道：

“報告，我回去了。”

“好，跑快点。”

小茂跳出土工事急忙往回跑。七哥還在後面叮囑他：“小茂，小心。別讓飛機……”他的聲音淹沒在大炮的轟隆聲中。小茂一面回頭答應“是”，一面還是一個勁地跑。在小茂奔回新泰A的時候，北村打頭陣的輕機槍手續續被調到有槍聲的地方去。小茂望

望伙伴們，很想說点什么祝賀他們的勝利，可是又不知道該說什么，只是心里甜絲絲地靠邊站着，让战友們奔過去，看着他們在簪樹叢中消失，自己再繼續往前跑。

這次回來，小茂沿着彎曲的小河边走。敵機在天空瘋狂地盤旋。小茂認為敵人也許會再來進攻新泰A和B，飛機在庙会這邊盤旋了半天啦！

由於敵機低空盤旋和河水太淺，乡亲们運東西疏散的小艇也被卡在這條彎曲的小河上。小茂正匆匆忙忙地跋涉在泥濘的道路上，忽然看見一位老大娘，四肢干瘦，使勁推着那條滿載的小艇。小艇上兩個小孩，用手指着在空中隆隆飛過的敵機，老大娘慌慌地大聲斥責他們。最後她把小艇推到了那塊有綠萍的地方，但是怎么也推不過去。小茂連忙跳下去幫助老大娘把小艇推過這塊水面。老大娘看見他這樣突如其來，倒吓了一跳。可是她馬上平靜下來，說：“小心飛機嘍！”跟老大娘分手走开后，小茂才發覺丟失了一梭子彈。

敵人的炮火逐漸射到這段路的附近。“我不找呢；如果不找，等一會兒碰上了敵人怎麼辦；要是我，就怕耽誤了命令。子彈不容易得到。肯定是掉在推小艇的地方了。”小茂急忙回到剛才推小艇的地方去摸。河水渾濁，加上綠萍、泥濘，怎么找呢，簡直急得如海底撈針一樣！小茂倒背着槍，雙手亂摸，但碰到的全是泥土。他整個摸了一遍，可是什麼也沒有摸着。敵人的大炮轟隆轟隆地響，尘土、烟火、彈片嗖嗖地飛掠……他的周圍到處是硝煙味。管它呢，小茂仍然若無其事，埋著頭到處摸。他第二遍快摸完小艇攔淺的這段水路，還是兩手泥土！遇到几處較深的地方，小茂不得不把頭沒入水中才能摸到底。他心里萬分焦急，忽然想起衣袋里的信，吓了一跳，忙站起身來；幸亏紙條放在塑料錢包里，沒有

浸濕。小茂又忙著摸呀摸的。也許它掉在岸上了吧？不。摸著啦，子彈夾滑溜溜地躺在小茂的手掌上。小茂高興極了，他如獲至寶似地急忙擦一擦泥土，使勁把彈夾插在槍上，然後霍地跳上岸，邁開步就跑，毫不理睬敵人的迫擊炮和大炮。回到目的地，他相信交給二哥哥，兩條腿不住打哆嗦，站也站不穩了。小茂跪倒在地，口里仍在叫喊：

“六十名！敵人被打死六十名！”

阿順連忙拿起水壺往小茂嘴里倒。過了一會兒，小茂清醒過來繼續大喊：

“報告，40打到天黑！……”

40的捷報傳到50的每個角落。整個陣地到處可以听到人們在紛紛議論：

“難怪敵人要拚命地炮轰。”

“這儿离那儿大約兩公里左右吧……”

“40这样，咱們50該怎麼辦呢？”

“愁什麼，要打整天，你怕輪不上？”

不一會兒，十哥在統一指揮所前面逐字逐句地表示決心：“跟40競賽，50要堅守陣地到底！”十哥的聲音很大，但只能隱隱約約透過正在頭上盤旋的直升飛機群的嗡嗡聲傳出來。

阿順跑進來說：

“報告30同志：有兩架直升飛機在北村降落。听到40對空射擊的槍聲！”

“繼續觀察！”

這時候，有兩個人只穿了條短褲，光著上身，把帶條子的圍巾圍在脖子上打了一個結，彎著腰從二平方向的地里跑進來，嚷道：

“解放军同志！敌人跳过小河了。”

“在哪儿？”十哥问道。

“敌人已经到了七厚大娘屋后面的簪树丛那儿。你们快去阻击，要不他们马上就会涌到我们的背后。”

炮已经打到这儿了。有一发炮弹打塌了六叔家的牛棚，烟尘弥漫，一头小水牛躺在血泊中挣扎，小茂看得真切，他咬紧牙根……

十哥立刻叫道：

“阿禎，你让B3迅速布置在七大娘屋后面，挨近小河岸，快，留一小组警戒田这边！”

“是！”

几排炮声刚停止，就听见B3猛烈的枪声。

小茂爬起来说：

“十哥，敌人进来了，是吗？这一下他们可完蛋啦！”

阿禎跑了回来，说：

“茂同志，把枪交给战时同志，你马上去盯住敌人！”

小茂快快不乐地把枪递给阿战，细声细气地说：“子弹已经上了膛。整梭子弹一发不缺！”

十哥望着小茂，见他还没有恢复过来，小茂领会他的意思，连忙说：“有什么事您就说吧。我担当得了……”

指挥员望着小茂，仍有些躊躇。十班的人全都执行任务去了。

“唔，你加把劲跑去传50的命令，一排派一班沿着小河向这些家伙的侧面进攻，支援三排。一排要马上执行！”

“是！”

小茂两手撑地，纵身一跃就跳出了工事。十哥一面嘱咐他：

“小茂，当心啊！”一面注视着小茂的每一个脚步，直到他完全消失为止。

小茂已经跑到番桃园前边。从这儿到一排谈何容易，得横穿过三排的背后，而敌人打在三排的炮弹就象下雨似的。迫击炮和机枪声嗖……嗖……咯咯地在小茂身边响着，他突然想到死：“哎呀，要越过这片旷野，可能过不去；头上有两三架飞机在盲目扫射，他们连旷野都不放过……”看到这样情况，小茂又想：“如果自己到不了一排，那么，三排就十分危急！要跑！死也得跑！”

小茂定了定神，用劲迅速冲过这片险恶的旷野。子弹缠着他的脚，在他周围飞来飞去。有的稻穗被打断，在他面前飞溅起来；烟火耀眼，惊天动地的爆炸声，险在发烧，当他走进对过的园子时，他才缓过气来。跑到一排排长阿八哥的地方，小茂高兴得无法形容，喊道：

“报告！50命令：派一班人向敌人侧面进攻，支援三排！紧急命令。”

“行。”

阿八哥重新检查一遍自己的命令执行的情况。这时三班已经出发了，象一把刀似的往敌人侧面插进去。阿八哥告诉小茂：

“你回去向50报告：‘一排奉命执行，五分钟以前三班已经从这里开始运动，插入敌人的侧面。情况正在顺利地发展着。’”

小茂在跑回去的时候心里想：“这几位指挥员真棒，30的命令还没有下达，而40、50就已经领会了意图，同样50还没有下令，各排也早已领会了。这样，美吴集团还有不完蛋的吗！”在回到指挥所的道路上，小茂望着在北村方向的一架直升飞机想：“喔唷，干嘛它往田里翻斤斗？”小茂大声喊叫：“弟兄们！乡亲们！掉下来啦。美国飞机掉下来啦！掉在楸大爷坟头那边！”在地洞里

的乡亲们們都探出头来。

“难怪，我坐在地洞里听到轰轰地响，以为这是敌机投下什么大家伙呢。原来是它自己摔下来啦！”

在几位老大娘皱巴巴的没有血色的双唇上露出了笑容。六姐穿着洁白的“三婆衣”，跑到园子的前边朝楫大爷坟头的方向看，看了老半天才大叫起来：

“喏，我的天呀，黑漆漆的两三堆！”

几个小孩也跑出来问：

“有烟的地方是嗎？”

不知从哪里偷偷地飞来一架敌机，俯冲下来，朝稻田的前边发射了一排火箭。六姐慌忙拉着几个小孩往地洞里钻，嘴上嘀咕道：“真是狗东西。在那边给人家一堆堆揍下来，不敢还手，却跑到这儿来乱咬！”

小茂跑回指挥所就听说三排消灭了四十名敌人，现在他们停下来不敢再前进啦。收音机里传来鬼哭狼嚎似的叫嚷：“嗚嗚……他媽的！……一堆堆地死了也不救……嗚……嗚……‘英勇’不管‘英勇’的死活……他媽的，裝甲車到哪儿去啦？……”

仍然听不到回答。

“嗚……嗚……他媽的，113裝甲車哪儿去了？你上哪儿吸血去啦？嗚……嗚……”

小茂放声大笑：“‘英勇’还又哭又罵呢。”

二哥正在焦急，看到小茂回来，连忙說道：

“你把这封信送到40。告訴40緊急通知30！在任何情況下都得把报告送到！小茂，千万不要让这封信落到敌人手里！”二哥注视着小茂的双眼。小茂还有些躊躇，但他随即挺胸直立：

“是！”

小茂把信收好，拔腿就跑。

要是站在番櫻桃园新泰A的南面，朝北村方向的田野望去，就可以看到直冲云霄的一束一束浓烟变成黑糊糊的烟柱。这些黑糊糊的烟柱都带着被打断了的稻子和被搅烂了的泥土飞溅起来，使整个田野变成一片灰黑。这样的烟柱連續不断地蔓延到各处，好象一片正在熊熊燃烧的烏黑的油海。尽管有成百双眼睛，也无法数清究竟有多少黑糊糊的烟柱在可爱的蓝色的天空里出现。大家的耳边似乎都听到連續不断长达十几分钟的雷鳴。接着也是在这块肥沃而正在沸腾着的稀烂的土地上，人們又隱隱約約地看到穿着伪装服的影子，有时在这一边倒下去，有时又在那一边站起来；倒下后又站起来……就这样在各个黑烟柱中穿行而且越来越深入，最后消失在可怕的黑烟里……小茂呢！他們小茂和其他同志正在用尽一切办法越过敌人的炮火网，以便把陣地上的心脏的热血輸送到正在无比英勇地直插入敌人——一个拥有現代武器的敌人——的鋼鉄般的矛头上……进到北村园子的边缘，小茂被一排火箭把他掀倒在稻田里。醒来时，小茂的双手摸着胸膛：“錢包还在呐！”（也就是說信还在里面。）小茂弯腰又往前跑，他的耳朵里什么也听不进去了。他不管四周吓人的爆炸声，一个劲地跑。

这次重到北村，仅仅相隔几小时，而在小茂的眼目中，景物已經全非。一个美丽、富饒的小村庄，这里的房屋、园子、树木、湖泊、田地……烂糟糟的就象一张被揉皱的綠叶。这儿，一些椰树断了梢，劈了杈，或者还勉强悬着一两张折断了而順着树干下垂的叶子。成束的椰子散乱地滚在坑坑洼洼的地上……那儿，屋頂上冒着火，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大爷躺在院子中間，瞪着眼睛看那一些无賴的“鉄鳥”在烟火弥漫的上空疯狂地飞翔；在他身旁是破

碎的缸瓮、碗碟、鍋鏟。另一个地方，湖面的水渾濁了，成堆的鱉魚翻着白肚子……一动也不动……有的树毁坏得看不出这究竟是一棵什么树，往地上看时才发现有几个被烧焦和打烂的洋桃混在肮脏的尘土里。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浓烈的汽油味和强烈的硝烟味中……

但是，絲毫沒有变化的是小茂的40的伙伴，他們仍旧弯着腰站在工事里严陣以待！同时此时此刻也出現另一种情景，那就是在这一片疮痍滿目的景象中，五大娘、八姐、二叔、小翼仍然在忙着，他們有的在煮飯，有的端着大碗奶，有的跑去向部队报告最新的信息，有的背着伤员……

小茂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他高兴极了，大声叫起来：

“同志们，七哥呢？”

“你到助战处去……”一位战士用手指着远处，并用手臂向那个方向揮动。

“在頂头那地方嗎？”

“他去对付那儿的M-113。”

小茂没听进去。在轰隆轰隆的震耳声中，小茂仍旧按照那个方向又跑了去。小茂不能再在岸上跑，有的地方他还不得不紧挨着牵牛花的岸边跑，或者是沿沟渠踉跄着走，这才走到了抗战渠道。

找到七哥啦！多高兴啊。他穿着那套灰色的正规军衣，还是象往常那样威风凛凛。

看完了命令，七哥指着說：“小茂，你看那边！那个塌了的战壕是过去二姐的地方，你还記得嗎？……全都牺牲了！她的一头可爱的小黄牛也象睡着似的死在那儿，你看見了沒有？你恨嗎？那边是直升飞机的残骸！那三大堆家伙，露在罅树丛的馬塔那里

的M-113残骸，你看見嗎？里边还有一辆113的残骸，我們这里看不見……40打退了M-113的三次进攻。小茂，你回去向30同志报告，說我們40將打到晚上，打到明天，美吳集团必須給北村的同胞們抵罪！子弹足够用，只缺少迫击炮弹。就說40向大家問好，并祝50打胜仗！”

七哥递给小茂一张紙条，向上級报告胜利的消息。小茂向七哥告别后，匆忙地返回新泰A。新泰、庙会这边的步兵的枪声又象炒玉米花似的响了起来。

突然一架B-26飞机从印度支那公路方向飞来，掠过小茂的背后，沿着小河的河堤投下一长串炸弹。小茂全身沉没在水里。

小茂醒来，发觉自己正枕在一堆綠萍上。水已經退了很多。他感到周身隱痛，呼吸困难。阿禎的話又隱約在他耳边响起：“偵察联络員是耳目，是血管。血管断了，部队就沒有力量战胜敌人！”小茂弯着腰匍匐前进。他太疲劳了，又躺下去，觉得嘴里有点发酸，就按照幼年被牛摔倒时的情形，把手摊开，张开口吐血。小茂又把头扑在潤湿的泥土里。喉嚨又辣又痛。小茂扑向一个炮弹坑，捧起水来送进嘴里。“小茂呀！你不能醒过来！30、50在等着你呢！”小茂听见自己这样喊着，同时，“血管断了，部队就沒有力量战胜敌人！”这句话又在他的心里回响。小茂挣扎着爬起来，跌跌撞撞地往前走……

把报告递给二哥后，小茂倒在自己的指揮員的脚边。阿禎和二哥抬起小茂，把他靠在工事里坐着。小茂的脸腫发紫，眼睛紧闭，全身沒有一处伤痕，只有淡淡的一絲血从嘴的两角流出来。

小茂又做了一场梦。他嘟囔着說：“三架直升飞机残骸……两辆一……百……一十三……”

到下午五点钟，太阳染紅了美辛东一带，从每个工事的枪眼

Lesson 15

西貢城的婦女

陈孝明

(根据黎氏越女自卫队队员口述整理)

透进火似的淡红色的阳光。小茂睁开眼睛，看见阿斌站着向二哥报告：“二排打死大约二十名伞兵……缴获无线电报机。”这时飞机又在隆隆地盘旋。枪声噼噼啪啪地响起来。小茂的耳朵已经能听了。他爬起来说道：“斌哥！我的卡宾枪呢……让我揍伞兵……”两枪就行啦……我一枪都没有放过……真造孽……斌哥啊……”

战事继续顺利进展，进行到当天晚上八点钟……

如果你有机会到一连来的话，那么，这个连的政治指导员九菲同志，一定会向你夸耀：“在获得阵线授给我们连的解放勋章的北村战士中，有一个十七岁的小伙子，他一枪都没有放过。”同时阿九也会带你去见一个人，他个子很小，四肢枯瘦，鸡胸，脸庞瘦削，然而一双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他不会说一句空洞的话，如果你想问他是谁？那么，这个人就是十班战士武文茂。

1963年8月5日

吴胜译

“您想喝点什么？”我抬起头问道。

“来一杯积雪菜①。”

我弯腰取了一把积雪菜，放进电动捣碎机里，对上点水，加上糖，打开电门。离心轴飞快地转了起来，积雪菜在玻璃瓶里上下翻滚，不一会儿就成了碎末，冒着泡沫向外溢……我注视着捣碎机，显得很镇静；但是心里却象玻璃瓶里的积雪菜一样上下翻腾。这个顾客是谁呢？我猜测着。他在我的售货车前头坐下来。我没有看他，可是知道他在注视我。到底是誰呢？我仿佛在哪儿见过这么个人。我向停放在路边的机动自行车瞥了一眼，突然想起来了。我有些紧张……

积雪菜捣碎了，我关上电门，滤去菜渣，将水倾入杯中，放上油纸管，递到顾客面前：

“给您！”

我的手虽然有些哆嗦，心里乱如麻，但是神色平静，举止自然。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已十分清楚地记起曾在哪儿见过他

① 越南南方常用来制清凉饮料的一种植物。——译者注

了。記得那天，他那輛“鵝白娜”机动自行車也是这样停放在路邊，他也是这么个打扮——一条已經褪了色的“的确良”黑褲，一件白色長袖襯衫，襯衫虽然旧了，但熨得很平整。他没戴帽子，脚上穿一双已經發黃的白涼鞋。他站在那里，掏出證件交給身穿白衣服，腰間挎着手槍的偽警檢查。中午烈日当空，从安樂到富林的四号公路的三叉口上靜悄悄的。我騎着“宏多”牌三輪電動車从龍安方向急馳而來。我是有意选定这个時間回去的。這時間是中午，天气炎熱，那些偽軍和偽警檢查了成百成千从西貢及各省之間來往的車輛，早已疲憊不堪了。于是他們常钻进各个館子里去歇晌了，只是个别地段有那么一两个家伙在办例行公事。我这次出去“取貨”，还加上一把手槍。手槍可以和“貨物”放在一起，这是很便當的，但当我考虑到如何将这批“貨物”运进去的时候，攢着手槍犹豫起来。我終於不把手槍和“貨物”放在一起，而把它掖在右边腰間，万一路上被截住搜查时，我有它就可以自卫，还可以闖过去。

果然不出所料，我的車正飛駛在大道上，突然被拦住。我右前方的便道上，一个偽警正查看一个人的證件，一輛“鵝白娜”牌机动自行車停在路邊。旁边另一个偽警正在东张西望。他做了个手势把我拦住。我在他面前停下車來，但并没有灭火。正检查那个人的證件的偽警扭过头來看了看我，接着又繼續盤問那个人：“你还有其它證件嗎？”

那个人从拿在手上早已打开的錢夾里又取出几个證件，遞給了偽警。在这之前，那个人曾轉过头來看了我一眼——这和剛才他把車停在我的貨車前面，向我走來，我抬頭問他：“您喝点什么？”望着我時的眼光一样。这眼光使我困惑不解，惴惴不安。現在我已經完全回忆起來了，眼前的这位顧客正是那天我碰見的

那个人。

那天，我的貨車停在另一个偽警的面前。我并没下車，只是关小油門，轉过头望着这个偽警。他对我喝道：“拿出證件來！”

我装做沒理會他这种粗野的态度，回过頭去，从車座后面拿过手提包來，从錢夾里取出證件給他看。他拿起來，正反面扫了两眼又遞給了我。我将證件放入錢夾，然後放进手提包，重新把它夾在車座后面。这一关算过去了。我坐好，准备繼續開車。但这个人家伙仍在盯着我，从頭到脚地打量着我。他咧开大嘴說：

“把上衣擦起來，看看有什么沒有！”

声調可惡透了。不知道他是真想檢查还是在戏弄我，可能二者都有。我极力控制住心中的怒火，装做沒听清的样子，一边加大油門一边扭过头問道：

“您說什么？”

这个家伙更加放肆，一边奸笑，一边重复着說：

“把上衣擦起來，看看有什么沒有！”

我的肺簡直都要气炸了。但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手扶着車把，一手把衣服一擦，对他說：

“有！”

我猛地从腰里抽出手槍，說：

“有槍！”

我一連給了他几槍，打了他个仰面朝天。这个家伙还沒來得及喊叫就報銷了。正检查那个人的另一个偽警喊叫起來，掉过头連滾帶爬地逃进路邊地裡去了。我來不及摸他了，把槍往身上一別，开动電動車，向西貢飛馳而去。中午，阳光耀眼，热风吹打着臉頰，那几發槍声似乎仍在我耳邊回蕩。我已駛过了富林三叉路

口，开进红磅路……一路畅行无阻，胜利地把“货物”连同那支手枪运到了目的地。

那个人后来怎么样就不知道了。也许两个伪警一个被打死，一个仓皇逃跑的时候，他驱车跟着我也走了；也许他证件齐全，没啥可怕，所以仍旧站在原处，等那个警察回来还他证件，然后返回西貢……。不过他今天为什么要跑来见我？车旁边有空位子，他不坐，却偏偏把凳子拉到车前头来，又用那么一种眼光瞧着我，这一切都说明他不是偶然到这里来喝水，而是有意来见我。目前，西貢正流行日本的“本多”、“鈴木”等新式机动自行車，而他却騎一輛又老又旧的“鵝白娜”，再看他的穿着，便可知道他只不过是個勞職員、工匠或是其他劳动者。但是，西貢的便衣警察和密探不也是經常这样打扮，混在这些人中間嗎？我現在該怎么对付他呢？

阿蓮是我們女自卫小組的一名新隊員，她就住在這個區。由我們資助她一些錢，讓她办起这个貨車。我們小組几乎都不住在這里，但最近上級有命令，要我們在這儿做好第二次的战斗准备。于是我便在这个區迅速物色对象，并且发展了阿蓮。我和她輪班售貨。阿蓮是新手，不熟悉工作，所以我在這里呆着，准备再发展一些人，同时逐渐把自卫小組接来，准备这次行动。

这一来，我是不是暴露了？他认出我来了。那天，他亲眼见我枪毙了那个伪警。現在我該如何对付他呢？……阿蓮刚有事出去，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要是被捕，那怎么通知阿蓮別回来呢？又怎样才能及时通知战友們，讓他們繼續进行工作呢？怎样才能向上級汇报我被捕的情况呢？現在這里的工作该怎么办呢？暂时放弃嗎？这不就影响总的計劃了嗎？至于我，我一定要保持革命的气节。

我心乱如麻，但外表仍鎮定自若地应付着顧客，收錢，找錢，收拾杯子。其他的顧客都走了，只剩下那個人了，他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喝着积雪菜水。我忽然变得有些不大自然，不象刚才顧客多的时候那样鎮靜了。我把顧客用过的杯子洗淨，整整齐齐地摆在車台上。后来，我就不知道做啥好了。于是，我便坐下来，把挂在貨車一角的錢包拿出来，取出錢票来数，并且叠成一叠一叠的……我該怎么对付他呢？这时，听那個人問道：

“你是新来的嗎？”

我抬头看了看他，說：

“是。”

不管怎么样我也不能流露出害怕的神色。他又問道：

“这辆貨車往常不是阿蓮在這卖的嗎？”

“是。”我敷衍了一句，口气却很干脆。我用不着把怎样認識阿蓮的，又怎样在這里售貨的都告訴他。他既然見我在這里售貨，問起来了，我也不回避。

他又追問了一句：

“你認識阿蓮？”

我盯住他的脸看了看，看样子他要就地“审問”我了，我才不怕呢！我所考虑的只是想法子使阿蓮脫險。……他沒等我答話就又說起来了：

“阿蓮和我住得很近，同区不同巷……”

他語气溫和。我瞧了瞧他，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这时，一个顧客走过来，我轉身問道：

“您想喝点什么？”

“来一杯木瓜！”

我摆脱了窘境，轉身照应新顧客去了。我推开車上的炬櫥玻

璃，取出了削好皮的鮮紅木瓜，用刀子切了一片，放入電動搗碎機里，打開電門。离心軸又轉了起來，鮮紅的木瓜在瓶里翻滾着，粉碎，起泡沫……我全神貫注地操作着。這時，那個人站了起來，一面把喝完的杯子遞給我，一面問道：

“十塊錢，對嗎？”

他的語氣仍然很溫和。我答應了一聲。他從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張十元的票子，付了錢。我收了錢，說：

“謝謝！”

“再見！”他慢慢地向“鵝白娜”牌機動自行車走去，端端正正地坐在車上，開動機器，接着轉過臉來向我望了望，這才逐漸加大油門向第二市區^①駛去。

第二市區位於北始街和江始街之間，提探路的旁邊，提探路與陳興道大街相通。市區外是幾條大馬路，市區里的居民區全住着工人、小商販和勞苦的教師。阿蓮就住在這個區。父親是二伯，在左關發電廠工作。二伯六十多歲了，在廠里干了半輩子活，可現在仍拿着試用人員的工資，連同家庭補助金一共才二千多元。二伯做工回來不在區里走動，只是在家躺着看看報。他原先總是看《神中》日報，後來《神中》報館被查封，他就改看《正道》日報。他經常讀了一會兒報，眼睛累了，就將報紙往臉上一蓋睡着了。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平時還是假日，他總是這樣。他一張報有時看來去看它一個來月。

① 這個市區屬第二區，是西貢的中心區之一。六八年五月四日夜五日凌晨，黎氏蓮女自衛營的某自衛隊在這裡與美的軍進行了一場激戰，打得敵人極恐萬狀。為此，上級傳令嘉獎，並授予該隊及其隊長解放勳章。這篇小說并非是戰鬥的紀實，而是以這場戰鬥為歷史背景編寫成的。所以，象本文涉及的環境、地點等枝節問題，已根據需要作了變動。——原注

二伯母是賣蔬菜的。阿蓮還有一個姐姐、一個哥哥，哥哥被偽軍抓去當兵，故芝戰役時死在了戰場上。二伯母擺下香案，將阿蓮的哥哥的照片供在上面。可是二伯却一再叫取掉它，說兒子死的不光彩，供他干嘛！

阿蓮的姐姐原先給人挑水，一挑水二三塊錢，掙些錢幫助爸爸媽媽養活一家人。但是，幾年來，有人叫她去美國的酒吧當招待員，工資每月一萬五到二萬元。打那以後，阿蓮的姐姐就開始燙髮修眉，塗脂抹粉，穿上了咯噔咯噔的高跟鞋，換上了緊身衣、瘦腿褲，褲子緊繃繃地兜着臀部，兩個乳房也高高地顯露着。她不再和父母一起住了，而是另租了住房，有時她還去邊和、頭頓各處跑……。當她還沒從家里搬出去的時候，可苦了阿蓮了。二伯從不提到她，可是每次看到她回來，便拿起鞭子抽打阿蓮，黑道：“叫你當婊子，嫁洋人，嫁美國佬。”阿蓮受這些冤枉氣，只好捂着臉哭。就這樣，家里才平靜下來，不然還會鬧得更凶了。

阿蓮小時候會讀過幾年書，後來就幫助媽媽挑筐賣菜。因此我在鹽橋市場認識了她。最近，把她吸收到我們自衛小組里來。三四天前，我到二伯家住，同阿蓮商定，叫她办起貨車來售飲料。二伯母幫助我們運過一機動三輪車武器，只是還放在別處，沒有運到這裡來。為了准备好這次戰鬥，我們無論如何也要把武器運來。問題是藏武器的地方還沒有找到，二伯說讓他來安排這件事。我們想再考慮一下才決定。家里已經住着我和阿蓮，我們不想再讓二伯負擔武器的事。當然，如果最後仍找不到地方，也只好去麻煩他了。

二伯夫婦對革命是很真心實意的。我來到這兒以後，不管工作有多困難，只要請他們幫忙，都能順利地完成。雖然如此，我還是從旁說說要他們各處走走，活動活動，找一些人一塊干。

但是他們不聽。好象这个社会欺騙他們太甚了，因此他們不再相信周圍的人。我就把街道上的同胞受剝削，遭苦難的事講給他們聽。二伯說：

“你說得倒是在理。可是我那個大丫頭——小蓮她姐姐，不也是自己親生的骨肉嗎？！不是也和我們一塊過了十九、二十年的苦日子嗎？！可她現在却背棄了父母，背棄了祖先，離開了自己家，勾搭美國鬼子。我都管不了！還能相信誰？還知道誰安的是什麼心？”

我沒有太多時間跟二伯夫婦細談。而阿蓮却明顯地受了她們的影響。這個居民點住的全是些貧苦的人們。這裡，怨聲載道，處處是痛苦的呻吟。打從過年以後，雖然解放軍還沒到這兒來，但是要想知道美偽軍多少的燒殺擄掠的殘暴罪行，想听听我們戰士多少的足智多謀、勇敢殺敵的英雄事跡，就到這兒來，比任何地方都要生動。我們小組一直沒有發展，然而，我雖然一再同阿蓮商量并催促着她，但她一直沒發展新隊員，也沒能把其他的隊員接到這兒來，同時將武器也轉運進來。

我到這兒才幾天的時間，還沒做什麼工作就碰到這麼個難題。那個人走了之後，我想得更多，疑慮更深了。我該不該馬上離開這兒呢？走掉的話，會給工作帶來許許多多的困難。可是不走，倘若他真是個坏人，那我不轉移不就等於自投羅網？！我回憶他的外表、舉止、講話的語氣。“阿蓮和我住得很近，同區不同巷。”他這句話引起了我很大的注意，如果他是坏人，想追捕我，那干嘛要講這些呢？而且他用一種自我介紹的口吻對我說他是這個區的人，似乎有意同我打交道。可我該不該相信自己的這個主觀判斷呢？……

即便我的判斷是對的，那他同我打交道究竟目的何在呢？他

如果沒參加革命，那他親眼見我槍斃了偽警，一定會感到害怕，和我來往，不是危險嗎？！如果他是个革命者，一般應該懂得地下工作的規律，為什麼要同我打交道呢？

我一边照应顾客，一边考虑着，只盼阿莲回来好商量商量。这时，阿莲就来了。

我們小声談論着。我把那個人的模樣，騎着“鵝白娜”牌機動自行車，都告訴了她，我還把他那句“同區不同巷”的話學給了阿蓮。阿蓮接着我的話頭問道：

“是不是頭髮剪得高高的，衣服虽旧，但很整齐，并不鬨气，人倒大方、严肃的？”

我点了点头，說正是这样。阿蓮叫了起来，

“那我知道了，是报社的思先生！”

我一愣，問：

“哪个报社的？”

“商业报。”

我真沒想到他竟是在报社工作，是記者。如果是記者，那就属于新聞界的人了。我对这方面不熟悉怎能做他的工作呢？！再說他是商业报社的，这是什么样的报社还不清楚。我倒是有一次經過商业处大楼，它前面是自由路，后面是阮惠大街。那里尽是大商人、大工厂主，我們这种人是不到那里去的。至于商业报，怎么我从来沒見售报亭卖过？也从未听说过有这种报？……这些，我沒有急于去弄清它。我問阿蓮：

“这个人好嗎？”

阿蓮想了一下，回答說：

“也不怎么样！”

我問道：

“为什么？”

她說：

“他妻子是成衣店做洋玩意儿的！”

我更愕然了。于是，阿蓮便向我讲述了有关思先生的一些情况。

阿蓮与思先生同一个区，也曾从他的服装店门前走过，但以前阿蓮并不認識他。那时，思先生的服装店还很小，只一台縫紉机，屋里扯上根绳子，上面搭着几件正在加工的服装。后来，西貢的酒吧間多了起来，妇女服装行业也就跟着兴旺起来。思先生的妻子也就开始为酒吧間的女招待做起奇装異服来了。店鋪也扩大了，原先那間房整整一間都做了店鋪，还添了一台縫紉机和一个鑲有玻璃的衣櫥。一块淡蓝色油漆木牌上写着一行深色大字：“兰香成衣店”。“兰”、“香”正是他大女儿和二女儿的名字。

后来，阿蓮姐姐的衣服专拿到阮惠、黎利、陈兴道等大街的大服装店去做了。但是当她才去酒吧間的时候，衣服还是拿到思先生家去做。因此，阿蓮才認識思先生，才知道他在商业报社工作。

思先生在报社工作没什么可說的。区里一般人对外报这一行本来就有点尊敬。再說，思先生的为人还正派，所以人們还比較尊重他。只是他的妻子干起了这等行业，引起了大家对他們的风言风語。尤其是阿蓮一家，自从阿蓮的姐姐当了女招待，跑到思先生家做衣服起，每次提起这个店鋪，二伯就用輕蔑的口吻气呼呼地說：“給婊子做衣服的鬼店！”

因此，阿蓮她也认为思先生不怎么样。

我想，如果我把刚才发生的事全告訴阿蓮，那她肯定会让我馬上轉移，而且她也要离开家随我轉移，这样一来，一切工作都

得丢掉。不过，我無論如何也應該提防着点才行。我只大概的告訴阿蓮，思先生見我在这兒售貨，便过来买了一杯积雪菜水，和我攀談起来。思先生究竟是个什么人还很难說，所以我要暫時避开几天，让她摸摸他的情况。如果他真心要同我們联系，叫她尽管放心大胆地和他接触，在目前的形势下，可不能让縮手縮脚了。

就这样，我把貨車交給了阿蓮，返回旧居。

二

……第二天阿蓮告訴我思先生并不是記者，而是商业报社的勤杂工。最可喜的是他可以幫助我們解決藏武器的地方。于是我又回到了阿蓮家，又开车售貨了。思先生同我見了面，他告訴我，以前他是从解放区来的干部在这里的根子，春节前这个干部离开这里，至今沒見回来。我們春节期間的那次城市激战，他就很想参加，只苦于不知道怎么办。現在，动蕩的西貢正酝酿着一場新的战斗，他更是着急。那天，他騎車出去找那位干部同志。可是那位干部已經調动工作，只得及轉告他以后会派人和他联系。他只好騎車回来，路上就遇到了我枪杀伪警……

最近，他偶然看到我在这兒售貨，高兴极了，便走过来打算和我結識一番。他表示，現在給他什么任务都行，什么工作都干，不能让他坐着干等上级派人与他联系。接着，我向他了解了一下他的工作与生活，才知道他家的生活并不象店鋪华丽的外表那么好。后来店鋪扩大了，又添置了一些家俱和一台縫紉机，这是和他的表妹共同經營的。至于他的一家，日子并不怎么好过。

提起这件事，阿蓮向我低声說：

“春节过后酒吧間都关了門，那些女招待全失业了，服装店也跟着倒霉唄！”

阿蓮对思先生的妻子仍抱着成見。我目下正忙着同思先生商量儲藏武器的事。思先生对我說，以前，那位干部曾打算住在他家，让他准备一个藏身的地方，以防万一。于是他准备了一个很保险的地方，并买了各种必需品，一旦需要，就可以立即隱蔽。这个地方現在可用来儲藏武器。

他愉快地笑着告訴我：

“你別担心，我办这个事誰都不知道，就連我家那口子也不知道嘛！”

我問：

“你搞这件事，你妻子怎么会不知道？”

“这还不容易！春节前，我就催他們母子赶紧回娘家看看，免得春节走不开。他們走了三天，店鋪上了門，就这样搞好了。他們回来怎么会晓得！”

他笑得更快活了，很自豪地說：

“現在你要儲藏武器，我可以把他們支开几个小时的，有半天就完事，等他們回来，一切如旧，什么也不知道。”

交談过程中，不知什么时候我已改变了称呼。我問道：

“大嫂子为人怎么样，你干嘛要瞞着她呢？”

阿思哥很坦然地回答說：

“女人家能懂得个啥！”

这次，我沒反駁他，因为目前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已經是四月底五月初了，自春节那次战斗至今已經两个多月过去了，全市的老百姓正在积极准备迎接第二次行动；敌人却在摸瞎，以爲我們一定在一号行动，可是“五一”节过去了，他們又揣測我

們將在五月七号奠边府紀念日或十九号胡主席生日那天行动。

五月四日下午，我們接到上級的命令，准备当夜行动。我急忙做了安排，把小組的人都带进这儿来。我們組除了我以外，还有三个女隊員和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名叫小荒，加上这儿的阿蓮、阿思哥和一名新近由我和阿蓮发展的女隊員，算起来，也有一个班的人了。二伯夫妇虽然是我們最可靠的根子，但是我們沒把他們編入小組。

我高兴极了，真沒想到事情会如此順利。枪枝和其它必需品全部齐备，这都由阿思哥和二伯收藏停妥。虽說二伯夫妇对周围的人仍不是太信任，可是我們的新隊員个个生龙活虎，劲头十足。至于阿思哥，每当我叫他和我妻子談談，交给她点工作的时候，他总是重复那句老話：

“女人家能懂得个啥！”

我笑着問他：

“那我們这些同志难道不是女人嗎？”

他一本正經地說：

“你們和她不一样。”

阿思哥干劲挺足，热情也高，做事又很細心。他只到我的貨車来与我接头。有一次我向他表示，想办法让我同阿思嫂談談，可能的話就把她吸收进来。阿思哥不同意，还是那么句老話：

“女人家能懂得个啥，弄不好坏了大事！”

尽管这样，我还是到他家去了。那天，阿蓮因有紧急任务，走了，我找不到人去和阿思哥联系，只好自己去了。好在他家是妇女成衣店，我假借去做衣服，不会有什么問題。

晚上七点多，成衣店里闪着耀眼的霓虹灯，把屋外都照得亮堂堂的，和周围那些低矮黑暗的房屋，显然不同。阿思嫂正在机

器旁縫紉，四個孩子在地上玩耍，鋪磚地虽經年已久，但擦得干干净净。店里，东西收拾得干净利索，除了縫紉机、剪裁桌和一个鑲衣櫥外，还有一张小桌子、两张沙发椅和一张沙发床，墙上挂着一个鏡框，里面全是从书刊报纸上剪下来的穿着各种服装的模特儿……

我一看，知道他們已吃过晚饭了，阿思哥在里屋，孩子們自己玩着，让媽媽把手上的活做完。我走进去，同她打了一下招呼，問她还收不收活，我想做衣服。她問我做什么样式的，我正回答她，大概是里屋的阿思哥听出了我的声音，走出来亲热地向我打招呼：

“你好！”

阿思哥平常是个稳重的人，这回可能是由于我的突然来临，他显得有些疏忽大意。这时，阿思哥忽而觉察到自己的疏忽，忙对妻子介紹說：

“她和二伯家的阿蓮在一起买买各种飲料。”

阿思嫂低下头，不冷不热地說了句：“我知道啦。”之后又埋头做起活来。我望着阿思哥，装作不大熟的样子問道：

“你家在这儿啊？”

阿思哥回答說：

“嗯，我就住在这儿。”

阿思嫂仍埋头做活。我走到几个孩子的身边，問阿思哥：

“你們的孩子吧？四个全是？”

“对，全是。”阿思哥說。

我問了孩子們的名字，一个叫小兰，一个叫小香，一个叫小玉，一个叫小雄。小兰十二岁，小香九岁，小玉五岁，小雄才一岁多。四个孩子都很壮实，很可爱，他們穿得干干净净的，在一块儿

玩着。这一切都說明，阿思嫂是个很会料理家务和孩子的母亲。她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阿思嫂仍冷冷淡淡地悶着头踩机器，我感到非常尷尬。离开之前，我乘机把一张紙条递给阿思哥，便又轉身同阿思嫂談起做衣服的事来。

回去以后，想起阿思嫂，我就感到不安。为什么她会待我这样呢？当阿思哥向她介紹我时，为什么她却冷冰冰地說了句“我知道啦”呢？

从年龄上讲，我把自已当作阿思哥的小妹妹来看待。在这么个城市里，她仍可以怀疑我和阿思哥的关系。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麻煩了。

但是，我没有功夫去考虑这些了，因为四日夜五晨行动的時刻已經来到了。

我們忙了整整一夜，彼此提醒着检查所有的准备工作，布置崗哨，防备发生意外。凌晨三点钟，我們开始分头到各处张贴标语，悬挂旗帜。整个市区在沉睡。但是我們总觉得同胞們正在兴奋地关注着我們的每一个行动。各市区以及从解放区进来的战友們、兄弟姐妹們都在热切地盼望着我們。我們心情紧张，按原計划行动着。一面大旗順利地挂在北姑街和提探路交叉路口的一座四层大楼上。这座楼是在居民区外边，我們每天出車售貨时也常常望到它。

我們摸进两个伪便衣警察的家里，將他們处死，又抓了三个伪保甲长，把他們帶到群众大会来。

群众大会在居民区里举行。起初，人們还有些顾虑，后来，看到我們隊員拿着枪在各处跑动，又听见我們用喇叭宣传民族陣线的政策，向群众发出号召，还亲眼見到我們把几个伪保甲长帶进大会上来当众警告他們，焚毀了从他們家里搜出的敌伪証

件……于是，同胞們便紛紛來到會場。

這時候，全城乒乓球乒地响起了我們的槍聲和地雷聲。同胞們同我們一起歡呼起來，歡呼聲象汹涌澎湃的潮水激蕩着全市區。我們動員同胞們出來設置路障。語言一落，人們就行動起來了，什麼木頭、桌椅、汽油筒、水道管子……，人們背的背，扛的扛，抬的抬，扔的扔，堆在一起，把通往大街的胡同口堵得嚴严实實的。我們這里可真成了堅不可摧的堡壘了。喧嘩聲、說笑聲、問答聲和催促聲交合在一起，擴音器不停地喊叫，夾雜着各種各種的腳步聲，這一切，匯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沖出了市區，向整個西貢漫溢開來……

敵人慌得亂成一團，求救的信號彈放起來。紅紅的信號彈在天空抖落着，活象一堆堆的鮮血。各式各樣的飛機一架架着，一架地在市區上空橫沖直撞，到處亂投着混濁毫無生氣的照明彈。在那稀稀落落的恐怖的亮光中，那面最高最大的旗幟在四層大樓陽台的上空迎風招展，好象要飄上天空，讓全市的人民都能望見它，並且彷彿在和棋盤區、香蕉園、阮通地區、七賢十字路口、第五區行政大樓、富壽禾、熱諾橋和翁返田野等地的旗幟相呼應着。

昨天晚上，我是在阿蓮和二伯夫家住的。還不到凌晨三點，我就和阿蓮一塊兒來到阿思哥家。我讓他取出槍枝分發給其他隊員，剩下的是我、他和阿蓮的了。我們同一個戰鬥組，加上小荒，共四個人。

直到行動的這一天，阿思哥還得意地對我說，從藏槍到剛才把槍全部取走，他妻子一直被蒙在鼓里。隊員們到阿思哥家去領槍，在這準備行動的最后一刻，我和阿蓮毫無顧慮地跑到阿思哥家去了。

我們來到阿思哥家，他開了門，我往屋裡一瞧，看出來阿思哥一夜沒睡。外屋沙發床的角落裏放着一個裝滿了煙灰的缸子，一支點燃的香煙還放在煙灰缸上。我走進屋，小聲對他說：

“我們的槍在哪兒？咱們走吧！”

他興奮地從屋裏抱出了三條槍。小荒早已把槍領跑了。現在只剩下我們三人了。阿思和阿蓮每人扛了一支AK，我提着一支B40火箭筒。突然，屋裏有人走動，阿思嫂走了出來，臉上沒有一絲睡意，說明她也沒合過眼。我向她看去，還沒來得及打招呼，她就開口了：

“打去是吧？”

她的話說得很自然，聽不出是高興還是憂慮，也沒有担驚受怕的意思。她對這些事似乎漫不經心。她並不是在問我們中的哪一個人，而是籠統地問了一句。我正在興頭上，對阿思嫂的疑慮已消失。我沒大注意她的神態，兴致勃勃地對她說：

“今天夜里我們的隊伍又要打進來了，這里的群眾也要行動起來……”

這時，她兩眼直愣愣地望着我，又看了看阿蓮、阿思哥，她看見阿思哥肩上背着槍，猛然轉身對我分辯說：

“我那口子哪會打槍啊！”

她雖然對這件事並不感到意外，可是話語中却流露着憂慮的心情。

阿思哥轉向她：

“以前不會現在會，有啥可担心的。女人家懂得個啥，還說呢！”

我焦急不安地看了看表，轉身催促着阿思哥和阿蓮：

“好啦，我們出發！”

我們走出家門，阿思哥在前，阿蓮隨後，我在最後。我還沒邁出門去，聽見阿思嫂跟上的脚步声，我一回身，正和她打了個照面。她看着我說：

“讓我跟你們去，行嗎？”

阿思哥已走出門口，回過頭严厉地說：

“到哪儿去？和孩子們在家呆着！”

阿蓮跟着阿思哥走了，我停下腳來，對阿思嫂說：

“一會兒要開群眾大會，到時你來吧！”

黑漆漆的胡同里又傳來了阿思哥的聲音：

“把門关上！”

他向她下命令，但仿佛也在衝着我來似的。我忙追上他。當我們還沒完全消失在黑幕里的時候，我又回頭望了望，只見阿思哥的家門仍舊開着一條小縫，從屋裏射出的燈光被阿思嫂的身影擋去了一部分。

說實在的，在那種環境下我沒大注意阿思嫂。阿思哥對待自己的妻子兒女如此严厉，這在西貢並不是什麼怪事。況且在這战火紛飛的夜里，阿思哥要他們在家呆着也沒有錯。剛才我請阿思嫂去參加群眾大會也只不过是說說而已，如果她不去，我也不會責怪她。

我們興沖沖地進行着各項工作。然後，到各胡同口去，準備對付敵人的反擊。我們小組負責守衛居民區的這條大胡同。從這條胡同直通提探路，是靠近我們常在那裏擺攤賣飲料的地方。可這條胡同的路口可以望見提探路與北姑街交叉的十字路口，可以望見那座四層樓和我們插在陽台上迎風飄揚的戰旗，還能望見陳興道大街，但是更遠的地方却被成排的美國佬的大樓擋住，望不見了。我們身後是阿蓮、二伯的家，我也住在那兒，並把它當

作我們小組的指揮所。

我們向胡同口走去，參加群眾大會的人們也一擁跟着來。我走在最前面，回頭看見二伯母走在群眾隊伍的前頭。我高興地笑着，向她招手。二伯母回答着我，但話音淹沒在各種聲響中不見，只見她的臉龐在城市的各種亮光下顯得格外明朗。

隊伍從二伯家門口經過，我看見他正站在門口向外張望，便問道：

“您不去參加大會？”

二伯回答說：

“我在家呆着。”

二伯的話說的也很坦率自然，不象一些還有顧慮不去參加大會的人那樣，碰見我們問的時候，就吞吞吐吐，或干脆撒謊說去了剛回來。而二伯這麼說，我倒沒有什麼不快，我曉得二伯不是對革命不熱情。他沒去參加大會，只是因為他不喜欢走動而已……。我停下來，看了看周圍人群里還有哪些熟人，一下子就看到了阿思嫂，她走在二伯母的後面，怀里抱着小雄。我往後退了退，等她走了過來。

“你也來啦？”

她點了點頭，瞥了一眼走在隊伍前面的阿思哥。這時，他也正轉過身來，猛然間看見了她，他大聲喊道：

“把孩子抱回去吧！”

阿思嫂忙躲到二伯母身後去了。我感到不安，溫和地問她：

“其他孩子都在家吧？”

她小聲告訴我那三個孩子都在家，小蘭已經起來看着，她囑咐過小蘭了。

阿思哥又回過頭來重復說：

“我叫你抱孩子回去！”

阿思哥一边嚷一边向前走着，声音越来越远。我亲切地对阿思嫂说：

“如果你不想回去，就到二伯家去吧，别再往前走了，带着这么小的孩子，危险！”

群众也都在二伯家门前来，聚集在二伯夫妇身边，注视着奔向胡同去的阿思哥和阿莲，感到很新奇。他们不就是在哪里经常照面的在报社工作的阿思和摆摊卖饮料的阿莲吗？群众除了钦佩他们，还充满了信心和感到光荣。

三

我来到阿思哥和阿莲的身边。这儿只有他俩警戒着外面，小荒一定是跑到北姑街或说不定跑到陈兴道大街侦察去了呢！

大街上很寂静，只是巷里二伯家那儿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人们拥挤着，仿佛要冲出巷口似的。二伯一只手拦着大家，一只手指着我们，好象在告诉大家不要过去，免得妨碍我们。刚才的群众大会上，我们就动员过群众回家收拾收拾，等我们的枪打响之后，立即疏散转移，离开这里。春节那次行动的經驗说明，敌人是十分野蛮的，他们轰炸射击毁坏了市区人民大片住宅……。可是现在群众仍没有散去，他们要在那里等着看我们消灭敌人。

我们周围除了巷里的群众外，大街上冷冷清清，一个行人也没有，偶尔有一两个伪警或一二辆敌伪军事车拉着刺耳的喇叭从陈兴道大街飞驰而过……。根据我们的枪炮声、地雷爆炸声以及敌机的吼叫声的方向判断，我们的部队已和敌人在堤岸、富寿

禾、丫字桥等地附近大干起来了，敌人不但在那些地方惊恐万状，而且在西贡这些寂静的市区也显得惶恐不安。天空上盘旋着各种各样的敌机，机翼上闪着红绿灯，极力寻找着我们。我们仍然一动也不动，等敌人靠近再开枪揍它。战友们，我们早已戒备森严，你们放心勇猛挺进吧！……

我正在外面观察动静，想到这，便退回来对阿思哥和阿莲说：

“我们准备战斗！”

阿莲问：

“发现什么情况？”

我回答：

“还没有，但是敌人肯定是要打来的。这儿是敌人的心脏，他们决不会轻易放过我们。”

阿思哥把枪一举，笑着对我说：

“敌人要来，就叫他完蛋，对不对？”

天渐渐亮了，我望着阿思哥笑了笑，没言语。说实在的，对阿思哥的經歷，我还沒詳細問过他，只晓得他参加过几年的抗法战争，后来，日内瓦協議簽訂之后，就回到西貢来謀生，直到現在。阿思嫂原是北方人，她父母亲被移民到南方橡胶园来做苦工，在这里生下了她。所以阿思嫂就等于是南方人。象阿思哥夫妇这样的家庭，在西貢是不少的。多少年来，他们受尽了苦难，只要革命一声召唤，他们就奋起斗争。

我没有回答阿思哥的問話，只是提醒他俩要注意警戒，尤其要注意陈兴道大街这个方向。我向巷里面望去，现在该不该再劝說群众回家准备疏散呢？我还在犹豫不决。忽然，大街上传来了汽车声，阿莲回头小声告诉我：

“吉普車！”

我钻出去，看見一輛美軍吉普正向我们方向开来，車上的人戴着鋼盔，枪从車子两边向外伸了出来。我忙退回去，向阿思哥和阿蓮說：

“准备打！”

话音刚落，两排子弹一齐发射出去。我又往前冲，看見那輛吉普刚过十字路口就瘫在路边了，那是我們流动貨車經常停售的地方。吉普的前玻璃碎了，一个家伙头戴鋼盔倒在碎玻璃后面，另外两个美国兵跳下車，向陈兴道大街抱头逃窜。阿思哥和阿蓮冲出了巷口，对着两个逃命的美国兵又是一陣子弹，但是他們已經跑过路那边的一排大楼不見了。

我們退了回来，互相看了看。我們向巷里望去，群众从二伯家涌到巷上来，热烈地議論着。我大声向大家报告：我們击毁了美国佬一輛軍車，打死一名鬼子。人們沸騰起来，准备向我们涌来。我还没来得及及动員大家退回去，小荒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不知他是从哪条路溜进来的。小荒靠在墙上，一边喘气一边告訴我們：敌人刚刚开来三輛載滿海軍陆战队的汽車，停在陈兴道大街和堤探路交叉路口上。

我回过身，看見人們都停在那里，二伯站在人群的前头，大家正关注着我們。我叫小荒把刚才的情况通知大家，告訴說这里就要发生激烈的战斗，大家要散开回去。說完，我轉身，探着头向大街方向望去。

大街还是悄然无声，連陈兴道大街也是这样，沒有一点声音。刚才小荒报告的那几輛軍車依然龟縮在远处几排大楼的背面，过了好一会儿，才爬出堤探路口来。一群的軍跳下汽車，向我們这边张望，又指着我們前面的那座四层层楼比划着。我立刻看穿

了敌人的企图，便把阿思哥和阿蓮拽回巷里，对他俩說：

“敌人打算扯下我們的旗。准备揍它！”

我跟他俩商量了一下，让阿思哥在这里警戒着，有情况馬上报告。我們最担心的就是我們这个方向，敌人主力要想攻进来就要从陈兴道大街順堤探路过来。而江姑街方向和其它各条巷，則另有其他小組守卫，用不着担心。

阿思哥弯着腰，探身向外警戒着，一会儿，回头对我们說：

“敌人来了！”

敌人嚎叫着，向我们这边乱放枪。阿思哥把头縮了回来。我对他俩說：

“准备好，走近了再打！”

阿蓮有点紧张，問我：

“要不咱們撤了吧？”

我回头往巷里看，群众都撤到二伯家門前了，但是都站在那里向我们这边张望。我轉过头来，对阿蓮說：

“让他們尝尝我們的厉害再說！”

我探头向外看了看，敌人正排成一溜，沿着路边向我们摸来。敌人一个个弯着腰，前推后撞的，战战兢兢摆出一副准备逃跑的架式。他們尖着嗓子叫嚷着：“冲！冲！……”但听起来就象喊救命一样。走在前面的几个家伙端着 AR15 式快速冲锋枪，閉着眼睛，向前面的空地和街道两边的墙壁胡乱射击。

敌人摸进了我們前面的十字路口。我伸手将阿思哥拉到身边，指給他看：

“等这些家伙一过十字路口你就开火！”

我想，敌人若要爬上楼去扯下我們的旗子，非得派一股敌人冲过十字路口，压住我們的火力，掩护他們才行。敌人真这么干

了。一些家伙向我们这边呆头呆脑地望了望，开枪乱打了一阵之后，就向十字路口冲来。阿思哥抓住我的手腕，小声问：

“打不打？”

“等再近点！”

我在局促的呼吸声中回答了阿思哥的问题，接着把火箭筒递给阿莲，拿起她那支AK式步枪。虽然我劝阿思哥沉着些，但自己也不平静，恨不得马上向敌人开枪。冲过十字路口的敌人吓得挤缩在一块，不敢动弹。大部分敌人，看来足有一个排的兵力，集中在那座四层楼的前面。

我镇定了一下，趴到阿思哥耳边说：“打！”接着，我手扣动扳机，砰砰碎碎……我们两支枪一齐开了火。真好似汤浇蚁穴，敌人倒的倒，逃的逃，乱作了一团。十字路口两边的敌人被打得嗷嗷乱叫，彼此推推撞撞，掉头狠狠逃窜。不一会儿的工夫，大街上一个人影儿也不见了。敌人逃进了陈兴道大街，躲到一排排大楼的后边；十字路口留下了敌人的死尸，枪枝、弹药、钢盔……丢得满地都是。这时，我已顾不上去清点这批战利品了。我转身笑着向准备拥上来的群众举手致意。以前，我只是在秘密的场合里使过手榴弹、短枪，在城市搞过一些零星爆破，从没有象今天这样打得痛快。看到敌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我多想把捷报告诉大家！我一边笑着向大家摆手，劝他们不要涌过来，一边喘着粗气擦着额头上的汗水。这样带劲的战斗对我说来还是第一次，但是头脑很紧张，也感到疲劳。

这时，阿思哥仍继续打着，枪声很均匀，稳健的枪法使人们一听便知道他参加过抗法战争。他的经验无论如何总比尔多，我以敬佩的目光瞧着他。这时候阿莲跑到我面前，抬起我放在地下的那支AK，问道：

“怎么，敌人全跑了？”

我点点头。阿莲握着枪，往阿思哥旁边一坐，累得一点力气都没了。

这时，小荒不知从什么地方又跑过来，站在我面前，笑得嘴都合不拢。他伸出四个指头，一个劲地说：

“真叫棒，真叫棒！四个家伙完蛋了！”

这一下把我也逗笑了，我问他：

“打死四个？在十字路口？”

“你听着，我数给你：一个、俩、仨、四个，四个家伙见阎王！OK，真叫棒！……你们瞧，还有这个！”

他把我还没来得及及注意到的藏在身后的那右手往外一抽，亮出一支AR15式快速冲锋枪。我接过枪，坐下来，抚摸着那乌黑发亮的枪，抬头问道：

“你在那边拿到的是不是？”

他伸出三个指头来说：

“还有三支冲锋枪丢在十字路口，我想去拿，可是阿思哥太糟糕了，一个劲地打枪，谁有本事爬去拿！”

我把枪向小荒一递，说：

“就给你吧！”

他接过枪，叫了声“OK”，转身飞进巷里不见了。小荒是在西贡街头擦皮鞋，还拿点美国佬的东西回去养活露宿在翁岭桥拱下的一大家子。我也曾经在盐桥市场上见过他。

四

这以后，我们又打退了敌人的两次进攻。这两次敌人的进

攻，目的不在于扯掉我們的旗子，而是想把他們的死尸拉走。但是，結果尸体越来越多了。除了被打伤的，他們拖着，架着，逃了回去，留下的尸体就有十来个了。

樓房上，我們那面大旗在灿烂的朝陽下迎着晨風招展。我們堅守着自己的陣地，群众仍然聚集在二伯門前。我已几次派小荒或請二伯、二伯母动员大家回去，可是走的不多，不少人仍站在那里向我們張望。

敌人出动了两架直升飞机在我們上空盘旋。大部分群众开始往家走了。敌机上的螺旋桨拼命地轉动着，活象要把路面上的传单、横挂在街道上的标语以及大楼上的那面大旗吞食掉似的。但是整整一上午这一切依然如旧……。

敌人并没有象对付其它区那样对我們进行扫射和轰炸。猛然間我明白了为什么上級要把这个任务交給我們小組。我們周圍是美国大楼和正照仆从軍駐地。伪市公安局，伪公路警察所，市区和街道警察所等等也都集中在这里。因此敌人不敢对这里狂轰乱炸，群众也就少受些損害。一些散去的群众見敌机没有轰炸扫射，又陆陸續續地出来了。人群里不仅有一些好奇的人空着手出来看看我們战斗，还有許多推自行車和三輪車的人，他們帶着孩子和物品准备疏散去了。他們完全可以从其它的几条巷經北姑街或江姑街轉移出去，但是他們舍不得一下子就走，总是出进进来看看我們。

我們这里是属第二区，离盐桥市場、翁岭桥很近，一边挨着中心市場，一边靠着能溪、关市等区。我們正战斗在敌人的心脏，有这么多群众和我們在一起，关怀着我們。二伯母送来了面包、香肠和咖啡，我們輪換吃飯。在夜里的群众大会上我們組織起来的几个青年小組，都准备了急救包随时搶救我們受伤的同志。阿

思嫂抱着小雄站在人群里看着我們，整个上午都是这样。阿思哥偶尔回过过头来看見了妻子。当小荒返回巷里的时候，阿思哥就托小荒轉告阿思嫂，让她抱孩子回去。我笑着看阿思哥。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向我解釋說：

“光让几个孩子在家不方便！”

阿思嫂不見了，不一会儿，又見她抱着孩子站在二伯家門前，不住地向这边探头。二伯母送来面包和咖啡的时候，阿思哥又托她說：

“您回去帮我說說小雄他媽，叫她抱孩子回去，总站在那里干什么？！”

二伯母呵呵地笑起来：

“让她瞧瞧有什么要紧！咱們西貢人打美国佬，一辈子能碰上几次！”

阿思哥愁眉苦脸地說：

“那也不能把几个孩子扔在家里不管嘛！”

二伯母安慰道：

“这有啥愁的，她刚回去安排停妥了才来的。”

阿思哥不知怎么說才是，只好不吭声。他气呼呼地把身子一扭，端起枪，往外走去。

阿蓮爭先吃完飯。經過刚才的战斗，她胆子大了。敌人后几次冲锋时，她爬在阿思哥旁边打得很起劲。打退了敌人第三次冲锋以后，阿蓮爭着担任警戒，让阿思哥坐下来和我吃飯，休息。

我們靠牆坐下，吃着面包、咖啡。阿思哥吃完面包才喝咖啡。他拿起杯子刚尝了一口，就乐呵呵地对我說：

“这咖啡准是我妻子冲的！”

刚才几次激战，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我們抓紧战斗間隙吃

飯，休息。阿思哥感到說不出的愉快。我，老实說，根本沒去注意咖啡的味道，一边吃一边喝，我也沒有喝咖啡的習慣，更吃不出咖啡的好壞來，再說，我正在考慮許多事情。回憶起阿思哥作戰時的勇敢和沉着，想起他為了參加這次戰鬥而奔西跑尋找組織的情景，每次提起他的妻子、孩子，他總是象剛才說話時所流露的感情一樣，只是對妻子有些不正確的想法……。西貢人雖有一些不正確的地方，可是他們是多麼可愛，多麼可敬啊！……

我想到了眼前的這場戰鬥。從夜里直到現在，我們完成了上級交給的任務。敵機在Y字橋、堤岸、福壽等地上空橫冲直撞，我們向這些戰火紛飛的地區望去。我們知道我們和那里的戰友們一樣，把敵人揍得惊慌失措，魂不附體。為了大長革命人民的志氣，大滅敵人的威風，我們下定決心，堅持戰鬥到最后一顆子彈。至于這場戰鬥將激烈到什么程度，我確實難以預料。我望了望身旁的戰友和身后的群眾，不能不考慮這些問題……

我在思考着，阿思哥却顯得很興奮和愉快。他夸耀了妻子的手藝，又告訴我他去報社以前是賣咖啡的，攤子就設在江姑街頭鹽橋市場的一個角落里。那個地方一年到頭都泥濘滿地，可是偽軍警總是經常成群結伙地到他那里去白喝咖啡。阿思哥夫婦沒有法子，只好收攤。阿思嫂就做了裁縫，阿思哥就在報社找了這麼個差使。

阿思哥笑了：

“說真的，我那口子沖咖啡可是個內行。”

他略停了一下說：

“正是這個緣故才招來了這幫家伙，攤子也只好散了！”

敵人第三次進攻失敗以後，好長時間不見動靜。我們等了又等，仍不見敵人露面。阿蓮大概一個人坐着發悶，見我們談笑風

生，便回過頭，打趣地說：

“敵人認輸了是不是？”

阿思哥一本正經地說：

“可不能主觀主義！”

我們會心地笑了起來。

我接着阿思哥的話和大家商量起來。我們認為敵人一定正在研究如何對付我們，如何阻止這場在這市中心的戰鬥激烈化起來。敵人決不會叫我們長時間占領這個地方，他們拖長了反擊的準備時間，我們更必須嚴陣以待，迎接更大更嚴峻的考驗的到來。

我們很快統一了思想。忽然，直升飛機出現在我們的上空，嗡嗡叫着。接着，飛機上傳來了哇啦哇啦的喊話聲。敵人胡說什么我們已陷入重圍，若不投降，就要被消滅。

我們剛聽敵人叫喊着：“越共官兵弟兄們，……”阿思哥就舉槍要揍它，但我攔住了。阿蓮緊貼牆根，探頭向外了望。她猛地起身向巷里退去，兩眼緊張地環視四周。這時，我們聽見遠處傳來了隆隆響聲，阿蓮向我報告：

“坦克！”

我向外一瞧，果然見一輛隆隆的坦克停在陳興道大街上，車頭朝着提探路，正對着我們。坦克兩邊的美偽軍在吵吵鬧鬧地商量着什麼，准是打算開進來。敵人不能用飛機消滅我們，改用坦克了。

坦克只能起掩护步兵的作用，這些小巷它根本爬不進來。阿蓮初上戰場，沒有經驗，未免有些緊張。我自然巴不得有這麼個機會，不然我的B40火箭筒就失業了。我剛進入陣地時就選好了安放火箭筒的地方，火箭筒口對着大街，後面是敵人的一所辦事

处大院。办事处早已迁出，留下的只是空荡荡的庭院。

在这小巷里，火箭筒仍可以向外射击，不会给我们及群众带来任何危险。

我单腿跪下，架着火箭筒，迅速做好射击准备，回头笑着对阿莲、阿思哥说：

“别慌，送命的来了！”

我弄好瞄准镜，打开了手里的这支火箭筒。对它，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喜爱。阿莲仍贴在墙根，张大眼睛望着我。阿思哥先也是好奇地望着我，接着他靠在墙根，探起头向火箭筒瞄准的方向望去……

敌人的直升飞机在我们头上盘旋，哇啦哇啦向我们喊话。我们谁也没去搭理它；而是全神贯注在那辆往这边驶来的坦克。坦克后面，整个提探路口全是敌人。坦克往前开，一群敌人站着不敢动。

太阳直射在大街上。前面十字路口处，敌人横七竖八的尸体和一滩滩干涸的污水被太阳蒸得冒着呛人的臭气。我抬头仰望我们的大旗，它依然骄傲地在上空飘扬。从大旗往敌人的坦克望去，刚才觉得它是个庞然大物，现在却变得丑陋、渺小、无能……

坦克向我们开来，近了……更近了……车开到十字路口，晃了晃身子停下来。我猜想敌人可能要钻出坦克或叫来提探路口的伪军为他们移尸开路。其实不然，坦克晃了两下又继续向前开……我还以为瞄准镜影响了自己的视线，眼睛花了呢，忙抬头定睛一望，坦克真的在往前开，从敌人的死尸上爬过去，一个个尸体被碾成了肉泥，污水沾满了一地，履带上满是模模糊糊的血肉……这个又笨又蠢的庞然大物装有一根天线，天线向后弯去，我猛然记起了西页报纸上的一篇荒唐的故事，它真象故事里的那

处大院。办事处早已迁出，留下的只是空荡荡的庭院。

在这小巷里，火箭筒仍可以向外射击，不会给我们及群众带来任何危险。

我单腿跪下，架着火箭筒，迅速做好射击准备，回头笑着对阿莲、阿思哥说：

“别慌，送命的来了！”

我弄好瞄准镜，打开了手里的这支火箭筒。对它，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喜爱。阿莲仍贴在墙根，张大眼睛望着我。阿思哥先也是好奇地望着我，接着他靠在墙根，探起头向火箭筒瞄准的方向望去……

敌人的直升飞机在我们头上盘旋，哇啦哇啦向我们喊话。我们谁也没去搭理它；而是全神贯注在那辆往这边驶来的坦克。坦克后面，整个提探路口全是敌人。坦克往前开，一群敌人站着不敢动。

太阳直射在大街上。前面十字路口处，敌人横七竖八的尸体和一滩滩干涸的污水被太阳蒸得冒着呛人的臭气。我抬头仰望我们的大旗，它依然骄傲地在上空飘扬。从大旗往敌人的坦克望去，刚才觉得它是个庞然大物，现在却变得丑陋、渺小、无能……

坦克向我们开来，近了……更近了……车开到十字路口，晃了晃身子停下来。我猜想敌人可能要钻出坦克或叫来提探路口的伪军为他们移尸开路。其实不然，坦克晃了两下又继续向前开……我还以为瞄准镜影响了自己的视线，眼睛花了呢，忙抬头定睛一望，坦克真的在往前开，从敌人的死尸上爬过去，一个个尸体被碾成了肉泥，污水沾满了一地，履带上满是模模糊糊的血肉……这个又笨又蠢的庞然大物装有一根天线，天线向后弯去，我猛然记起了西页报纸上的一篇荒唐的故事，它真象故事里的那

“阿姐！”

她一下子站起来，跑到墙根那边坐下。她肩膀受了伤，可能是被弹片擦伤的，血流不止，她那件淡紫色尼龙上衣的袖子上满是血。

我转身去拖阿思哥。我把他扶起来，不知怎样的就能把他抱着退到阿莲身边，将他放下。阿思哥处于昏迷状态。我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他头部受了伤，头发上全是血。这时，在二伯门前的群众纷纷向我们跑来，几个提急救包的青年、阿思嫂以及二伯夫妇先一步，围住阿思哥。阿思嫂在阿思哥身边坐下。二伯把手伸进阿思哥的胸口，叫了起来：

“还活着！”

几个青年把急救包一放，拿出绷带、棉花来。我向口外了望。火箭筒的炮弹打光了，我拾起阿思哥和阿莲的两支AK枪及子弹袋，一支放在身边，端起另一支，对准十字路口……

五

我决心保卫跑来救护阿思哥和阿莲的群众。但是这时候，大街上一个敌人也没有，我一枪没发。想敌人可能惊魂未定，不敢出来。高楼上，我们的旗帜光辉灿烂。我面前是成了一堆废墟的坦克，还有美国鬼子的尸体和变成了奇形怪状的枪枝。它们在被炸毁的坦克冒出的缕缕白烟中还隐约可见。

忽然，响起了嗒嗒的枪声，子弹向我们身后飞去，我回头看，子弹是打在巷口到二伯家的这段路上。我旁边的人闻声跌倒，正从二伯家向我们跑来的人却转身往回跑。还好，我们谁也没伤着。子弹继续在巷里和屋顶上乱飞。这是哪一股敌人打的枪

呢？我正纳闷，忽然看见小荒来了，他从巷中间的一所房子里推门跳出来，一颗子弹向他头上飞去，他马上跌倒，接着“噌”的一下爬起来跑到我们旁边，凑近我耳朵说：

“敌人控制了外面的大街。他们爬到大街的楼房上向这里打枪。”

我这才明白，原来是北姑街的敌人。他们跟我们同一个方向，只隔着几排楼房，刚才我打不到他们，他们也不能象另一股敌人那样从正面打击我们。他们只好爬上楼房向巷里射击。这样一来，他们难以打得准。当然敌人用M79乱扫射，也会造成伤亡的。我焦急地望着正围在阿思哥身边的群众、二伯夫妇，阿思嫂和几个青年，还有阿莲。这时候，小荒对我说：

“你撤下去，让我对付他们！”

说完，他就转身跑去。我还没来得及喊住他，他躲躲闪闪敌人的子弹之后，已顺原路跑不见了。不一会儿，从他刚钻进去的那所房子前面响起了他那支AR15式清脆的枪声，敌人的正往巷中间扫射的M79马上转移火力集中到小荒那个房子的方向去……

几个青年已经给阿莲和阿思哥包扎好了。阿思哥仍是昏迷不醒。阿思嫂把孩子放在阿思哥旁边，自己默默地坐着，神色茫然，象是没弄清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似的。坐在她一边的二伯起初也是这样。而当给阿思哥包扎完后，二伯抬起头望着周围，忽然脸上浮现出好象对大家都愣在那儿感到不满。他站起来，转身瞧了一眼旁边的二伯母和阿莲，粗声粗气地对二伯母说：

“还站着干啥？赶快把阿莲送走！……”

二伯一边说着一边探头向外张望，向提探路和陈兴道大街那边指去。二伯母仍愣着不动。二伯转身向我说：

“群众可以转移了吗？”

我望着大街上的那几排楼房，M79一个劲地射向那儿。小荒一会儿在这儿开枪，一会儿又移到那儿开枪，同敌人周旋着。可是他哪有那么多子弹好牵制敌人的火力。说不定一会儿敌人还要向我们这一带开火。群众本来在疏散动员以后就该转移了，现在更要加紧转移才行。我朝二伯点了点头说：

“对，您跟大家讲讲，让大家立即转移出去……”

我还没讲完，二伯便转过身去对周围的群众说道：

“喂，大家注意啦！阿三（二伯经常这么称呼我）让咱们立即转移，免得一会儿敌人打来，咱们没处躲。大家只管从这条路出去，疏散转移嘛，没啥好怕的！”

二伯又指了指提探路和陈兴道大街。这时的二伯和平常每回到家就躺下看报，然后将报纸往脸上一盖睡去了的二伯全然不同。二伯说完又转向二伯母说：

“快带阿莲转移出去，要是碰见敌人的军车就拦住它，要他们送阿莲去医院，责问他们凭什么要向我们开枪，打伤了妇女和孩子？”

二伯把二伯母和阿莲往外推了推，还伸开两个胳膊催促着大家：

“大家快走，向外转移！”

大家看着阿莲，她那尼龙衣袖还不断地渗透出血来。大家还望着躺在地下的阿思哥及他身边的妻子和孩子，又望了望仍响着密集的M79枪弹声的那边。二伯再一次催促大家说：

“要快点走才行！”

人们向大街走去，二伯母和阿莲夹杂在人群里。巷里的群众也跟着出来。他们有的背着、扛着、挑着，有的推車，有的騎車……。头上两架敌人的直升飞机飞得很低，嗡嗡地叫着，监视着

向外转移的人群……。

这时候，我已退出阵地，贴墙站着，手里提着一支AK，肩上背着另一支AK，火箭筒顺墙立在身边。我目送群众向十字路口和陈兴道大街走去。我集中精力注视着十字路口。转移的人群越来越来，敌人停止了射击。集结在十字路口两旁的伪军，一个个瞪起眼，盯着疏散的群众。一个家伙开口问道：

“越共还在里边吗？”

群众回答说：

“多极了，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枪炮呢！”

群众穿过了十字路口。敌人站在路边看着，有的还伸出头来向小巷里窥视，但谁也不敢向那里挪动一步。

这帮家伙在群众面前却故意装出挺神气的样子，摇头晃脑地对大家说：

“嗯，你们走得正好，我们可以放手收拾越共啦！”

提探路尽头的陈兴道大街上，美国鬼子也排成行站着，准备对付疏散转移的群众……

当二伯母和阿莲走出大街以后，二伯又在阿思哥的身边坐下。阿思哥的头已经包扎好了，但血仍渗过白色的棉花和绷带，沿着下巴往脖子后面流去。阿思嫂一手扶着他垂在一边的胳膊，一手为他擦拭头上、脸上和脖子上的血和汗。阿思哥脸色青白，两眼紧闭着。阿思嫂望着他的脸，望着他紧缠着渗血的绷带的脖子，脖子随着呼吸一起一伏地动着。她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了。

坐在一旁的二伯看着她替阿思哥擦去头上的血，忽然攥住她的手，面对着她，问道：

“现在你准备怎么办？”

她抬頭看看二伯，好象沒听懂二伯的問話。二伯接着說：

“你也要轉移出去才行，家里還有幾個孩子哪！……”

二伯仰起頭看看我，說：

“而且還有你，阿三，一塊走才方便。”

接着，二伯又轉向阿思哥說：

“至於他，由我來管。”

阿思嫂兩眼盯着二伯，二伯的話使她頭腦慢慢清楚起來。二伯又對她說：

“你瞧瞧他的證件都在身邊不？”

阿思嫂象機器一樣地照二伯的話低下頭，伸手從阿思哥褲兜里掏出一個錢包。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取出證件給偽警檢查的那個舊錢包。阿思嫂從錢包裏找出阿思哥的身份證，商業處以及商業處《周刊》報社工作證，證件上印着有三條紅紅的黃色的國旗。

二伯把證件一張張看過後，連連點頭說：

“行，行！……”

他對阿思嫂說：

“好了，足夠了。你把證件給他放好，我送他去醫院……”

阿思嫂把錢包重新放好，各種情況的到來使她來不及再說些什麼做什麼了。二伯站起來擋住從這裏經過的一輛機動三輪車，請那位工人幫忙，送阿思哥去醫院。二伯說：

“這是報社的思先生，住在咱們區，不幸被打傷了……”

三輪車上坐着四個孩子，還放着大大小小的包袱，可能是三輪車工人的一家人打算疏散去。三輪車工人猶豫地望了望阿思哥、阿思嫂和小雄，又望了望車上的四個孩子和東西。疏散的其他群眾也停住腳步。這個工人的妻子似乎也在人群中。大家對三輪車

工人說：

“幫忙把他拉去罷！……”

於是大家一齊動手，把孩子抱下車，這個領着，那個抱着，爭着替他提車上的包袱。二伯轉身同幾個青年抬阿思哥上了車，二伯也坐上三輪，用手輕輕托着阿思哥。二伯對三輪車工人說：

“辛苦一點，我得陪他一塊兒去。”

這時候，阿思嫂彷彿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伸手從衣袋裏掏出幾張錢票，走過去塞給二伯，說：

“您拿着它，預防萬一……”

二伯拿着幾張錢票，點點頭說：

“喔，喔，對……”

三輪車工人推車上了大路，跳上車，打開發動機，車子噴着白煙向十字路口駛去，駛過十字路口，直奔陳興道大街。群眾挑的挑，推的推，攜兒帶女向大街走去，目送着漸漸遠去的三輪……

面對着剛剛發生的一切，不光是阿思嫂，就連我也感到突然。一切全是二伯和群眾料理的，許多情況我事先都不曾預料到。象二伯這樣的群眾，平時對偽政權的“政治”毫無興趣；一旦接觸到我們的“政治”卻表現得那麼熱心，積極和敏銳。

二伯母也這樣。當二伯為沒把受傷的阿蓮帶走而對二伯母發火的時候，見她愣着不動的樣子真可憐。但是，剛才見她扶着阿蓮一步步地向大街走去，並且安全地通過了美國兵把守的路口，我忽然想起她那一車武器從敵人面前經過運進來的情況。我彷彿看到她被陳興道大街的國兵攔住了，她拿出阿蓮的證件，并指着阿蓮受傷的肩胛質問美國兵為什麼區區亂開槍，非要他們出車送阿蓮去醫院不可。這一來弄得敵人無可奈何，只得說

好話，让她和周围的群众把阿蓮送去医院……

阿思哥、二伯他們也会象二伯母他們那样平安无事，我望着越走越远的三輪，心中忐忑不安。阿思嫂抱起孩子站在那儿，我拉着她的手，靠在一起向外望去。外面楼房上的敌人刚一停火，小荒就出现在我們面前了，他的 AR15 式冲锋枪早已藏好。只見他手里提着一个尼龙网兜，里面塞着几件衣服，活象是疏散轉移的孩子。他见我仍站在巷口，便朝我說：

“你怎么还没撤啊？”

我还没回答，他已朝我們注視的方向看去，看見了那輛駛去的三輪，忙又問道：

“那是不是阿思哥和二伯？”

問完，不等我答話，就扭身向大街跑去，回头对我說了句：

“我先出去看看……”

他边跑边还对我說：

“如果阿思哥和二伯平安无事，我就站在街上，你就知道了。”

小荒钻进了路边的人群，尾随在三輪車的后头。就跟刚才二伯母和阿蓮他們一样，三輪經過十字路口时，伪軍并没盘問，但是到了提探路尽头的陈兴道大街时，却被美国兵拦住了。街上群众越聚越多。小荒一口气跑了过去，挤到人群里去了。

群众集聚得比刚才要多，時間要长。但最后，群众终于散开，小荒从人群中退到馬路中間，朝我們又是蹦又是跳。其实也不用小荒这样做，当群众散开的时候，我們已經看見机动三輪繼續向前駛去，車上仍坐着阿思哥和二伯。

关于阿思哥和阿蓮的事，到此告一段落。

我轉身拉住阿思嫂的手說：

“好啦，咱們走吧！”

她淚水盈眶地望着我，长舒了一口气，說：

“嗯，你跟我走！”

我拿起火箭筒，两支 AK，一支揷在肩上，一支拿在手里，跟在阿思嫂的后面。阿思嫂抱着小雄向巷里走去，刚好和疏散的群众方向相反。我一心想快点回到阿思哥家，所以路上怎么跟群众打招呼的，我已經記不清了。巷里走动的人影不多了，戶家門緊閉，最后疏散的也正匆匆忙忙地向外走去。阿思嫂家的門仍敞着一條縫。阿思嫂抱着小雄还没迈进門坎，孩子們就在屋里“媽！媽！”地叫起来。

接着，听不清是那个孩子的声音：

“爸爸呢？”

其他两个小家伙也跟着問道：

“爸爸呢？媽媽，爸爸呢？”

我随着进了屋，見孩子們正围住媽媽高兴地問那。他們听见有人进来，一齐轉过脸，有的还以为爸爸回来了，差点儿叫出来。但接着他們都愣住了。我心情很不平靜。孩子們望着我，阿思嫂也轉过身来随着孩子們的目光注視着我，我这才想起身上还挂着枪枝和拿着火箭筒。我有些发窘，后悔干嘛这时候还要把枪带到这儿来，給阿思嫂增加精神負担。

我看看身上的枪，又望望阿思嫂，内心十分不安。阿思嫂却不然，当看見我身上的枪枝时，她的脸忽然朗朗起来。她象刚才孩子們围着問爸爸时的那种茫然的神色，她两眼炯炯有神，仿佛知道我的心思似地，忙問我：

“你想把枪藏起来是不？”

我点点头，說：

“不然的話，怎么出得去？”

她把小雄遞給小兰，回身指着槍說：

“把它給我！”

我沒馬上給她，問道：

“有地方藏嗎？”

“还是阿思哥那个老地方唄！”

“你知道？”

她沒回答，用手接过我的火箭筒向里屋走去。我跟在后面。

她边走边說：

“他还瞞着我，可我什么不知道？！……”

她嘖叨开了：

“你想想，去年的时候，突然間他催我帶孩子回家去。我回来后，看見他买这买那的。这次，他又让我们母子出去走走，回来一看，那些东西連影子都沒了。爷們以为能騙得過我們了，哪知道我留心的事多啦……”

她这番話，使我心里很不安。她一边說一边走到里屋立柜前，打开柜門，回头对我說：

“把槍全拿来！”

她接过我手里的两支AK槍，接着让我从衣柜里取出她的衣服，到厨房旁的洗澡間去洗洗，換換衣服。

我照她的話，拿了衣服走到洗澡間，洗澡，梳头，換衣服。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衣服有几处穿了洞，身上还有一些伤痕。我沒有去細看这些，而正在想着阿思嫂和她刚才讲的那番話。我回想她以前对待我的态度以及使我产生不安的言談。我想她为什么对我那样冷淡？为什么昨天夜里知道我們要出去去打敌人，她却表

現那样坦然？而当她問是否可以跟我們一起去，遭到阿思哥的喝斥时，也很坦然，只眼着到門口来望着我們走。原来她不是对我和阿思哥的关系产生什么怀疑，也不是对我们的工作不热心，而是对阿思哥瞞着她許多事情不高兴……

我心情不安地走出洗澡間到上屋来。阿思嫂已經在这屋里。那几支槍不見了，只見她整理好了几个包袱和提兜放在那儿。她見我走进来，就把一个提兜遞給我，还叫我抱着小雄。她自己提着一个大包袱，还給小兰、小香每人提一个小包袱。她另一只手牵着空手的最小的女孩小玉。她推了推几个女儿說：

“你們跟着阿姨走吧！”

阿思嫂停下来把里屋从昨晚一直开着到现在的电灯关上。我走到外屋中間，忽然停下来环視着周围，想起那天我到这里来的时候，阿思嫂正坐在縫紉机旁做活，小孩們在地上玩……。我望着那个沙发床，床上还放着昨夜我和阿蓬来叫阿思哥的时候所看到的堆滿了烟灰的烟灰缸。

阿思嫂走出来看着我，走到我身边来，再一次催着我和孩子們走。接着，她跟了出来，轉过身去把門鎖上。忽然她对我說：

“要是他让我知道，我可以帮他做些事。”

阿思嫂的話使我感到不安。原来她还在想阿思哥，同时一再催促我們快走，不是怕晚了，而不願意在屋里多呆着，她会更想念着阿思哥。

我在光线矍矍的屋檐下望着她，想拉着她的手对她說：

“不，你帮了他不少忙，而現在还在帮着他呢。”

但是，对阿思嫂，我覺得，話沒有必要多說了。

1988年9月

傅嗣熙譯

